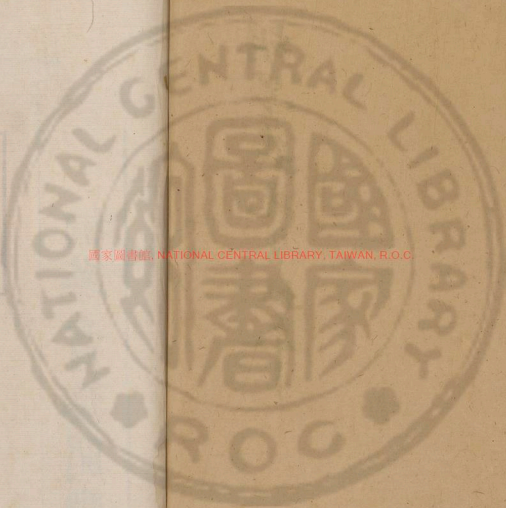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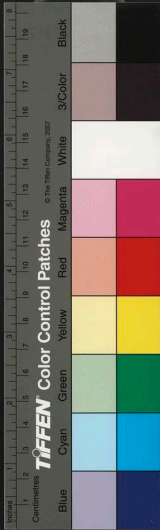




342379d v.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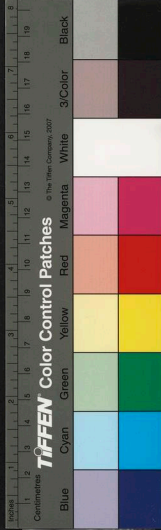
阿婆門尖圭好本

國家圖書館

中華書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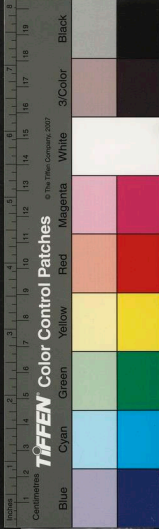
何義門先生校本

# 困學紀聞

桐華書塾開雕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尚書王公以博學雄文開于時兩制詞爾雅深厚歎而服者皆曰非先生不能作奇傳異書蹟微隱奧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晚歲飛遜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頗聞著述甚富恨未之見也忽其子昌世書來曰吾父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爲學者今以其書視子幸爲序所以作之之意真諸篇端蓋九經諸子之旨悉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源委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爲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選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披閱目力爲廢不意垂蓋之年獲親希世之珍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然先祖光祿與公之父史部同年進士先父大理與公同朝者三

困學紀聞 元史 卷之九 桐華書塾開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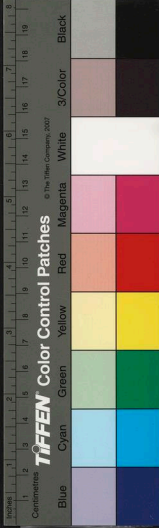
何義門先生校本

困學紀聞

桐華書塾關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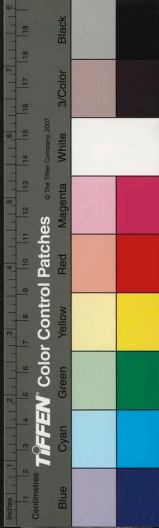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尚書王公以博學雄文聞于時兩制訓詞爾雅深厚歎而服者皆曰非先生不能作奇傳異書蹟微隱奧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晚歲飛遜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頗聞著述甚富恨未之見也忽其子昌世書來曰吾父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爲學者今以其書視子幸爲序所以作之之意實諸篇端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源委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爲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遂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披閱目力爲廢不意垂盡之年獲覩希世之珍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然先祖光祿與公之父吏部同年進士先父大理與公同朝者三

關云按元史年應龍傳祖子仕宋贈光祿大夫諡



清忠父憲爲大理少卿宋史王應麟傳父僑會知徽州民稱爲清相得益歡事分之厚  
白太守樓宋史牟子才傳嘉定十六年進士則據亦以癸未登第  
不並它人况昭父閉門讀父書求己志又余所深敬者是用承命  
而不辭託名於不朽焉觀者毋以爲僭至治二年秋八月壬辰隆  
山牟應龍謹識

世之爲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  
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爲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  
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  
事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  
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  
在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夫聞見之廣芻曲  
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法  
言其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  
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倫薄固陋瞠目拱手面牆肯芒涓  
涓相承恬不以爲恥於是爲困學紀聞二十卷具訓以警原其旨  
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



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細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

閩云案王應麟傳後

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下至泰定二年乙丑整三十年

方回序小學紺珠在元大德庚子自稱同年七十四公長同六歲是王氏生於宋寧宗嘉定十

四年肅政司副使燕山馬速忽公僉事保定孫公栢濟川分治慶

辛巳振興儒學始命入梓橋遊公門最久官翰林時欲悉以所著書

進于朝廷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稱知先生事為詳俾首為序庸

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

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翰林侍講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表橋叙

何云委公於學蓋無所得者以法言況此書亦不類

困學紀聞宋尚書王伯厚生平學力畢具是編余居越時心鄉往

之邇四明余君房寄聲云此書漫漶甚矣子盍再付之剞劂氏余

因索別本觀之其自敘曰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別

于下民旨哉伯厚以晚年猶矻矻若此況後學小子未睹全牛輒

慚半豹試難之曰吾固舍吾筏也嗟夫此參言欺人耳更難之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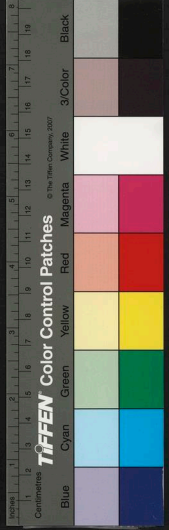
听爲何口喻而不能張矣乃今者則又盡發二酉之藏家自爲鄰

侯而說鈴書肆亦無當厥旨此其臧穀也奚辨是又在夫善學耳

紳之束之而因自重帶也書言固然乎不如無書矣第余終以篋

羽銛鐵之爲是也因重鑄而廣之萬曆癸卯八月既望後學莆田

吳獻白書





自敘

幼承義方晚遇黼黻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別于下  
民開卷有得述為紀聞深寧安識

卷一

易

卷二

書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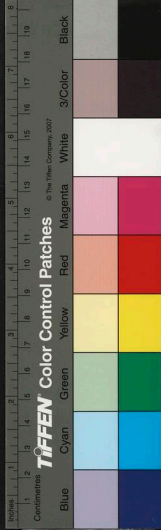
詩

卷四

周禮

自敘  
幼承義方晚遇黼黻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別于下  
民開卷有得述為紀聞深寧安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五

儀禮

大戴記

禮記

樂

卷六

春秋

左氏傳

卷七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卷八

孟子

小學

經說

卷九

天道

曆數

卷十

地理

諸子

卷十一

攷史

史記正誤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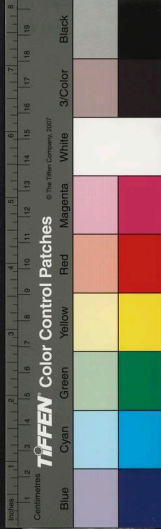
攷史

卷十三

攷史

卷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攷史

卷十五

攷史

卷十六

攷史

卷十七

評文

卷十八

評詩

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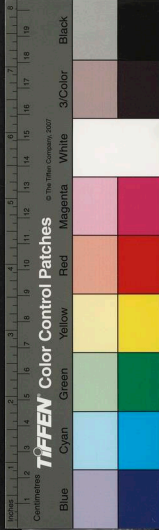
評文 例云此所評者應用之文故別為一卷

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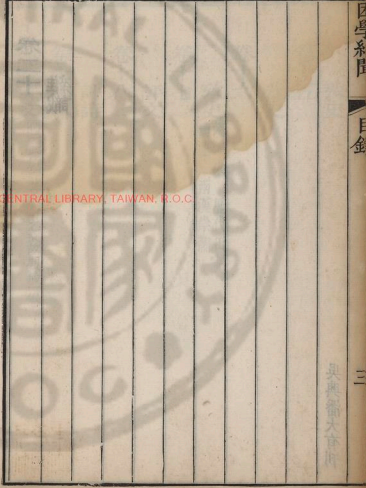
雜識

吳興潘大有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興備大德刊



此說解皆有會通之音獨得之妙故能自成一家嘉慶庚午三月朔  
有八日星卷開卷志



困學紀聞卷之一

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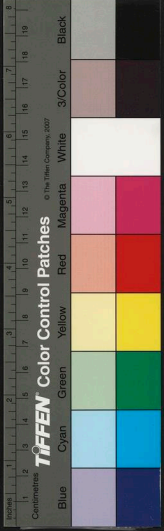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為誠脩，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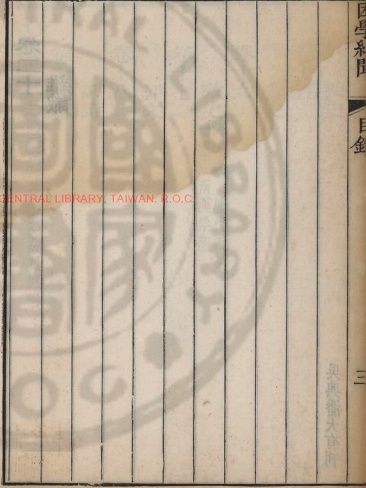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墜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吳興翰大德刊



此說解皆有會通之旨獨得之妙故能自成一家嘉慶庚午三月朔  
有八日星卷開卷志



困學紀聞卷之一

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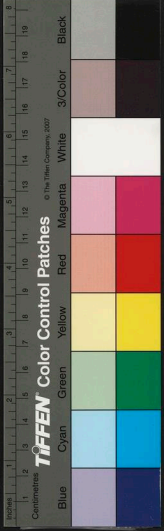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為誠脩，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墜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

茂原注見韓非解老可以發明貞固之說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即

女壯之戒

淮南人閒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

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意

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以陰陽言日夕易說

所未及何云以陽為息最為淺陋先儒所以宗之取宏辭人說經徒欲誇多飾靡耳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

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

書云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

勿用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

理陸宣公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其語本此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弄莽媯武非常之變于寶之說曰柔居尊位

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

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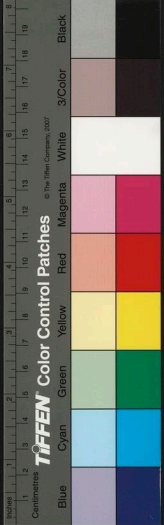
四海愚謂此說為長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

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何云晉收琅邪渡江之效則失中有得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

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濟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



邦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愚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為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繫于苞桑三柔在下而戒之也繫于金柅二柔方進而止之也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從之曰原

筮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上下鳴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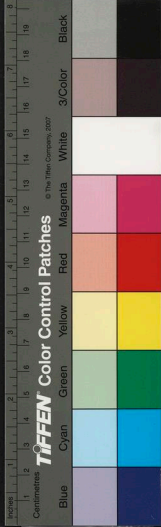
歛二三子亦姑謀樂鳴豫者歛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三剛而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

小畜上九月幾墜則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月幾墜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墜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說隨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息回進善



之機也。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漢其羣退小人之僞朋也

原注泰言朋舍言羣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

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爲陰也小過終於

已亢者陰之極爲陽也

原注妾四極則通過應則亢

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故甘節言益言孔甘亂是用餒故甘臨无攸

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萬鍾則不

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丘伯之徒

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利之終曰碩

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利

剛云召平有三此必指爲蕭相國客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浮丘上宜增高堂生亦秦之博士

下陽舉而號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蹙大岷度而燕危故

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威黨顛柄臣捕

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強故曰思患而豫防之

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何云兩朋字義異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終而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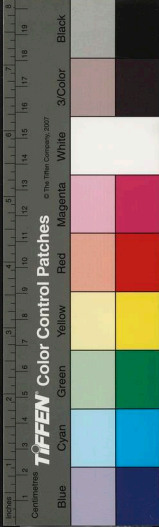
爾雅小畜謂之坎大琴謂之離萬物之象無非易也

剛云柔又有巽首謂之革康謂

之巽和樂謂之節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





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復之初卽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乾爲木果在春爲仁發生也在冬爲幹歸根也終而復始

張子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朱子謂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言不言不貞言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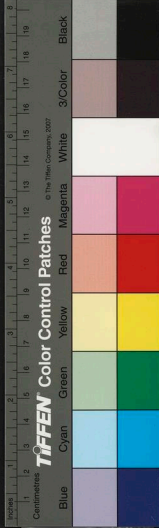
聞之前脩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卽具此理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爾邪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祿靡共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卽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真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



王氏此論從劉元城來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典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餘卦可以類求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緒餘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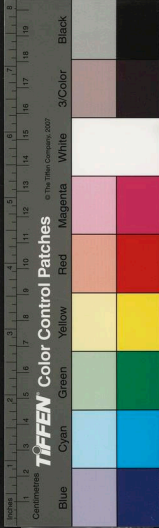
左傳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朱子發以為鄭康成之語愚謂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易則此所謂易云者蓋緯

書也

何云差之豪釐謬以千里見字董子之論在緯書未作以前即經解亦非妄不以後書也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彪文也泰包荒謂荒讀為康虛也大畜積豕之豕謂豕讀為豕大過枯楊生菓謂枯音姑无姑山榆晉錫馬蕃庶讀為藩遮謂蕃遮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解謂垢呼皮曰甲根曰宅困剝刑當為倪仇萃一握為笑握讀為夫三為屋之屋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賾賾當為動說卦為乾卦乾當為幹其說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間見之

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之唯馬融以為八卦杜預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案國語史伯曰平八



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易正義云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宋子謂繫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彖即文王所繫之辭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彖象上下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愚案釋文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漢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王肅本是也

(何)云揚子雲解雜云伏羲氏之作易也編經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美其辭似與正義及朱子之說異顏師古儒林傳注亦云傳謂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

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朱文公謂疑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此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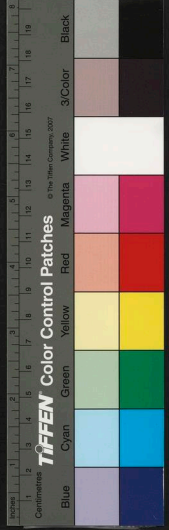
明夷之彖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所以明道也象數相為經緯皆演於商之季世

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未詳所據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原注曰春秋實色不純也○何云何用變引

若谿劉氏云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秦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



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愛，元祐是也。

井之九三，荆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

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文

意精妙，諸儒所不及。何云是亦輔嗣清可之備也。

王輔嗣以寂然至無為復，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蘇子美

辨其非之，何云子美復辨一篇出于程子之前，其聰明非常，才士所及。愚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

端，所以見天地之心。與寂然至無之說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

周子利貞誠之復，就歸處言之。荆公曰：陽以進為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

薛氏曰：易以初爻為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來復，震既

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

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為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而易不以體

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無體。晁景迂何云名說之字以道曰：體用本乎釋氏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顏子好

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卑伊而不仁者，遂玉泉喻氏云：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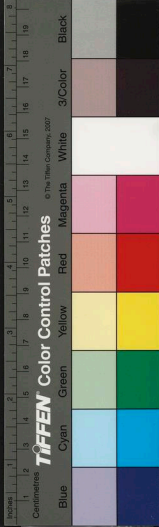
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

秦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

卦放此。愚案正義曰：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

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彙字絕句。

克者不能化，四化化豈易言哉。蓋去臣身而四化故小人道消也。



君子誠於中形於外  
安得收歛之性多  
藏海國故倫德  
遊

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爲否之貞吉絜其身以有待

儉德辟難朱子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原注申屠

泰之三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有命无咎陽之復

也而泰將至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爲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爲紹聖矣廡

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

家聲之隕隴西以爲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爲恥何云闕初按作新平事未詳後按云恥當作慚

壞則有毀宗澤而興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者觀民風

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齊德衰於召陵圖云召陵當作葵丘意忘於蕭魚淮平而昇錡用濬定而歸

真惑易曰日中則昃亥日月闕其搏不如開明于西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無蕤酒則誥教小子易曰童牛之牯記曰禁

於未發之謂豫

龜靈而焦雉文而翬是以衣錦尚絅蘭薰而摧玉剛而折是以危

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无咎

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於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之田止孔明進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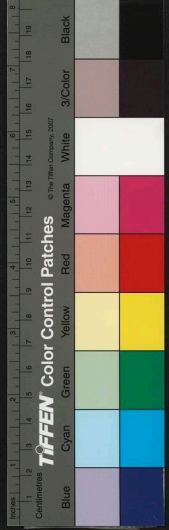
之禱允而官府之體一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

諫六變之惑魏相因許伯不能遏弘石之惡何云滿朝皆崔氏之私人欲不因許伯得中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

孔子只用別語都破  
甲法乃五卯不用別據  
漸而升是皆挽回不至  
以此此爲我之論又  
其下矣

國學系  
卷一  
九



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為本程子以居敬為先張宣公謂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

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沖晦云閻云沖晦郭湘所賜號

小畜上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無悔義其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澹庵云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彖明一卦之義也

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虛美惡心何云疏溫舒語秦亂之萌浮文妨要何云王藝之語晉衰之兆故賁受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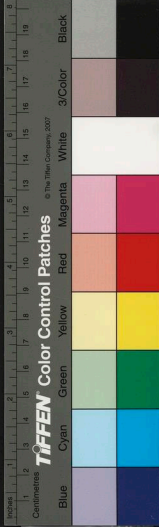
利

廉恥國之脉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賂譏牧遷為虜漢金開增垓敗邕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

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瑄以之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沉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始於中孚冬至為曆元黃鍾為律本北方終陰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玄紀日於牛宿紀氣於中首而以罔冥為元艮之終始萬物也虞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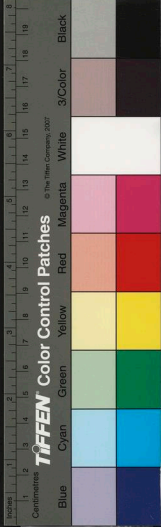
翔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閒沙隨程氏云醫家難經為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長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豕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為龜為蛇於方為湖為北於太玄配罔與冥所以八純卦中獨冠以習

艮疑

日月為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何云此說精審有朱子謂變月言日者是月之日也則詩人何必屢變其辭哉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萼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李子思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

氏云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有六六爻不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四有四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張真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艮曰不拯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膚損曰弗損益之又曰或益



之夫曰壯于前趾又曰壯于頄遜曰執之用黃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象小畜以一陽為復兌以一陰為剝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而不相亂張文饒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感象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夫履有夬象也夫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為否二云自子至未為遯一云自寅至酉為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為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

易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在其中而

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

小事與月令不同張文饒曰陽雖生于子實兆於亥故十月薺

麥生陰雖生于午實兆於巳故四月靡草死原注參同契二月榆死八月麥生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於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引易傳之言

沙隨程氏朱文公皆從之原注郭京本無初六字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謂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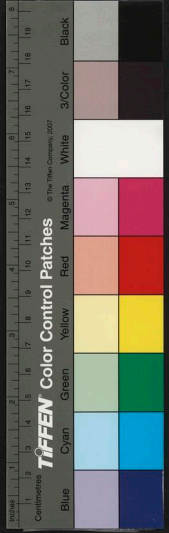
所以為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

為大人矣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

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傳玄口銘也頤慎言語節飲食正義用其語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之謂也若

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何云好語而無味各因其時與其八則象復兼施也

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良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良其輔雖言猶不言

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馮當可何云名云原

良六而良其身象以躬解之備背為躬見背而不見面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

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

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

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說鄆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

女天乙歸妹何云與公文不若左傳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

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一說不同正義皆略之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此陸農

師之說朱文公取之

范諤昌證陸簡震彖辭脫不喪匕鬯四字程子取之漸上九疑陸

字誤胡安定取之

釋文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禮疏謂坤

為土坎為水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

建萬國親諸侯

釋文引鄭注異字然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有所遺

朋盍簪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爾雅侯果說見李鼎臣周易集解晁景迂云古

者禮冠未有簪名

說苑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天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



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孔子曰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今易無此言又泄冶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今易無末一句然泄冶在夫子之前而引易大傳之言殆非也

鹽鐵論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說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之疑易傳及易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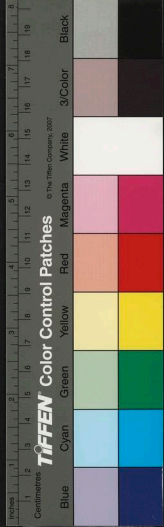
後漢魯恭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又云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

緩死又云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又引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趙溫曰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項凶漢儒說易可以參考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肺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顏師古注禴煮新菜以祭蓋以禴為禴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泚之毛蘋藻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顏注同何云顏即承輔嗣說何用憂引杜博必應劭伏犧之徒乃兩漢經師語言可舉以參後耳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

離九三蔡伯靜何云名淵西山長子解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當



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為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於古注

何云張子云悲衰暮故為樂不為則

復雉年景之不足明正將老難過於中故哀樂之不常其德伯靜之說蓋本於此

京氏易剝牀以簞謂祭器滄庵云易於剝坎取象簞簋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呂成公之說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

渙其羣蘇明允云羣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者也本義取之謂程傳有所不及

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坊記曰不耕穫不菑畲凶荀子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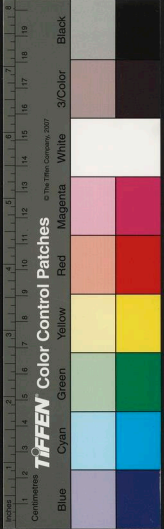
氏傳穆姜以元亨利貞為隨之四德為是說者其未見彖象文  
言歟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注者未詳其人  
亦天下名言也

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坎六三居  
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

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悉無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離曰明曰電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木內景薛士龍詩云嘗聞曾子書金火  
中外明圓方遞舍施二景參黃庭愚謂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

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為水



為月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弼云以證成

其義愚攷王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為談

空何云案康伯名伯穎川長社人殷密之外甥也官太常晉書有傳。二人不同

時相去甚遠謂之親受業誤矣何云見公武讀書志亦本正義之誤。又云郭京亦為此言

程子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以為先見象數方說得

理不然事實證則虛理易差愚嘗觀顏延之庭誥云馬陸得

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何云馬陸當指馬融其

說以荀王為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

而不通其理蓋自輔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

以貫之乃為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程邵

之說

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易

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為可

廢然伊川往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之體以

觀其全每求之又辭離散之閒故其誤十猶五六冕子止圖云冕

氏讀書志者為易廣傳當可答書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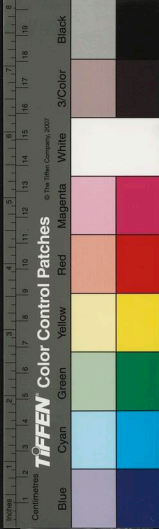
其思非傳遠之道

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爻

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

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畫爻軒云易不畫詩不歌無

悟入處誠齋云卦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



愚按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爲古文天地風山坎火雷澤字

何云恐未必然觀左傳既列卦象又舉卦名可見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憧憧往來卦氣

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

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

龜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沙隨曰乾坤易

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坤則一而已舉乾坤之義則它卦可

知上繫解七爻下繫解十一爻大畧類文言學者可以三隅反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玄明僧紹作仁今本乃從桓玄誤矣本

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云卦者在左坐

卦以木特牲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

原注卦者主畫地識爻六爻備乃以方版寫之

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九也三多爲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爲

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爲圻錢八也見儀禮

開云案儀禮當作土冠禮疏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三禩師三錫比三

驅同人三歲蠱先甲後甲三日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

筮貳三歲晉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解三狐損貳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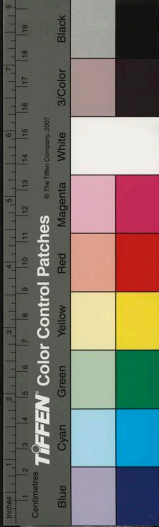
三八一人十朋益十朋夫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

漸三歲豐三歲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三日三品

開云三品震巽先庚後庚三日下

濟七日三年未濟三年其數例總釋于乾鑿度如月幾望已日

乃字皆陰陽氣數之變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所利



過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內君子外小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

大畜為學貴為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為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為

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為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

明理

位言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化言立以卦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役唐郭京謂斯合作

斯愚案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斷字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云亂如疾病則亂之亂愚謂唐玄宗

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

翰為方虎非命亂而何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愚案大戴禮本命

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傳豈即此篇歟爾云凡善引易為今周  
易所無者顏師古曰蓋

得謂即大戴禮記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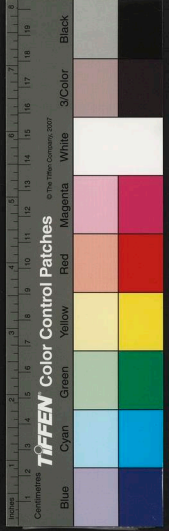
唯釋文序錄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

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

為易義注內又有張氏宋氏並不詳何人荀悅漢紀何云荀悅漢  
紀約班書為

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充豫言易者咸傳荀

氏學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



曰兩施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皆諸儒所未發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感者感也

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

經之辯吳仁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案繫辭曰二篇之策

從韓康伯本張文饒何云名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

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何云名謂一行易纂引孟

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

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歟

劉夢得辯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學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

一行宋文公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夢得庸末於

學誤矣

何云雖視義疏為詳然亦非有別傳據孔氏而詳之耳柳謙之非過也○柳書謂董生庸末于學非詆夢得

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唯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燾又有程

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為正以諸書

附著其下為考異釋疑

經說多依託易為甚子夏傳張弧作也

何云本何山語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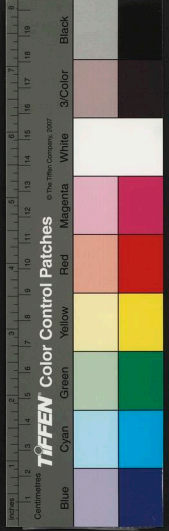
越絕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先陰後陽即歸藏

先坤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荅云齊田氏時善學者

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案康成有易贊所謂

贊云者易贊也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



下圖云案籍亦有棘下為城內地名見左傳定公八年水經注以為亦儒者之所萃恐誤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玄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於是易有四體一用三伏義先天體也運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

京氏謂一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一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王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巳故逆蓋用納甲卦氣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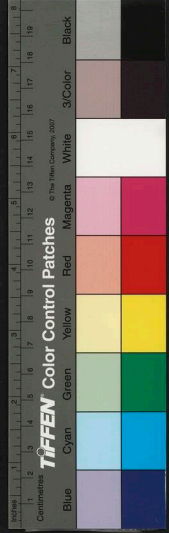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輔漢卿謂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原注項氏曰不稱乾馬而稱震龍震動也乾之動自震始

陽為大陰為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為義

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

漢書叙傳六世眈眈其欲液音澗注頤六四爻辭液液欲利之

貌今易作逐逐子夏傳作攸攸顏注以液液為欲利輔嗣以逐





遂爲尚實其義不同。

上蔡謝子爲吳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石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雖不耦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祺書文恭集後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受。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謂先天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卽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蓋爲聞杜鵑聲也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則以人事知之。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論議不苟同如此。

迂齋何云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心無非易伏羲既

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又策問謂神明逸以易學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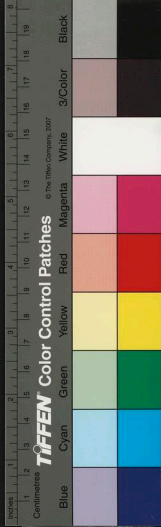
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爲名將郭遠以將帥顯而其後兼山何云

孝白雲何云皆明易蓋易之爲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愚聞之先

君云何云前語踏空後語甲狹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地。

晁景迂述郭敏脩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禮火則



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原注養生之說發升陽階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

難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年

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然則鬼方即鬼戎與詩殷

武奮伐荆楚宋子集傳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

愚案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

人六曰季連羊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之說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已有蓋伊川

未曾看雜書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作傳然翻未

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之匪人之訓踐履與易相違闕云陸

見唐書有十六陸質傳見唐書百十八此云比之匪人似誤以希聲為質者希聲雖有在位無所輕重之文不似質董執說也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愚謂

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象頤所不解者豈止七事哉原注以義理解易自

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清談亡晉弼也非弼也范甯以王弼何晏並言過矣○何平叔叔自言不解易九事見管輅別傳皆陰陽之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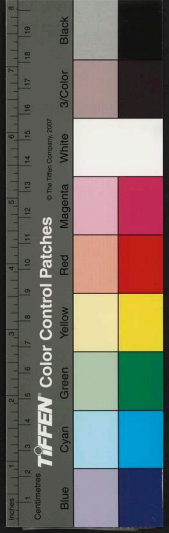
上坎為雲下坎為雨虞翻之說也郭子和從之原注坎在上為雲故雲

兩作女子貞不字謂許嫁笄而字耿氏何云南神之說也朱文公從之

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舜時雍孔

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愛何云夏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案楊楫序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曆算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蜀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書目以為唐人謬矣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何云子雲傳本自序止於四賦覈靈或出依託

何足據乃欲持以斷其等大公案耶劉牧謂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

會子固為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今攷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即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

遂絀之復與瑀同修不經之書未可謂知易也荀子曰善為易者不占

介于石古文作砢晉孔坦書曰砢石之易悟何云說文下別易作砢

坤曰早辯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在周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春秋後傳亦曰此身後之書劉道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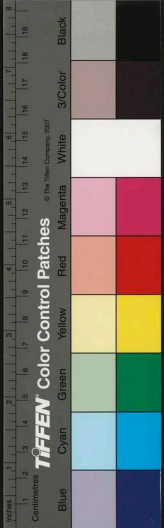
謂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

易緯辯終備曰煌煌之耀乾為之綱合凝之類坤握其方雄雌吐

吟六節搖通萬物孳甲日營始東六節蓋謂六子曰營始東震

也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原注知莊子曰歸出以律有律以知已也杜預注法行則



人從法法厥則法  
從人亦檢言也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為陽純坤稱龍  
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  
成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  
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

原注愚謂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  
惟能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它爻之言酒者  
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於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  
卦皆有坎文王周公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三爻  
皆陽剛制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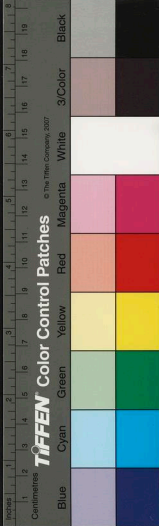
竟陸夫夫項氏玩辭曰竟音九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

于陸之陸兌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愚案說文竟山羊細角  
也從兔足音聲讀若九竟字從此徐鍇案本草注竟羊似麀羊  
角有文俗作羴

聖人<sub>不</sub>以位為樂也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索深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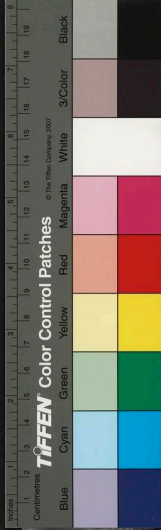
先甲先庚其祕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農云從甲  
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  
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  
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於乾九三  
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



免龍戰之災上九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  
以柔順而爲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  
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  
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曰不性其情  
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  
陰之爲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  
爲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爲潛於  
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  
之盛在於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  
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  
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

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爲民所  
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于束帛正園正園乃落賁于正園帛乃爨爨  
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  
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  
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  
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  
矣九三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  
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  
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  
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時睽  
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於蹇初六曰



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  
萃之象曰聚而無防則衆生心於漸上九曰進處高潔不累於  
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襄我清遠儀可貴也於中孚上  
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  
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何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多厚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

乾稱父原注坤稱母震長男原注巽長女坎中男原注離中女

純陽坤稱母純陰震長男在初巽長女原注陰坎中男原注陰離中女原注陰艮少男原注陽兌少女原注陰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行闡門爲極

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原注呂成公已有此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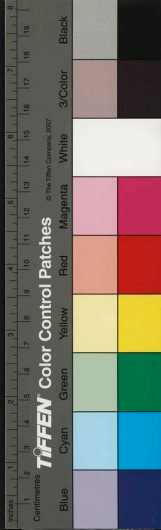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不相涉晁

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孤岐圖云余仍古注以爲聖經之變例且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耳不得謂甚遠

困學紀聞卷之二

後學 汪 卮 校刊

此二卷之末頁誤行於此一卷末頁誤行於二卷尾



三皇五帝之書易  
所謂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治也  
初起而巳亦有書  
孔子何異一白及之  
故余謂文命教於  
四海乃始以文為令  
而二典皆稱夏書  
則夏以前無書而  
益創自下焉始行

困學紀聞卷之二

書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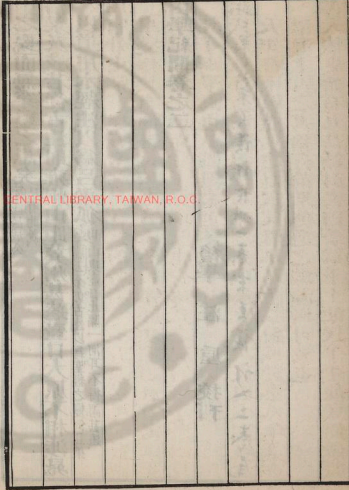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  
皇靈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  
所以端統東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  
郊子而學焉也就謂無書可讀哉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  
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  
涖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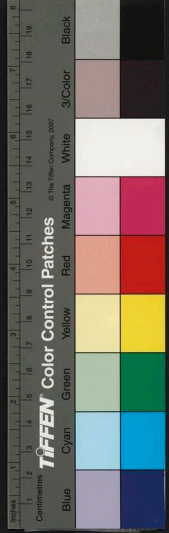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

困學紀聞 卷二

困學紀聞 卷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皇五帝之書易  
所謂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治也  
初起而巳亦有書  
孔子何異一白及之  
故余謂文命教於  
四海乃始以文為令  
而二典皆稱夏書  
則夏以前無書而  
益創自下為始行

困學紀聞卷之二

書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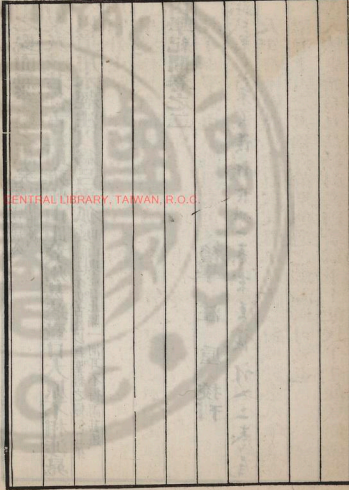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  
皇靈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  
所以端統東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  
郊子而學焉也就謂無書可讀哉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  
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  
涖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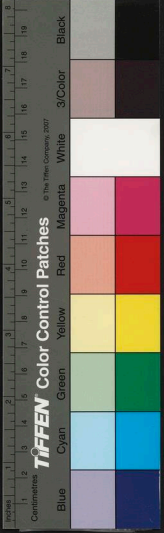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

困學紀聞 卷二

困學紀聞 卷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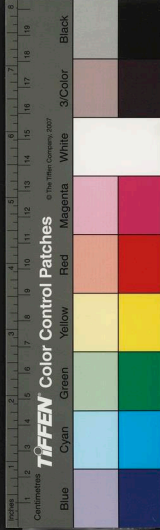
於虞時而夏之末  
臣集以成書耳

此書不載何得深信

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  
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捨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  
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  
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脩政語引黃帝曰道  
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  
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  
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  
日帝學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  
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  
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

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  
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  
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  
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  
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  
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  
爲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  
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  
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  
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  
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



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閒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堦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盡翫釋於斯何嘗制或尋繹下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

書百篇又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原注全本

十一篇卒止十三篇○圖云按今墨子七十一篇止闕其八墨子南使衛之文現外

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圖云隸古定乃是二行科斗書一行真書

為可隸以隸為可既隸為古文則不全為古字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

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俛傍字部改

變經文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宋景文筆

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校

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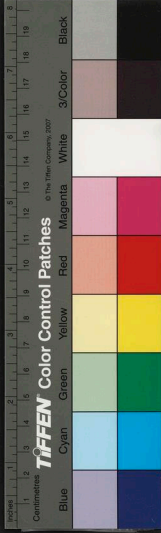
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讀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

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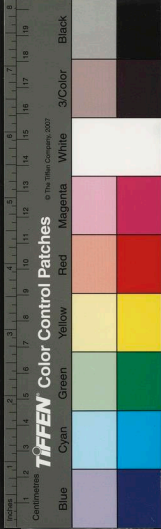
有古文尚書曰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原注郭忠恕定古文

尚書并釋文下本豈忠恕所定戰音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彼為雖然監本末當復舊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吳才老書禪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吉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原注景注云開元當作天寶後並同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原注史記百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又原注王莽作大詠曰民文或作咎成曰笏也大傳大詠曰民儀有十夫獻儀九萬夫蓋本於此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原注是朔且冬至之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原注注讀為梁鸞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予若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熟為觀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君夷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難誦王莽傳作天應棗誦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原注鄭氏注寬容視數萌之晏馮衍顯志賦感唐史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原注寬石經曰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原注周禮云按漢五行志鄭阿傳皆云高宗百年費誓說文作莖誓史記作脰天傳作鮮何遜按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原注漢傳民惟刑漢刑法志作愆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原注通雅程君章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說文顧畏于民萬多言也原注尼輒切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頌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關云核說文引五品不

合于堯典內

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天

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敘事當以書為法原注堯典以日中審

言日夜參差春秋之異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稷日月星辰

謂日月星為三辰五禮一也孔注於舜典以為吉凶賓軍嘉於

皇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

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解釋紆回原注公史記作南讀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虞翻云鄭玄所注尚書古

篆亦字反以為昧古大篆亦字讀當為柳古柳亦同字而以為

昧裴松之謂翻言為然

宅岵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禹鏡今按史記堯本紀居

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岵夷既畧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

驗竝作禹鏡原字古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語太子晉曰

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

許大岳之胤也杜氏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當從周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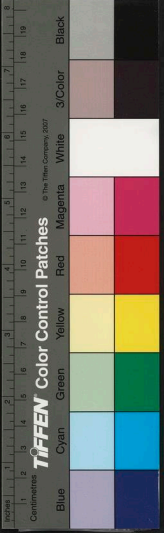
之說原注迂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圖云按韋昭國語注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當顛頭之表則四岳為共工從孫亦神農

之後復何疑○何云迂齋說是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氏言五教不

及君臣夫婦朋友天敘有典而遺其三焉唯孟子得之

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此凶亂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I

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何云程子學政說書之召司馬曰舜之者始聖矣既出而為當時讎科盛名之士所嫉此說其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

為言之歟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此可以證程子之說原注韓非謂堯諫共鯀非也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有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剗刑荆宮大辟也皇王大紀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荆宮大辟為賊刑之科目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一讀至方字絕句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宋文公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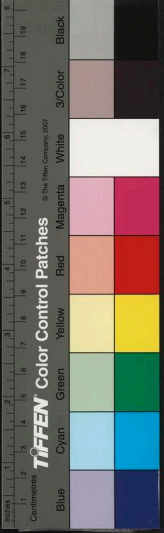
年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其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

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氣脉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者也何云可作人字調耳

傲戒無虞絜齋何云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

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慕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無虞豈可不傲戒愚謂匈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



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惡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罪引惡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入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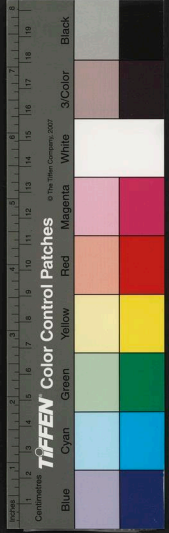
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黼黻黼艾軒曰黼黻黼當各為一物璪當為玉璪之璪璪圓物也意其為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圓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為圓形似火此為近之希冕謂黼黻黼皆從黻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黻同蓋有由來也

鳥獸踰馬融以為笱虞七經小傳用其說書禘傳以鳳凰來儀為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象

古文御磬今文作簫原注左氏曰韶樂名也諸儒誤以簫管解之

說文弄嫂也引虞書若丹朱弄論語弄盪舟核書有罔水行舟之



語則昇盪舟者恐卽謂丹朱何云下云俱不得其死則不可云卽丹朱也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下文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從古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皐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皐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愛子夏亦云舜舉皐陶觀於謨而見皐陶之學之粹也河云皐陶之學之粹不以亦有若稽古之文而見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

淮南子曰皐陶瘖而爲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皐陶陳謨虞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詩云法官由來少和泰皐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

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

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矣閩云奎仁山前編謂伯翳卽伯益非二人水經注偃師九山有

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啟帝高陽之第二

子伯益者也原注黃度文叔書說益卽蹟徵本於此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閩云齊四岳之後此又以爲伯夷將齊有二祖乎上太子晉語較密伯夷能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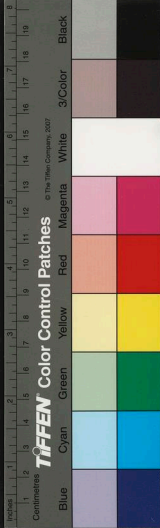
於神以佐堯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諸志篇虞史伯夷曰

明益也幽幼也原注史記歷書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歷爲昔自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

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原注呂刑乃命重黎卽羲和也楚語堯有重黎之後重黎舉夔見於此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



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實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諒  
 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燄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徵韓  
 棧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  
 父駿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何云倪語非也蘇子瞻當公禱道碑  
 有重華協明之語亦將以為罪歟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五德鄒衍以相勝為  
 義劉向以相生為義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不直為諂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也  
何云亦是字說而  
 較吉字一條為勝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  
 之此逸書也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隋唐志

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漈通  
 志藝文畧周公城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為之誤原注世說  
 注云推周

公城錄治城宜是金陵本里抱  
 朴子內篇登淺引周公城名錄

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  
 所謂九叙惟歌九德之歌於此猶可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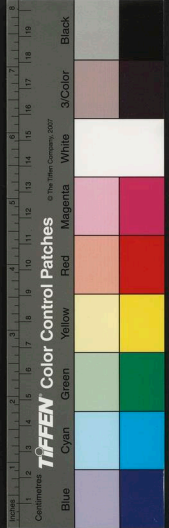
說文引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蓋虞書說也

豫州榮波既豬古文云榮嶧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滌鄭注云  
 波讀為播禹貢曰榮播既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

則漢唐書本皆作榮播也原注史記原本  
 紀作播音波

史記引禹貢二百里任國原注書男邦孔注男  
 任也任王者專音壬王莽封王氏女皆為任

原注注任充也男  
 服之義男亦任也男任二字蓋通用





吳語即左氏之藍  
本不得分爲二

吳語即左氏之藍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原注注云今廣陵韓江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原注注云陳盟封土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此自淮入汴之道也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爲六極弱與柔異柔如漢文帝弱如元帝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彥和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史記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此

朔南暨爲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原注史記注本如此○何云此本之鄭康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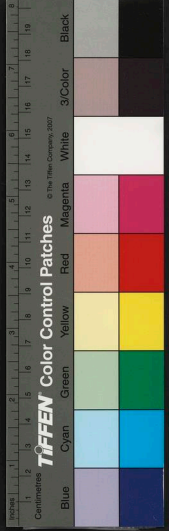
誤以爲相猶說苑  
之誤以爲尚也尚  
征有苗耳

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謂禹攻有扈國爲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乘李德厥父是臧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呂氏春秋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不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脩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朞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甘者夏后啓也誤以爲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之闕何云既非實錄何闕之補甘誓子則孛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注謂戮之以爲奴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

國學已刊

卷一

十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勅。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蔡氏自予視天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蘇均。王府則有韋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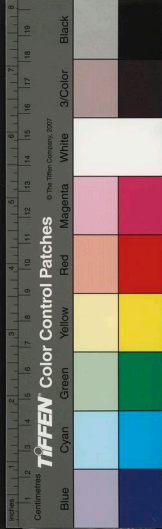
左氏傳夏有觀扈。漢東郡有畔觀縣。原注全開楚語士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

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未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偁，從先王居，故作帝偁。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木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豈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者。何公百居易蓋未之攷。

辰弗集于房，天衍曆議云：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



桓公五年一日母曲河  
則其先列國迤河  
而為曲河者必多  
故特翻示以禁律  
書肇於孟冬而

感於菴謂九  
河在齊求失八

而不得治屬之  
桓耳如安有之  
左傳必及之信傳  
而不信後者可不  
取

呂陽是成於孟  
書之先其說正  
未可厚非

國系

飲在房二度 圖云以授時時憲二曆推算仲康即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房度亦非房宿 桀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征義

和五年丙寅與曆不同。

君子之去畱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

湯誓予則孳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仁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大功於聖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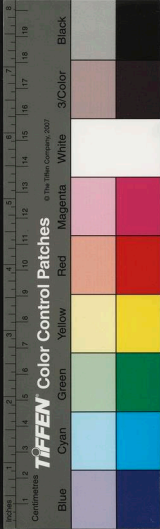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

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九峰蔡氏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 爾云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過八流以自廣其實莫正五命特以約東諸侯躬自犯者多矣矣有于河

鄭康成書注闕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孔注皆所不及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又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又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舛異如此

仲虺之語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



國朝系圖

卷一

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何云必以孔子

爲出於家學者  
真矣詞人語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爲湯

左相臣虺祖已皆其胄裔也詳說兼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蘊云甘誓已

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爲正者尚矣原注夏革夏正採少頽謂華正之  
非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  
之此條亦須詳考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王

於方明朱文公曰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

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篇  
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正義以爲謬妄書禘傳云鄭大儒必有  
所據而言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於相遷於耿股本紀謂祖乙遷于

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蓋從史記以書序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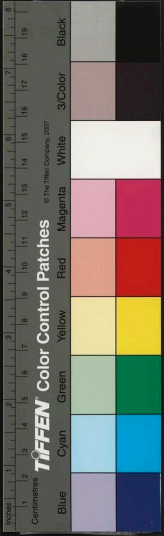
孔氏以圮于耿爲圮於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圮于耿盤

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攷之祖乙以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

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原注祖乙曾孫盤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

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  
是之久也當闕所疑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運哲王其知



墨子之書成於秦  
未焚書之前固未  
可厚非

國朝系目

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為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  
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興矣而以襄鄧為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  
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荆襄為進取之機其  
言與朴畧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運之說乎何云陳同甫  
而用亦朱朴  
矣○李季亦有此議其後光武果都洛陽○此等議論非不歷歷可  
聽然如畫餅之不可噉也宏辭入華而不實專尚新奇大約類此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文所無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墨子  
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  
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隆厥宗漢昭烈曰勿以惡  
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善得此意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

湯問伊尹誤也國云按呂氏春秋亦同漢五行志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

承敝而起怠於政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談也書大傳謂武丁之

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劉向蓋襲

大傳之誤國云按說苑記於大戊世文記於武丁世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禘傳蔡氏集傳以築為居愚按孟子曰傅說

舉於版築之閒當從古注原注傅巖在陝州平陸縣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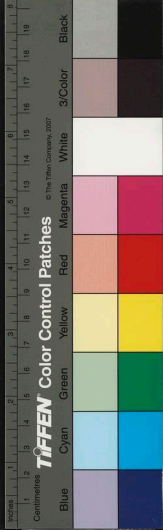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引書曰維高

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王之心哉文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王之心哉文



大泰古通用故大  
伯六作泰伯

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  
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  
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爲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  
微旄亍之詩作脣亡齒寒衛終爲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  
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秦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開衛包定今  
文始作秦或以交泰爲說真燕書哉原注或說謂新經以秦爲否秦之  
秦約時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武王  
紂之否非釋意也大誓與大誥同原注音  
大會諸侯往伐以傾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爲周親不如箕  
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真原注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  
家之少仁人米文公集註從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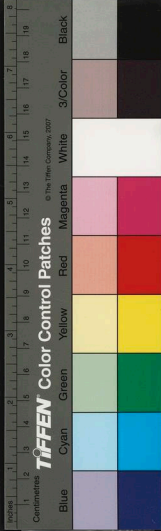
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

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左氏傳云太伯不從楚辭天問云叔旦不嘉與夷齊之心一也此

武所以未盡善

武成式商容問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  
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  
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  
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百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  
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  
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  
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



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史記燕王遺樂問書曰紂之時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成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爲禮樂張長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間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間皆與書合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聶字費誓序東郊不

闕案說文及古今字詁林古闕字闕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闕爲開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原注虞翻謂分北三語北

古別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

家亦云毋侮矜寡

周禮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孟曰勉詩齊子豈弟箋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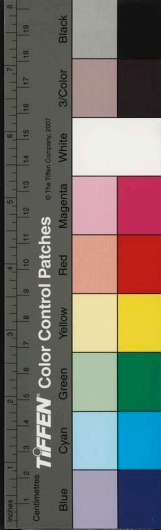
文尚書以弟爲圉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圉注云圉

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悵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

圉鄭依賈氏所奏原注說文引書圉升雲半有半無今按圉卽洪範曰驪其下乃注文古文尚書曰滄曰

圉與周禮注同

詩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



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皆為洪範之學

曾子固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

韓非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原注史記正義戶子云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解曰成湯放桀於

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

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美矣然

無所據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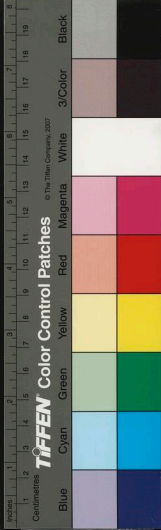
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

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

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

殆公巨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

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





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且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  
王索隱曰不知出何書據而諫可覺言非指成王事王氏亦微誤會魯世  
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  
末南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

何云南軒曰以下當自為一條

我之弗辟宋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  
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  
之元年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召太子發桀  
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  
改元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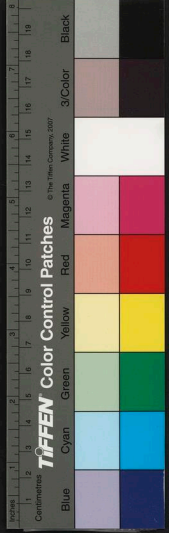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以功故曰崇  
德報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以丕為負索隱引鄭玄曰丕  
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本此冕以道解丕子之  
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  
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史記以歸為餽  
二字通用見論語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殷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邶封  
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唯鄭康成以三監為  
管蔡霍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從鄭說三毫孔氏謂毫人之歸



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康成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阜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林氏從鄭說呂氏蔡氏從皇甫說原注詩譜以三叔爲三監孫毓云三監當有管叔鄭義爲長

民獻有十夫子翼亦惟十人迺知上帝命周公以賢入卜天意更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

周書作維曰俾康叔宇于殷俾申旻父宇于東注云東謂衛殷邲鄘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邲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宇于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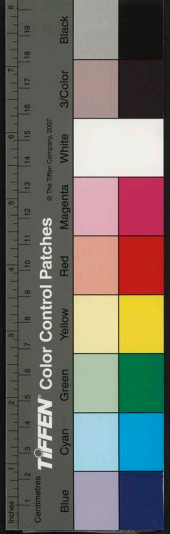
卽衛也注以殷爲邲邲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邲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旻父其邲邲之一歟原注顧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之

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卽脫簡歟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違保辟絕句朱文公以爲復由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矣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隱張氏以爲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爲淫酒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爲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TR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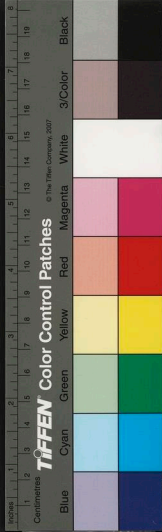
因與祭臣 卷二  
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爲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王。恭明祀。較明刑。用能承天。殷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萬子孫用未被先王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繫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

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政者諭之。鎮靖者脩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剪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攷之周書。梓材謂之逃民。召誥謂之隳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何云。隳民。釋文字。或作剛。如孔傳。乃與。百君子。文義相屬。以爲指頑民。恐非。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般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義又自不同。何云。詩。其之。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肅。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肅。顏注謂說月之光采。愚以書正義攷之。采字疑當作令。



婁敬曰成王卽位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畧同

周公爲師召公爲保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原注師氏保氏注亦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禮記文王世子注謂大司成

司徒之屬師氏也兩注自不同何云大司成當爲宗伯之屬大司成兼此官禮記文王世子注謂大司成一終也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案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爲氏圖云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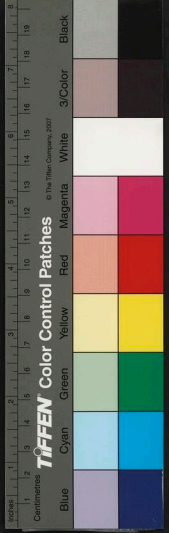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古今文之異如此

無逸天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馬融鄭玄云武丁子帝甲也書

正義以鄭爲妄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曆帝甲十六年太甲三

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何云曲爲之說蔡氏書傳從鄭說謂非太甲桀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



NATIONAL

義門而末窺康  
弟之門墻而遽  
少之耶

自以為能者必多  
疎自以為剛者  
必多闇

國學系目 卷二

為祖甲。何云邵子經世書豈足為據而妄引之乎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兢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

天之疾苦常在日故曰顧畏于民堯天之監臨常在日故曰顧諟天之明命。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曰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

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弘石之姦唐宣宗捷撻細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

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典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弔

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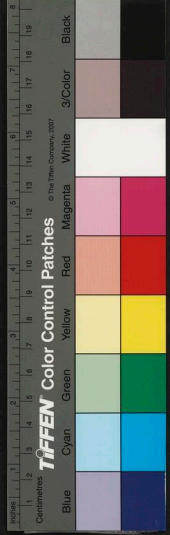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定無所攷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

學之傳遠矣。國云案禮記疏引鄭康成作詩譜曰天子伯禽封魯天子君陳世守采地今詩譜無伯禽君陳字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原注儀禮疏。國云地理之學莫妙於目驗趙充國回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將

順其美善則稱君罔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為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為良顯乎闇



國學系目 卷二

三

復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

推誠以待士則欒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賢以及民則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釋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定柳子謂天子不得變其君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為禮之變蘇氏以為失禮

周禮云蘇氏之說非是羅敦曰尚書是正正之曰後禮三年之喪越氏以為失禮

紉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裘易次喪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即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而勢不行也于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

刻之變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朱文公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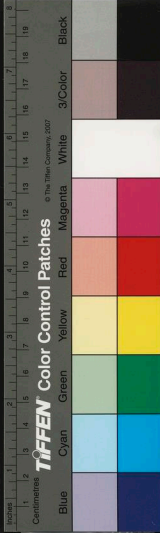
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

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

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

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

何云允劉韶美議曰唐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上尊號亦多在卽位之年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漢唐冊禮乃一時答問未為定說也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為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而秦歷促恥尚失所而晉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碻以義厲一國而宵遘之類萃焉晉趙襄以遜化一國而知

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

齊大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周孔國云孔當作公之澤深

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吕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無皇字關云

庶不以孔傳云帝然岐以帝為天則非何云在書帝堯也以證非皇字信書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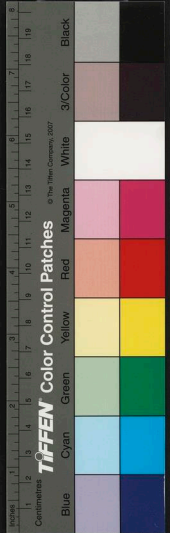
兵以恭行天討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

中說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書也愚

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包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

于吕刑阮注誤矣

張子韶書說於君牙罔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焉朱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爲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棗誓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國公按孔穎達禮疏記伯禽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棗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魯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卽戎也左傳般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記禮之言恐非謂費誓也。

魏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爲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尚誦習禮樂盛歌之音不絕周公伯禽之化歷戰

國秦楚猶一日也。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貞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貞之省文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貞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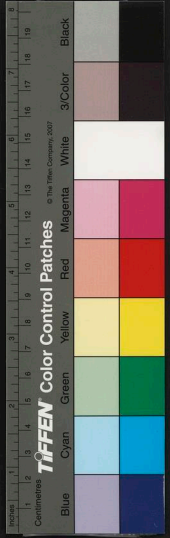
原注古文作貞○何云貞來恐是鼎來之誤更以英華攷

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

春典可以觀美見大傳。原注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禹貢觀事

黃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早鹿叔孫穆子

之言鹿鳴之三成縛之言皇矣之雅閔馬父之言商那之頌左史倚相之言懿戒觀射父之言重黎白公子張之言說命其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I



功於經學在漢儒訓故之先蓋自遲任史佚以來統緒相承氣脉未嘗絕也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今僅見於唐元行沖釋疑

原注王粲曰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入而已感言先儒多闕鄭氏追備衆竊疑怪罔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論焉凡有二篇館閣書目彙集八卷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何云觀仲宣之難康成則建安才子尚有意於經學也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官師從單靖公注天子官師非卿也漢

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

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考古圖曰宜用顧命遊

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何至王景文語當考宋書本傳無之疑是宋字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謚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

召公 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云壽若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注商湯所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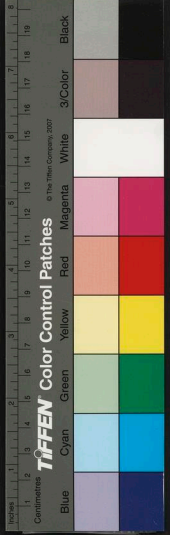
法也原注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鼓謨疏謂書傳說武王伐紂時事原注一禮疏引書傳異說皆書大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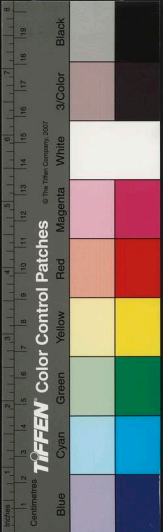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來備荀爽謂之五疇李雲謂之五氏何云確其義氏其音當爲是也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郢書燕說矣

土氣爲風水氣爲雨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爲妃故好風畢屬西方金克木木爲妃故好雨此鄭康成說也史仁傑謂易以坎爲水

北方之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周云按漢天文志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國朝書目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

史天官書並云駘爲車主風蓋駘車之象與異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無好雨之說云好雨者象傳也詎足信歟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武惟揚注云

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

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

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不

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謂皆逸篇之辭原注又引書禹拜謫言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原注孟子之時古書猶可攷卒有不可強

者通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

功原注帝乙湯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王末詳唐陳正節曰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綱云按鄭

康成注禮記引易說未句作天之命命疏可同名九

疏以帝乙即祖乙正湯之六世孫但未見尚書

於繁王氏傷於繁曰氏傷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原注宋文公曰蘇氏傷於簡繁氏傷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秦之極則城復於隍既濟之極則濡其

首不于其末而于其極則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

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

公訓成王勿以儉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趙遷齊

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罔命曰無以巧言此周

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此漢之家法

何云意

本款傳

卷二

義門於子與之造  
曾未入門故陶以便  
錫道至門為吊  
卒皆跪而引惟  
子交才過高故夫  
子特以魁考之所謂  
因病而為之也若  
曾子則一生淫忠  
怒得手

恭在貌敬在心書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詩春秋正義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一科故曰無求備

于一夫  
彊恕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何云以原憲為強恕謂伊洛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

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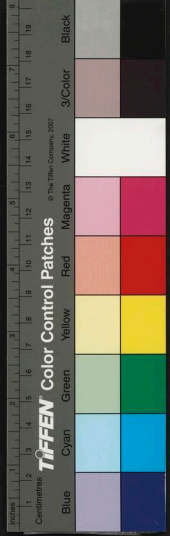
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

子正人心之意小雅盡廢其既烈於泮水四維不張其害憯於

阻飢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

減班固以周禮為中典甫刑為重典非也

舜皋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  
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禮垂裕後昆而有  
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畱葛燈籠藤繩拂於  
陰室唐太宗畱柞木梳黑角篔於寢宮作法於儉其敝猶侈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義門詞幸之何  
之以徑此

以侈示後乎。

因岱柴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維  
糝正邪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鋼君子謂  
之朋比慘礪少恩曰威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  
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箕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託  
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文姦愚豈經  
之過哉

蘇綽大語近於莽矣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蘇威五  
教綽之遺風也何云大語之作也  
越六代不可毀也

史記秦紀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  
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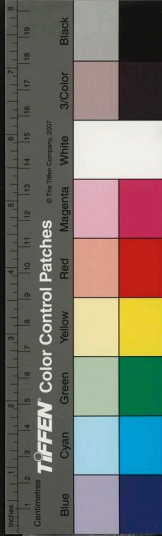
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云敗  
崤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穆公是霸  
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  
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胃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  
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

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  
兩漢已有周書矣何云此條實佳然何  
與經事直入攷史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

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閭許叔重說  
文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獬有爪而不敢以擻馬融注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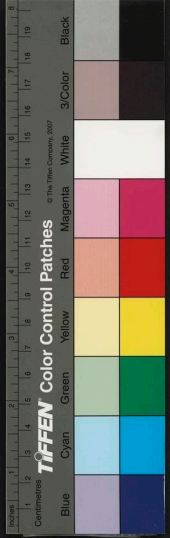
語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于里百縣纏之柔矣皆以周書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校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原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考○開云按王氏云當效茶罔效同一束哲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傳者曰太康二年已互異如此當以當日目擊之言為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為左傳後序皆其目擊者也案蓋發于咸寧五年冬十月官卿聞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藏在祕府余晚獲之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

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贊物二十一自義渠以下其

贊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贊物十四自權扶以下其贊物九此成王時也愚謂旅葵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祀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鄒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原注國名多傳記所未見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亦見文于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I

文潛祭司馬公文冬賜夏冰赴者爭先蓋本於此

周書諡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柎嗣王發既賦憲受臚

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諡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

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終葬乃制諡與六家諡法所載不同原

文心雕龍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篇商箴見呂氏

春秋名類篇

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

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

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

選任彥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

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即九紀也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原注 蕭

何引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

歟關云按蘇秦傳引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葛奈何家釐不伐將 老氏之言范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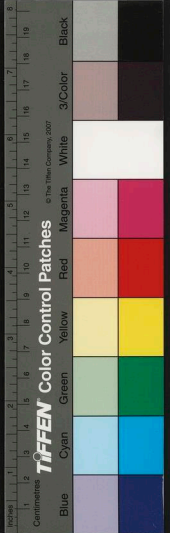
張良之謀皆出於此原注 朱子云老子為柱下史 故見此書

三墳書無傳虛穢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曆度原注 管子所云

造六崧以迎陰陽者不復見原注 管子輕重戊篇處數造六崧以迎陰陽

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

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WAN

即老子谷神不死章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遜言則為梁正據之苟同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曰成都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忭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吁華覈亦史之祖伊歟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儒以春秋決獄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見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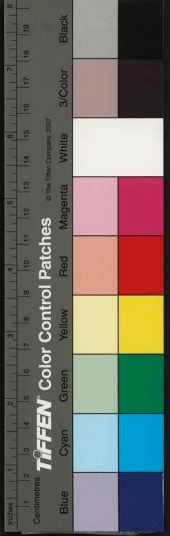
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毋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已勿以儉人立政之戒也爰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皆

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在於一言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復漢在於一言



若吾可則則思昨  
後人亦能創

國學系刊 卷二

張文饒曰堯之曆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何云此說恐是臆斷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獨伊尹伊陟

傅說何云按書序傳說無相字孔傳有之耳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充張曠之於稷李湛之

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輾此春秋時嘗有之何云春秋之時周禮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

修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歿之書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皋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

權也皋陶執法于下而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  
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原注文與有同則蘇氏之言亦有所

本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事天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禍

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劔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

患則微昭侯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為玩物之戒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學之必審問

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敏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

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讓說孔子答為邦之問

國學系刊 卷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I





終於遂佞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爲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後山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宋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豐文法。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

以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東觀漢記王阜爲

重泉令鸞鳥集學宮圖云核東漢有學宮字此其一擊磬而舞況舜樂所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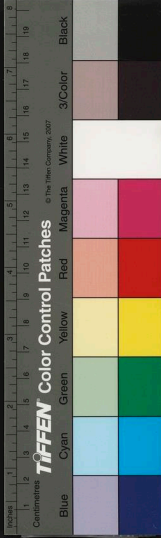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觀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恥豈知禮之本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爲民荼毒也。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爲柳谷原注周禮注度西曰柳穀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



水溢涌寶石負圖卽其地也

周之盛也內諸侯爲伯爲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爲伯爲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職以統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脩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民不足畏爲桀紂秦隋

簷元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

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家正矣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開顏氏家訓謂教兒嬰孩教婦初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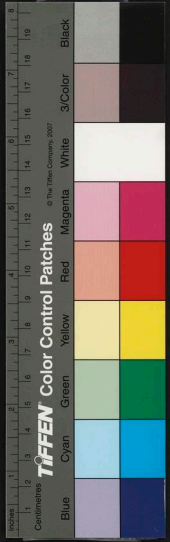
何云劉屏山云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凡無得於心而據其辭管口易也非獨能言而不能行之謂此卷其諸口易乎已未冬日讀曹侍郎秋岳先生於集福精舍先生教之曰宋說家之書莫如洪容齋王伯厚爲優然困學紀聞條理尤爲秩然不可以不讀也退而謹識於硯園至丙寅遊山陽乃於書肆中得之沾觀之益良非一二可竟南北奔走亦未嘗不備也丙戌春爲故友關百詩先生授此書付之開雕因加重開記諸第

一卷之尾  
何焯書

義門讀書記平坊教後考訂之學於正心修身之道一毫無差其心得未足以知此書星星

困學紀聞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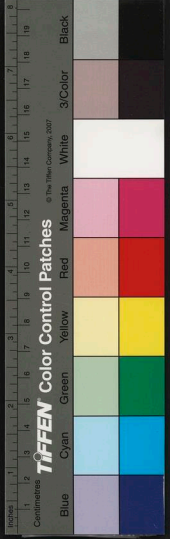
後學 汪 屋 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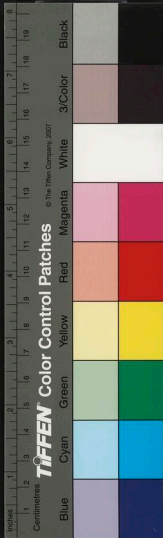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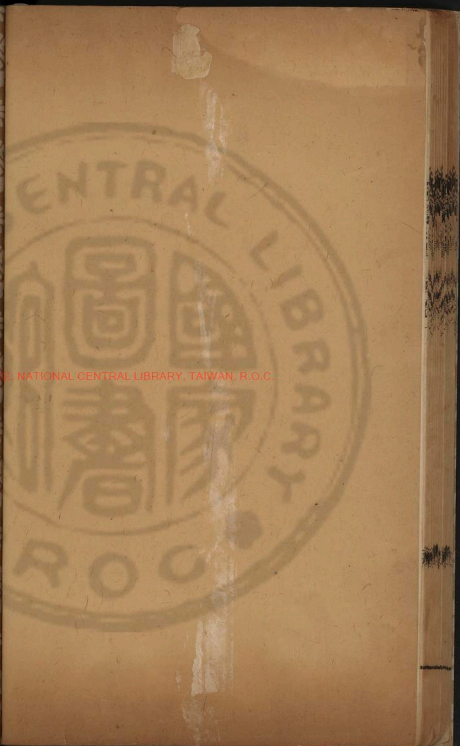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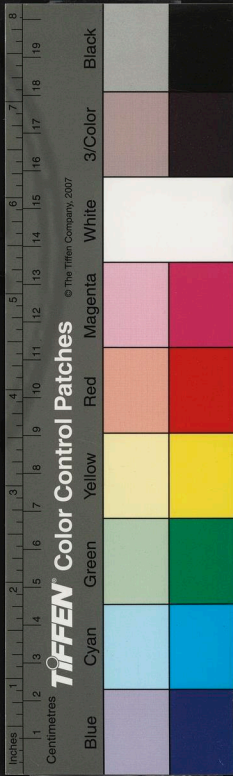
國史系圖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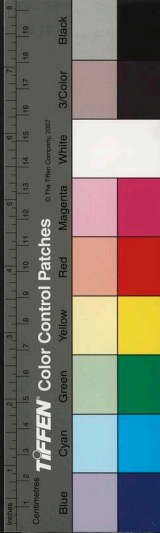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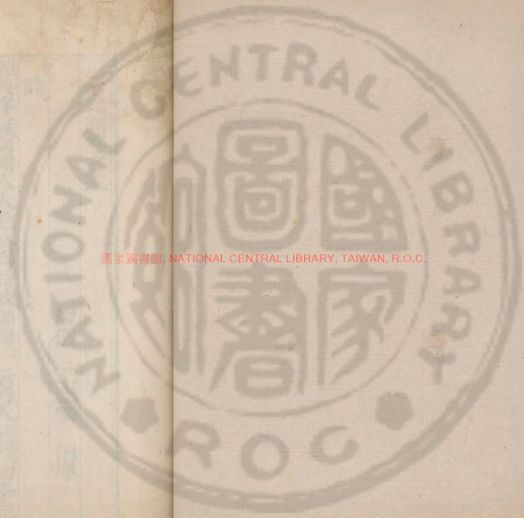


NATIONAL 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AIWAN R.O.C.



342339C v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困學紀聞卷之三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詩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二云魯人其有初學記前

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

萇為小毛公原注大毛公之名唯見於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錄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長此小毛公也

程子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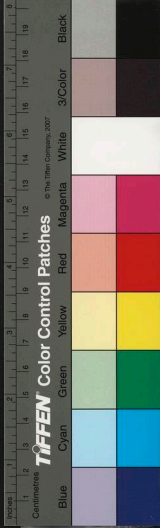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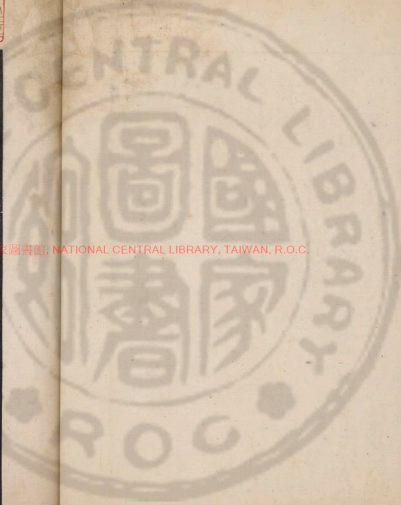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釋賓

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

子齊人原注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何云但通其訓詁而不辨義理之是非漢儒之為詩皆高子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為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以克爲剋皆誤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說尚矣宋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

二者讀詩記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幽雅幽頌之說然宋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爲幽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及

良耜等篇爲幽頌亦未知是否也原注呂成公云幽雅頌恐遲

逸詩篇名若羶首原注大戴禮義疏書注所招原注左傳轡之柔矣原注左傳皆有其辭唯采芻原注周禮河水新宮茅鷗原注左傳鳩飛原注國語無辭或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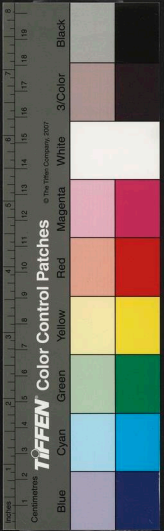
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愚

攷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爲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原注論語唐棣之華之類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典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何云凡詩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何獨與之一體也蓋必冥會與於詩之義而妄云者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典風七

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典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典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與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



而兼於興類升一詩而與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  
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物也  
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原注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典禮以  
南秦族訓關雎興於禽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安與毛萇同時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

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爲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  
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字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

惟刑之謚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原注晁景迂曰齊魯雖三家以關  
雎爲覃卷耳鵲巢采芣芣芣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辭

屈原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周南之詩曰公侯于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

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爲至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兩

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

縣西南關云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名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  
邑緜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召亭有二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墳籥因擇取二南小雅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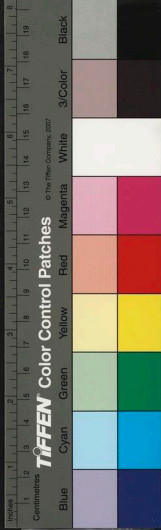
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

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

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



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為三國邳鄆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

何云是亦曲說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為衛詩也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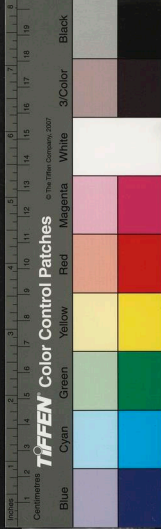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共音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

韓文公為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

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斲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董氏引士丐說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歟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



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晁昇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原注漢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義於頌矣。

歐陽公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之後。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

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原注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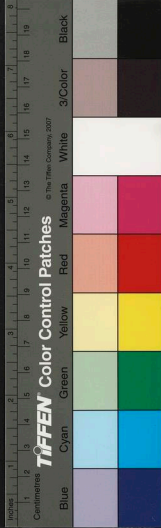
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為

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原注史失其名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祿不諫亦入以為入宗廟庭燎以為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為無得於詩者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



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宮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冢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何云此條可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之證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以虞為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蓋惑於異說晉詩傳曰梁邠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不必以騶牙為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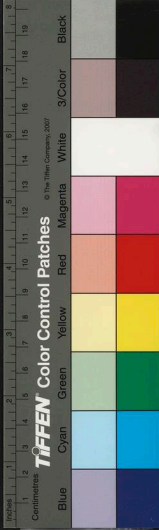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邠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虞歎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豳首鵲巢采

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上林賦拚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圖云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曼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為篇數言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豳首今亡也未知是否

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豳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豳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何云曲沃以庶孽而好大宗三大夫則以庶姓賦臣篡竊六百餘年之建國又豈得並論哉



匹夫匹婦風刺於下固敢使上之人而而改悔也詩亡而上焉所忘人心風俗日壞聖人有憂之故作者秋曰諷焉長著文中之後則後理障何者春秋天子之事也生獨反之情性哉且詩亡於上之人諱而不象也謂詩人亡也

國學紀聞

卷三

六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原注孟子集註同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文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何云採詩之官廢則詩亡也不得以王

泉水云出宿于子飲餞于子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邢州內正縣

有于言山

原注季公綽云相人縣有于言山邢州堯山縣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

城縣有徂來山原注一名徂來新甫之相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

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原注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太史公聞之董

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何云此王氏詩地理攷所由作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郇之亡由叔姪

陶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既單

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陶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執鄉

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陶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

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李

夏火星中答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

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答問蓋鄭志所載孫皓方康成弟子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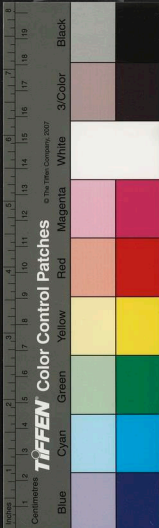
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

亦無此語

國學紀聞

卷三

七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  
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未  
章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  
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曼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復于正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  
哀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何云可謂

興於詩矣李柎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  
原注和伯弟榜迂伯呂此可為學詩之法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

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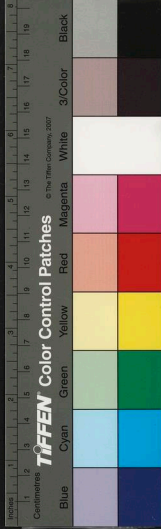
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

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鶴巢  
白駒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風刺

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原注呂元鈞謂陳古以  
宵雅肄三麗澤論說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詩記取鄭董  
諷非誦詩作於蔡詩

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說非矣何云麗澤論說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

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  
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原注儀禮疏曰堂上歌  
詩古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木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梁粟也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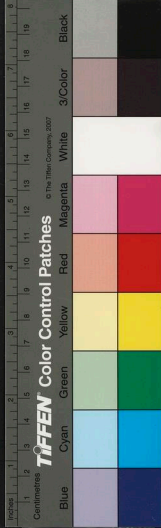
記引豐木有芭鄭氏注芭枸櫞也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  
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隔有杞楸枸  
櫞也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茶茅秀也以嫖茶蓼陸  
草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  
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牽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  
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  
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竟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  
山之既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  
籀談曰晉居深出戎狄之與鄭而遠於  
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晉地書此以補詩說之遺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室

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芣之詩  
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  
芣為懿王之詩矣原注史記匈奴傳不云懿王詩譜序懿王始受譖景齊哀公  
夷王失禮之後邠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  
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芣正雅當從毛氏  
若變風則始於懿王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于  
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  
是膺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  
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



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爲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爲襄王詩以出車爲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爲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爲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諷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爲吉甫易爲家父孟子難。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其曰子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天哉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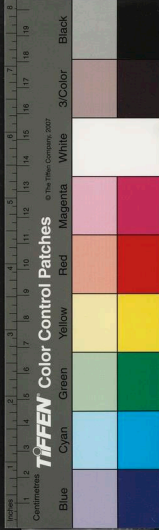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人曷嘗能勝天哉天定有運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勝天。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謂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

國云王氏二十年社門不出概見於此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問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畏汲直守節



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蒞運促李雲忠  
隕漢宗覆章華罹陳業隳何云章華見南昭圖嬰既唐鼎移詩

曰曾是莫聽天命以傾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

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彼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無羞

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

閻云校高忠惠有言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齋周禮說云

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原注今華州鄭縣

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原注在今開封之中牟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

於鄭乎爾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言之閻云校詩集傳宣王時未有鄭圃圃田澤

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余謂前漢志中牟縣圃田澤在西縣有甃叔邑管叔為畿外諸侯則此澤亦畿外地可知古者川交澤數名在職方不無諸侯之版謂圃田為管叔之封非也謂實東野別圃田究何在此謂信中王之言者不取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

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甚至皆夏正

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

曆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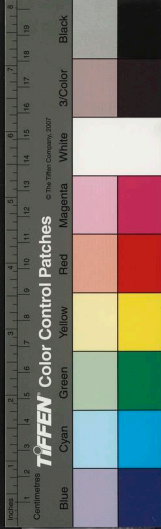
大行曆日蝕議云虞胤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虞胤造梁大同

曆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曆家因之孫莘

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

日分至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為陽月朱文公從

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



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原注大衍曆議云黃初已來治曆者嘗始課日蝕疎密及後于信而益詳

考通鑑皇極經世泰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

年歲在涪灘原注曆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曆者於夏之辰弗集

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何云辰弗集于房大衍曆作仲康即位之五年

癸巳九月庚戌朔交之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入會限元史曆志距辛巳元三千四百八年或言古文尚書不可信以今西法推之不合者庚辰在保定質

之武進樓道并先生以推大衍授時二曆皆合錄于左左辛巳至戊辰三百四十七年戊辰爲元上推仲康五年癸巳建戊月辰弗集房距年三千七百五十五算

中積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八十四日四一八九六二七七五冬至暎酉九日

六七四七九四二四五間餘十八日七九八六一二〇七七七一 天正十一月

朔甲寅五十一日八七六一八二一六七八八九 交三百一八七〇六五九七八九

九月朔庚戌四十六日一八二乙〇一八五五九 入蝕限交之二十六日四七

〇七七上八二五九 在陰曆交前九度半強

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

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

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督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

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

者之傳會

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鳥周師爲茶今本

作商茶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周鳥原注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

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又謂鳴鴉之篇刺邪君蓋漢儒言

詩多異說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愛用老

韓詩詩彼甫田筍卓也爾雅釋詁筍大也郭璞注云筍義未聞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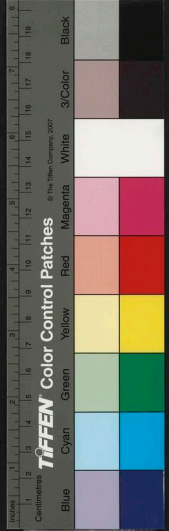
未見韓詩故耶原注疏

引韓詩

卷三

國朝系圖

卷三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為南斗或以為北斗朱子集傳兼取二說

呂氏春秋謂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疑與咸止蒙同一說而記之於舜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

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

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

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與箋詩異如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為

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又不濡其翼維禹敷之上

天之載匪革其猶沍沍之即何云周禮注作沍  
說漢書作沍沍至于湯齊是也注禮

記與注易異如東鄰西鄰是也閩云康成注易東鄰為日出東方象西  
鄰為月出西方象見王氏集周易鄭注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

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

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

單穆公曰早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置

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旣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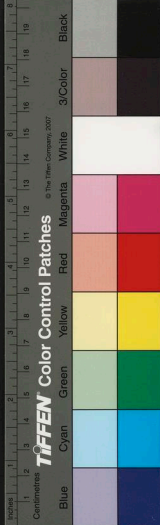
誦險哀二字此文中之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

木蕃況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況草木而得遂其

性乎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漢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

水所出閩云沱按本  
作池即沱字東北入澗旱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



以興焉。

鼂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賈誼書容經篇諺云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

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芄樸薪之櫝之濟濟辟王

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此即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

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甫即呂也呂刑

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

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

北方蓋楚得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漢地理志

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

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

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

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為上

襄鄧次之原注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言周道將興

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原注正義云按鄭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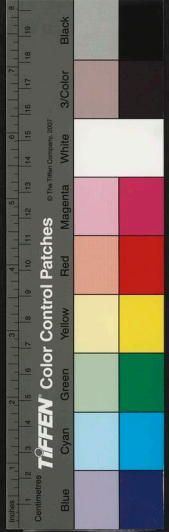
就封于齊注云韓詩康成其出此乎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

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吉甫

厥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

箋傳愛奇之過也原注韋德輿集云管獻公仲子

伯厚引之而不符也  
得謂之武矣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今本作君氏卒左傳  
曰聲子也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開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雲漢之序曰  
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之功何云宋之孝宗宣伊無志於說  
於釋小愉惰之言志不定故也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  
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與可見矣

祁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  
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  
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  
轉于恤蓋謂此四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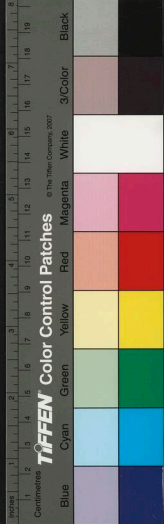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  
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  
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矣奸讒  
懸暗昧近頑重窮固矣商之弗其耆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同  
事也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鑄京而赫赫宗周有寢微之象矣幽二年三  
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  
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為哉

裳裳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  
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  
在也何云正義謂家父仍叔與見春  
秋桓公年者年月長遠並應別人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與

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或羣魏之苟何江左之淵儉唐季之  
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怒寘之於耳楚所  
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徵也

擇三有事置侯多藏食墨之臣為蝨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歛

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

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為羣邪之宗何云此皆成  
樊公田之事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梁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

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詩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未知此傳在何

書

〇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  
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軍軍制始於此徹田為糧徹法始於  
此周禮有自來矣

容女殷尚猶賈山之借秦為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又曰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入君常聞危亡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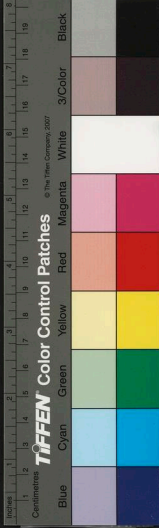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

孔子於悉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繪蠶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知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善善者莠屑屑訓釋蓋少作

也何云若庸人不得不  
申重反覆非少作故晚歲引詩言老成人重於典刑簡而當矣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

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號文公諫不籍于畝而他無聞焉此





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為燕安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

韓侯城原注見水經注燕北燕國愚謂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為長侯入觀入

字便知不在畿內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滴水李氏以為同

州郟谷今校說文有左馮翊郟陽亭原注同都切馮翊即同州也滴水

之言信矣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

口自宣王襄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既猶可以為萬世法乎外

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

國忠石晉亡於馮玉何云庚亮有賢名然終致滅沒之亂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傳

變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

朝廷竄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

大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王介甫以為大眾朱子集傳從王說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

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原注仲子子思之弟子闕宮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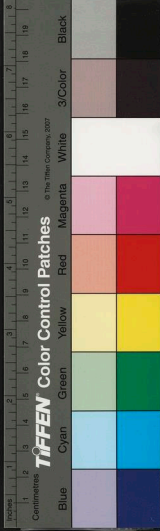
引孟仲子曰是禘宮也序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

傳魯人孟仲子原注孟子注孟仲子孟仲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豈名氏之同歟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咀者岐有夷之行今校

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

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浮亦無



咀字

歐陽公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爲也此揚雄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國語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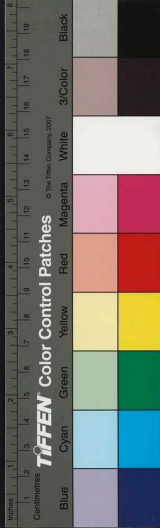
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女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爲其義尤明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爲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爲麥始出於毛鄭而二家所據方慮度僞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麩釐麩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麥薛君曰麥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爲非顏注王氏傳牟麥也鄭箋赤鳥以牟麥俱來廣雅始以爲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參攷當從古注。何云來字即麥字之半歐陽公不識字耶。又云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麩一來二麩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麩與毛鄭合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魯姜鼎銘曰保其孫王壽是利魯頌壽作朋蓋吾語也先儒以爲禰恐非

如此解字可笑也  
可夕來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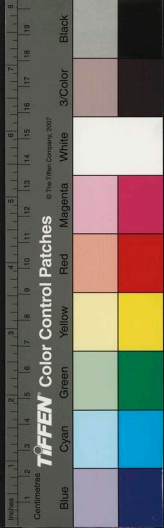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矣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闕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

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誅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未行也原注薛漢世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國云按此辨商頌非正考甫作何不引魯語昔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晉益見非考甫作矣。○何云魏文帝呼薛夏為薛君然魏略不言其傳詩定指薛漢也

長發大禘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大祖箋云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鄭康成以祭天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為一祭亦非也禘與禘異禘則太祖東鄉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



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禘宗廟有祫無禘

范甯殺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破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隰有萋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解學記取之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爲歌碩鼠不知所據原注三番記載甯戚歌所謂南山矸白石爛者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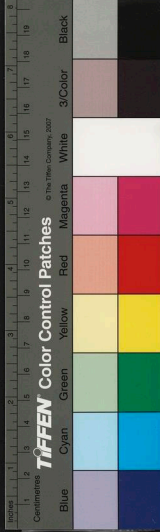
四月秀萋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說以爲萋萋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

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此

出在何處愚考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異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爲屋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爲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原注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以南嶽觀之非獨西陲也。國云案高臺上封皆寺名并見朱子詩文集南史隱逸傳南嶽鄧先生郁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是南嶽上之有板屋舊矣。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雫音敷蓋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案何彼禮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後放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爲先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溥音團集傳叶上克反顏氏正俗云案呂氏字林作尊上克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也衡縫衡即橫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橫失之矣

千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爲也權輿四簋至於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于其心不于其禮何云五之六之禮

皆以爲見之數

營謝成申其篤於母家也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忘讎也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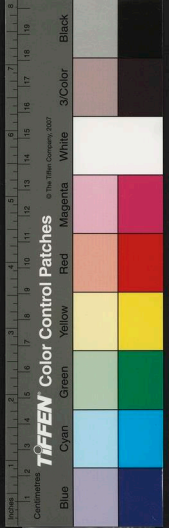
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大祖世濟其美也蓬有充超叛鑿蘇文忠慨焉或附曹羣忘漢宋文公愉焉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卽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祇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

朱子詩序辯說多取鄭漁仲詩辯妄艾軒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



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費辭。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賢畫錄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遂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草木蟲魚也。

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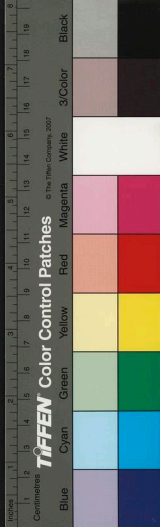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之雖擊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

如鳩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隊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鴉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誠不可捨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繁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膺膺，葦荼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鷄，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諛草，言采其蟲，憂思之深也。柞棘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芣采芣，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何云絕佳賦。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皆誦言而忘味者也。自賜商之



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為知道者二鴟鴞悉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考其言采卷耳鳩鳴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法言曰守儒表固申公三子無愧於言詩矣王氏以三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說詩解頤者能無愧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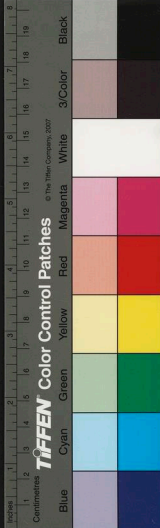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何云吳鳥獸令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表恩原注見釋文序錄。國云隋志太叔求及謂整既暢演表恩括之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為太叔求而

不考序錄徐正陽疑卽徐整誤以整為正暢為陽也原注整字文據吳太常麟

詩緯合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入節通沉歷樞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即顛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尾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義罔咎之章葛天之八閔康衢之民謠愚按素問天元紀大



論鬼史區曰積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  
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  
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蓋古  
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何云太虛寥廓以  
下直取東漢人語  
文粹李行修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說以  
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論書及羣臣奏議  
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鬪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  
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  
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  
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况迅  
乎。

艾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狸首風也幽之雅頌猶魯頌也薛

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何云是二者蓋亦無害乎其不知也况  
強以臆說求之終亦不知而作而已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經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鐘鐘大展樂

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莖鐘詔謂復莖之器於受命之邦

此姦諛傳會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詠嘆淫液其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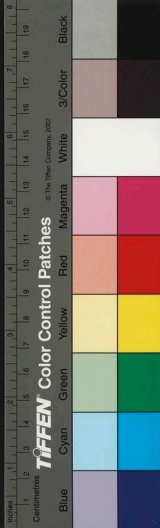
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朱子謂衣錦尚絀至不顯

惟德始學成德之序也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

也反復示人至深切矣何云邵氏贊言中庸尚絀章衛  
樂章之亂蓋一節之總要也孝經引詩十引

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畫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

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先考





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卽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

東哲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經音辯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爲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

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

說文叙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文多異得此

龜鼈爲蟻蟪碩大且螿爲重頤皆韓詩之說也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是以正雅爲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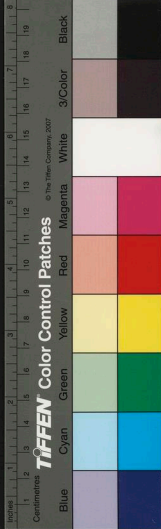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它無聞焉鄭有子矜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定爲一家之

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爲慄原注七到反伐鼓淵淵爲蕭原注

於中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爲酒爲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形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大



監初何修之議鬱鬱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故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氏春秋后稷

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

寸所以成畝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開稼也漢趙

過曰后稷始耨田

與雨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云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

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以按祖旅孟子作以遇祖苾韓非云文王克莒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大屋崔駰七

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遽選

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  
般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

廡原注都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關雎雅始于大明而思齊又關雎之

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原注不顯不顯謂嘉善也。不假家人之吉在於反身。何云此說從南豐列女傳序中來

衛武公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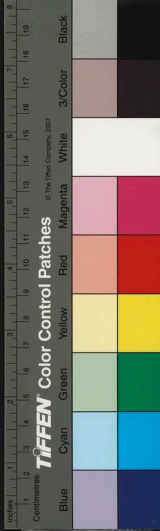
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

銘曰氣銳而堅文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

之光

爾土宇販章必曰俾爾爾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

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畧齊之霸所以衰狄之廣莫子晉為都晉



之亂所以萌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為北方之強矣觀  
駟騶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晉秦是以  
彊於諸侯然晉之分為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  
王之為治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  
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矣夫子以為  
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齊庭燎晉請王章晉以為常禮樂  
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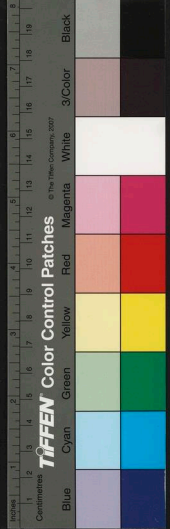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一千六百九十四篇如狸首曾孫之類  
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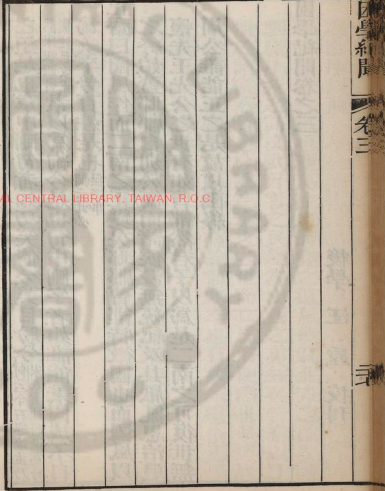
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云今石經論孟乃  
宋人所補盼說為盼  
然宋板四書  
集註已改正  
素以為絢兮是也  
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  
為政卒勞百姓是也闕云此必  
無其事

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鄘特微國也而國風以  
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  
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鄘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  
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幽終

困學紀聞卷之三

後學 汪 扈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四

周禮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唯唐太宗夜

讀之以爲真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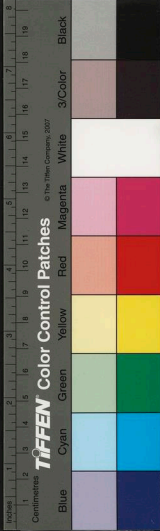
也人君知此經者太宗而已何云太宗語出于文中子第十卷王禮時所錄未可以爲信也不封建下尚有十刑則三字

歆始用之蘇綽再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經之蠹也何云唐之立法皆本蠹綽不得目爲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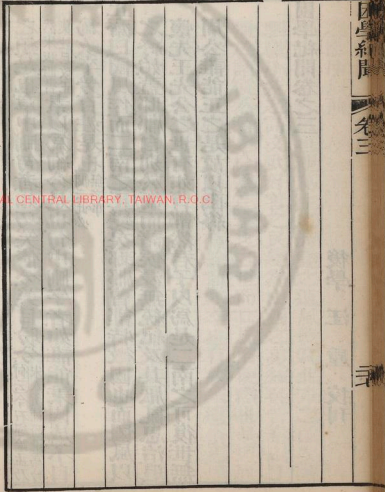
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經者王程二子而已

漢志謂之周官經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意者周

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云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困學紀聞卷之四

周禮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唯唐太宗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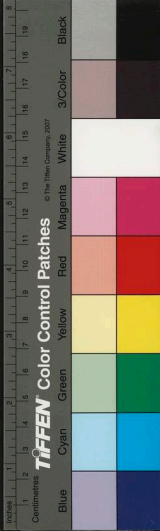
讀之以爲真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

也人君知此經者太宗而已何云太宗語出于文中子第十卷王禪時所錄

歆始用之蘇綽再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經之蠹也何云唐之立法皆本

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經者王程二子而已

漢志謂之周官經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意者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云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原注稱志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今見于釋文○國云河間獻王傳亦曰周官○又云按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于此賈公彥曰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

五宰胡氏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

周禮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程泰之云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

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取羨數何云羨數凡四十六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

數乃周俞庭椿為復古編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

峯蔡氏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首

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國云按古者三公多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孤云何

皆六卿職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說頗傳會

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

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闕書之路周

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謂河閒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

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

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

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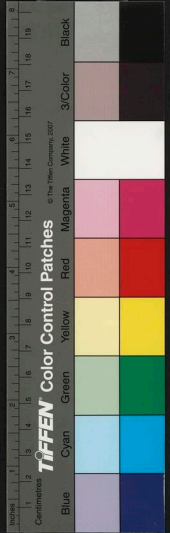
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

國云按科斗書漢世盛行且著之班固見漢藝文志蕭何草律云云

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滄

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旒旆非大司馬司常中車之制眠周典

大不類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漢志禮經三百臣  
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婚吉凶蓋以儀禮為經  
禮也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  
專為禮設也

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聖人之微指晦焉徐氏  
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何云以王制為孝文賡博士作者  
索隱別載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  
服制篇者參觀則非今禮記中王制也明矣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  
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  
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  
其誤三鶴山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如以漢算擬邦賦以  
莽制擬國服止齋謂以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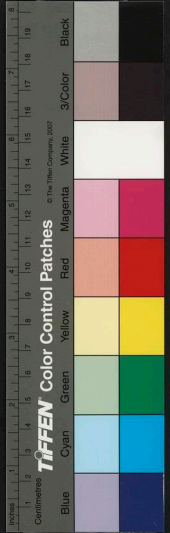
也

張禹以論語文其諛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以詩禮發冢也禹不  
足以玷論語而以歆嘗周官可乎原注西山曰歆之田安石之  
泉府直竊其一以自蓋解

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總言其為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  
愚竊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貢內二千六百四十三

人周禮當作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六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  
人周云校通攷又云此據王制  
殿將天下諸侯官數則合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旌  
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  
法周之典也滕侯為卜正呂伋為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椽靡其婦寺階亂膳夫內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媚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誦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閒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玄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我朝趙普於一薰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於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趙鼎於內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役開云宜增一事擅責宦者必以貨曰文彥博于疲勞增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

李泰伯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宮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原注漢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爲之猶有成周遺意

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注周官天府玉府內府

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愚按

爾雅醫無閭之珣珣珣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

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斤山之文皮岱岳

之五穀魚鹽是謂九府五峯胡氏皇王大紀所述與爾雅同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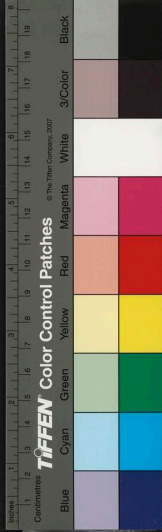
繼之曰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銖通九府之貨又核史記列傳音

讀管氏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索隱謂其書

論鑄錢之輕重鹽鐵論文學曰管仲設九府微山海通典亦云

太公立九府之貨然則九府太公立之管仲設之其名列于爾雅蓋卽管氏書也天紀之說得之顏注恐非原注曲禮天子之六府亦與大禹謨之六府異

○何云九府以長祿注爲長祿亦曰注當如顏注





志在行石四字必  
少孔子之言何者夫  
子一生後無自任  
之說以而孟子所  
稱知我罪我之言  
是不得已而作者  
扶固非夫子之志  
也豈及自鳴得  
意乎行在司可  
以數推

國朝系目 卷四

九嬪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經援神契之言也

何休公羊傳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鉤命

決之言也漢儒以緯書孔子所作原注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云緯書中周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漢諸侯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

師受業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猶古

奄止於上土抑其權也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

然內侍並列于六省開奄尹與政之階與周典統於冢宰異矣

八則禮俗以馭其民呂微仲謂庶民可參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

此說非也大傳百志成故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為兩

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

謂之禮俗

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節也待王之膳

服不過以關市之賦則其用簡矣

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在其中井田

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行無善教善政於是變財

用畏夷狄矣

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原注疏云鄉注互見其義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

之極星詩定之方中傳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北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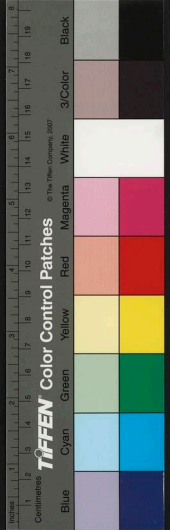
極以正南北愚按晏子春秋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

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

司馬已可 卷四

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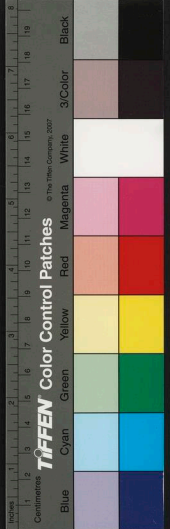
匠曰室何爲多。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宮何爲多。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卽極星也。公劉居豳。旣景廼岡。然則尚矣。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爲公子。嘗入京師爲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師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愧何云名君錫洛陽人徐仲車之徒以之。

牧誓顧命皆言師氏。雲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爲師氏而耦維師氏以刺匪其人。尤兩師以賢得民注謂諸侯師氏言賢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師氏。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公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鄭注。愚校少儀正義引鄭司農云公有重差句股。馬融于寶等更云公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則夕桀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矣。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



以合六爻之變黃帝建曆紀協律呂隸首作數周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昌皆善算因舊文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注云耒耨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禮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爲衛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且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卽里宰所謂耨耨者歟

庖人注青州之蜃骨原注釋文骨風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蜃骨也集韻蜃蜃醢四夜切原注當從集韻邊人注鱸者析乾之由東海陸廣微吳地記云闔閭思海

魚而難於生致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鱸原注讀如想

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

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隱次曰五壤次曰五浮

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悉次曰五縑次曰五璠次

曰五黓次曰五沙次曰五塌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

五獫次曰五引次曰五殖次曰五穀次曰五臯次曰五桀凡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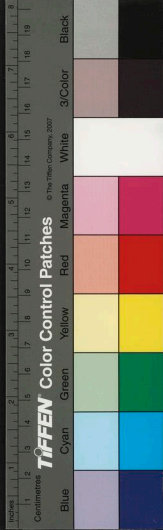
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按大司徒以土

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灋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

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圖謂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深

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兪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

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



信土

地宜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鬻鬻下於草草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藎藎下於莽莽下於荇荇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注原

法繁則鬱也繁謂草上下相重次也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歟

土圭度地之灋景一吋地差千里二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為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為法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嘗效隋唐志宋元嘉十九年測於交州何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後魏承平元年測於洛陽信都芳謂二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於陽城魏之於金陵皆踰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

差二寸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為妄

原注王朴曰陽城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得浚儀之岳景應南北於居

地之司馬公曰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滴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產曰列國一同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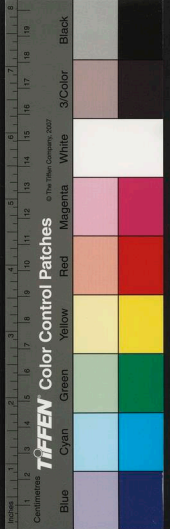
子亦曰魯方百里明堂位乃云魯方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

兼附庸而言職方氏疏云無功縱是公尊惟守百里地謂若虞

公虢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按左氏

傳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

殷之公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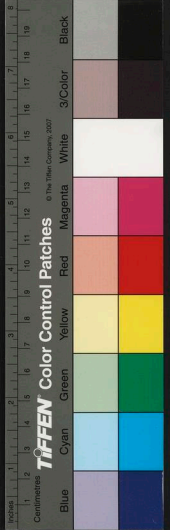


歲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計吏今按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韓子外儲說西門豹為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新序魏文侯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史記秦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然則春秋戰國時已有上計非始于漢

朱文公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備皆所未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愚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橫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

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也左氏傳乙卯楚師軍於郟丙辰楚重至於郟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楚重次日乃至後一日故無鈔擊之患何云輜重雖在兵車之後然不相離也郟之後車馳卒奔以乘管軍故管軍于郟及明而重車乃至謂必後日者非也去大軍稍遠則鈔擊彌易矣唐說齋云儒者謂句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

古者步百為畝古之百畝為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為今三百七十五畝竇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滅之中畝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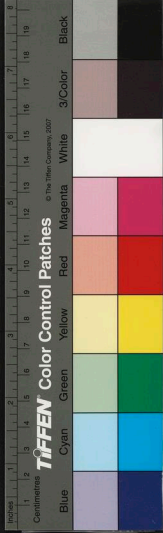
步為畝二說不同何云意者孰但行之西歷漢乃遍于天下

禹貢之田九等為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為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地三等六鄉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宋文公亦云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云周畿內及諸侯一用貢法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氏中義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

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為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

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為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國云陳龍揚亦言自溝洫廢而長城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特教人耦犂費省而功倍爾

鹽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于鹽晉郤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掘地以出之周公閱所云鹽虎形也餽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祈望之守作備于齊至漢二十倍於古攷之漢志

鹽官三十有五唐有鹽之縣一百五本朝鹽所出者十二路為池二為監七為場二十二為井六百有九國志按上海作井八百二十二法益詳而利無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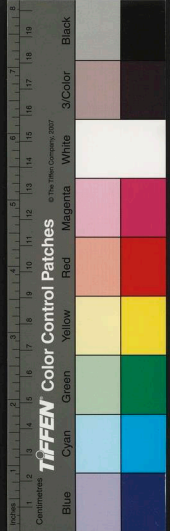
玩物喪志召公以為戒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恐非周公之典無逸曰惟正之供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韋昭注周語曰單

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古者以射御為藝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詩曰叔善射忌又良御

忌四黃既駕兩駮不猗御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學射者多矣造父之師秦豆氏尹需之習秋駕皆學御者也說苑謂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

國云淮南說山訓射者使人端約者使人恭亦正心脩



身之法

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司市注云如今斗檢封職金云楊而

璽之左傳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戰國策欲璽者段

干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曾卑共用之衛宏云秦以來天子為

璽又獨以玉為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璽為寶原注五代史臣曰國

遂古無聞通平禮曰舜為天子黃龍負璽臣本曰魯昭公始作璽○

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讀為征非是

迹人春秋未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蓬澤有

介麋焉

司祿闕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趙氏注今周禮司

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不復存

稿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後漢蔡邕集所載百官會

府公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末名曰殿說苑魏文侯御廩災素

服辟正殿五日莊子說劍云入殿門不趨蓋戰國始有是名燕

禮注當東甯者人君為殿屋也疏謂漢時殿屋四向流水巢漢

以況周然漢黃霸傳先上殿注謂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殿

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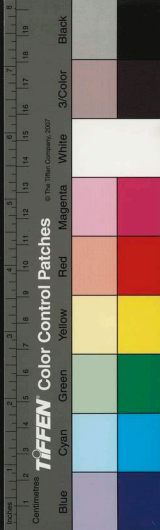
大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

二歲而周天癸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

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二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

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星備

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疏星備云五星更





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僅見於此隋唐志皆不著錄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六唐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唐志云自梁以來始以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

九聲之舞注云當為大聲愚謂九聲之名尚矣不必改字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

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作徵招角招蓋韶樂之存者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子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山海經夏后開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帝王世紀啓升后十年舞

九韶原注竹書曰夏后開備九招史記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卽舜樂簫韶

九成艾軒謂勸之以九歌卽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帝嚳命咸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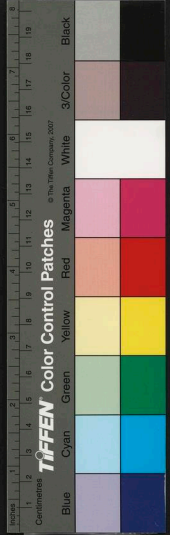
作爲舞字宜衍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質脩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則九招作於帝嚳之時舜脩而用之原注秦唯韶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鄭康成以黃鍾

三律爲下生以蕤賓三律爲上生梁武帝鍾律緯謂班固夾鍾

中呂過於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陳用之禮書謂自子午以左皆上生于午以右皆下生以鄭說爲是張文饒裏元曰

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當一下一上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CONGRESS

次而生日律常用蕤賓重上生司馬遷劉歆之法月律也呂不韋淮南京房之法日律也晉志取司馬而非淮南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論

大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絲曰蓬蓬白雲一南一北

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懿氏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成季卜曰開于兩社為公室輔驪姬絲曰

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衛侯絲曰如魚鏡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漢文兆曰犬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皆龜繇也爾雅云按蒲齊世柔西伯上曰所獲非龍非虵非虎非龍所獲霸王之繇音語史錄卜曰或以衡竟商牙為積成夏交梓漢元后傳音史下曰陰陽陽雄士火相乘故有沙龍龍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女王興漢十年孫文子卜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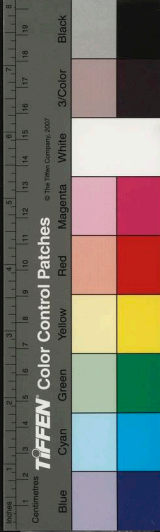
卜師四兆鄭氏鏐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漢武帝營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義兆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弓兆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

龜入六龜易十朋之龜原注爾雅十龜唐六典辨龜九類五色依四時用

之

列子夢有六候與占夢同噩作噩東坡曰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性治其夢不亂西山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疏云孝經說孝經緯文共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



此綬祭以授尸。愚謂疏謂綬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輓輪供綬，執授宋均曰：供綬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綬授之。永平二年，養老詔亦有安車輓輪供綬執授之語，蓋取孝經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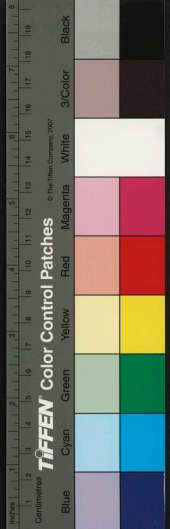
鄭司農注：肅操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項氏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爾雅云：劉昭釋名云：拜于婦人，為扶自袖，伏而上下也。可證。又云：婦人拜之重者，莫過昏禮之掖地，再掖地，再以至地，猶首不至手，首至手則空首矣。婦人無此等。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庸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內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

尚左亦然。爾注今考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問王貽孫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由，對曰：唐張建章渤海記備見之。爾注云：朱子辨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者，亦非。

眠寢掌十輝之灋，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者六，其異者四。大卜掌三夢之灋，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謂占夢之正灋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注以經運為十輝，先儒謂日之輝光夢之變，通其占不同，不當改運為輝。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日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或謂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原注：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為一歲。

馮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



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氏傳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婁角天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冬至古日在牽牛今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歷法歲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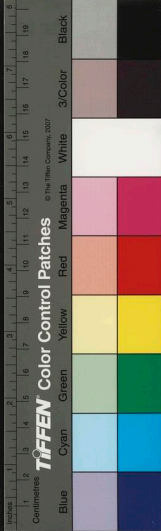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吳越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別一次所主或亘萬里踰數州或於畿內不布一郡國語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今豐鄆當秦宿而周分隸豫州理實難詳至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符實沈為豈嘗侯受其殃事驗時有相應賈公彥謂吳越在南齊魯在東

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或云十二次可言者一其惟析木乎

原注尾箕良推燕可以言東北

○關云保章氏星土之說康成尚襲舊聞至唐一行始闢發無遺見唐天文志

十有二歲注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滴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闕歲星在立楊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其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曆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



春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為超辰之限。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日字。原注字者滋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其貴於策不及百名書於左王

文公云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夾際謂獨體為

文合體為字主類為母從類為子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

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何云叔重既曰說文又曰諧聲與五

書同出五書尚義諧聲尚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

子該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居其一

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論焉其制度之詳如此

秦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

罽師注引春秋傳賓將趨今左傳作取環人注引御下捫馬今作

兩職方氏注引國語閻莘蠻爨今作蠻。

司燿鄭司農引鄴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同。原注春取榆枹之火夏取棗李夏取桑

柘秋取柞榆冬取槐檀王劭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

聖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事之相續

不滅火色變青東漢禮儀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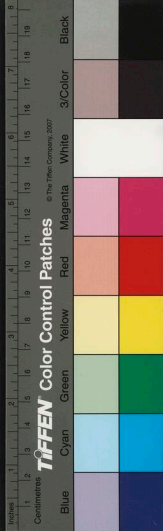
火。原注改水唯見於此

水有疏導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為之厲禁時而用之先王

財成輔相之妙也鹽鐵論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謂丹揚章

謂鄒郡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

有木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



通萬物也管子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  
唐六典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

漏刻之灑晝夜百刻易氏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

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

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

若今甲乙至戌疏云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愚按衛宏漢舊

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疏以戌為戌誤

矣馬融以昏明為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為限有五刻之差蔡邕

以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鄭與蔡核一刻

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  
箭之日亦皆少差

職方氏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作識方氏史通云周書職方之言與

周官無異

兗州其浸盧關云周禮作盧此從漢地理志維注云當為雷雍字誤也顏師古曰盧

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澠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

澠淄其道鄭讀非也

王有三朝一日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之二曰燕朝在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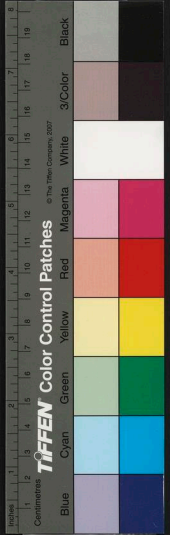
門之內大僕掌之三曰外朝在臯門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

原注丙朝二朝一。關云後此則恭氏書傳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應門之內之義全非唐六典承天門古之外朝

太極殿古之中朝兩儀殿古之內朝

鄭康成因左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放之經

無所見可服云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袞冕而上之章曰



月星辰也。冕十二旒。取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之別哉。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豈有周服九章而魯乃服十二章者乎。漢明帝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二章得古制矣。

五刑之灋。疏謂官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官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官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官刑非隋也。開云。按官刑西魏雖除而羅字分黎北齊天統五年。猶有應官刑者之語。不似隋開皇元年方永行停止。

孫君孚何云。名升。談圃謂周官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辯。今按周禮義云牛耳。尸盟者所執。國云。五字。用鄭注。無順聽之說。蓋荆公聞而知之。

萍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濡首為戒。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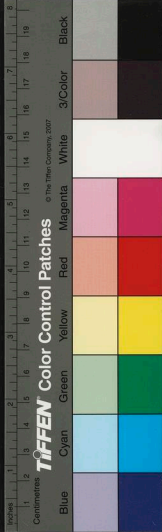
嘗導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權酒。酤書於漢武紀。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初稅畝。

大戴記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經傳以為朝事。義考工記。貉踰沒則死。先儒以沒為魯之沒水。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沒與嶠同。謂沒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山。貉推。狐被。亦。而。良。則。不。不。成。造。大。水。

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闕父為之。周人上輿。中庸或問。軌者車之輻迹。輿之廣六尺六寸。其輻迹在

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為度。

輪人注。聖讀為紛。容聖參之。聖疏云。今檢未得。愚謂即上林賦紛



因是系臣  
卷四  
溶箭麥

治氏注，銚讀如麥，秀銚之銚表記注，移讀如禾，記移之移，六字未

知出何書，疏不釋其義，或者農書所載歟。

原注移昌氏反

滴水云，東氏爲量，鄭玄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舊

有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師復扈，邦賜

有功師氏，而數亦皆備。

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筭虞之制，文法奇古，

有飛動之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謂梓慶削

木爲鑲，鑲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造物物刻

雕之哉。

大戴記投壺篇云，嗟爾不定。圖云大戴記作亭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九而

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略

異。原注長弘說射不來不來者，謂侯之不來朝者也。

司儀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

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

于庭，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三子

甚勞，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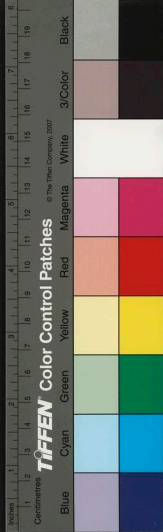
愚按說苑，魏太子擊封中山，遣倉唐圖云今說苑作趙倉唐使於文侯，文侯

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

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

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鄭氏所述，蓋古禮也。原注大行人注亦云問不

恙





司馬彪曰長之考非也  
謂其作者林也

因學系附 卷四

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  
故云故書宋子曰八灋八則三易三兆之類各有書屬民讀灋  
其法不可知如戰之陳其陳法不可見矣何云宋子以下自爲一條  
冥氏注鄭司農云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核儒林傳冥都傳顏氏春  
秋之學疏謂若晏子呂氏之類非也

王肅聖證論譏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止爲一禘是五年大祭  
先祖非園工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毀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  
於禮學先儒避之聖證論今不傳正義僅見一二唐禮志曰識  
緯亂經鄭玄主其說以禮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爲天皇  
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  
以爲靈威仰赤標怒含樞紐白招拒汗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

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園工一也玄以  
爲二郊及明堂祭天而玄以爲祭太微五帝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而玄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所穀皆緣論也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爲詩書之國故考工記  
以魯之削爲良何云筆則筆削則削此字皆後人因而不察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不可畫五服之地周官雍州之西不  
可畫九畿之地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司隸帥四羣  
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宮唐太宗擒頡利其酋長  
帶刀宿衛亦古制也然結社率之變幾至危殆蓋先王德化之  
盛非太宗所能及慕冠帶百蠻之名而不虞後患孟子曰以力



國家圖書館藏

服人者非心服也。

遂師抱麇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戰國策新序作歷室蓋古字通用。

大史大師抱天時注云天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史記曰者傳旋式正基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卜六壬其局以

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六壬之說許叔重曰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為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

黃帝風后之術孤虛者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原注天越春秋說視日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鄭剛忠解義如冕服九章投田三等治兵大閱旗物之互建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九畿之國有朝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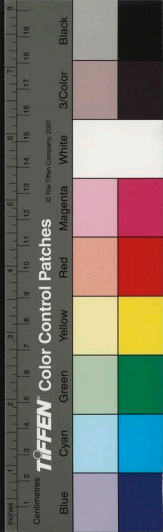
惑豆區鍾釜有多少之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辯明使有條理。

古者國有開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羨卒不盡其財力也。楚子重為政猶曰大戶已黃晉尹鐸為晉陽猶曰損其戶數則周官可知矣至秦而自實田至漢而敷墾田至隋而闔丁口至唐而括逃戶隱田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

取士之制其塗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士也鄉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國之貴游子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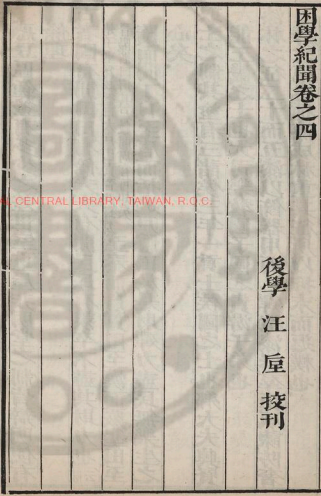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羣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羣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



困學紀聞卷之四

後學 汪 扈 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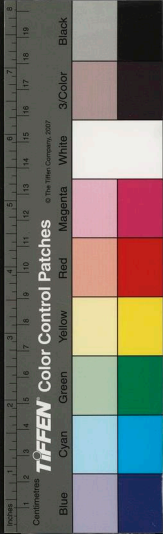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卷之五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儀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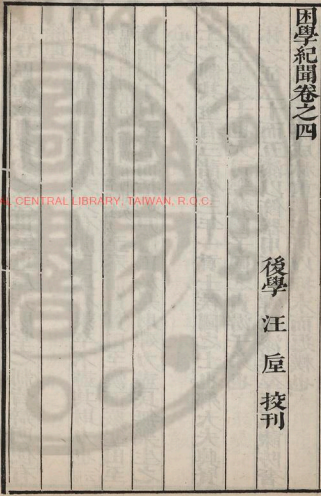
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卽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注原亦云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逸禮中雷在月令注疏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廟豐廟見大戴記可補經禮之闕

韓文公讀儀禮謂攷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婚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猶以爲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



困學紀聞卷之四

後學 汪 扈 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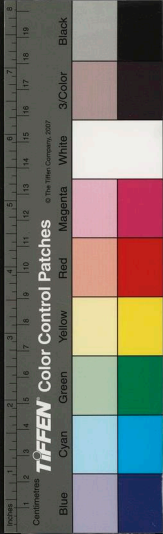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卷之五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儀禮

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  
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卽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注原  
晉荀勗亦云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  
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逸禮中  
雷在月令注疏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  
廟豐廟見大戴記可補經禮之闕

韓文公讀儀禮謂攷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婚  
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猶以爲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



不非鄭尹而快孫子也。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

遂無傳焉原注注謂古文作某者卅七篇古文也論衡以為宣帝時河內女子張老屋得佚禮恐非○闕云核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漢儒牛弘

傳始知書亡於隋以前天子巡狩禮朝真禮王居明堂禮蒸嘗禮朝

事儀見于三禮注學禮見于賈誼書古大明堂之禮見于蔡邕

論闕云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經也賈誼引學禮雖寂寥片言如

本禮記係傳篇古大明堂之禮蔡邕明言禮記皆非逸經斷圭碎璧猶可寶也

六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也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滕薛名齒爲頰

注原

齒古內反類漢輿服志齒管珥集前有齒無齒字疏云卷幘之類綵釋武榮碑云闕幘

兄弟畢袵玄注袵同也古文袵爲均疏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

按後漢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杓玄蓋杓字誤爲袵釋文之

忍反亦誤

士冠禮有醢用酒注以爲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祝則禮之兼

夏殷者

二十爲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疏也二十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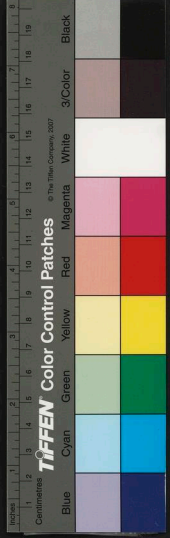
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

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謂五十爲大夫去某

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

皆卿士亦以字爲重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論語迅雷風烈允歌吉日兮



辰良相錯成文

士昏禮目錄曰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  
 靈曜亦曰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  
 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  
 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為商夏文莊遵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  
 定夕蓋取此原注蘇子美亦云二商而脹高春而起○圖云淮南天文訓曰至于漏間是為高春高春乃戌時子美似誤會  
 鄉飲酒疏曰卿大夫飲酒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公是劉氏曰  
 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僕  
 坐于賓東尚齒也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罰爵作人形  
 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孟戒酒雀駟酒箴豐侯沈酒荷覺負伍

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霽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四注也兩下

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原注士冠禮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

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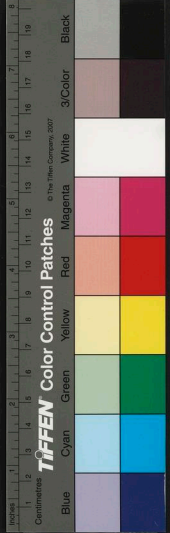
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五服如父在為母叔嫂之類率意輕

改皆不達禮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令自後唐始原注見五代史馬竊傳○圖云舊唐禮儀志高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奏令律疏有舅報甥之服則五服制度附于令不自後唐始五代史記誤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為三百卷又

王儉別鈔條目為十三卷梁孔子祛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

禮亦撮禮論為之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



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庚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

禮特性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太牢注牢羊豕也卿舉以少牢注

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注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原注唐牛羊日膾大牢羊少牢口之語然太牢非止於牛少牢非止於羊也○何云大獸膾天圓為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此則牛羊日膾所由名也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漢議為言者所詆高抑崇於鄉

飲考儀禮不詳而朱文公議之禮學不可不詳也圖云按蘇氏談謂意禮經嘗與祖父說漢議曰云脩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于弟書院中凡案有之因取讀見為人後者為其父齊衰杖期云云與倫意合由是破讀其義自謂得之多矣然則漢議正從儀禮得來昔未讀今知之耳王氏語狀但儀禮在不杖期條內云杖試訓亦誤

布八十縷為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吳仁傑曰今織具曰筵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麁大率四十齒為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原注表三升其鹿香緇布冠三十升其細香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一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言見韓詩外傳圖云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接玉則跪曰天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一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衛孫文

子聘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曰子不後寡君一等圖云衛孫文子聘魯事又一義王氏引之亦非

皮樹注云獸名張鎰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原注它書未見



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春秋辭命之美有自來矣

觀禮諸侯親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大建十年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官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何以異注原

士相見義何云劉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傳曰不協而盟無敬而盟百官不幾於戲乎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右師左師

庠為鄉學有堂有室序為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為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為堂故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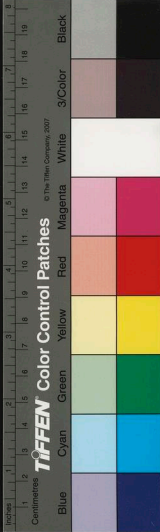
禮記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經策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

美其書錄真內府藝文志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何云諫錄王方慶所集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

注解文義粲然會要云為五十篇合二十卷原注傳以卷為篇何云云諫錄作一帙十卷行冲傳開元中魏光乘原注集賢注記魏哲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冲與諸

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說言戴聖所





義門以漢書

國朝系長 卷五

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撻類相比有  
 如鈔授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  
 之書畱中不出行沖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  
 編條例支分箴石閒起馬仙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  
 二魏氏采衆說之精簡刊正芟蘄原注集賢注記張說曰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徵因炎書其整比為注  
 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此張說文人不通經之過也何云不妨兩  
 舊惡乎可哉燕公未為非行沖謂章句之土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  
 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沖之論信矣  
原注附志禮記三十卷孫炎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I

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何云鄭注以若夫為讀然則曲禮之所采摭  
 非一書也

恆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

賜果於君而說苑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漢桓  
 榮詔賜奇果舉手捧之以拜

儼人必於其倫說苑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文侯顧指左

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儼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  
 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  
 之斥帶則不更其造何云魏之文若是廷於子夏則言後之料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

今曲禮闕二句孟子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亦本於曲禮

文侯者擊子唐以  
 為即神別倉唐  
 魏之傑少者  
 加曰而何之但留  
 先教只足

國朝系長 卷五

六



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愛於親乎哉

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虜田以井授豈有獻田宅無總于貨寶豈有受珠玉記禮者周之未造也

張拱出曲禮注原注室中不拜注葉拱出書大傳原注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辟廣葉拱而對注兩

手海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彊不息為剛臣以陳善

閉邪為敬講經理討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無厭敦之心

下無顧望之意是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辯之而理益明蓋因以規諷云問有何故事以唐李暉李又等應制詩對因秦奈雪過多

民生飢寒方寸  
仁愛宜謹感名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

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

昭公乘馬而歸公辛傳齊魯相遇以鞍為几已有騎之漸爾雅云程

錄云古皆乘車今古公置父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為騎蓋不服駕車今按樂師云行以肆夏禮以采養車亦如之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既可謂之趨亦可謂之走程說非也○何云疏謂來朝走馬或參西戎之俗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隱義云按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射爾雅按今

氏撰原注又音義隱七卷

檀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澹庵胡氏謂狐突

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愚考晉語申生敗翟於稷桑

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

不出奈吾君何胡氏蓋未考此非記之誤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黃原注傳作厲制一事見之致堂胡氏曰

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

論語之人也爾云校康成謂撰定論語者仲弓游夏等非檀弓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喆人其

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杖四字或謂廬陵劉美中家古本

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同

九疑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

陵

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見檀弓爾云按言思爲申祥

妻之昆弟則子張與子游見女姻家也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云附庸字者方三

十里名著方二十里八氏者方十五里蓋公羊家之說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蓋以庸爲城也

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王制南北兩近一遙東西兩遙一近

是南北長東西短爾云按皇氏云近者言不滿千里遠者言不啻千里限氏則以近者爲過千里遠者爲不滿千里此云長短用熊氏說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爲尺漢專用十寸爲尺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漢始

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左傳啓蟄而郊原注述實之月正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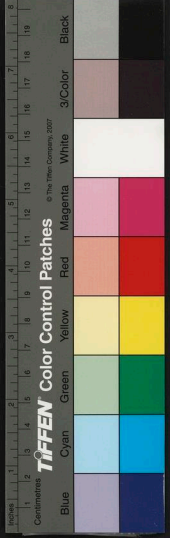
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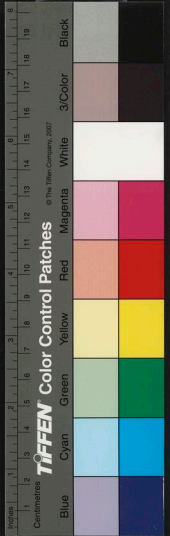
改原注改啓爲驚蓋避景帝諱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獮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

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歷也月令正義云劉歆

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歷殺雨三月節清明中而時訓通卦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驗清明在穀雨之前與今曆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爾雅按三統歷以武王元年二月一日庚申驚蟄三月黃連寅之月與左氏曆董而卯月數同又云時訓解雖未必周公書而先兩本後驚蟄則是傳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何云上林賦張揖注引月令云命榜人蓋周書月令之文

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曆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原注字業與曆凡七家皆以難始乳為立春初候東風解凍漢以來定麟德為次候與周書相較二十餘日行政從古義漢上易圖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一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

以猶用也不脫字

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旱者三當以時訓為定故揚子雲太玄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何云訓下有脫字○又云今曆家謂某月無中氣者國家訓未作以前將何如耶

時訓月令七十二候屬凡四見孟春鴻鴈來夏小正曰屬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曰曰候屬北原注月令法今月令鴻首為候而不言北

南方來將北反其居其後傳為仲秋鴻雁來蓋來字本北字康成時翰未說故曰雁北者因仲秋鴻雁來誤以北為來仲秋鴻雁來呂氏淮南曰候屬來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小正曰九月遯鴻鴈呂氏淮南曰候

屬來高誘許叔重注以候屬來為句原注賓爵老爵也栖宿人堂字之册有似賓客故曰賓爵季冬屬北鄉小正在正月易說在二月原注正義謂節氣有早晚

魚上冰夏小正曰魚陟負冰原注陟升也負冰淮南曰魚上負冰原注注

陽而動上鹽石新論謂小戴去一負字於文為闕然時訓與月令

同呂氏春秋亦無負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鵠始巢詩推度災云復之日  
雉雉雞乳通卦驗云立春皆以節氣有早晚也

月令正義穹天虞氏所說不知其名按天文錄云虞曷作穹天論

晉天文志云虞聳立穹天論聳曷皆虞翻子也開云按三國志虞翻傳第六十五揭第八

也千虞喜安天論云族祖河開立穹天聳為河開相然則非曷也  
宿離不貸蔡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

地氣上騰注農書曰土土冒椒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正義云汜勝  
之書也開云汜勝之漢成帝時諫郎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書十八篇唐中和節進農書校會要乃

武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呂溫進表云書凡十二篇館閣書  
目云載農俗四時種蒔之法凡八十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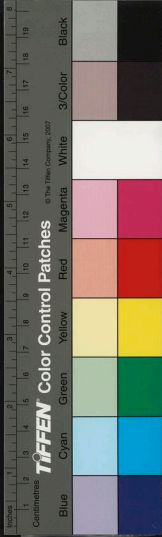
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云冬為井唐月令冬祀  
井而不祀行

鷹化為鳩陰為陽所化膏化為蛤陽為陰所化堇荼如飴惡變而  
美荃蕙為茅美變而惡

曲禮隋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  
為無此一句

公孫弘云好問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學

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保傳傳謂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  
先王之諱與大國之惡不知風雷雨電之貴太史之任也愚謂  
人君所諱言者災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大史奉書以告  
君召穆公所謂史獻書也



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爲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宋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爲有二道則有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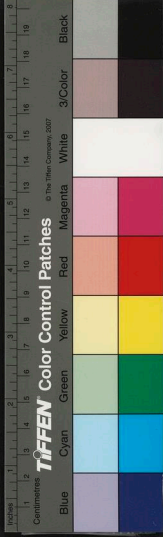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商之。

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原注今禮運無此語五性仁義禮智信。何三氏兩漢之書所以可重韓子原性與此合。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爲天地立心仁也。

內則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內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太子之禮也。

上帝降衷于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六典而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職也二南之化以身教內則之篇以言教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傳則春子之對宣王記禮



者兼取之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

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呂氏春秋

春居問於齊宣王曰今王爲太室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

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

寡人之晚也此卽大傳所謂春子但其名不同原注天傳名衛呂氏春秋名衛

蒙以養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

一也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

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淮南主術訓魏文帝

成王論表宏後漢紀論皆用其語通鑑裴子野論古者人君養

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亦本於此原注淮南云心知規而師傳論導

能聽而執正進諫魏文帝云相者導儀表宏云身能表今慎子存者五篇共三十七篇上此在七篇

六年教數與方名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志所謂五方也九年教

數日漢志所謂六甲也十年學書計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詳

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與此不同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

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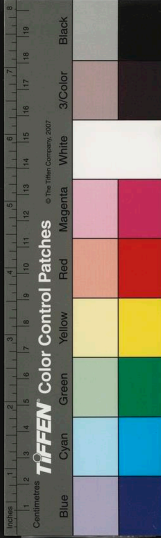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羸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程子之母

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唐時有不識廳屏而言笑

不聞于鄰者其習聞內則之訓歟

張彥遠云鄭玄未辯檀梨何案未案按內則注棋梨之不臧者謂之未

辯可乎



玉藻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纏積如今作幬頭為之也原注幬七滑反後漢

向相著絳綃頭注字當作幬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中著幬頭

儀禮注如今著幬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

紫間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綏自魯

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

成以紫綏為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皆周衰

之制也

皮弁以日視朝沙隨程氏云皮弁視朝明目達聰若甞纒塞耳前

旒蔽明乃祀天大裘而冕專誠絮也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曰魯之有

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

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程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公六年立武

宮閻公按季文子以穀之武公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蓋僭用

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為禮乎

魯世家伯禽之孫沸弑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

弑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弑不亦誣乎太史公曰揖讓

之禮則從矣行事何其戾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又書





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爲常用則如泮宮闕宮春秋不書矣

少儀朝廷曰退進不可貪也燕遊曰歸樂不可極也

學記以發慮憲爲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二年者學之始辨志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爲善不爲利爲己不爲人爲君子儒不爲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辨志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畿內爲學二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王無咎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列子云古詩言長月之子必先爲箕良治之子必先爲裘張湛注

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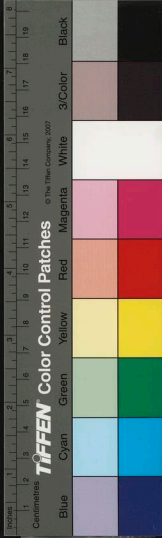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休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與樂記相出入古之遺言歟致堂云樂記子真作

關云樂記載子夏魏文侯問卷爲文侯二十五年事是時子夏年一百有八歲子真尚存乎○何云張分節謂公孫尼子者猶有所受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關云孔子世家孔子蓋三千焉此道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天理二字始見于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

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傳亦取肅注肅字



子雍魏志有傳原注集說以蕭爲元魏人誤也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

禮主其減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原注王肅曰自謙損也禮有報而樂有反鄭

注報讀爲褒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石聲啓鄭注磬

當爲磬樂書作石聲磬原注石磬以立別原注史記正義樂磬反記公孫尼子次巽

南風之詩出尸子及家語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

艾軒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

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

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之調皆生於二變也

三老五更棧列子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止開之舍更亦老之稱也

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

者正義棧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唐扶餘璋之子義慈號海

東曾子頤利之子疊羅支其母後至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

哉

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

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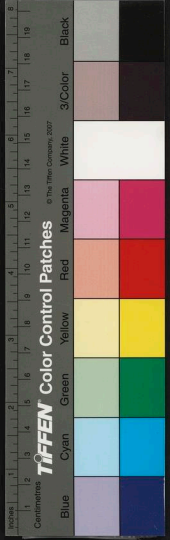
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荆詩三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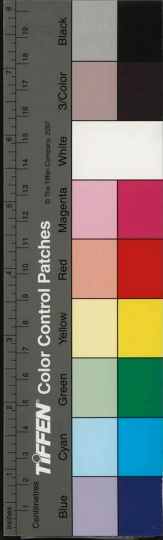
皆有極皆本援神契

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術與述同

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注謂以夏之孟夏禘祭正義哀

十五年冬蒯賸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





月命之者

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卽逐之也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疑裴松之曰孔惲之銘行是人非

經解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王儉七志孝經爲初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公本云五十而慕康成注禮必有所據

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鐻伯華之行也原注大戴禮家語云國云大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僥倖中庸之言本此

仁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朱文公

問昌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原注言曰答禮記集說前此一飯云按鄭注大射儀揖以稱曰言以者稱之事成於此意相人稱也聘禮每曲揖曰以相人稱爲敬也公食大夫禮饗入三揖曰相人偶買公彥疏亦屢口以周禮注瑛讀如薄借基之基瑛讀如旃僕之僕疏皆人意相存問

以爲未聞

期之喪達乎大夫呂與叔之說詳矣宋文公謂古人貴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大經大本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緯書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之言其說疎矣

衣錦尚絀書大傳作尚黷注黷讀爲絀或爲紕

朱文公荅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而某自覺於爲己爲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卽此書觀之文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好辯哉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闕云校今家語作右階銘其背中庸鏤心

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闕云鏤心卽服膺

徐彥伯語體如是

樂記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鬯字或作建阜服虔引以解左傳鬯皐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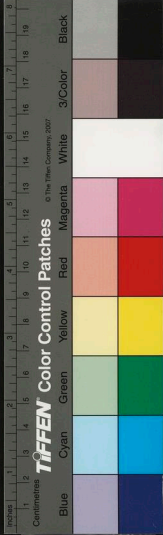
縮衣菜羹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I

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周書祭公篇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原注菜公當作祭公疑記禮者之誤

深衣方領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續衽鉤邊者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卽爲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于裳旁也康成注鉤邊若今曲裾文公晚歲去曲裾之制而不用愚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謂之古制可也江充之衣曲裾謂之古制可乎此文公所以改司馬公之說

大戴記投壺篇木云弓旣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旣順乃讓乃揖乃讓乃濟其堂乃節其行旣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旣獲卒莫此命射之辭也



立字要無二義止  
是伯厚會通處  
未可訛議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辯冠則不對於問儒服則不知

何云而史記乃以南羊楮  
矢之事為言豈不悞哉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所以參天地

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爾何遜如有所立又別一義  
宏辭入誇多致誤引也顏子言之立

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大學之親民當為新猶金滕之新逆當為親也皆傳寫之誤

古之人文以達意非有意於傳也湯盤銘以大學傳虞人箴所招

詩讒鼎銘以左氏傳楚狂滄浪之歌以孔孟氏之書傳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問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

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為正

子罕却玉韓起辭環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瓊璠向魃之夏璜有無

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為寶

鄉飲酒義立三賓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

辰焉公羊傳大火

原注  
心伐

原注  
參北辰

原注  
北極為大辰漢文帝詔上

以累三光之明顏注謂日月星

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倍千人曰英

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禮記正義引之以為蔡氏白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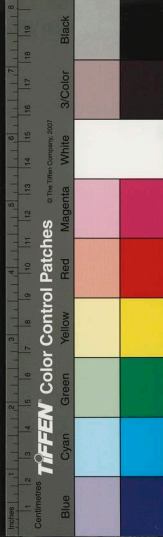
通引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

英曰賢萬人曰桀萬桀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注言馬鹿而不

言玄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

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



國家圖書館

存也琦所謂玄黃改色卽此事也

何云此條自當入攷史

荀子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後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

哉此卽聘義所謂輕財重禮也

固云按聘禮記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祿荀子所引自本此與聘義無涉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

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

駒王西討濟于河然則駒王卽偃王歟濟河卽所謂西至河上也

易乾鑿度水爲信土爲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服氏注左

傳土爲信朱文公謂信猶五行之土服說是也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

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諛之人至而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以

是爲剛毅焉得剛故程子謂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

方慈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費故職或兼

掌愚嘗聞淳熙中或言秦檜當國時遂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

未嘗廢事又可省懸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御史中丞蔣繼

周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己故朝列多闕今

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

一官治數司而收其廩襄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以是視之則

兼職省費豈王者之制乎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伏生大傳謂諸侯三年

一貢士二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

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鉅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

諸侯此言三賜而已漢武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



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始見于此遂為篡臣竊國之資曰王莽始禮緯含文嘉有九錫之說亦起哀平間飾經文茲以覆那家漢儒之罪大矣

表記殷人先罰而後賞漢武帝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皆言殷政之嚴也書曰代虐以寬詩曰敷政優優豈尚嚴哉

仁右道左仁對道而言張宣公以為言周流運用處右為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為陰而體之所存也

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司馬公曰禮別嫌明微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備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異其師李斯韓非之於荀卿也弟子賢

於師盧植鄭玄之於馬融也

曲禮刑不上大夫家語冉有問刑不上於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其言與賈誼書同而加詳焉誼蓋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條狼氏誓大夫曰鞭恐非周公之法

文子曰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曰獨立不慚影獨寢

不媿衾原注高孝先謹獨銘曰其出戶如見衾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問何故夏劉子

大學章句咏歎淫液刊本誤為淫泆

月令言來歲者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秦正建亥也季冬待來歲之宜夏正建寅也原注月令作於秦雖用夏時猶存秦制淮南時則謂與月令同漢太初以前猶以十月為歲首

理道要訣云周人尚以手搏食故記云共飯不澤手蓋弊俗漸改



未盡今夷狄及海南諸國五嶺外人皆以手搏食豈若用匕筯乎三代之制祭立尸自秦則廢後魏文成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俗父母亡取狀貌類者為尸敗化黷禮請釐革又周隋蠻夷傳巴梁開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則立尸之遺法乃本夷狄風俗至周末改耳以人殉葬至周方革猶未能絕原注秦穆公魏類之父陳乾昔今戎狄尚有之中華久絕矣何云讀昏字問乃知君卿之論立尸無談朱子語類亦以君卿為非乃不引經以折之何哉

少儀頽警枕也謂之頽者頽然發悟也司馬文正公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魯葬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為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蒼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畱之平止今考九

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圖云按海州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于此之說

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殆與荀卿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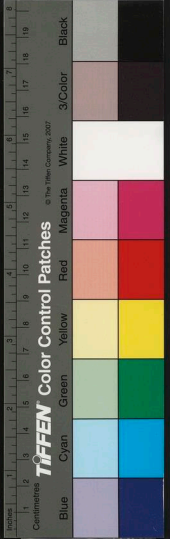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為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

上老坐於右塾為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為左師出入則里胥坐

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

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聞之先儒曰先王之

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典五典十義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六圖云六藝當作五馭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圖云按先王之時至其心安焉皆魏華父廬州學記之矣其田以下其官以上有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





三職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服五章也何云氏節去猶可獨原文其說則五事五典由人身而人倫最妙易作五典十義十義出禮連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等也不與五典親字措不及其時面問之○何云輝按此字氏所見者初本傳于今者則華父又自改定也正歲孟月之吉黨正社禁之會讀法飲射無非教也弟子之職攝衣沃盥執帶播灑饋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漢猶有三老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餘論未泯清議在鄉黨而廉恥興焉經學有師法而義理明焉吁古道何時而復乎

絜矩學者之事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事也何云非華合此章所學者大學之道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呂與叔曰孔子溫良恭讓其於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爲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何注此言可以厲浮薄之俗故表而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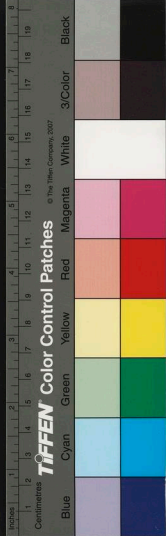
大戴禮記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

大戴禮盧辯何云字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未考北史也

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爲記

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



太公時女得有書  
毛之筆只偽無疑

國朝紀事 卷五

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拍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  
以人自照見吉凶鴈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崔駟  
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書  
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  
苟扶人無苟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  
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筆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蹟  
民劇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蒼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  
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劔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  
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  
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  
書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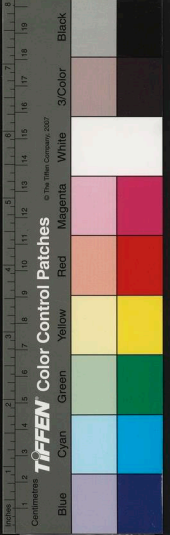
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譏言無  
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礪礪無為汝  
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遲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蔡邕銘論  
謂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麥攷  
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於十八章矣書于篇後俾好古者有攷

國云書于篇後謂踐作篇也王氏書集解踐作篇

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皇氏曰王在賓位師尚  
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  
與此異國云校古弟子北面郭隗曰北面拘指邊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傳之材至矣一曰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為息黥補劓  
之方宋文公亦求程可久為武王踐阼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

國朝紀事 卷五

三



戒原注儀禮經傳解詁且臣聞之至必及其世大學文問因湯桀桀及武王之銘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二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

說苑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立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

乘於風草木乘於時與大戴禮荀子勸學篇略同隋唐志又有蔡邕勸學篇一卷易正義引之云鼯鼠五能不成一伎術原注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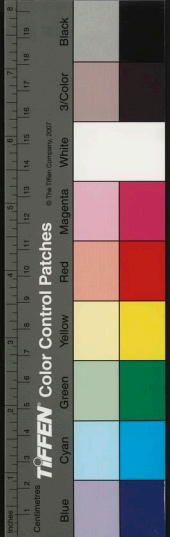
八足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謂勸學篇也荀子梧鼠大戴云鼯鼠蠛六跪二螯大戴云二螯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如益而不自知也董仲舒之言本於此行其所聞則廣大矣仲舒云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與史記老子之言略同

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原注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云迎日辭亦見尚書大傳原注三句與注語同

哀公問五義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繆繆肫肫其事不



可循蓋古字通用楊倞注繆當爲膠肫與詭同非也。

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原注避景帝諱也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

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原注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隗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

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原注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原注象者象骨舌人之官也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謂依於雅頌原注張揖云師爾雅也爾雅之名始見於此

保傅篇靈公殺洩冶而郤元去陳以族從原注鄒元事唯見於此當攷之

何云焯謂此不必注前四云即賈誼書之四篇矣

文王官人篇原注當作會子正事篇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

可謂無業之人矣原注此言可以敬學者○原注按荀子引孔子曰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

死則教余幾一日百誦之

傅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今按月令孟冬講武注引

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詩七月箋引小正者一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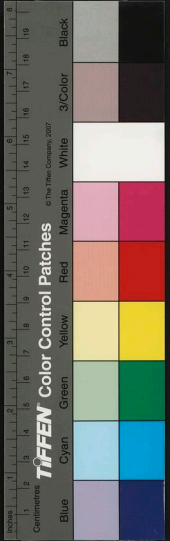
子發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時訓

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

孔子三朝七篇執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

朝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諸志小辨用兵少閒凡七篇

樂 樂緯動聲儀顛頊之樂曰五葦帝學之樂曰六英漢志白虎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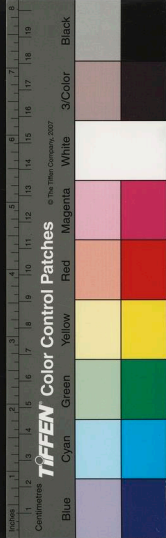
六莖五英帝王世紀高陽作五英高辛作六莖列子注以六莖爲帝學樂淮南子注以六莖爲顓頊樂通鑑外紀云漢志世紀放六樂撰其名故多異

徐景安樂章文譜曰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案旋宮以明均律迭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環正徵復以變宮之律迴演清宮其變徵以變字爲文其變宮以均字爲譜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宮倍應聲同終歸一律陳晉之樂書謂二變四清樂之蠹也四清之名起於鍾磬一八之二一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宋文公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卽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後漢志乃十二律之本聲首宮

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二律之內通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每律各添二聲而得之也

原注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四寸半是也宮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仁宗實錄敘皇祐新樂云古者黃鍾爲萬事

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晉隋閒累黍爲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其言皆見于范蜀公樂書實錄蓋蜀公之筆也房庶言以律生尺蜀公謂黃帝之法也司馬公謂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



量皆難以定是非蔡季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於度量若以累黍為之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為律吹之而得其聲原注蜀公文名應故以度量為尺量然實錄不宜避私議

淮南子天文訓云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本於此

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為樂經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精漢志鮑鄴引樂經云其書無傳開云按王充論衡陽成子長作樂經晉戴逵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

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蓋用阮籍樂論之語原注樂論云吳有雙劍之節通有挾琴之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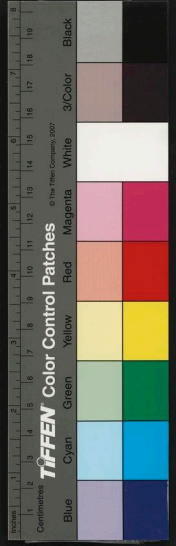
樂名周以夏宋以承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本朝以安

傅玄琴賦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燹尾伯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云燹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邕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焦尾宋志恐誤何云此唐人改琴賦以就傳非宋志誤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璩與劉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傅玄琴賦曰馬融覃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韓

阜謂嵇康為是曲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於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今以選注考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原注魏揚州刺史顧況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宮

伯喈有傳可據而相如傳無見說自是宋志誤義門好為善說苦於無徵



散歸雲引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敗散之說非矣。

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世說注引東方朔樊英事樂纂又謂晉人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鐘聲讀宮中撞鐘故鳴

朱子語錄云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漢志無劉歆說樂此記

錄之誤近思續錄亦誤取之

原注隋牛弘引劉歆鐘律書出風俗通

周無射之鐘至隋乃毀唐顯慶之輅至本朝猶存物之壽亦有數

邪

何云詳見春秋正義

徐氏之禮善盤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樂紀鏗鎗之聲而不能言其義漢世所謂禮樂者叔孫通之儀李延年之律爾禮缺而樂遂亡徐氏之容制氏之聲亦不復傳矣

夏侯太初辯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

袞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一篇文心雕龍云三言肇

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

原注竹彈歌見吳越春秋

韓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匱壞陵二操

范蜀公議樂曰柷一稭二米今柷黍皆一米楊次公非之曰爾雅

柷黑黍秬二稭二米其種異以爲必得秬然後制律未之前聞

也

原注秬字止曰縱黍爲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爲有餘土秬是也橫黍爲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爲不足胡璣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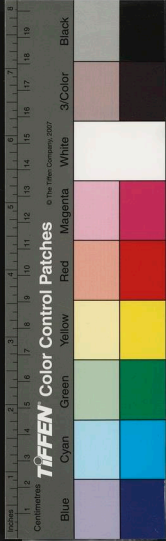
新唐書樂志多取劉昫太樂合璧記

呂才傳云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尺八樂器之名

言逸史 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

文字曰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與

樂記意同



呂氏春秋齊之衰也作爲大呂卽樂殺書所云大呂陳於元英者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獲而不得而曾子以爲有貪狼  
之志何事見韓詩外傳客有彈琴見螳蝦方向鳴蟬惟恐螳蝦之失也而  
蔡邕以爲有殺心二事相類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冶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太山  
遇仙人學鼓琴七年琴成入韓豈韓有兩聶政與圖云按琴操多不足辨

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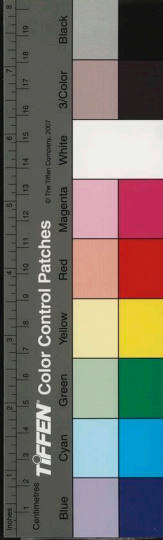
枚而在一簇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

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今考皇祐二年王

堯臣等言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

十二子聲卽清聲也唐制以十六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今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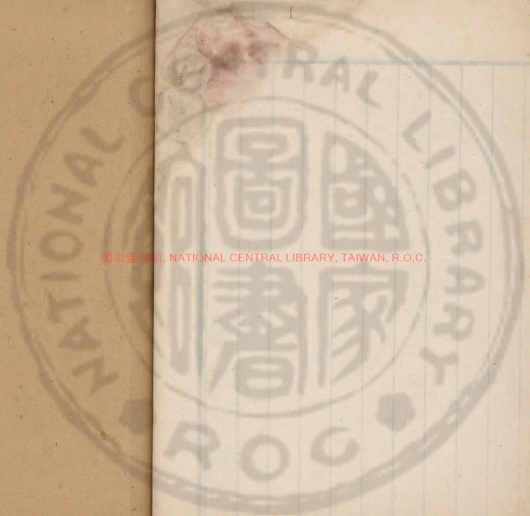
後學 汪屋 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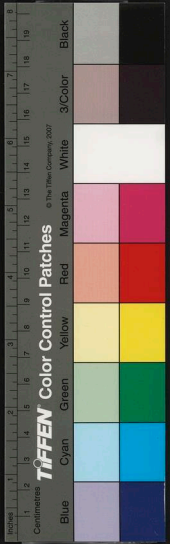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CONG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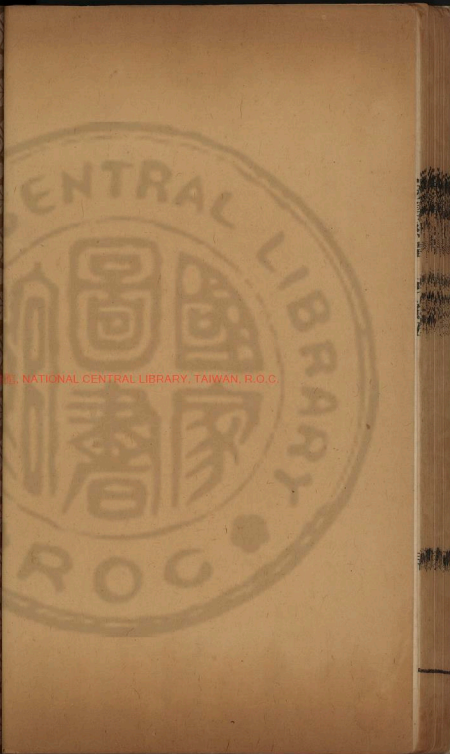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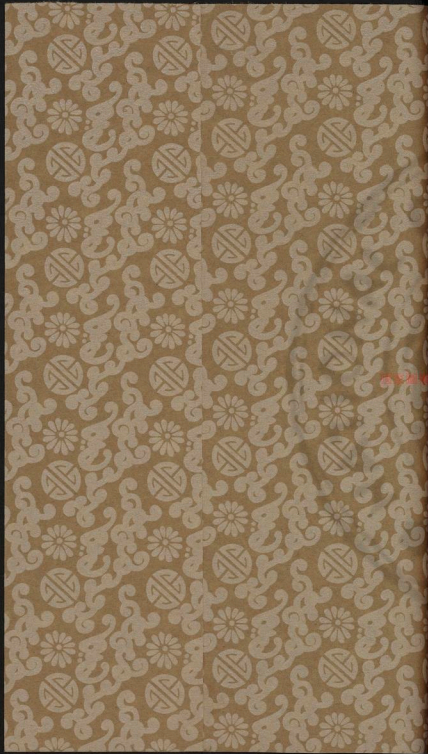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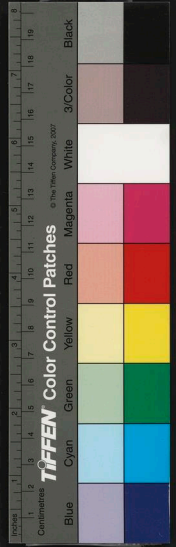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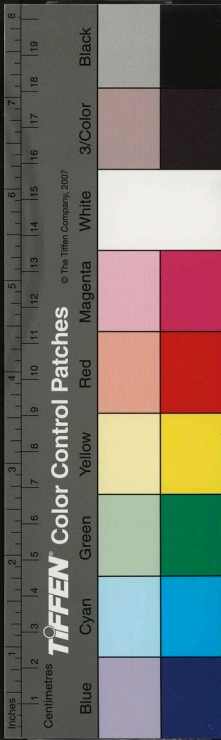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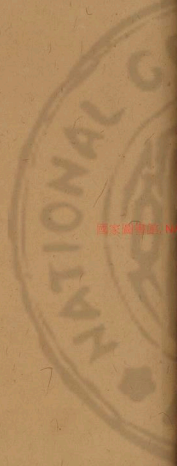
INSTITUT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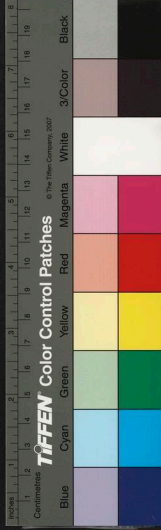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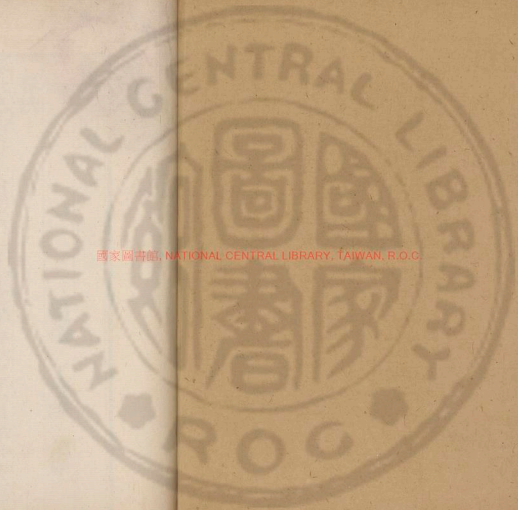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

第三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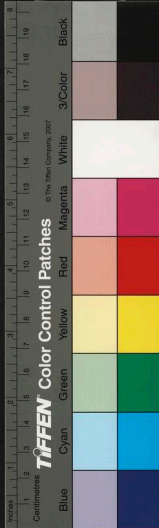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  
卷之

春夢法華入公讀版一字之至春秋之江自城公切近

卷之

卷之

詩云松栢春秋詩春秋則矣... 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 爲烈則亂賦之靈猶未盡也... 人心如此... 卷之

2022296 v3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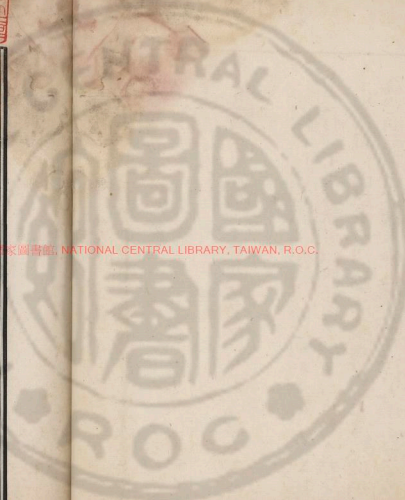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卷之六

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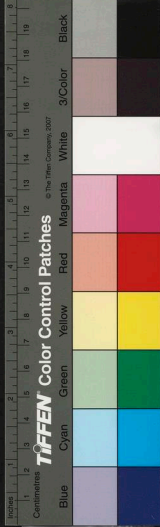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爲作與何云精義先儒所未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宋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劉賈夫說似亦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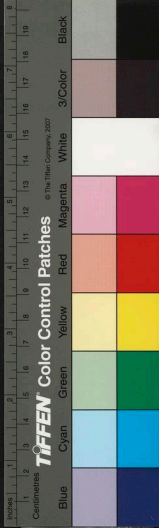
春字爲天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陳氏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爲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卽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恐

改元初無此意

原注東萊集解亦不取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



不行卽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爾云按胡傳以爲侵六十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

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卽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卽立或言中

立庭皆當讀爲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

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輪盟刺卽淪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

人來輪平卽左氏淪平也原注胡文定謂以物求平恐不然立古位字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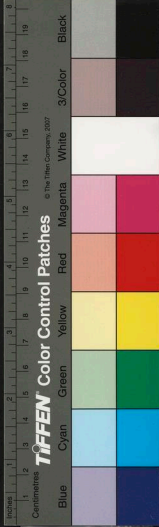
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于游二字

公羊疏按閔欽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原注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次夷宿讎之屬僅有六七爾云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莊七

年傳云不修春秋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兩何氏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劉原父謂

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爾云三禮二字不可晚窮思似合春秋宋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





如委及一行  
皆言之繫鑿

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  
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  
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  
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  
者皆闕也

孟子題辭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太史公自序問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平間董  
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

公矢魚于棠宋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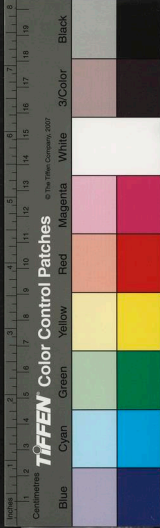
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  
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一  
十九原注元年不有  
事無事皆書王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原注正月殷之正  
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為妄

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漢繼大是也  
愚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劉質夫說何國誠身曾故從卒劉亦復  
近理質夫名絢程門弟子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  
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  
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子此韓非書所載也以魯論  
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



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何云夫所謂焉用殺者蓋

于刑辟或非其罪當以教化先之非縱捨姦惡宜殺而不殺也舜攝位而四凶服其辜孔子攝相七日而誅少正卯殺一人而生千萬人何嘗非惟辟作威之道而迂儒以法家稱引故疑之乎

又云非之言自不足據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賊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蟻爾雅食葉蟻音特

原注爾雅蟻蟻郭璞注蟻即魯蟻吳蟻劉敞曰負蟻誤矣江休復雜錄唐虞有舊本山海經說黃處謂則潤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蟻若是負蟻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

郎顛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公初書雨已

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衮鉞一時薰蕕干

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募其流芳也我朝鑄工閻云校鑄工

長編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碑林中辨之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

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

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

禮廢矣何云精義

仲子之賤宰書其名成風之賤王不書天正三綱也公羊氏乃有

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

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劉

原父以為自相命非正也止齋亦以為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

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愚謂齊衛胥命此伯者之始

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堅其來漸矣

書郊九皆上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

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定公六月卽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卽以元年冠之因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卽以爲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何云是時昭公既薨不書元年則遂無君矣故定雖未卽位而先以元年變藝又春秋之變例也漢魏之事惟先武建武之元以六月卽位可從此例以更改失政天下巫室有君故耳若延康黃初之子春春秋之罪人也

春秋三書學而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孛所以除舊布

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

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

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彗矣原注齊有彗星見於傳而經不書○何云經不書見彗

字矣

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齊桓之將興也恆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

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爲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

人事之感天地爲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晉人無信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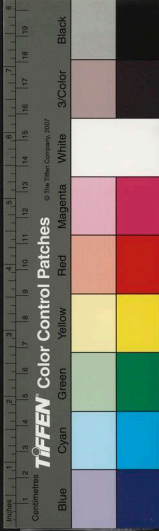
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句

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

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

見人心之猶可正也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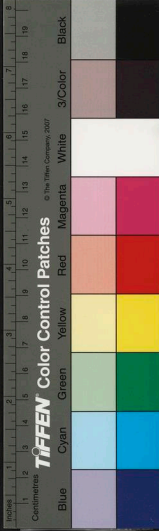
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狄入衛踰年齊侯方城楚正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正而不著其城之者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

國會于榿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壯士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宋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犒師之詞云爾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呵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又曰易無達吉何云吉詩無疑占





達語春秋無達例陸農師稱之又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攻媿謂真得夫子心法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

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

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原注隋唐今僅見三志十卷

事而已御史中丞衆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獄皆以春

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語徐俱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

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弘以春秋

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

秋爲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原注鹽鐵論文學曰呂步舒并口而見戮○闕云文學當作丞相史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

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

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敵議非是

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桓以許田賂鄭宣以濟西田賂齊身爲不義而以賂免取宋郟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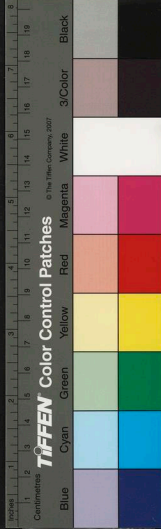
納莒僕寶玉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流之敝貨范鞅而昭公不

入矣竊寶弓而盜臣肆行矣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

邑來知利而不知義矣孟子是以有不奪不廢之戒

公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其簡如是而朝

聘於大國史不絕書尊卑之分不明強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



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鴉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何云此論甚嚴恐亦未必允也猶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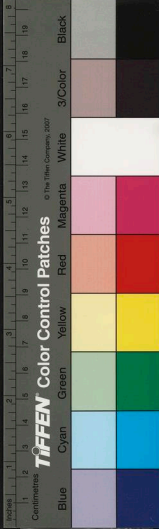
州吁與晉其母晉賤故不稱公子

書狄入衛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故稱入焉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何云其意蓋深痛乎伯旗之人臨安也然于春秋之旨亦密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焉故皆書曰初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時初租禾初爲賦取法乎春秋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

其弟語來盟曰諸侯以國事爲家事聖人以國事爲王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曰不能大復國於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幣大夫宗婦親用幣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遂廢夫婦之常禮不以彊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鄭伯乞盟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動無異於匹夫宋公會于孟戰于泓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于翟泉晉人秦人圍鄭曰銳於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於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曰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遂城虎牢戍鄭虎牢曰公其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霸者



服叛之功城杞城成周曰大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辯其發明經旨簡而當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耨机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宋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

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書皆用此說通鑑謂王霸無異

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

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一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大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何三忠臣書及嘉其能與君共存亡也而為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許止而孝悌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書鄩鼎衛寶而義利辨矣書過于清會于稷而亂賊之黨沮矣

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

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開云杜注五伯不服處見毛詩疏以霸為伯可也而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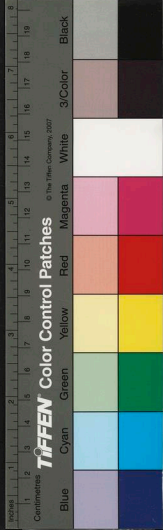
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一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大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何三忠臣書及嘉其能與君共存亡也而為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許止而孝悌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書鄩鼎衛寶而義利辨矣書過于清會于稷而亂賊之黨沮矣

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

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開云杜注五伯不服處見毛詩疏以霸為伯可也而非

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一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隨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天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為首其有感于寶慶之臣乎何云更懷懷焉春秋之法也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殺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強臣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於詩禮發冢者也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之筆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邨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彊而禍

威之柄移也吁其嚴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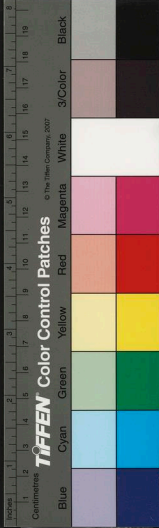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歟何云沙隨之引何可謂精密其曰帝在錄副聖紀元僅一月耳今自甲申以至甲辰皆冠以嗣聖凡一十年是又孫孫氏西齋錄之僭論而以無為有孔子修春秋當不若是也

朱文公詩以為范太史愛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

大雩天閔大蒐肆大胥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也書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原注諸侯雩上帝於是季氏旅泰山矣

涇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涇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HINESE UNIVERSITY LIBRARY TAIPEI R.O.C.



謹其微而已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鄆之會魯不至及幽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遂啓疆之召而後知楚焉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僭諸侯矣左氏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

何云左氏言禮多誤

公羊善於識穀

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

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率

於讖緯穀梁窳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

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

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量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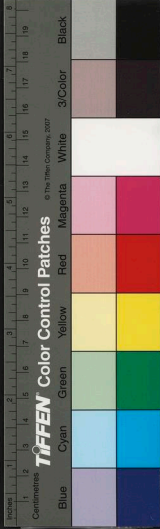
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

何云誣亦當為巫

或失之亂或

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

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



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惡私臆決甚而闡東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

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夾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

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原注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為春秋學餘二十年館閣書目以為依託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國志止令選高才生

二十八人教以左氏未嘗立學官立學官乃光武因陳元之言然旋立旋廢賈逵以為明劉氏之為堯後始得立

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未哉漢儒之言經也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

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為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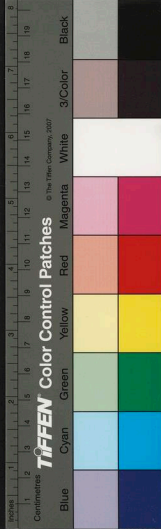
者所附益乎何云以處者為劉氏為後儒所附益者孔氏正義已劇論之皆非若使為劉歆輩附益則班固去歆不遠肯著之高祖紀乎

左氏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麓崩為祥釋氏之熾以恒星不見為證蓋有作俑者矣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愚嘗攷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東方曼倩杜元凱皆用之老泉論云婦人有論自周景王穆后始愚按魯惠公聲子已有論在春秋之初

叔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至士二八則每倫



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傅隆以杜注為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何云韋昭晉語注云八人為佾備八音也降殺以兩滅其二列爾預以為一列又滅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劉原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

石碯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暈曰吾為子口隱矣荀子周公曰成王之為叔父穆天子傳亦云穆滿皆生而稱諡紀事之失也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成鯁言武王兄弟之國十有五原注史記云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與此同荀子謂周公立七十二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漢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

餘後漢章和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當以成鯁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關云核當六百國名皆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明十六人何以云成鯁十五人當為正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不沐浴佩玉之時衛多君子淵原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一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萬世為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為篤論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和利焉觀魏受禪碑唐六臣傳利菑而樂亡者有矣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顯於事君，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何云回曆有閏日，而無閏月似本之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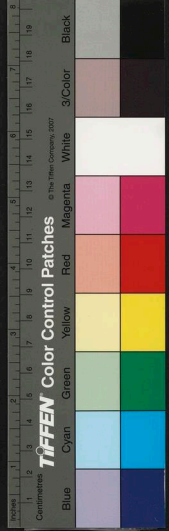
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云：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義叟起漢元

以來為長，通鑑目錄用之。

王貳于號，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可以訓。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寇魏而綱目非之，書晉寇梁而讀史管見非之，況天子之於臣乎。

晉假道於虜曰翼為不道，入自顛輪伐鄭三門，杜氏以翼亭為翼國，嘗考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翼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天水郡之翼縣也。爾雅注：翼，最是王氏以爲漢翼縣，則今伏羌縣也。距慶平，徐倫聖。入顛輪者，蓋翼戎。原注：前此號公敗犬戎于渭濱，蓋亦渭首之戎。但秦之縣翼在晉假道於虜之前，蓋其餘種也。晉自有翼邑。原注：翼，楚爲邠之翼。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溫公省試民愛天地之中，以生





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宋文公謂此說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鄂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禹繇之子也史克於繇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繇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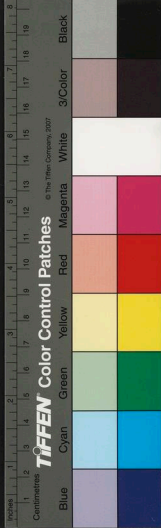
貴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恥劉道原陳無已有焉楚有夏州以夏變夷衛有戎州以夷變夏

何云夏州蓋以志夏微舒之伐也而豈用夏之謂乎戎州則其

世政故有戎焉未可因其名而罪衛  
嗣贈固云我姬姓也何戎之為

管子大正篇管子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毋國勞毋專子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林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於此呂成公曰知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襄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



曰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室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此卽趙衰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議太子服云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飾經舞禮不可以訓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

西陸朝覲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也劉炫云鄭為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以為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為心三月見

東方朱文公從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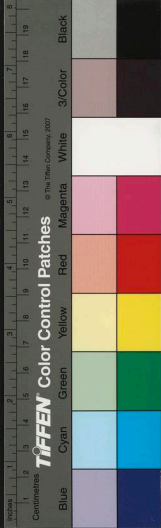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原注孟子注引范宣子豫焉范字誤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陸淳又以爲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此卜其食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諡也

何云杜氏注云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近得不全宋槩本作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少二字而義尤協意尤明初嚴王氏所據之宋文云蓋出於湯自云吾武其矣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典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諡也

蔡墨曰國有參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樓龍宗豈其苗裔歟



甯殖愧諸侯之策買充憂謚傳其惡不可揜也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東野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庶幾乎無欲矣僑不以防怨爲善而怨自弭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爲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李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其年遂劫其君愚桀襄九年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卽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賢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戰國

策謂忠臣令誦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卽左氏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無兩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爲子罕皆所未詳

臧文仲廢六關家語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

仁何云置之爲發猶治之爲亂  
齊之爲魯古人用字多如此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義弘爲遠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爲天道是夷狄可以猾夏亂華也原注趙氏震撥曰左氏之書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長弘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廢既錯天喻王子則曰自辨自獻周天命



不又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也危持踵扶人  
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阜鼬將長祭於衛衛侯使視佗私於襄  
弘乃長衛侯於盟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  
侯之上矣五月盟于阜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未足信

也 爾云松盟與會不同盟較會之次為重傳固云乃長衛侯于盟非會也會在  
召陵蔡固在衛上盟在阜鼬衛則在蔡上異地復與爭王氏於此析猶未精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  
子弗甫何孫魯孔亡命爾為司寇原注古重世族  
故命必以祖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旋皇輿於夷庚注

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車之  
所患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  
出於此選注誤

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爾云胡渭生曰唐文城縣即今山  
西平陽府吉州此孟門則近朝歌

杜注以為隘道非文城河中之石槽山也林成己春秋論謂孟門即孟津誤矣晉裴秀客

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於水經注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  
受其咎呂文靖於李宸妃之喪其意本於此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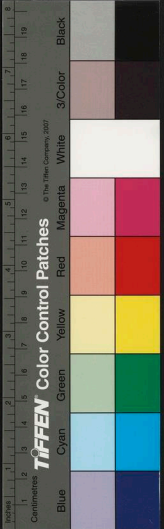
傳寫之誤爾云按鄭氏注權乃  
亦云名拔或作發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

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

籍工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即斯人歟家語作顏刻孔子世

家云過匡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為右有若



與徵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彊名無足怪也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舊弼韓富文三公之對愚攷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原注見正義

媿之言本此原注嘉熙庚子愚試曾刪王闢南齊策亦用此二語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五凡義疏二卷

魏絳曰靡自有鬲民收一國之燼以滅湜而立少康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真交忠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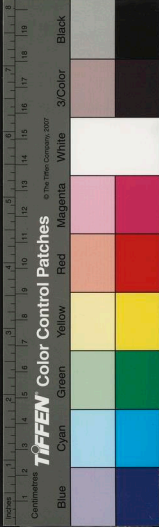
忠之盛者矣國云按靡于后羿被殺後始奔有兩氏故曰會事羿注非無因

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二云讒地名

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賈往齊人曰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

今學

何云以其中經古文故謂之古學公羊家已行於世以今文故按故謂之今學楊氏疏鑿矣

是以五經異義云古

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眾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

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

理長魏鍾繇謂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家

權載之間左氏云夏五之闕良八之占名對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魯語幕

能帥顛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

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為舜後虞

思按左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說文禽會稽山一曰九江當禽也

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

塗山侯國有禹虛蘇鸚鵡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當

塗流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乃

今濠州鍾離也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輿璠斂仲梁懷弗與呂氏春秋云孔子徑庭

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斂之猶暴骸中原也說文云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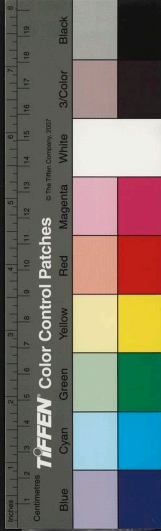
曰美哉輿璠遠而望之矣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

則字勝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輿魯之寶玉也原注下與說文同其即季

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縱女祁之惡信子

鞅之讒錮逐欒盈幾危晉國忝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宜哉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子贛之責公孫成也劉歆亦少愧哉

猶秉周禮齊猶有禮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

尺為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西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實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年此乃韓獻子之言何云晉問自本水經注作韓文又與考證經史異用也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昇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昇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列子載隨會知政羣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闕凡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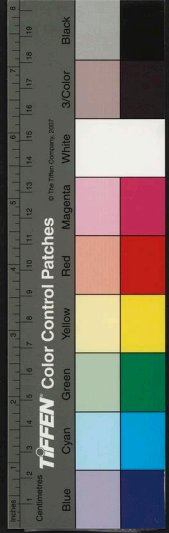
紀事若此者眾說苑載祁奚救叔向以欒盈為樂達聞云欒盈史記作樂選樂蓋得之傳聞不見史而故耳范宣子為范桓子皆誤

致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聞云按曹魏時博士張融難王肅亦以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引正觀勅以經籍訛舛由五胡之

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證持以詰維維不能對原注見太平興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

前於預  
次者又



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子於此書特經師

授皆有訓說豈可智臆塗竄以合詞章原注見晏元獻公書觀鑄熙之言則

經史校讎不可以臆見定也定左傳梁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真本漢書此二書當更奇何云自瑞慶亂後北學益衰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

何云鳳翔所議論魯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

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史駢送賈季帑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

議非是可以見進德修業之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

下之樞也在號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號叔恃險而鄭

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

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國云按戰國策三晉既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上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成臯不待鄭亡久入晉矣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

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寡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

跡矣自成風事季友而敬嬴事襄仲矣何云內言不論閔成風閔季友之隸而事之非家法也然宋衛不察文義遂使與共伯適於家妾同科則誠古良臣家法不修故曰魯衛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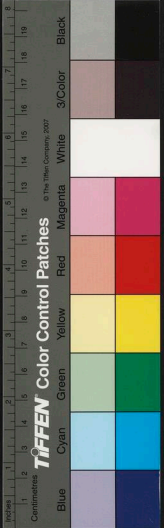
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嫩也畏清

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

同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

大夫有石惡何云疏謂石字乃名之諱謂齊惡也關引之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道要訣





河古昆侖墟故也  
門而志之見何師

國系止

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原注夷狄漢宣帝詔

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何云生

自漢博議謂名子者當為孫地出顏氏家訓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故晉文公投璧

于河曰有如白水何云此不足憑宏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苟或以此勸曹操迎獻帝原注或之言曰

閨內失之乎境外非也辰嬴之事閨內之法安在哉詩於衛風

木瓜猶美齊桓而唐風不錄晉文亦以是夫

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聞先儒謂召

平高於四皓何云召平嘗事秦晚年失申屠蟠賢於郭泰

邵子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誓胡文定謂文四

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

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有戾焉二三

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此雖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此坊

民猶有立威於棄灰者

楚之興也筆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而

已

樂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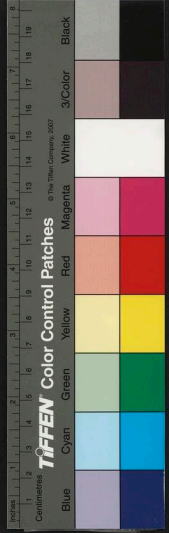
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原注劉向顧子曰昔梁丘據之諫

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

丘之佞于今不絕原注顧夷義訓梁丘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謬

國系已

七



矣。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爲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僞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弑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孫邠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父曰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簡子在魯。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悖哉。張睢陽責尹子奇。閩云。尹子奇。校通鑑當作令狐潮。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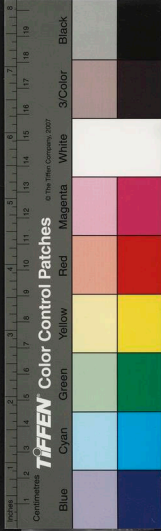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畏而能自修者也。雖晉之彊。能違天乎。怠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斯言也。蓋有聞於君子矣。昔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於李斯。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讎。未報則使越爲之謀。以滅吳。



原注見英語韓王成之讎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

君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

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

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矣

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

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

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

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楚冒勃蘇風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蹶

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鶴何云鶴開校作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

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車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原注左與氏作滿

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楚冒勃蘇即申包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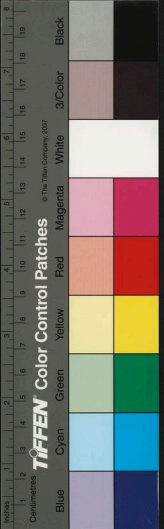
也豈蚡冒之裔楚之同姓歟淮南修務訓云申包胥風糧跣走

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蠟蒙龍屨沙石躓達

膝會蘭重氐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  
死灰顏色黢黑涕液交集以見秦王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  
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馬戍也戍者葉公  
諸梁之父也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其聞包胥  
之風而師法之歟

國朝通志 卷一

七



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何云揚子語

鉅鹿之於趙宣子沐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人至矣商君載甲操戟李林甫重關復壁不亦愚乎何云如費禕者又可戒也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古史官之職

何云周官馮相氏保章氏敘于太史小史之後內史外史之前則其職之相關可知矣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

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為日

官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中

熒惑入斗同修國史李焘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

熒惑犯氏祕書丞蔣繼周言氏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

都進奏院災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

景定後枋臣欲抹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彗星何云景宮中定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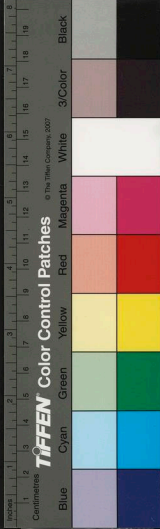
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申地生毛何云咸平八年明年失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叔軌所以哭日食也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楚靈下得天下而辱於乾谿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仲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有大叔儀有母弟鱣

衛獻所以入也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可媮也曰子無謂秦無人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國之存亡

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宮之奇項有范增不



能有其有矣。魏之窺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爲國有人乎。此皆以人爲盛衰也。何云以賈生之言終之深儆時無王導謝安也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爲害教大矣。宗人覺真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葵丘之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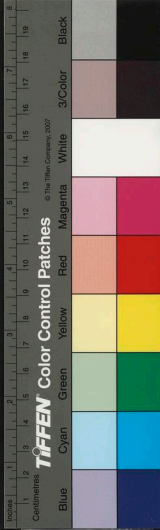
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畧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君子猶有取焉。況吳乎。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莫弘之樂文獻猶存。何云此指趙復姚何云左史倚相撰許衡之徒言之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於是親射父倚相。子朝以前人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長鬐察脈。如善奕觀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郟之後。晉自蕭魚之後。精神景象非昔矣。

請討陳恆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史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



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姒。魯作表。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爾雅云吾那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未故以爲名而字文潛陸務觀云。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

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亦有功於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爲魯詩。

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爲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原注毛詩傳治又以五十矢爲東晉與荀子同。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格君心者必以儉。董仲舒

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弘

正邪雖殊而啓武帝之侈心則一。何云董子乃言不可無制度文章與弘言殊也。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於晉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於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爲懲。宋游爲狂。晉士習

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爲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爲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會于夷儀。而

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篡奪之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宣

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斬祛。羊尹無宇之斷旌。其讎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



救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范軼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書曰人惟求舊何云新謂任未久非驟居執政之謂

也○關云林父從政在本月范軼從政備十日

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蘧子馮是也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益諫文帝曰獨不見人筵乎

劉炫謂國語非正明作原注傳言鄧陵之敗苗貴皇之為楚語云雅子之為與傳不同傳云國語非正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

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原注王荆公以為六國時人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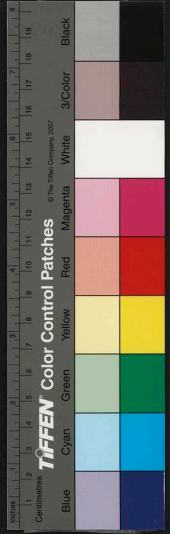
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原注鄭漁仲云左氏世為楚史

司馬公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關云按黃楚筆書出極辨以左氏為楚人之非蓋均數言楚之筆辭意開多與晉而抑楚是也

臧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犁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貫送州犁于荆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原注通繼取此戰國策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知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



為輔氏原注韓非子國公更其族知過即智果也二說之先後不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通者驢離而遠者距違原注注驢也離畔也伍舉

所謂驢離屈平所謂離驢皆楚言也揚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

合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原注襄三十年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相

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

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為公子圍以鞅為武之子皆誤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

公孫僑原注子產之子始為國民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鄭語依味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

伯曰華君之士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

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

之誤原注按下文前華後河則上文當作華何云明道本前華後河

晉語賈驪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

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將西

見趙簡子聞賈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云鳴犢犢字通鑑外

記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賈驪對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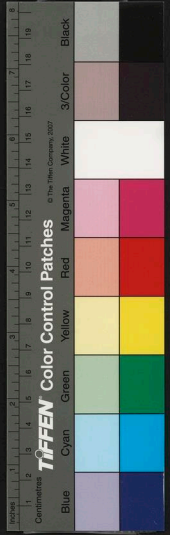
誤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

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

法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太叔九言論語一言蔽之曰思無邪





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

綱云按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志是古以一字為一言不為非又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是論語已有兩例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為普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真交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于五星之聚并置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宋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襄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合同錄其制一也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詎一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

力何云杜有道妻嚴氏與有逆從子預書云忍辱至三公

內有疑妻之妾此官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諗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齊桓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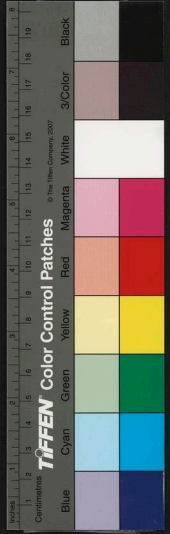
宋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

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綱云按與論衡不同王氏所擇精矣

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祖禮也仲尼使輿是禮也以



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今俗語云一匝淮南子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原注文子作數集注維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原注俗語出於此

或以益為皐陶之子列女傳孳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皐陶之子伯益也原注李也為李忠訓禮云孳子贊禹甘生相泰舉與皐陶林少穎謂伯益即伯翳其後為秦滅文仲聞六夢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使皐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原注列子庭堅問而志之服虔注即庭堅也

嫫不恤緯齊女有禮漆室女憂君況委質為臣者原注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

魯監門之女嬰昔婦投紼復其夫之繻而不可為訓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何云婦以夫為天不謂厚齋固言之須詳為注釋本末晉武帝去州郡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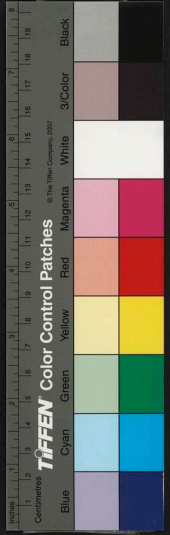
備其害皆見於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何云厚齋蓋傷宋初防範鎮尾大之禍創其兵權卒也外患疊乘莫之能禦也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鄭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鄭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魯仲晉有晉臣原注見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原注鄭滿仲曰世本公子諸玉皆皆本左傳何云觀滿仲此論則世本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程子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雖上七節不亡也

同書已用 卷六



莊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

黃池之會王孫維曰必會而先之吳晉爭先維之謀也然不能救

吳之亡故呂氏春秋曰吳王夫差築於王孫維太宰嚭然則維

亦嚭之流耳圖云抄本雜作駱合於越絕書○何云案明道二年所刊國語亦作維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考之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

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則可

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

無請已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繙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

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於晏嬰和田

之治僅及於侵小師保固如是乎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唐

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

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原注夏有典胤商云成憲周云舊章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

致堂曰天子以克己復禮為仁非指克己復禮即仁也晉臣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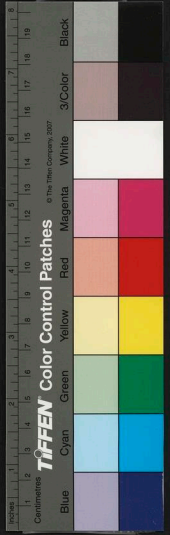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

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原注注大夫夫稱主優

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嗜我原注注大夫夫稱主左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

謂矣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此大夫稱主也齊侯使高張



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爾雅云按周禮主以稱

得氏注云主謂公卿大夫是大夫稱王周之制也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

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

困學紀聞卷之六

後學 汪 扈 技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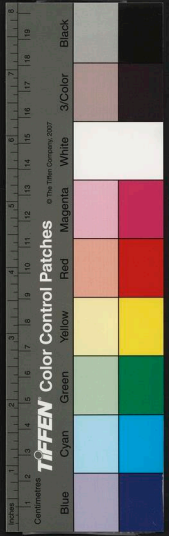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卷之七

公羊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歎公羊氏之傳所謂識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鹽石新論以為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爾雅云按周禮主以稱

得氏注云主謂公卿大夫是大夫稱王周之制也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

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

困學紀聞卷之六

後學 汪 扈 技 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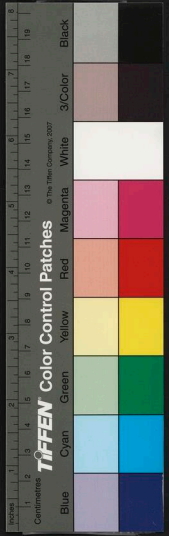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卷之七

公羊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得天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致公羊氏之傳所謂識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鹽石新論以為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錄之誤妄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於隱公也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劓贖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顯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音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

原注殺棠柯盟曹劌公羊作曹子然則決即劌也

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荆軻欲以齊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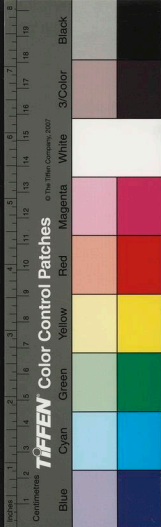
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爲非然朱子序戊午議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子葵丘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爲美非美也孟子以爲盛有激而云何云盛桓公正所以美五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以衛石惡為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孫何忌為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闕云野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為二名者弟尚洽王莽之禁察多耳

云後漢傳如蘇不韋字公先主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楚則邪

用致夫人公羊以為姜氏譏以妾為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彪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義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義城顏注云襄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襄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襄字當從漢志作襄原注音初為反襄差也與左氏合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何云化我何云樵之何云漱

澆何云筍將何云踰為何云詐戰何云往黨何云往殆何云于

諸何云累何云悵何云如何云昉何云培何云脰何云之類是

也何云按化我行過無禮謂之化則我字非齊語筍將齊魯名竹筍曰頭不與下將字連頭為頭環也不與下為字連詐戰詐卒也不與下戰字連往黨黨所也不與上往字連往殆殆

疑也不與上往字連與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麴麴曰媒何云媒疾為戚何云麋為獐何云漚曰淩何云椎為終葵何云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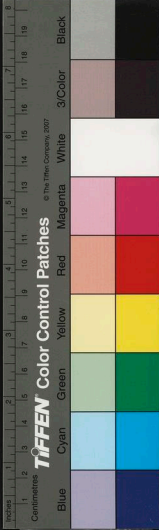
推何云手足擊為駮何云全菹為芋何云祭為墮何云題肩謂擊

征何云滑曰灑何云相絞許為掉磨何云無髮為禿褐何云明棟

為相何云殷聲如衣何云祈之言是何云之類是也方言之異

如此則書之誥誓其可彊通哉

文公二年公子遂知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





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  
 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  
 之正也左氏以為禮以為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嘉  
 好之事通於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  
 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  
 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  
 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為巧飾經傳以附人情原注預但知春秋  
 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

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孝經序襲其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

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

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

正中冀州曰中土闕云按陸形訓少室太室在冀州秦族訓周既失道則以  
 天下之大畏于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道說

秦自殺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

止齋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闕云按傳二十五  
 年秦因楚申公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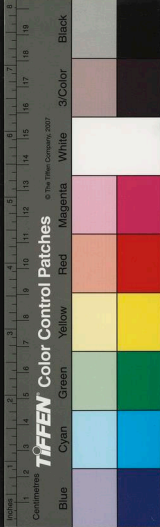
克以歸三十三年有般少放使鬪克  
 歸楚求成此秦楚修好之始事也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趙涉遮說條侯繫

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何云李文節平澤  
 潞顯採用杜牧之

說而反出  
 之于黃州

肇者自不月凡伯宗  
 未嘗豫也善董公  
 趙涉武魯仲連之說  
 欣未便丁美之居相



隱九年侯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於史者漢有所忠原注食貨郊祀志石慶司馬相如傳後漢有所輔原注獨行劉茂傳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暈揆柔瀨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則俠之氏爲所非也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滅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曰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國云被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生公穀歲已酉宋王在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難實不通歷法近黃太清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

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雜泌路史腹合亦推以歷數爲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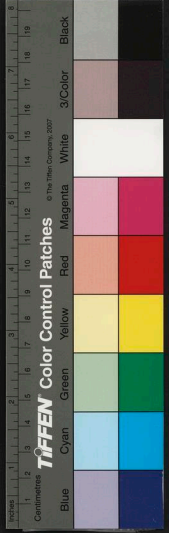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明何定應元年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

脈何定應十四年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欺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會是以爲禮乎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鬼符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



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某或作△出穀梁注鄧△地

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椒何云不顏藝文志注云名喜○闕云趙氏損益義云名赤見風俗通名椒字元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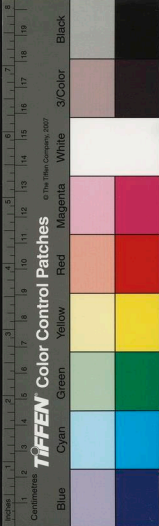
阮孝敘世錄秦孝公時人今校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

穀梁子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原注漢書但云為學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

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間乃此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宋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於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盡微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焯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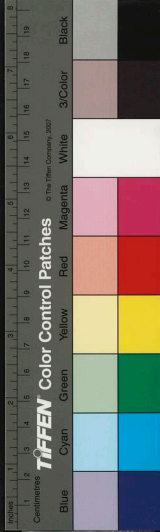
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閒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殯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君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爲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述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商爲起子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註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



能服也

原注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請字○關云按此尤與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言錯問因引證合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未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情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

原注邵子之言見觀物篇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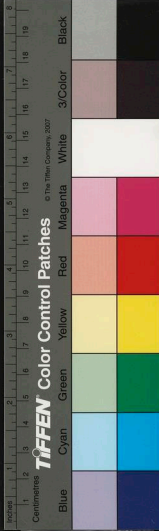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棠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絮無申棠之欲亦以根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

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卽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圖云至明嘉靖九年始存根去黨以合論語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遂盛碑以爲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擊之始鄭康成謂魯大師之名大師擊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督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大師擊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南本紀紂世抱樂器而奔者



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談合兩事為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何云洋洋盈耳蓋所謂吾侪及見之者也當以孔注為正

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何云老聃之生在彭祖之後不應反居其上故朱子定從包咸之說龜山曰老氏以

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宋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

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

子引黃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

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

禮或以證舊聞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

有啓發非以為師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

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原注鹿邑屬亳縣○圖云核宋地理志毫縣當作亳州

不啻晝夜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

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啻晝夜謂曉夕不息

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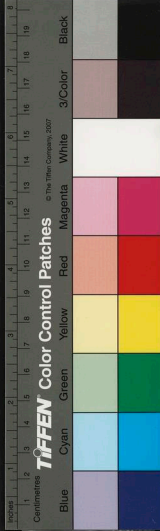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

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則周

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未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禍，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裴晉公准西賓佐李宗閔與焉。

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淵

何云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

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

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綉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為下音。

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核儀禮疏古緇紵二字並行，緇布之

緇本字不誤。紵帛之紵多誤為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

以才為聲。原注釋文純側其反，依字從糸，才，詩行密箋，紵帛釋文云：紵音緇，依字求旁，才後人以才為屯，因作純。又半詩箋云：王妻紵衣，儀禮純衣

釋文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絲也，取說文。

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為纁，五

入為緇，七入為緇，緇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為纁，禮練衣黃裏

纁，練冠麻衣，纁練蓋孔氏誤。以緇為纁，則緇不可為近喪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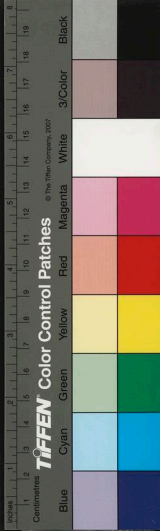
集注謂緇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原注正義曰：一入為纁，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緇飾衣，似讀緇

為纁，當以右林之說為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謂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

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得于

中，極天承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舍文嘉有三綱之



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上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

原注與太極圖說同○何云周子蓋用其語爾其云日進故動亦名理也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曰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齊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

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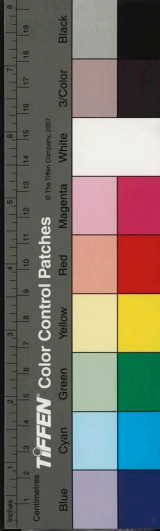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卽葉公所云也

原注教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呂氏春秋以爲人姓名妄也○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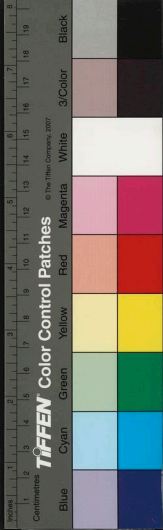
屬者字於下則呂覽末始以爲人姓名致掌自誤也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字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







道問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原注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為賢也讀此章者當以韋昭之言參觀

之論陶侃

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知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棧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知何云棧又云夏侯淵虎步關石所向無前孔子所謂吾與俱無知也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原注謂四產得

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周書武寤篇圓云當作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皆

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周之言攷

之當在文武時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穆伯之子以惠叔

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章原注致室取獻說而不辨其誤○圖云穆伯即公孫放乃孟獻子之祖獻子父文伯

名敬叔服所謂敬也食子桓惠叔名雖公孫放次子叔服所謂難也收子者至惠伯為叔仲氏父公孫茲祖叔牙與惠叔從祖昆弟小功服非一人也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

且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原注孔學並稱始於戰國之七十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

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比比孔子何云孔子我則異於論語與逸民也豈得朱張同乎顧注尤無稽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言身

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

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原注黃宗問陳豨年墨允

墨君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

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為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蓑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鶴之高翔玉雪之不汙視世俗徇利亡恥饜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捨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爲此說朱文公集註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爲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筮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怒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種原注五等謂此就是○何云五等誤矣不主皮包當作何

解馬融因心爲兩手即左傳度德量力之義不強人以所難也何敏爾等豈爲字不可證爲手替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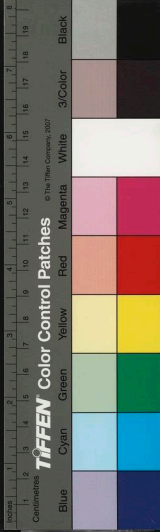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

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原注用樂記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畧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下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



濟澮之閒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子居河濟之閒則曼卿謂  
首陽在蒲為得其實原注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

水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為學之有本

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

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何云錯會不和義門作何解夫格者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繫齋見象山

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天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

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

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原注經禮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蛇見寢石以為伏虎視汨其心

也聞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莠蒿莫辨心感其視也吳筠心目  
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  
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  
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

而士言之於是有欲巽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

盛士亦有言責也何三代之士在後世斯一命之小臣也方為秀民而以言責自任是侵官矣此漢宋太學諸生析理不精過乎中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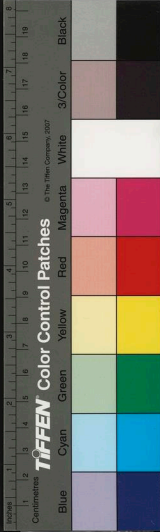
知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原注之西二

以大學所上書求余跋語夢中作此節而識之何云尚室補似謂陳宜中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

裳者謂深衣何云集註用其餘若三字尤該括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原注集解不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集註用  
鄭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正義蘇州南  
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子羽乃武城人不知何以居楚

韓非曰李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眾爲長溝子路以其  
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  
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言未卒而  
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  
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雖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  
夫子去魯之一事也

原注汝左氏傳  
邱綏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  
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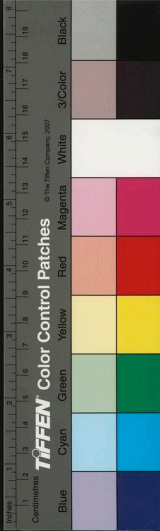
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  
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  
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註獨取審富貴安貧賤之語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蒿飛戾天魚躍于  
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  
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  
之下愚謂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原注王元澤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

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原注商君傳

集註選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左氏傳甯殖

當為甯喜何云出獻公孫林父甯殖皆為之弑烈而獻公復入則甯喜一人之為然亦殖之遺謀也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

之事相類恐是一事原注王即卒叔敖死莊王時必無三去之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五足以為史而不足以

為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

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

者七十應是十七之歲

選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

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

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置字子象史

記索隱以為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

人與原注按檀弓明著縣子之名曰瑛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荀子法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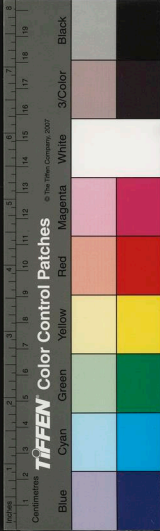
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原注非以狂狷為譏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

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

談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簞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則曰



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

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原注蓋卽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者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原注釋文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

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七記必爲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原注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列于貨殖傳以論語一言而

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此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成己成物體用本末備

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卽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

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何云心易放何尚非本病

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而無虞翻



注原注有虞象佑  
東晉處士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止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止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爲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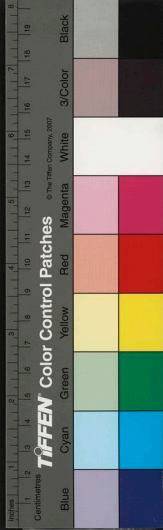
### 取荆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  
以五字入  
經文非也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與孝經稍異

彭忠肅何子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爲五致錄  
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於此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為世所疑鄭氏

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

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三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原注慈湖顧鑑棠齋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賢者行於不敢

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原注見東漢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

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愚

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何云

屈膝於王世充勳體辱親也  
至矣安能讀此一卷書哉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勸孝文曰侍郎王

公原注蓋梅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

能奉親即是奉佛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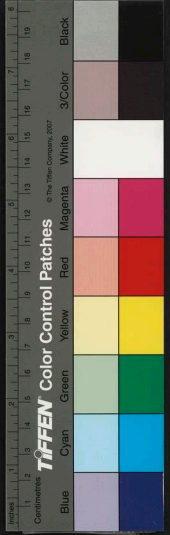
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原注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

豐祀之義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為孝

之終也會子戰兢知免而易簣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難

也



NATIONAL



困學紀聞卷之七

後學 汪屋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八

孟子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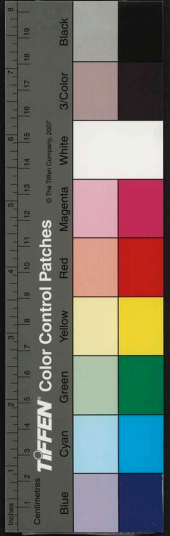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荅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何云章指二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

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

不解于位為河酌原注吳才老書禪傳臣辯誤以管侯重耳為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困學紀聞卷之七

後學 汪屋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八

孟子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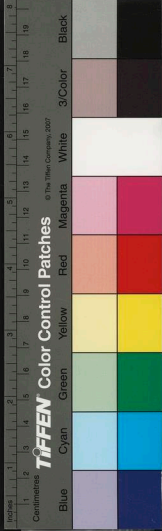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荅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何云章指二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

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

不解于位為河酌原注吳才老書禪傳臣辯誤以管侯重耳為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致字理足

因序系聞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假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

放踵原注注無致至也三字○何云孫宣公作音義時所見之本已作放踵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

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國志今晏子春秋無李古甫所引語○齊云輝按此則晏子春秋非完善矣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

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

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校趙氏注古記世本滕國有考公廙元公弘即定公

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越謂邦國之志若

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眾樂樂愚

攻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雅南郭處士吹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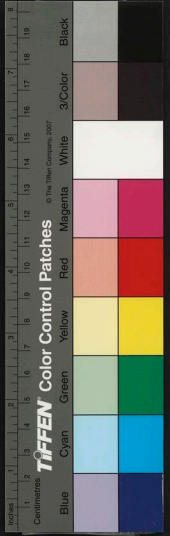
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如注則四事仍是三  
王既思畫之則可  
不言施矣周公著  
周禮以春夏秋冬  
各官乃治太平之  
要事也大傳亦可  
厚非

國志記周

卷八

二



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  
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  
人乎此即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  
景差當以孟子為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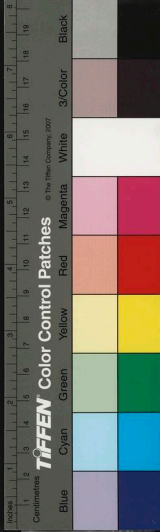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  
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立明作傳以授曾申原注曾西之  
學於此可攷楚鬬宜  
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鄧輝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思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賦與  
今孟子語小異文選注  
此小異今考徐家彙刊古必引全  
講序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愚按書  
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

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  
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馬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  
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  
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孝悌之  
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秦所以敗恥尚失所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  
旌旗與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  
為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為



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周云校魏無北地郡當作上郡正義文郡

五縣即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於秦事在五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幾七百里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

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原注為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

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畧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

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

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

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闕說言術數何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茅宗師大禹而晏嬰史記儒

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以其

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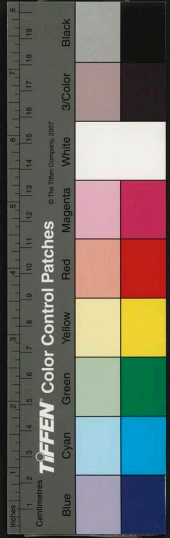
見闕說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闕說

林傳流如田子方段干木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徒故曰子夏之學有

田子方田子方傳坐靈爰後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為真人為天人正莊周所宗尚蓋爰

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處夫材與



不材之閒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原注楊朱書 惟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

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

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何言各有當董子不過 謂自治宜敵人不求備耳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

記楚世家有鄒費鄒季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何云 乃指 指本心為仁也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梭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

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為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大過

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證

孟子字未聞何云趙氏 題辭云然孔叢子云子專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

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原注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 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一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

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宋文公謂邵

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何云偽疏直取宣公首義之序 稍削數語豈有為之正義體大

方跟反僅同附贅者乎其人蓋免國塾師之下者議論多依附王氏新學熙寧以後

人也○今刊本趙岐注非全文偽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絕趙

注為之毛斧季從真定梁相公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一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氏之舊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CONGRESS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僿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何云卿集注中語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國云案孟子自云學孔子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萑稗楊墨五

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三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

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為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CONGRESS

曰民為貴原注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為湯武哉蓋楚漢開秦桀之餘論也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痲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闢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嘆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入時為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

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

日無漸長之理而表充言之漢文何云改後元隋文何云改生諱皆以是改元

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

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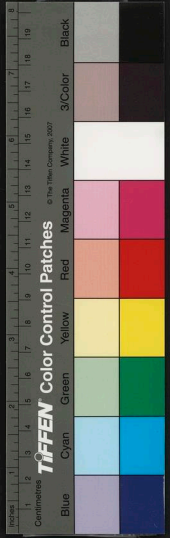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

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

此正人心之原本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

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IL



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冷冷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

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文字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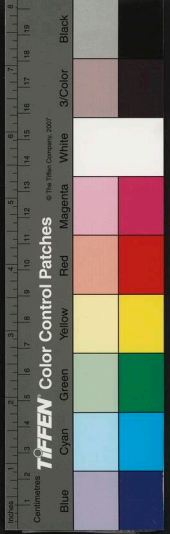
闕云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

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意一也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利與善之閒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

古人引書違其義而已矣何必盡同



因是糾民 卷八  
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楊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

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

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國云：棲真西山，隸亦云臣。

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篇，道家之言豈如玩辭高之胡語。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

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

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

法，此即許行所爲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

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爲不

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

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

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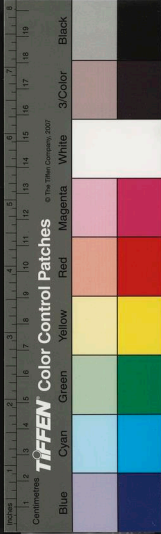
蜡，孰謂古制不可行於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有求於

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

見人有求爲非。

宿於畫水。經注云：畫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澣中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俗以澧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澧原注或云當作黃後漢耿弇進軍畫中史記畫邑人王囑通鑑

邑作畫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方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闕云

鞅四句出杜佑通典為君翰語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突商

所謂仁義不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云

蓋大夫王驪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

其作備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

其作備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

晉之韓趙魏其作備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權道豈知常

平蓋古澠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

謂無常乎乎何云班氏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所自來止齋蓋即據傳贊駁類注耳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會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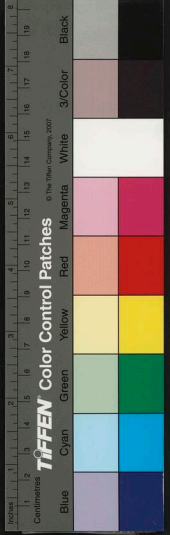
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原注前賢之讀書如此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

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

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廳鼠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爰選注引寶氏家傳以為寶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憑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汎國謂四極汎西極之水也原注附中切

爾雅疏按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固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何云徒脫不字已

皆舍于私也天帝后皇辟公弘廓宏薄介純夏無暈眩販皆大也于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固一實則無

相非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正光照此

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禮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嵐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何云此從周校更考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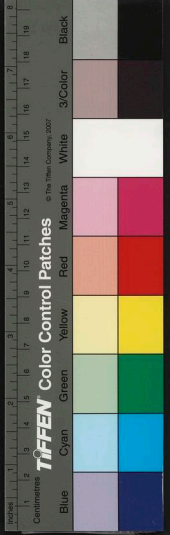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健為文學注二卷一云健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

姪雅施於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

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原注記禮者言猶已之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問云案顏氏家訓云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

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問云案顏氏家訓云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秋祭工部有奇見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先泰已稱昆弟之子為姪見於此

傅負版郭璞注未詳卽柳子所爲作蝨蝮傳者也原注西京賦戎葵懷羊爾雅懷羊璞亦詳曰未

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李

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蔎菽

爾云核蘇秋珠注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菽釋蔎卽上文之蔎獲珠注今繁縷或曰蔎屬草是也字書不見枏橙學者恥一

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檟苦茶注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薺說文茗茶芽也

東坡詩周詩記苦茶若飲出近世爾云茶三國志韋曜傳曜初見禮異或密賜茶芽以當酒茶事見史始此

急就篇注狂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卽此也

終軍之對颺風盧若虛之辯颺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

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蜺人謂讀爾雅不熟田

敏不知日及爾云校木種花朝開暮落故名日及不知日及改爲白及見宋史儒林教本傳學之陋也

唐多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

詩書雅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

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核說文多引王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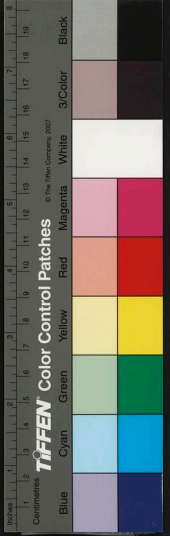
如天屈西北爲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何云育之言大抵多不經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原注大篆小篆刻符蟲書籀篆明書書及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改定古文

時有六書原注古文奇字篆書佐即隸也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

書原注去大篆刻符文書著書加古文奇字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

學童以六體試之原注古文奇字篆書律卽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罽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同

契所謂老翁復丁壯原注宋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董彥遠除正字謝啓何云明董斯狀吹景樂所載與其餘增闕元衡合疏此啓甚詳其疑亦非異書也敘字學涉獵

該洽其畧云殘經不悟於郭亡何云莊子四年本郭序闕文徒存於夏有二年

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何云顏自乖其數書殘武登

頌亂湯齊烏鳥混淆魚魯雜糅增河南之邑為雒滅漢東之國

為階避上則皇不從辛何云說文始皇傳絕下則對因去口何云東說文漢文事聚合

而棘氏微何云東傳據傳足省而疎姓絕何云東傳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

導何云顏氏家訓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為宗何云董疏托史徐通明傳見鄭玄論

曲為之說其何云顏氏家訓丁尾亂真鉤須失實何云物子書立書背而既謬國

僻也皆如此何云顏氏家訓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何云玉藻朝日聽朔注及

正義篆形誤偽何云此與篆形無異誰正雲興之祁祁何云顏氏家訓隸體散亡共守鸞

聲之鉞鉞何云說文鎖定銀錯之名何云金銀借對謂定銀為鎖也事見顏氏家訓又云新刻已改銀字

金根之目知一束二縫之為來何云說文指二首六身之為亥何云顏氏家訓那章

立信救時惟正於罔字何云馬援傳國史傳疑考義其惑於三家何云顏氏家訓傳會九

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何云魏明帝太和中初事

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何云虞翻傳注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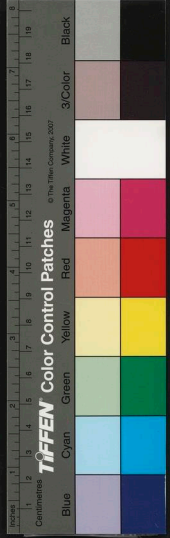
書志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於桑何云顏氏家訓安識門五目何云

足語世何云董仍無確證梁父七十二名家雖具在尉律四十九類何云

未詳董云四十九何云疑作八十九書蓋已亡誤存舟二閒之為航何云顏氏家訓安識門五日之

為閏何云裴九年伐鄭何云裴九注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

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I

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原注今按書序為隸

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恭為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為隸古也○劉孟校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駁其說者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扁

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夾深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詛楚文以為

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

泰山刻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何云殆至斯而後成遂大行於世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

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

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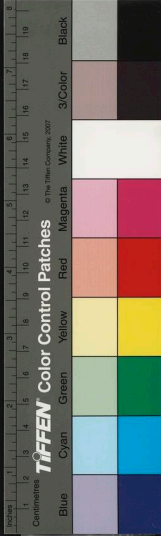
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一字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I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而呂與叔以為邢璣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為弭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為罔曰穆王時伯罔也而與叔以為百古文難攷幾於郢書燕說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斬綽綽眉壽伯碩父鼎銘用所丐百祿眉壽綽綽孟姜敦銘綽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犬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墟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

金石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



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矣何云竹書不可據太率類此

滴木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邇斬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于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秦詛楚邪楚詛秦邪何云其有等語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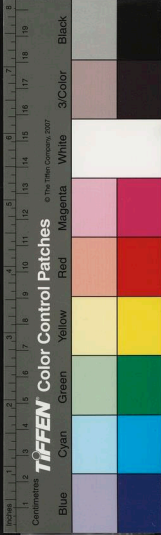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

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雉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即鳳凰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吳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也今攷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原注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為正○何云後漢紀二十字非側注

漢西域傳安思國書革旁行為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爲文辭宜畧識字杜子美曰讀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爲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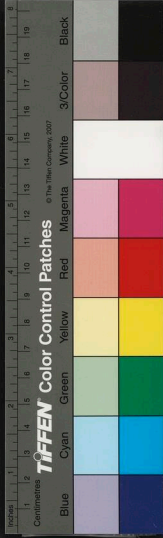
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

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原注庾肩吾云隸書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者程邈造字實真正亦曰真書

八文云杜棻補隸玉篆之傳尤精隸書何云隸書似在八分之前行書似在草書之後郭氏五季人未足據也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瞍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關會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

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關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於此謂關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溱鄭氏曰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圖夾溱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



國家圖書館藏

字或貫數音

原注為摩羅什曰天竺國俗其重文制其官商體韻以入音聲為善凡觀國王必有禮德佛經中傷頌皆其式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漈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

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為聲況之說孫炎

始為反語閩云按音書止為聲況三句出顏氏家訓○何云致古編謂周顒

始有翻切非也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

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書為一或謂廣韻

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

以三十先三十一僊閩云視見吳彩鸞所書唐韻犬第較鶴山亦不合今平聲分上下以一

先二僊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愚攷徐景安樂

書凡宮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

國家圖書館藏

已分上下矣宋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  
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式曰晉曰  
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官商徽羽各為一篇則韻  
分為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若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  
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  
學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何云宋元章云以下當自為一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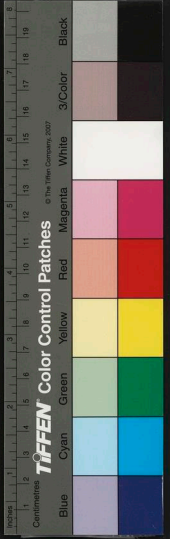
潛虛以萬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原注古文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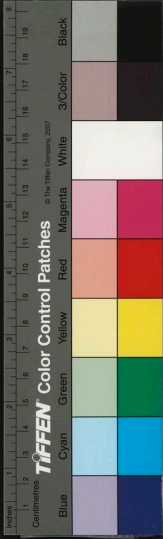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原注見師字有齊歸原注見其遺闕

多矣賁育謂孟賁賁育也廣韻以賁為姓何云姓者音肥古有勇士賁育

謬矣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撫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以





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未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

國云校宋藝文志顏真卿韻海鏡源亦僅十六卷鏡為鑑避吳祖嫌名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云

自營為△背△為公

宋元憲寶託佩觿三篇蘇文忠母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

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墨劉夔因之及國何云及國二字國所校皆字書所

無原甚梁西公記亦然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二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為三

蒼井訓纂為四篇國云校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為定蓋增高所作爰歷篇胡毋歟作博學篇并於字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

慕揚雄作滂喜賈勛作

急就篇沐浴搨城寔合同莊子外物篇皆城可以休老亦作搨城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其原注後如何其凡書之

其字皆點平聲原注攷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開原注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或魏云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原注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為

六藝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原注孔子曰或云七經原注後漢趙

遺相如東受七經原注南史或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原注莊子或以五經五緯

為十經原注南史或云九經原注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

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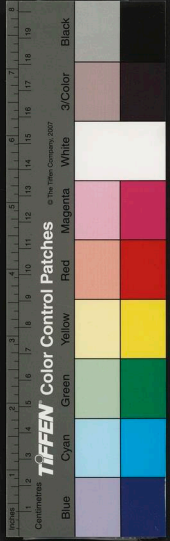
後漢程圃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圃云本傳作五此云一事則合上文則改何云非改也今所見者誤本耳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為博士原注所謂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為博士原注所謂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

雅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圃云按孟子題詩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廣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攷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繪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非歆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耶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原注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說文校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鏡石也何云今關中有石刻五經文字宋時權場中無根木耳舊史紀云開成二年十

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玄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爲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經字樣一卷玄宗時是正訛文乃玄度非參也

皇覽家纂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漆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僞當攷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墨也

虞溥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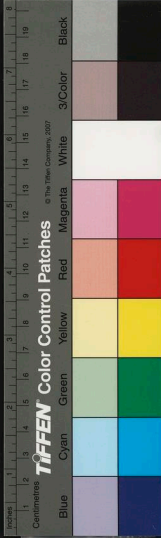
圖云後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語以獎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請

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忠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陸魯望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爲經書春秋實史耳

原注舜皋陶之麻歌五子之歌皆感於畫

則詩藏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胎見陸農師詩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揚子林所為萬

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千篋梁表

峻自為書課日五十紙抱杵子所為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

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中箱中後魏裴漢闕云校後魏書無裴

未益州始有墨板闕云考之册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本文選亦見王明清樞塵錄多術數字學小

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錄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

釋令孔維邢昺釀定頒布

春秋正義傳咸為七經詩王義之為今校藝文類聚初學記載

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闕云校一禮亦謂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

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

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緯何云凡六稽覽圖乾鑿度坤靈

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何云凡五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

命驗運期授詩緯何云凡三推度災汜歷樞舍神務禮緯何云凡三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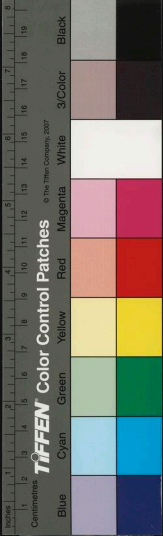
嘉檜命徵斗威儀樂緯何云凡三動聲儀檜耀嘉汁圖徵孝經緯何云凡三援神契鈞命決春秋緯何云凡三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

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舍孽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

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識在七緯之外校李尋有五經六

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內學隋焚其書

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識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識



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

行何云魏書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戊寅詔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至隋而江左之緯書皆盡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愚考之隋志

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

詳實國云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氏疏雖詳亦繁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

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

南名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

可束之高閣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

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

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何云溫公以記論言朱子以為學言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

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原注見後神契是以聖人為巫史也緯書謬

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何云宏謂人乃有此言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

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

之法鄭玄六藝論云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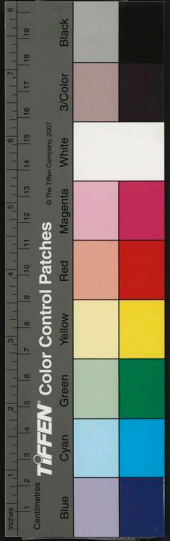
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玄聖素王之

道祥符中謚孔子為玄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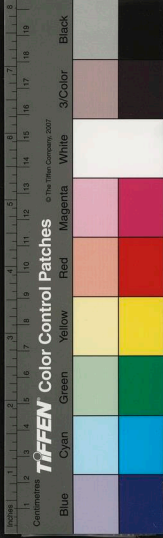
自漢儒至於虞曆閒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何云劉而

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

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閒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國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困學紀聞

卷八

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乘孫游南集校實錄  
元祐五年二月遷英殿開講畢無遺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  
哲宗又嘗申命之講義果始農師矣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  
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  
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  
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何云歐陽公毀周禮何云歐陽公  
疑孟子何云溫公李觀讒書之庸蘇軾黜詩之序何云飛說之不難於議  
經況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  
子仁甫荅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姦言以罔上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大夫肆夏  
三家雅徹而樂亡何云秦誓魯頌孔子存之于經安得謂詩書由此而上哉魯頌猶可曰孔子魯臣不容不存若秦則何所回互是未可輕

于立  
論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  
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困學紀聞卷之八

後學 汪 屋 校刊

困學紀聞

卷八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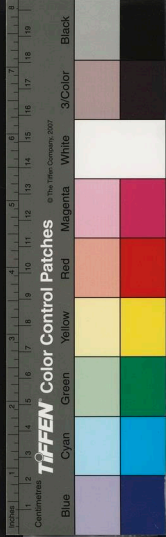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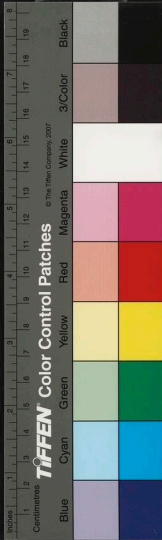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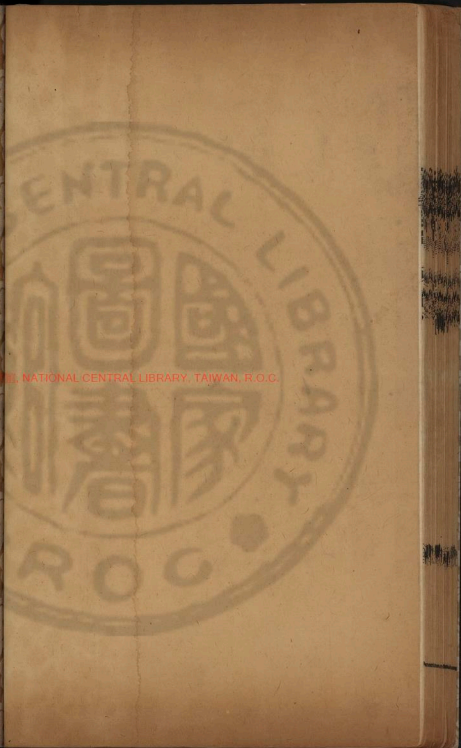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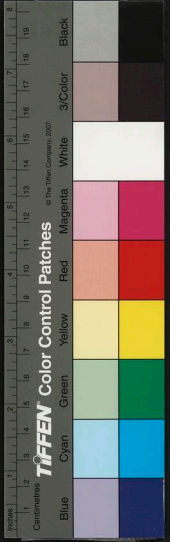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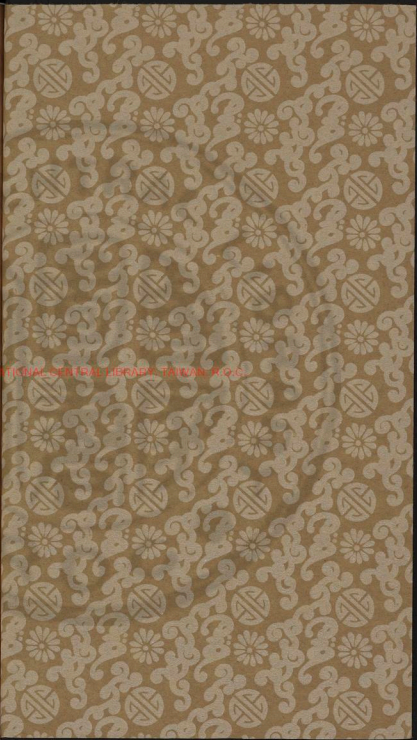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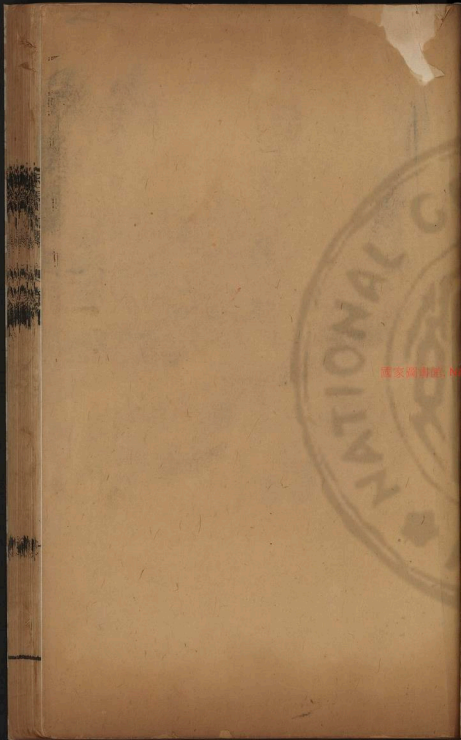


© 2007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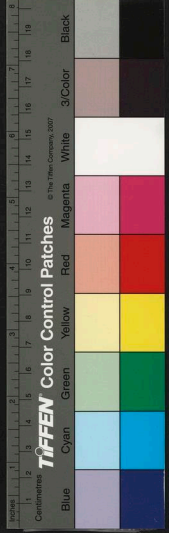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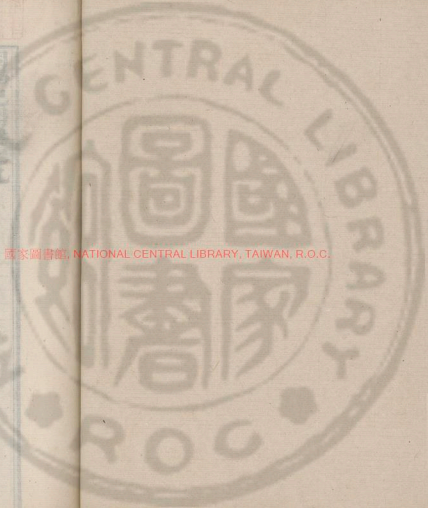


三五曆紀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以爲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  
 極於九周天八十一萬里洛書數驅度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  
 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孝經授神契周天七衡六間相  
 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  
 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百里關令內傳天  
 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  
 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  
 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爲脉論衡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

天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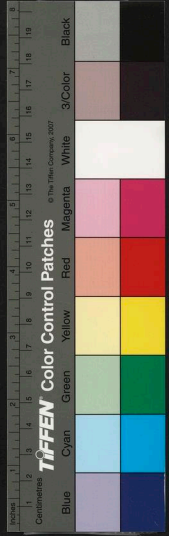
開卷紀元光

卷之二 王正歲 伯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3397 v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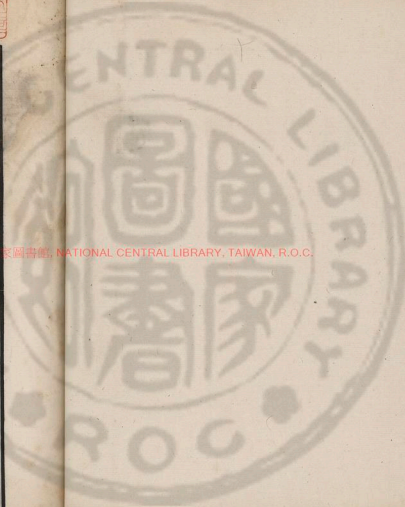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卷之九

天道

三五曆紀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以為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孝經授神契周天七衡六間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關令內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脉論衡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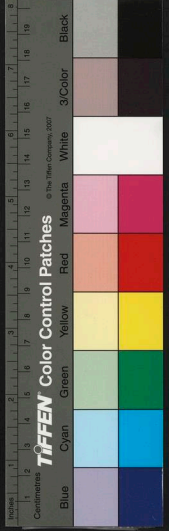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周髀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二萬里周禮疏校考靈耀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廣雅天圍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一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

開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何云句讀未詳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廻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云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一夜之閒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閒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



行九十餘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

地為

何云闕按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尸子云天左舒

而起牽牛地右開而起畢昴

原注爾雅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繫始故謂之星紀

楊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說本於張

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

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為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為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

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市於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義宗之說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曆曰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寸晉魯勝正天論謂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度之一愚謂



天度列為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漢志斗二十六原注四分退一晉志

斗二十六原注四分退一皆有餘分唐一行謂太初歷今赤道星度其

遺法也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

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而沈存中謂二十

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

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同蔡伯靜亦謂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

以赤道為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以是歟原注淮南子天文訓實十

一四分一與漢晉志不同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二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

二十二度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

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補裴胃問董生云正觀三年己丑冬至

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

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曆甲申崇天曆冬至日在

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原注每年不見武經總要

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古曆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太初歷

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歷冬

至日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歷在斗二十一祖沖之云漢初用秦

歷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歷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

晉姜岌以月蝕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

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顯帝歷

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劉智謂黃帝為蓋天顓頊造渾儀春秋文曜鉤謂帝堯時義和立渾儀而本朝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為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闢苞投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闢苞似是人名氏當攷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原注此語蓋出於方氏禮記解觀象賦後魏張淵撰原注見後魏書初學記云宋張鏡非也

大象賦唐志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風之父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

後曰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隋書時君能致之蘭臺坐臥渾儀之下其所論著何止此耶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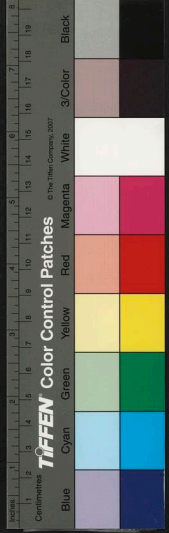
進賢之見譽恥附耳以求達方卷舌以幽居則為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為道士時未有隋志非旁覽不及也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後人因此賦附之非也

步天歌唐志謂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天右拾遺內供奉王希明撰喬令來注二十八舍歌三垣頌五行吟總為一卷鄭漁仲曰

隋有丹元子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王希明纂漢晉志釋之然則王希明丹元子蓋二人也

沈約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將伐殷聚房齊桓將霸聚箕漢高入秦聚東井周漢以王齊以霸襄陵許氏謂恒星不見星隕如雨

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桓將興而天文曠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



後漢永建初李郃上書曰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齟畢大星占有兵

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

殺君如史所言原注天文志注李氏家書按太史公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

尹臯又謂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尹史即尹臯也其占驗

僅見於此趙世家不載何云五條以鈔本補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贊于巫

咸作咸又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又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

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為大臣

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

書為正原注史記正義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陽山上有巫咸巫賢家併識之以廣異聞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帝夢晉此又一巫咸也

莊子言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云傳說奉中閭

之祠注云傳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說為商良相豈為後宮女巫所子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明者也何云祠傳說可對奉

姜嫄

春秋繁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為

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丁鴻曰食封事天不可以不

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其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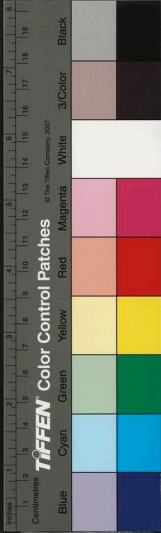
於此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此皆有陰惡見於

稷象志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歷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

四學已開



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此況日食乎。

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何云圓較王冰當作殊映古屬字注云上古世

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

九星謂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

標而為始遁甲式法今猶用焉楚辭劉向九嘆云訊九魁音祝

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

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

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

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

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

星之外恐誤原注徐整長曆曰北斗七星開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一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王介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云緯星陰中之陽經

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

中有陰陰中有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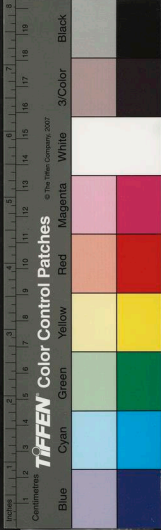
顏之推歸心篇孔毅父星說皆倣屈子天問之意然天問不若莊

子天運之簡妙巫咸祓之言不對之對過柳子天對矣原注補之擬天問也

御覽

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即河鼓也吳音訛而然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風也折揚奔厲天之怒風也原注見御覽



覽周官小祝寧風旱漢代田之法能風與旱此昌黎所以訟風伯也

太平御覽以五色雲刻於咎徵宋景平元年有雲五色如錦而徐羨之廢帝韓魏公五色雲見之事不見於國史疑家傳之增飾也何云此條從闕氏所得鈔本增

龍城錄月落參橫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忘寢與浴龍城錄語本此而未嘗

考參星見之時也何云元本龍城一條不連刻前空三行天經紹興三十年王及甫上關云及甫同州進士朱文公謂類集古今言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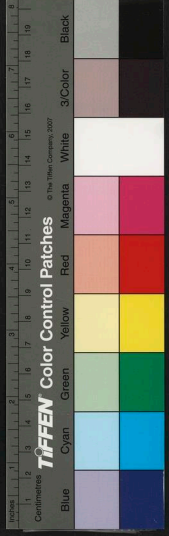
極為該備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堯典舉四

時之正以午為中月令舉十二時之中以未為中原注以火星論之言曰未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為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甲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驚者畢謂星亦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於未也宋子日堯時昏日星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

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等字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

凡星皆出辰後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亦為十二辰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原注謂正義何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著雅箕斗井壁四星原注謂正義何正義唐天文志咸通中熒惑鎮太白辰星聚於畢昴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衰世之政其怪如此是謂人妖何以弭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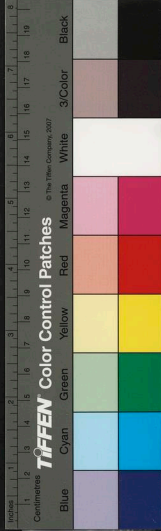
月令凡二讎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右行季春之中  
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  
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  
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變理  
於下是爲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寧讎  
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

唐天文志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東京記宣德門前天街西  
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主遯事霍  
山神築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爲名

歷數

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  
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此爲甲寅之歲大事記解題按通  
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當考愚按大衍曆議云  
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  
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泰顓頊曆元起乙卯漢  
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  
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原注其說可  
以補解題之

大衍曆議曰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庚申  
元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按漢志魯釐公  
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爲壬子隋志春秋緯命曆序



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則緯與殷曆同故劉洪曰  
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卽命曆序所謂孔子脩春秋用殷曆也晉  
志姜爰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春秋分記曰周正皆建子  
也今推之曆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  
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後  
建子間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異尚也曆亂而不之正也  
曆有小曆有大曆唐曹士爲七曜符天曆一云合元萬分曆本天  
竺曆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爲曆元雨水爲歲首世謂之小曆行  
於民間石晉調元曆用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曆削去符天之學  
爲欽天曆

劉洪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劉洪曰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

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李文簡何云以爲至論

蕺莢謂之歷草田俵子曰堯爲天子蕺莢生於庭爲帝成歷而大

戴明堂篇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

落終而復始原注唐律賦有朱草合規古有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

爲一月有閏十三葉原注平風閏月表用梧桐之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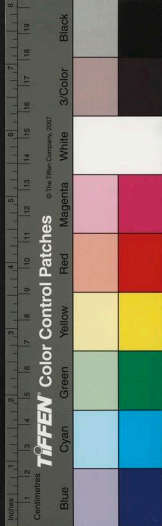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

衆同契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

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

六日日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

乙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已虞與魏伯陽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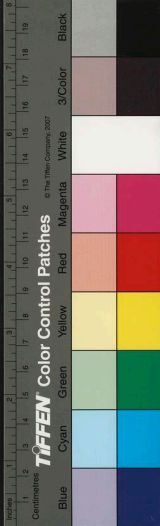


稽人其傳蓋有所自漢上朱氏云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戌丙三者得於乾辛已丁三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九天九地之說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卦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為一周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楊退脩謂五運六氣運之者惟王冰然遷變行度

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為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為鳥屬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為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雞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謂云按獨不及辰之禽龍說文亦謂巳為蛇象形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堯而  
 上六闕逢無紀致堂云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  
 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蓋茫誕之說劉道  
 原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撮說不  
 同三統歷次夏商西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歷差異况開闢之初  
 乎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畧見於釋氏之長合經何公此統秦  
 時妖僧妄造  
 其可據乎宏詞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人之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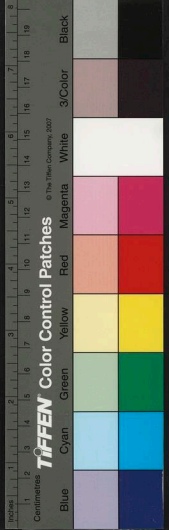
以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原  
 注  
半斯經  
 本梵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曆晁氏謂泠州鳩曰武王伐殷  
 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樞五星  
 之術其來尚矣何五氏推步  
 非占驗也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辰安在論命之說也傳云不  
 利子商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

凶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晝晝夜爲一百刻六十分刻  
 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攷五代  
 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  
 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  
何云十二時占九十六刻餘四刻破爲二百二  
 十四分故各得八刻二十分也一時凡五百分四刻十分爲正前十分四  
 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爲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  
 史於六十分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何云核其史記馬  
 重績傳正有八刻

二字則王氏所見  
 本不如今本矣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閔與四維甄鸞注藝經曰捐閔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徐援稱捐閔是奇兩之術御覽引藝經作捐閔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已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四維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玄揚子謂之太玄石林謂太玄皆老子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之為九故九而九之為八十一章太玄以一玄為三方自是為九而積之為八十一首

原注金樓經楊泉有太元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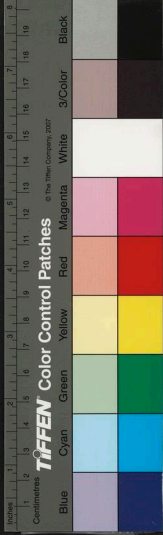
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温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

極之動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背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乎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何云傳會一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狻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爾雅云棗有十二天寒終句不宜漏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盤洲於閏十一月用中榆立閏蓋出於此

國史志云曆為筭本治曆之善積筭遠其驗難而差遲治曆之不善積筭近其驗易而差亦速曆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幽詩於十月曰為改歲周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

原注曰為改歲用周正何以卒歲乃夏正



困學紀聞卷之九

後學汪 扈 校刊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s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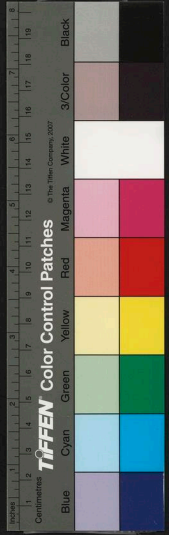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卷之十

凌儀 王應麟 伯厚

地理

國云萬斯同李野農謂余云撰一統志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子  
 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即開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統志誇多泛濫令人厭  
 觀乃惜善書身存體要荷其人其事無關地理不容闕入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  
 者在辨區域後因革如要案登風土李弘憲云飾州那而敘人物因工莫而徵鬼神  
 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正輿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述  
 如此若南軒論修誌不可不載人物典刑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此點綴  
 郡邑志則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又云地理東至某地若干里南  
 至某地若干里西至某地若干里北至某地若干里謂之四至東南到某地若干里  
 西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北到某地若干里東北到某地若干里謂之八到惟杜氏通  
 典條刻本宛然具存若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繕寫本多譌或原有不備者矣○  
 又云古書中言地理者果東可以該南舉西可以該北非若東之與西南之與北概  
 然不相通也如此乃觸處無疑○何云通舉  
 四至郡縣志詳入到寰宇記仍李弘憲之例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  
 禹本紀者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困學紀聞卷之九

後學汪 扈 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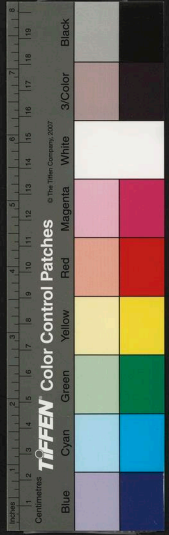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section.

困學紀聞卷之十

凌儀 王應麟 伯厚

**地理** 閩云萬斯同李野農謂余云撰一統志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于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即開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統志誇多泛濫令人厭觀乃惜善書身存體要荷其人其事無關地理不容闕入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後因革如要案登風土李弘憲云歸州那而敘人物因工墓而敘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正輿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漢述如此若南軒論修誌不可不載人物典刑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此點綴郡邑志則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又云地理東至某地若干里南至某地若干里西至某地若干里北至某地若干里謂之四至東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北到某地若干里東北到某地若干里謂之八到惟杜氏通典條列未宛然具存若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繕寫本多譌或原有不備者矣○又云古書中言地理者果東可以該南學西可以該北非若東之與西南之與北截然不相通也知此乃觸處無疑○何云通輿舉四至郡縣志詳入到寰宇記仍李弘憲之例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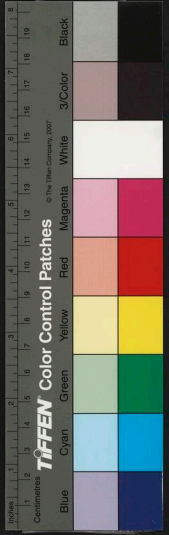
鹽鐵論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十分之一名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絕陵陸不通乃爲一州有大瀛海圍其外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朝萬國文學曰鄒衍怪說繁惑諸侯秦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愚謂秦皇窮兵胡與流毒天下鄒衍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害如此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饑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圻秦之水汨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管子齊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枯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杜牧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管子云周官屢言天下土地之圖九州之圖及地圖再則曰秦地圖書故燕何人咸陽收丞相御史圖書藏之審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此圖書也晉裴秀曰周秦地圖祕書治絕僅有漢氏及活地諸雜圖粗具形似不爲精審於是作禹貢地域圖今亦不可得見矣見者元進士朱思本與圖所謂蓋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方者明人轉相增竄名以已圖漸失其本真獨計里數方之法猶遵若玉律愚謂亦自唐賈耽來也舊書云其合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隋宇文愷曰裴秀與地以二寸爲千里何云元稹集有述西北地圖文字朱子集音釋中亦有之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河一貝正一深川李垂導河書曰東爲深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正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深川其一則漢使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堯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管子按九州之深川禹厥





一渠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圖云按齊郡賦海旁出爲勃石之海亦名勃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共維首在龍

不獨今天津衛之海名勃碣石之海亦名勃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共維首在龍

蔡氏禹貢傳曰烏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

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城志建隆

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爲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宋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

平縣按輿地廣記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爲雍王所都之廢立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

晡余身兮九陽

宋文公謂漢之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地其說明矣

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爲九江亭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爲洞庭本於水經而胡晁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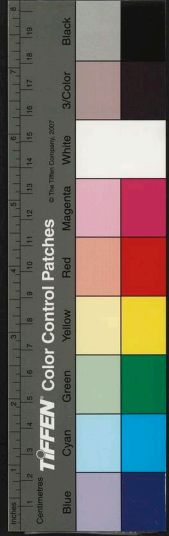
氏因之

國語注姑蔑今太湖當作大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當作

泱口蓋傳爲之誤原注唐盧潘引地理志浙江出彭縣南率山東入海今漢志云鬱夷中

戰國策田單爲棧道木開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非但蜀有棧

閣也圖云按淮南本經訓延樓棧道即宮室亦有之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爲濟陰高魚非也左氏昭十三年傳  
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記漢武帝置

郡既而罷之愚按黃霸傳入穀沈黎郡後漢祚都夷傳武帝所

開以爲祚都縣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爲西

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再駝夷傳

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爲北

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原注宣帝紀地節三年十一月省汶山郡并蜀

荀卿爲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誠齋延陵懷古有

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陵爲楚之蘭陵也古靈何云詩亦談

蘭云按魏地形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荀卿冢與史記卒因葬蘭陵合

文中子曰銅川府君原注歷爲銅川令阮氏注上黨有銅鞮縣舊名縣龔氏

問人注隋初置銅川縣今忻州秀容是愚考隋地理志定襄舊名縣

始發秀容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忻州舊名縣

注是也

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虎牢西魏始

改華州爲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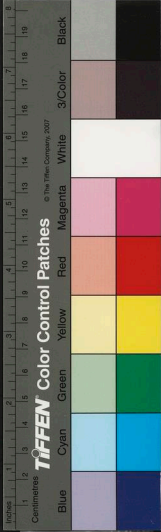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關云按鄭注檀弓西河云龍門至華陰之地水經鄭注屢

言于夏石室正在其地與宋汾州無涉宋汾州治西河縣即今更名汾陽縣非子夏設教地也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尤奇峻可以

參觀

地理志禹貢桐栢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關



陵似當入海禹貢集解云淮陵晉猶存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

作浦在楚州界愚攷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原注漢屬臨淮後漢屬

陵輿地廣記泗州招信縣本淮陵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

濟陰郡今核漢晉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陵縣而淮

陵郡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陵也原注廣記漢睢陵故

字記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二十五里然則禹貢解以淮陵

在楚州非也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臨

淄有服官說苑墨子曰錦繡綺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

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錫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俗之

侈蓋自景公始

瑁邪郡靈門懸壺山涪水所出原注元次山名涪溪亦有所本非

自造此字也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原注河渠書以引漳出吕氏春秋先識覽以

賢合為聖合烏鹵為斤鹵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宛西通武關而

無鄖關鄖當為洵洵水上有關在九州洵陽縣愚核漢志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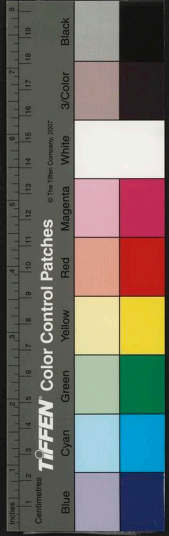
郡長利縣有鄖關長利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失

之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而周不知封建之效也唐以

幽鎮扞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之患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

弱則夷狄之禍烈矣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伐高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士為漢武求仙之處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其說本揚雄蜀記愚謂岷嶓載于禹貢庸蜀見于牧誓非至秦始通也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長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疑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

分漢中立魏興郡

圖云按王稚水經序於立魏興郡下有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者三國以後人所為也一段似王氏原文刊本鈔本皆遺特補於此

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

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

以為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

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按前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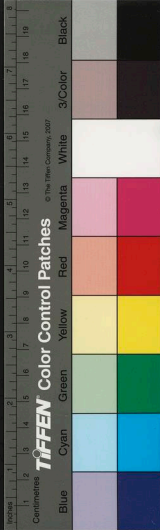
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

帝時人意者欽為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

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

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

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通典



又謂景純注解陳略多迂怪今郭注不傳

謂云按漢地理志班固自注引陳略者也是欽通

地理學有撰者故後人以水經歸之歟至作郭璞撰可一言以折曰璞注山海經那水經者入此豈經出璞手歟○何云按地理志引桑欽言者六故遼郡效葭下乃小顏注也玉海第二十卷并載之故闕文亦誤作七○又云歐陽元功水經補正序云近代宇文氏以為經傳相滯者此說近之也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祿閣青黎杖皆王嘉拾遺記譎誕

之說程泰之謂黃圖蓋唐人增續成之○原注水經注引黃圖今本所無

有訂正三輔黃圖

殷雲小說云蒞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

素問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

漢表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龍殿名惟見

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寔曰嘉德注九龍本周

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

九龍門內非但見於此碑也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舉兵至后所寢

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程泰之雅錄乃謂長安宮

殿誤矣

馮衍賦云皋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水經注引

墨子曰舜漁濮澤今墨子尚賢篇曰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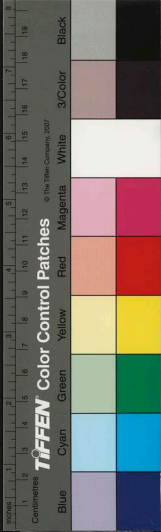
陽服字疑即濮字

漢王嘉傳為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城按漢無宣城郡南陵

縣原注宣城縣屬丹陽郡○何云其文云南陵漢太后陵耳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置顏注不攷地

理志何邪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為雍州之山晁氏謂冀州之呂梁



狐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

原注宋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明白  
○闕云按朱子不甚分明之言最精

賈誼書曰所為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渡路壯闊其詞奇麗超絕翰墨畦徑可以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大雷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

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一步

原注積雨為池謂之雷池東人於江濱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

余仕於吳郡謂云在吳郡乃淳祐登第嘗見長洲宰其圃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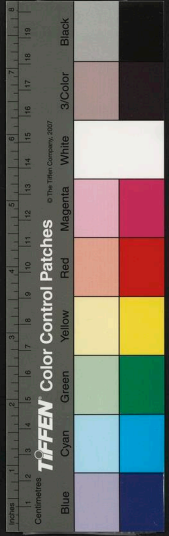
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枝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為吳苑韋昭以為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它有所據乎曰隋虞綽撰長洲

玉鏡蓋煬帝在江都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原注元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宋足據也當從郡國志○闕云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蓋取越絕書吳越春秋走大長洲之文以名縣亦非鑿空文漢王莽傳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洲此則與元和志所云長洲苑同指在蘇州者而言非東陽縣也果屬東陽不得冠以會稽古人文字容

殺胡林在彘城縣原注唐屬趙州後屬重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狐因以名之隋牛弘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梁普通六年置取

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隋唐志通典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奇章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何云疑曾子之書已亡後人探大戴禮記僞爲之今世所傳視漢亡八篇矣子

篇見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宋文公云所記雖或甚疎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太史公序歷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開

不容翫忽出曾子天圓章原注曾子云其開不容翫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述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

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乎闕云按言苟變事出孔叢子自不足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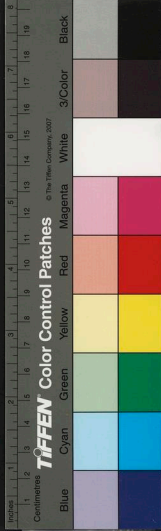
家語荀子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韓詩外傳說苑皆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晉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爲是爾云案前史祖沖之傳亦云通欹器歟竟陵王子良與周廟不異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

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核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

胡文定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態欲施之韓詩外傳云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布子卿曰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正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旣斂而桴布器而祭願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



人固以止爲欲當之者也。正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何云韓嬰詩外傳嘗

引孟子求放心之論所以止。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

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鱗不如盜也。陳仲子猶可議。直哉

史魚以爲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鱗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

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

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

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焦焦受人之域域者哉。荀卿適楚。在屈

原後。豈用楚辭語歟。抑何云曰吾聞之則述古語矣。子皆述古語也。

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成相曰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

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

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愚嘗攷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

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孟。陶即皋陶也。化益

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原注真與直字相類。橫革即橫革也。皆禹輔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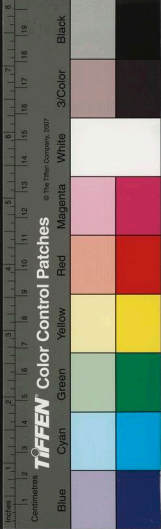
名。原注之交未詳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

王霸篇。擊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泉牢。猶牢籠也。何云古人多書泉作牢

字也。史記天官書黃澤作洩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何云見而不言其亦遠乎人情矣此屬僞撰也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偉

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此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





使人之意也消。

荀子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之語本此。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

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如響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

何云：非此書幾不復見五泰之文矣。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寧舊本，亦未為善。當漢詳攷。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何云：獻王之言，謂堯存心於天下，加志

於窮民，痛萬姓之權罪，憂粟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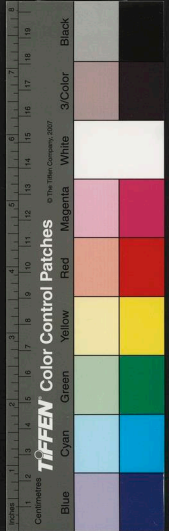
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

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

而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醜五湖而  
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者，利歸於民也。又曰：湯稱學  
聖王之道，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  
捨日之光，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  
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  
穀者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  
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司馬公為獻  
王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詩書之序亦然。  
老泉太玄論曰：疑而問問，而辨問辨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辨乎其  
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



無取焉。東坡亦謂太玄法言雕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云何

以揚子為無得不可也其言則可以為監矣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矣。司馬公雖曲為之辯然

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何云言新漢公法不羞矣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注云半通闕原注今檢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

印半章也

美靈根閉朋。闢太玄之心學也。何云亦老子之學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

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上文已言齊

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出

封禪秦漢之侈心此河汾篤論也。房魏學于河汾而議封禪之禮

不以為非安在其為守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人焉。曾謂房

魏不如懋乎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愚按楚辭

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兮。王逸注閉心捐欲也。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之也。

記註典而史道誣矣。註當作注。記注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類。虛

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若裴松之注三國志恐非。云何

此論不謂厚齋已發之

張玄素問禮注云史傳未見玄素蒲州人。唐書有傳注以為未見

非也。何云注最疎略當時陪書舊唐書想民間難得耳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含諸此叔恬之言也

原注元魏之君唯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佳

兵不巳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也何云此論未為非周人之先固自富於戎狄之間矣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黃頰之谷遂

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績嘗題詩黃頰山壁愚核負琴者傳文中

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當從龔本

仲長子光申說稱之王無功為傳云著獨遊頰及河渚先生傳以

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為祭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

鳥飛知還龍元靡悔藏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

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訓頗謂曲盡近得

裴生琴吏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

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逸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

溟高深極矣

原注可附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前述長子福英

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

質潛之季子為諫議大夫給事中終宣欽觀察使唐書有傳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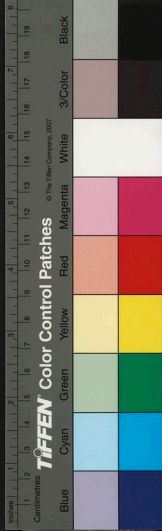
時之子見於文藝傳者勸勸勃助勸勸

原注太原府君召三子而教焉龔氏注云文中子三子福英福

祚福時福英

疑即福郊也書此以補世家之闕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際扈遷江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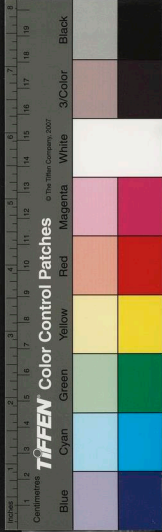


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衡建元之恥歸於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祭俗剛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擬擬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泗溪又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何云門徒當以賦注爲據鄭毅夫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年八九歲未有門人而有德林詩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子明太和中見魏孝文

如存於開皇間亦一百二十歲矣而有問禮於子明是一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爲門人抑又可知也何云讀書志亦兼採鄭說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闕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張巨山何云巨山名傑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功業之所本

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古字如況作兄釋作澤此類其衆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爲兄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



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本云房玄齡非也

地負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原注施者大夫之名瀆田悉徒五種無

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原注謂立君以主之手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

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文忠論管仲之無復利不可與民爭也

蓋有激云

傅子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古史謂

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隣國有不貴之寶石璧善茅

之謀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知賓胥無請立為大理呂氏春秋云臣不

若蒞章梭說苑蒞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為正何云後方論說苑多誤奈何舉以為證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為風后

弟子職漢志附于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當為士因

作此以教之何云馬融云管子作內政用以教士之子者則蓋本朱子語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

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傅奕能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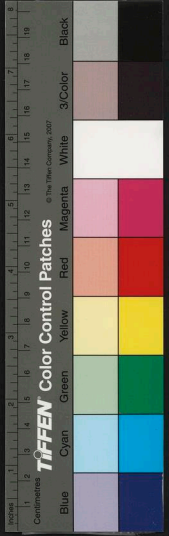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司

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

而復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原注王弼注本作早

方伯慕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

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何云此荆公莊周論之陸



也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

餘何云宋子與黃直卿手畢曰伯樂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

馳學後但有詩數篇耳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氏曰

生之徒十有三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原注宋文公謂名可名有名無

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湯

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利天下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  
可以得天下

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閑欲以  
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  
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童子亦有得於此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

原注序曰亦曰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其書稱平王問道原注老子與

矣序謂周平王時人非也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

枯荀子取之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黯取之再實之木其根

必傷明德后取之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

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臨河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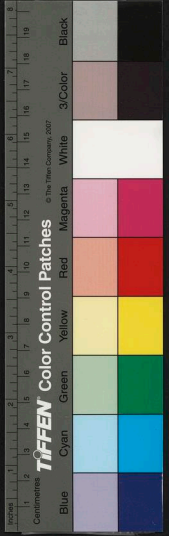
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

杜甫韓愈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德

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欲治之主不世出

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

徑而算失枚乘取之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葵菴  
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鄭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則權



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  
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越  
絕劉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  
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  
誠在令外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皆見此書其見  
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長孺學  
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薪之言出曾子當歿。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子示之其商之堅也六十  
而盡相靡也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  
剛卒盡相靡古柔順終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

爾雅云梭史記老  
子傳亦云爾 當從國策。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也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  
其弟子坐必以年然則與子產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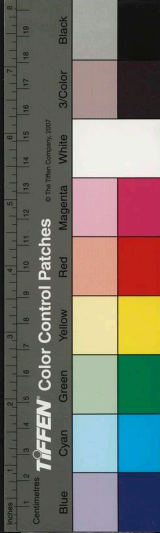
列子以任衛為嫁於衛從一而終之死靡它是之謂正。何云方言嫁  
往也自家而  
出謂之嫁田女而出為嫁也  
故上云國不足此條非本義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開於中國矣。何云列子  
亦何謂

狐父之盜史記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謂盜跖言事之無

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  
亦不可強。

五峯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不為無益若篤行



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

愚謂此讀莊子之法，原注：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主君

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小異。原注：漢古今人表作輪邊。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今不可傳。敢問

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

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

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

雲氣而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噤，子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

覽引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

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鈎繳以投之。吾今見龍

云云余口張不能噤，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

初寮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於，寂掩卷而坐，猶覺參

琴之逼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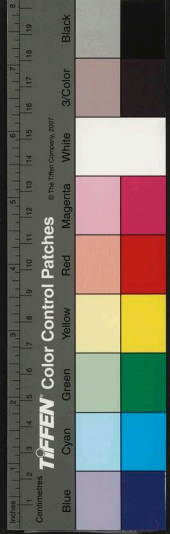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矣。原注：張文潛，路商瑤曰：造物則矣，句法本此。

節小說：以干縣令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原注：有進士程文用此犯聖，顧名。

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秉。原注：原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爾雅雞大者蜀，韓文公守戒曰：

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以蜀雞為小也。未詳。開云：蜀本越字。





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已矣事其心  
出人問世

呂吉甫曰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蓋孔氏與老  
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  
以此而已何云殊不足取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益固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郝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盛竊之其事  
相類

支離疏鼓箎播精文選注作播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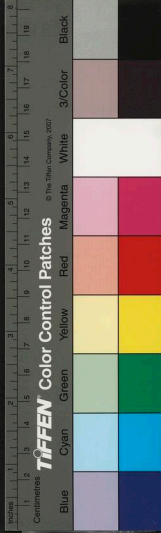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  
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

本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  
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皆  
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木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  
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也史記儒林傳  
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  
者師豈滑釐逃儒而入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原注說苑載禽滑釐問墨子

庖丁解牛行其所無事也管子云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  
鐵則刃游閒也賈誼疏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萬  
隙開橫渠詩語也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秋綱領有取於莊



子之言其可廢乎。

豫且事有二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也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

郭象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韓文公聽穎師

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

何云方本已云爾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謂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

莊子逸篇  
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自以爲至矣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爲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畧稅駕矣

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奕意修之首何云首猶篇也危言游虜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

原注北齊杜嗣注莊

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



關奕之隸與殷莫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

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原注司馬彪曰元天山名

游晃問雄黃曰今逐疫由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

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

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天擊鼓呼噪逐

疫由魅鬼黔首不知以為魅祟也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

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

子以秋駕原注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空閣原注一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原注司馬彪曰門戶乳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

若其葉而生其葉似英鳥嘉樂其中也

縛謳所生必於斤苦原注司馬彪曰斤疏糞也苦用力也引縛所以有謳歌者為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王也

孔子病子貢出上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者齊食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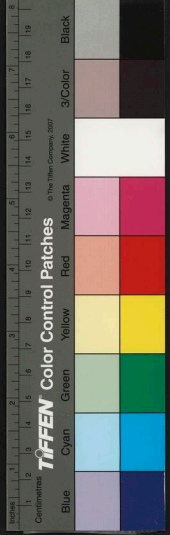
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

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

有鳥名為鳳凰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天為

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一



人三頭遞起以飼琅玕鳳鳥之文戴聖要仁右智左賢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辨師之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原注觚

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

狸膏塗其頭原注羊溝雞處株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鳳凰而徒遭

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何云孤玉篇古

鵲上高城之堠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

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金鐵蒙以大縶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

窮騎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

而牛舍

青鷄愛子忘親原注司馬彪曰鷄鳥專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變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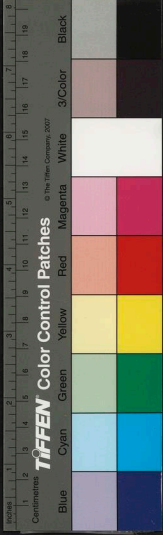
起踊何以然愛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

以其尊顛原注酒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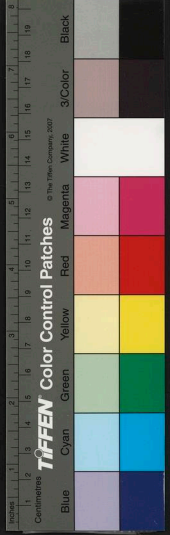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畫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逃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流脉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癩病以于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

甬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原注喻聖王之法明奸至不敢用也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克曹退為

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集梁君下車發弩原注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原注齊天旱三年上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



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

原注二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也作撮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食之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韋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勒

石凡千八百餘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耳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

葉成

原注鶴為鶻鶻為布穀布穀為鷦此物變也

盧敖見若土深目為肩

原注兀果也禮有所斷割

禮若兀鋸之柄

原注兀果也禮有所斷割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

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

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

織紙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漢七畧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亡

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

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開見之斷圭碎

璧亦足為篋積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關云漢書道得歸所其莊子見金莊子其為過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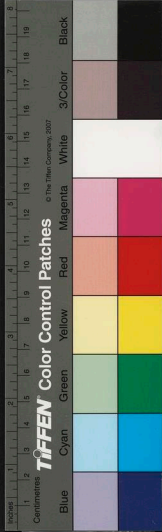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燭翠以羽殃身蚌以

珠致破蘇秦能為此言而不能保其身漢書楚老父之言本於

此

原注文子引老子曰鳴鐘以聲自震膏燭以明自煎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又曰蒲衣



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漢書稱孝  
已莊子稱蒲衣子其事見此原注太子晉事見周書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  
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  
海俱有其利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瀆狩則為獵者表虎故有  
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文心雕龍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  
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謂之祠田豈他有所据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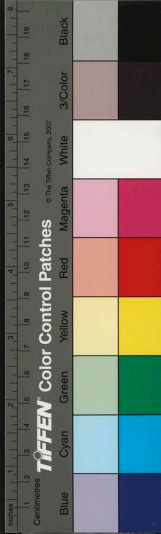
程子見家語子華子見莊子近有子華子之書謂程本字子華即  
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子之師水心銘輩仲至所謂程  
子即此書也朱文公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為泐

非先秦古書

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譏襄公按左傳哀三年周人殺襄公叔向之  
沒久矣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  
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為殷法又託于仲尼法家每聖言至此  
五蠹曰周去秦為從昔年而舉衛離魏為衛半歲而亡是周滅於  
從衛亡於衛也按史記赧王倍秦與諸侯約從衛為衛之事未  
詳

說疑曰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  
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  
古今人表桀時有雅侈餘皆闕呂氏春秋云夏桀築於羊辛岐



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號公長父榮夷終幽王

染於號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古今人表桀時有干

辛榮夷終即榮夷公號公鼓即號石父原注墨子云夏桀染於干辛推峻

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桀史記商君傳不言

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何云意者商鞅所燔止於國中至李斯乃

又云更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者樹之枝也養

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閑冗宋景文詩何言漢樓學

正似楚枝官原注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

又云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

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厚鄧析之言也

源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貴諸呂太史西漢手筆曰利

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本此

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後魏崔浩謂王猛之經國符堅之

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

馬德宗之曹操也筆墨畦逕皆有自來

必恃自直之筮百世無矢恃自園之木千世無輪劉夢得用此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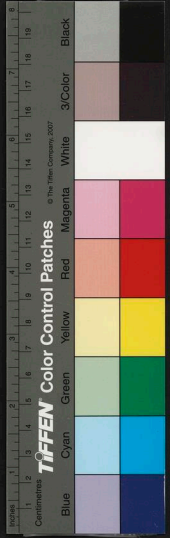
原注符字作候

鉅屠之費金壁西門豹之納璽戰國之時官邪賂章毀譽決於左

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即墨之斷者幾何人哉原注趙之郭開齊之

信陵之以受股亦以萬金為開三國逐城矣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此名言也鄭長者之書





見漢藝文志爾云按入主二句見韓非子為齊宣王之語宣王問之鄭長者有言夫虛辭無為而無見也方為長者語王氏漢藝文志攷證却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何云人主治三公九卿三公治臺諫監司九卿治其屬監司治其屬斯

言不可以韓非廢

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爾云赫字共曰氏春秋作救淮南人開訓與韓子同為賞

首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

禮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然傳記若此者眾說苑周威公

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倭胥止負

容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

平王謬矣原注晉子簡子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咎犯者見

門大夫以樂見平公內之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又曰石乞

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

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

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雜子其上稜起建子推息四

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羣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共王

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同時

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戰國策云延陵

王誤也鮑氏改王為君亦未之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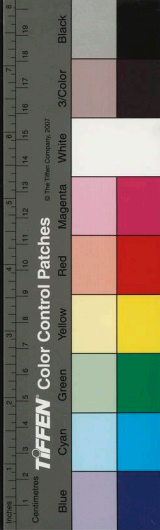
韓子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乘何云乘閣數作救東門外令人能徒

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

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秋

云吳起治西河欲論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

中曰明日有人能償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



有債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債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債表來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年徙木于金其祖吳起之遺智歟

說文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

鵬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言哉

戰國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聾不聾不能為公見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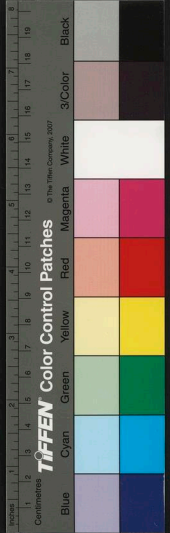
吳子曰水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佩韋賦桑弘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謂水桑氏也原注一本改桑子為桑談

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本李克對魏文侯之言原注見說苑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韓子謂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閩云番初刊本作番按番吾趙地當作番漢為蒲吾縣今之平山縣也李吉甫言周武帝時除天下碑惟林宗碑詔獨留○何云此條當入前韓子中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入殷朝

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

原注孫子用開篇當參攷伊呂聖人之耦豈說過求獲者此戰國辯士之詭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

太公辟紂海濱當取信於五子○子而疑多非孟子之言故不列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

受轉丸牯篋三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溫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

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

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量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見其闢

奧乎先生曰爲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

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龍云轉丸聘其巧辭

飛鉗伏其精術原注程子曰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術

蒯通善爲長短說主父假學長短從橫術邊通學短長史記索隱

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鬻熊爲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諸子之最先者今存十四篇列

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移力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

所增自短非所損賈誼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公書所無

呂氏春秋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

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荀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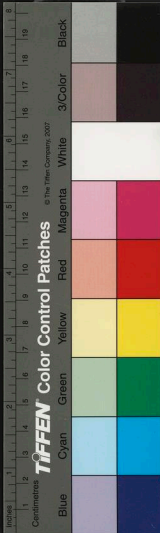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

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墨子有見於齊兼愛

也陽朱貴己爲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迂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職篇云使眾能

與眾賢功名大立於世不子佐之者而子其主其主使之也譬



國學卷一  
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本於呂氏春秋說苑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兩周未分亦無周威公呂氏春秋晉太史屠乘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爲晉出公當從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亡也屠乘不可謂知幾

孔叢子公孫龍滅三耳呂氏春秋作滅三耳何云牙字乃耳字篆文作耳傳寫之誤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新書云五美附五美篇業字當作美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誼之言本此

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黃帝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顏注此語見六韜主上之操也語出尉

繚子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愛而不可求也

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於此

賈誼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熅物時熟吳斗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熅昭明三光熅當作熅



鹽鐵論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  
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

謂云暑氣多天寒氣此多露出淮南地形訓

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

則引日少此寒溫飢飽之為脩短驗於物者也論養生者蓋於

此觀之

原注蠶子蒼醫就用此意物理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藥家則尚溫以血脈以煖通

淮南子曰春貧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眾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

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駉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

其所而已亦見文子此柳子種樹傳之意

文子蠶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蠶聾無耳淮南子曰狂馬不觸

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龍蠱而不自陷又況人乎又曰馬聾蠱

也注云喻無知孝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

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

原注山海經檢此語未見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伊

川謂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仲舒儒者豈肯為方

士家錄蓋依託也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即西京雜記所謂為洪家有漢武帝禁中起

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云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

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荀悅申鑒曰

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

謂云按晉經籍志謂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

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何云明亦有內起居注毛傳所謂女史彤管之法也



祛惑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正竊好之草編三絕鐵搥三折今乃大悟史記世家草編三絕鐵搥見於此

原注搥一作搥此方土當言也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言三畧者始見

於此原注漢光武詔引黃石舍神霧云風后為黃帝師又為禹師化公記宋有三畧之名

為老子授張良書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

多以三畧為是荆公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

太平御覽引鄒子曰宋買臣孜孜脩學不知雨之流粟此鄒子之

書非戰國之鄒子也向曰買臣流栗尚風漂麥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原注

見初學記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謂禮從俗則非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

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

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

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

也愚謂為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

程子謂未有心蠹而能用管仲者於鄭簡公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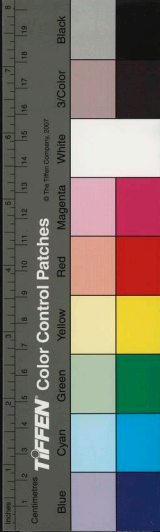
論衡蓋蔡中郎所祕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充自紀述其父祖不

肖為州閭所鄙而答以瞽頑舜神鯨惡禹聖盛矜於已而厚辱

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為文康公何遜字勝仲字

勝仲勝仲字勝仲字勝仲字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

為鄙以從佛於公山之召為濁又非其說驂舊館而惜車於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孔子尚書大傳以為成王問周公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原注

除種稜也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無為德以虛為道

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與老氏異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

或問賢曰顏淵黔婁四皓章玄成王介甫曰出乎顏淵則聖人矣

出乎章玄成則眾人矣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語也余襄公謹箴用之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刺筆其精切

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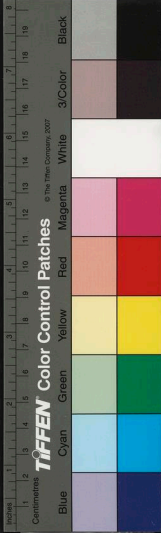
觀之矣原注非筆削為十三篇也何云非筆削句亦正文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逃陽人皆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脩

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刺而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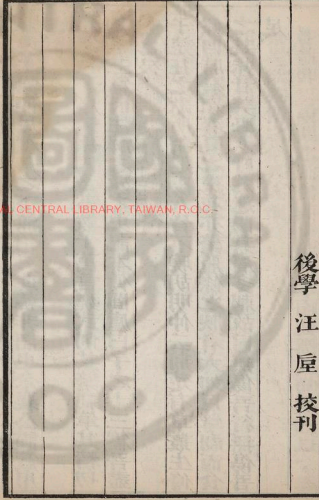
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逃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

足



困學紀聞卷之十

後學 汪 屋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攷史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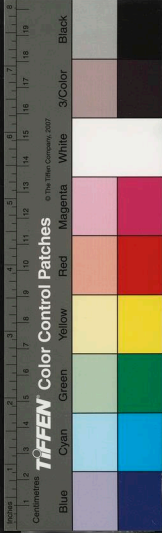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云韓非子第

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於攷證原注曰成公胤澤英文取此篇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脩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飭冠帶頌謂其妾妾曰倭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倭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

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倭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倭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之言略同洪景廬謂孟子所書齊景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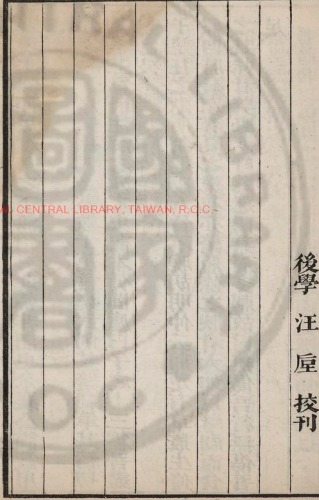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困學紀聞卷之十

後學 汪 屋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攷史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云韓非子第

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於攷證原注曰成公胤澤英文取此篇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脩於外王聞其賢聘

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飭冠帶頌謂其妾妾曰倭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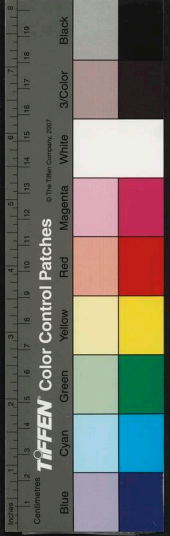
門問其從者從者曰倭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

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倭問從

者從者畏臣諛臣曰倭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

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之言略同洪景廬謂孟子所書齊景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問晏子與管子內言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

齊負郭之民有狐咥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核呂氏春秋貴直論  
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子  
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意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  
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  
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  
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  
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  
吏曰斲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使  
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  
若言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

狐爰注即狐咥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狐援其洩治之類乎

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不下田單以卽

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卽墨大夫夫人見晝臨晉武關之策建不

聽而亡吁何卽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卽墨大夫之謀則齊可

以勝秦矣國未嘗無士也何云是放趙襄子  
曰尹鐸之所蒐也

太平御覽引戰國策曰晏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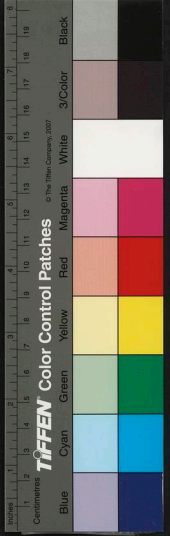
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閒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

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收採久無所得

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何云陸遜破昭烈  
於猇亭敵得此秘今本無之

樂閒入趙燕王以書謝焉新序以爲惠王遺樂毅書

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



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  
憲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為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  
為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禹真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礪石在九門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  
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  
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引九  
門本有宮室而居今本所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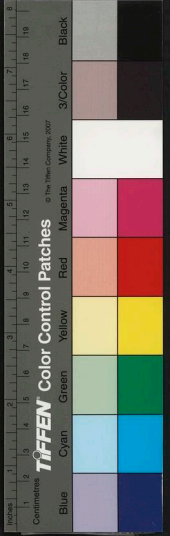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為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貳戎  
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儀儀操南音樂殺不謀燕  
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元  
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其事見韓子由余對秦  
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  
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三十三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闕云士龍  
言于孝宗以攻其左右者今按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傳

大事記魏以田文為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適同而在前  
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所載吳起問答與史記畧同西山讀  
書乙記謂田文游俠之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談  
以為孟嘗君

王逸云屈原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  
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即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唯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鯁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

陳軫傳下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何云論語稱下莊子之男索隱所引或傳寫之誤而注者又妄為之說歟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於秦由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繼

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及遠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為無益然韓不用韓玳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圖云韓玳亡韓事不經見僅李斯短趙高云宋子罕劫君齊田常取國繆以信地亡志若韓玳為韓交相也斯與同時事必有機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猶存也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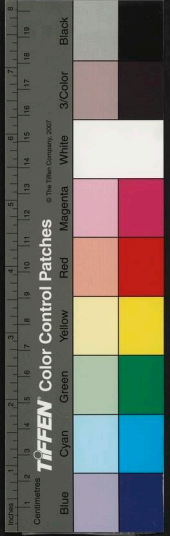
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王子繫周統於

七國之上何云自威烈王後即當與七國平書○又云晉猶王所命而齊威朝周秦楚燕皆故臣也王雖微弱可遂與之等夷乎乃得春

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繫秦圖云通鑑已然朱子以為未當綱

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為黃秦為呂唯燕為舊國召公之澤

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荊軻其能國乎圖云楚為黃秦為燕王悍十年悍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I

而猶立是為哀王仍考魏王所生也  
秦長君亦稱惜讀史者不能析別之

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何云宋之上也蜀先破而畏蜀難之○又云魏公并國二十而遂霸強我愚王取蜀而秦以益強富厚韓諸侯皆得顧食之策齊楚最遠故最後取之也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荆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校商君封於商非封衛也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為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愚觀董晉之答回紇

語李懷光譚忠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公之筆力足以發之也

原注董晉行狀將錄○何云難學左傳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之倚伏可畏

哉原注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報王卒皇甫諡曰是歲高祖生○關云校臣贊以高帝為漢王年四十一則生於秦莊襄王四年甲寅是亦秦亡之歲哉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始皇立關云校秦本紀為而伯翳之秦亦四年此從六國表

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也

何云元滅宋而國亡於誠國之子亦可異矣○又云天道有不可誣非妄為報應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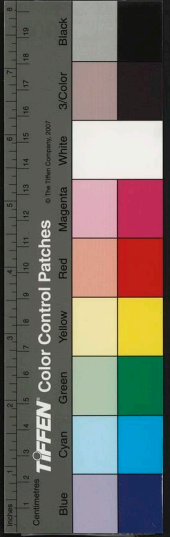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思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千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見其邑子是

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箝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蒲高欲愚其君而

不能愚子嬰何云東蒲為彌見風俗通



韋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原注古歌尚質必無秣馬

金闕之語蓋依託也○何云豈有闕於已之通暗歟哉歷至此書何足傳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殺桃林晉地非秦有也

關云孝公非春秋時

史記正誤原注秦隱正義史刻通鑑考異古史大事記解題所改正者皆不著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

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使有開乃時見於他說五峰胡

氏曰仲尼繫易歷敘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

舜氏蓋以是為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

虛語爾宋文公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六十一

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為天子

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

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傳正

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

浞之事是遷說之疎爾云左傳正義與史記索隱正義正同○何云夏統中絕百載不紀羿浞子孫相復大業所以可尚也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正義曰鄭玄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

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違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遷說妄也。闕云校太甲亦兩三年字蓋凡六年而後歸亳與今孔書異○何云校闕說似精校世實孟子兩三年字與史記不同孟子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則非既立三年也云於桐處仁遷善三年即上三年之內以漸悔過遷善則非先後六年也雖有兩三年字不當忘其皆有於桐字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與書序相違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效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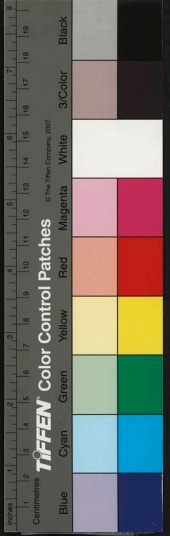
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周本紀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

之閒周語云不窋自竄于戎狄之閒韋昭云不窋去夏而遷于幽詩正義校公劉之篇公劉避亂適幽公劉者不窋之孫闕云二大康二當桀亂戎狄者不窋適幽者公劉惟韋昭誤以為一事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左傳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母遷言疏繆太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母也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公以為妄說五峰胡氏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之年為文王與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史

同母同父皆有適庶  
尤宜題不題則季歷  
要之應禮夫子謂太  
伯三以天下讓之也  
得本伯之心不在同母  
不同母也



襄封之與必行於武  
王股即天下任之後未  
及下車子段乃謀徐  
作詭形定過甚之  
辭則不知違是為  
得見實余注史記

國學系刊

遷全不是歐陽公全是不若兩存之原注劉道原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

武成篇叔泰誓傳曰周自漢內賈歆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未劉歆三統曆以爲九年

武王祭于畢觀兵盟津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

可爲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

更待三年林氏曰漢儒以觀政轉爲觀兵而爲周師再舉之說

武王追思先聖乃襄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

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禮記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

樂記未及下車義反當以記爲正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惠后所生正

義曰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

王位故諡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開王政宣

王有志而后效官推是而言則厲宣之聞諸侯有去其位而代

王爲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於正首

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郟

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爲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

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紂下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正義曰太公六

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

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

公非實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正義曰孔傳云穆王即





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嚮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盾矛如此宋文公曰校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正義曰鄭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校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

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明襄公救周卽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呂后本紀何云本紀者紀其政之所出但以例周襄而後卽違反耳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

樂書得神馬渥注水中爲太乙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爲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說齊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注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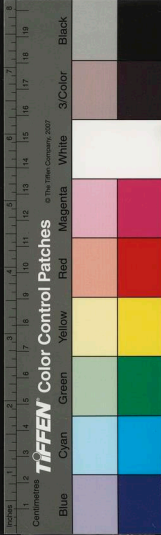


因是系臣 卷十一  
銖錢復起爲淮陽太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弘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況黯在武帝時始爲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爲中大夫又出爲東海太守又召爲主爵都尉又公孫弘請徙爲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爲淮陽太守則未嘗爲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弘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吳氏曰蒼龍朱

鳥玄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圃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抵牾按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



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遠史記亦何怪焉

吳世家以光爲諸樊之子僚爲夷昧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爲說也杜言光吳子諸樊子用史記爲說也班固云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爲正

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避害耳遠適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

原述石林葉氏曰春秋傳考之斷髮文身蓋仲雍大伯無與焉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曰左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

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卽誅哉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書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遷妄爲說爾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壽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左傳言莊姜以爲己子云完母死亦非也

武公殺兄篡國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



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何云此辨有功名教然司馬索隱實發其端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左傳正義曰烝淫而謂之夫人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正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

號郟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正義曰詩譜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

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號

郟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號郟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

左傳正義曰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獻非桓公也全疏說郟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爾云案詩集傳檜下亦仍馬遷之說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菑

詩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

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菑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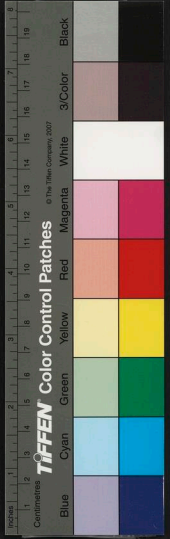
菑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

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

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

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為一戰而勝便



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遷之意  
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  
辭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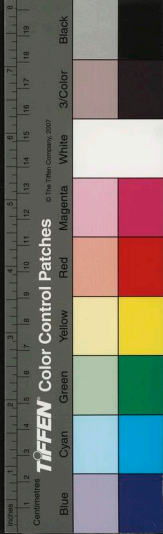
王豈敢之於我遠河不爲至此亦可見其辭耳

晉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正義曰傳  
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  
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石林葉氏曰  
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  
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爲忤合  
而孫武謂之用閒且以嘗爲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  
見說齊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爲失時三后

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  
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  
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會不知此乃曰周西伯  
昌因爰里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  
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  
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  
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  
實其害豈小哉

晉世家鄂侯却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于哀侯光立詩正義曰  
按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  
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正義曰案左傳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溱鄭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為重耳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為秦穆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傳正義曰按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為齊桓女也號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母不得為姊妹也皆遷之妄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明

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姑之夢蘭為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妄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曰與蔡人共殺利公而立躍是為利公詩正義曰案左傳桓

五年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



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正義曰束皙言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謂此事也何云此事束應亦已辨之

舜居媯汭其後因姓媯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媯謂胡公之前已姓媯妄也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

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一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

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鄭語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嚳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

少暉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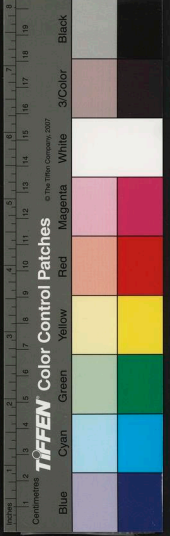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左傳正義曰杜注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蚡冒是兄不得爲父

莊王即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校莊王時有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荆莊王

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讒新序云士慶然則非伍舉也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宋文公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爲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族



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繇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為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

何云五世從祖父而年均者多矣崇爾時晉府宗室多有與孝宗同行者亭林嘗記之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

殷後詩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

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為殷後也成

王命為殷後當魯為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

子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正義曰僖二

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

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

聘季載杜云毛叔聘國云校毛叔鄭見周本紀杜注名聘非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

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

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

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

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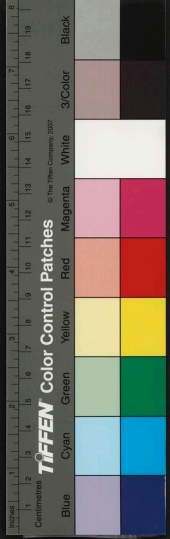
書闕云奈從史記

太史公曰天方合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何云此則嘆惜深痛之詞未可輕議史通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

其理悖矣何云奈隱引諫周語已辨天之亡者由有賢而不用不待史通也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左傳正義曰按傳趙衰適妻是





按左傳川叔隗為兩子  
而已下之是文公之女  
實為適妻確係  
叔隗而適之者  
自在不浮便以爲  
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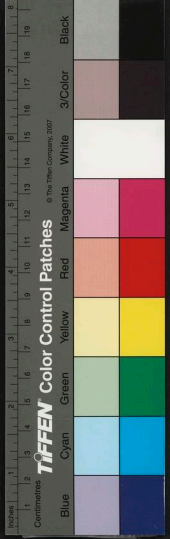
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嫡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  
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爲成公  
姊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關云案叔隗爲內  
子文公女則妾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  
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左傳正義曰藥書將下軍則於時  
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  
輒爾其開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室  
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趙朔  
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關云事之徵信更不  
八年大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蓋朔已前死矣朔死而武生于是年已  
七歲從母居公宮無遺腹之說雖敗其由以韓厥言輒反之冠而見卿大夫皆歷歷  
訓戒無庸有爲客匿孤之事趙世家似得之傳聞何云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爲  
無嫌疑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爲之非其實也馮定遠云太史公春秋時不遠晉國亦

必有史是固可信吾謂不盡然自始皇焚書列國典籍皆已蕩然太史公雖去春秋  
不遠然傳聞之誤亦必已多如王文愷明憲宗已後入其記宣宗爲惠宗之子晷無  
足據者事之有無當斷之  
以理不在歷年之遠近也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牙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  
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  
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何云例不可議滴水李氏  
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  
羊之怪道稽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爲聖而已矣何其陋也  
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伯夷傳宋文公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  
怨何云此亦妄論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原注程子曰史記所  
載諫詞皆非也武王

伐商即位已十三年矣  
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通鑑外記曰  
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  
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  
以衰弱脩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伯  
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遷之言華  
而少實哉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閒野人語耳觀孟  
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坐之論乎何云商瞿五丈夫之  
語其陋正與辨專車  
之骨  
相似

宰子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曰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  
子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子何罪焉當是

時有闕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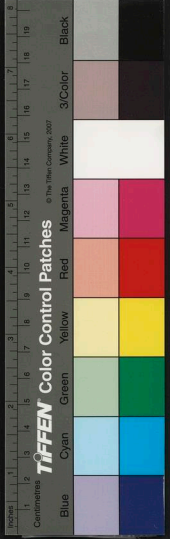
何云此亦  
余臆之言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曰於孟子無  
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何云魏趙匹也安得已  
太王去邠之言連戰

刺客傳說齊唐氏曰諸侯乘甲兵之備為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  
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何云曹沫之事亦戰國  
好事者為之春秋初未  
又禮義之國哉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養而親

刺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

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  
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



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實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張叔傳未嘗言核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

廷尉歐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

皆棄市廷尉歐即張歐也安得為不案人哉則歐固謹於細而

畧於大也何云此天子納表蓋之說自示意於丞相等行之非叔所欲劾奏也誠其不能如鼂之之符法則得矣

商君傳趙良曰五穀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呂成

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

年國志云九當作六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勸百而風一江氏案曰雄後於遷甚久

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何云索隱言見之矣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史通謂以後

為先

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

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

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為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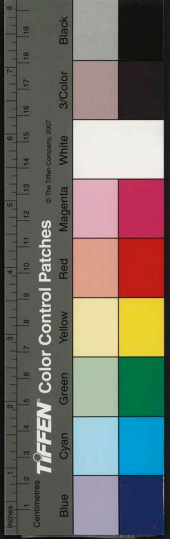
車未嘗敢均茵伏原注漢書作馮昌成公曰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弘賈張

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

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

實本於史記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



涉發迹何云自序但言失道則失國耳夾漈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

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何云無謂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苟卿傳何云獵儒墨苟

謂附見諸子也明禮義謂孟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苟卿亦非墨子儒墨固異

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未足為煦照

子子之萬一況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

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二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

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

老故其論如此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

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

二山入懷晏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後無納言計功

行賞之實鑄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

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

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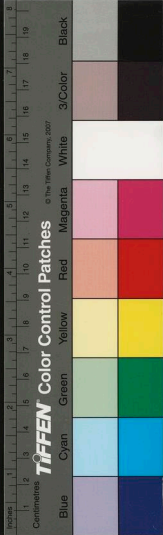
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是

故攷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

謬何云三代之金止以為飾玉取其德不貴其質泥金檢玉非侈事也

魯世家開金滕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滕之書在周公未薨

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洪氏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何以此論審

及廷作又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於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王氏述曰自后稷五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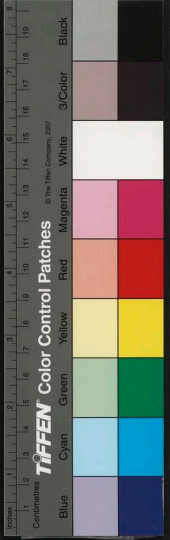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魏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原注史記差一年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關西魏絳和諸戎乃北狄非西戎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I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昭然可見原注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愚狐秦始皇本紀遷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潘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抵牾如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於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



世之文何云孟僖子之言可據以難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爲奴而後太師少師挾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度曰以書考之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即比干也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狂爲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于死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氏沈曰桀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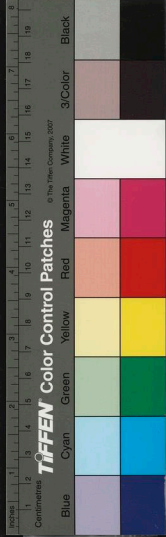
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避於外耳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天阨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秦廢太后逐穰侯宋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權蓋實不曾

廢何云欲之戰國策則秦廢太后乃實事經世書不足據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未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十矣何子長之疎也何云按甯武子滅於獻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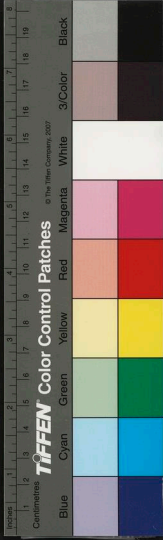


三年不黃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  
 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變入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  
 也新序以為士慶呂氏春秋以為成公賈不言伍舉何云此條重  
 出惟滑稽傳  
 前未  
 之及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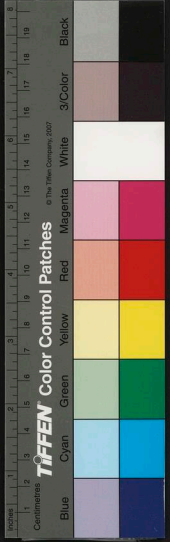
後學 汪 扈 校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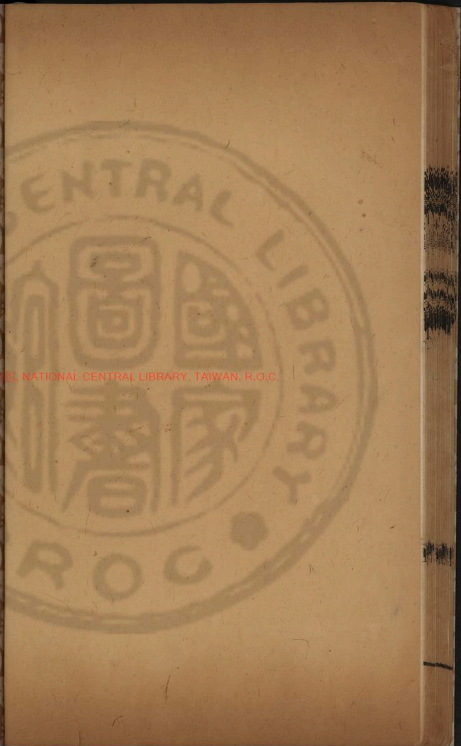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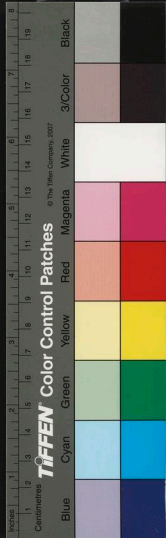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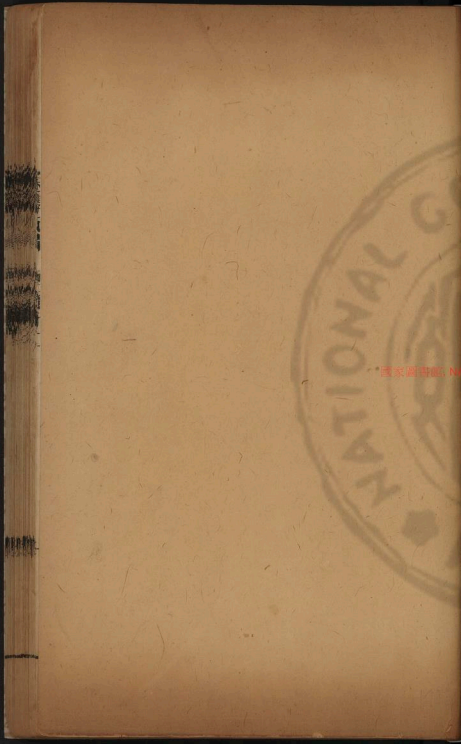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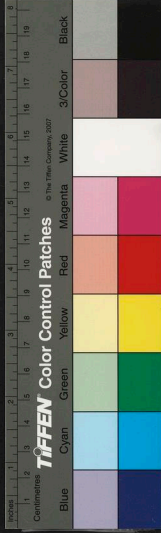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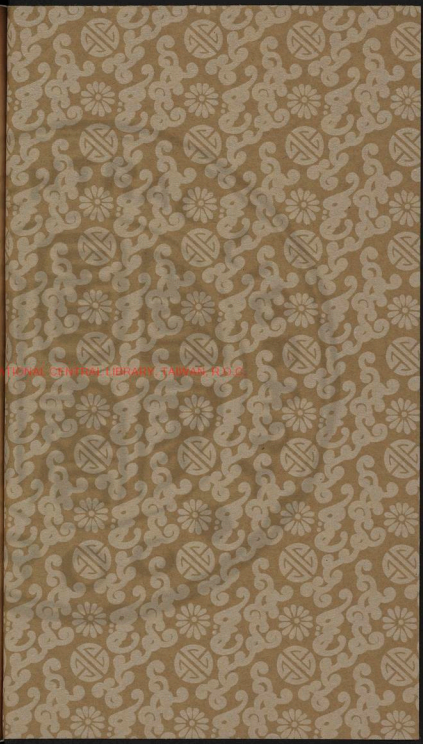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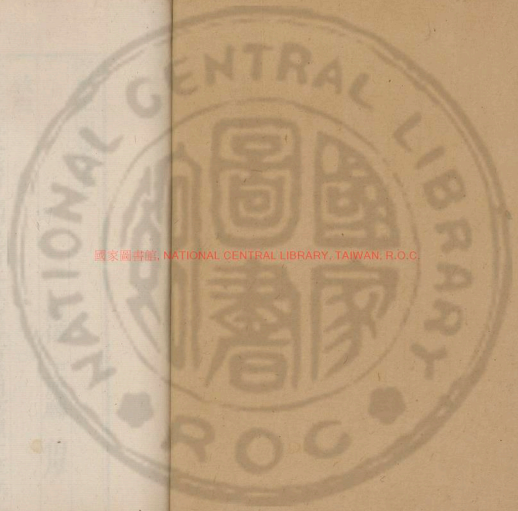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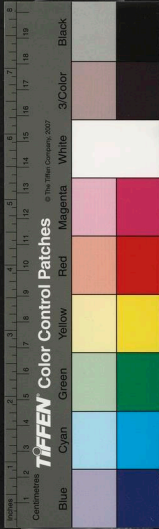
NATIONAL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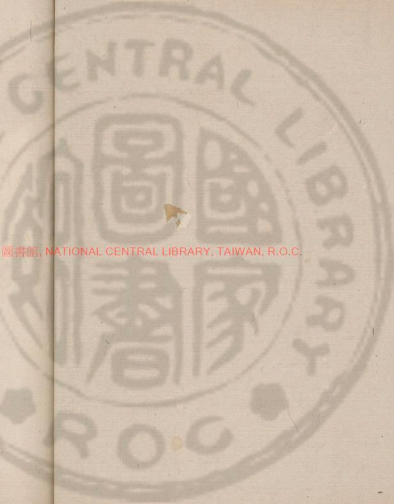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539945-KY-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因學紀聞卷之三

效死

凌儀 王應麟 伯厚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上篇存本草  
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應麟云蓋近世字曰素問  
本出於戰國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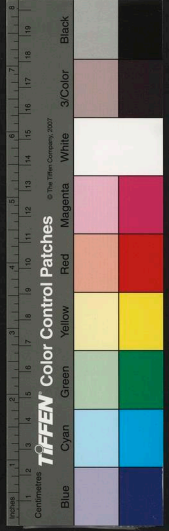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於王莽傳蓋古之選  
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度湘水  
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酒淚蘭薰

筠二詩可祛千載之惑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知炊五斗黍許時水於

3423398 v.5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攷史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三皇之書伏義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下筮存本草

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云原注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於王莽傳蓋古之遺

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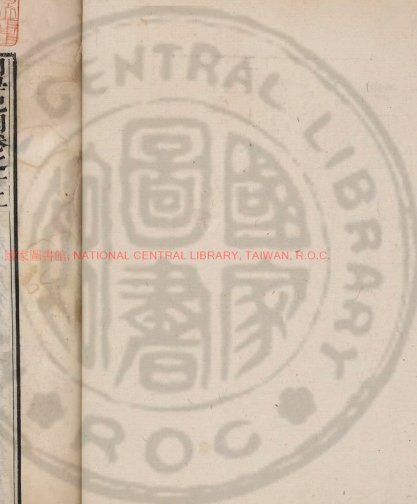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度湘水

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畱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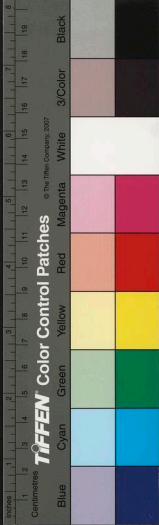
筮二詩可祛千載之惑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黍許時本於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慈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頗收特戰國之將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伎黯之正直所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伎可乎周陽由蚺鶩之靡爾其可與黯並言乎汲黯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鸞巢接翼也

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躄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躄韓非子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躄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躄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眾王滇此又一莊躄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淮南人間訓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

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鄠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

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于之水三年不解甲弛

弩使監祿轉餉又一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

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置桀驂以

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

成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於此大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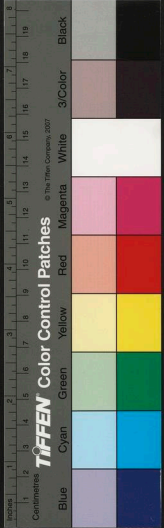
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補遺原注淮南王諫伐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楚

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面何云正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

妾何聊生是時已為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太山





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原注下二句不同○何云下二句尤質厚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

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家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

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長言淮南王曰

封汝爵為子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

也原注謂英布史漢不載

漢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淮陽皆同姓也長沙異姓

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列長沙當從史記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規歸秋霜降者草花落

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諸子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為

此言也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世房中歌十

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說

御覽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蓋好事者因滑稽

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詳

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云云此書在善文中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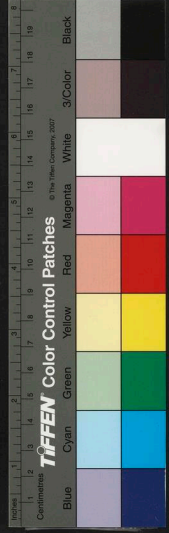
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

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為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云齊使

使獻鴻於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為蔡生漢書以為



韓生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以為軼堯舜駕湯武矣其敕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孫子享四百年之祚歟何云論本于贈石鼓歌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高帝之詔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論之曰王霸之無辨漢世為尤甚擬人之非倫漢儒為尤甚尊王絀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班固敘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

公孫弘兒寬之閒汲黯之直豈下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猶渾殺如此謂之比良選董可乎何云此紀一時所生人材各取長者言之張湯趙禹又非酷吏乎宋人讀書不細公孫自在何版亦多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

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觀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規人心之從違也何云木強老革倉猝問未必便學叔孫太傅也漢笑夫陳國誅呂氏出萬全也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原注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徵此語而失之何云厚齊亦因紀未有初順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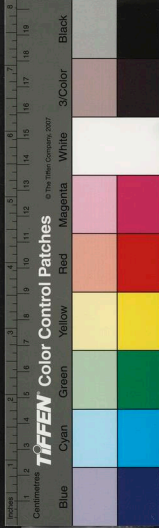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何云可字以意增諫畱居秦宮鴻門諱

同卷已詳

卷十二

四

約法三章為誓不可攝不文耳之字則王漢有味有人為約



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宋文公答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

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為

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

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

讀屬之上句  
通鑑不書符璫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之原注文公語錄以此事為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

祠漢惠帝所立開元按金石錄右四皓神位神碑凡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辨陳雷吏鞮

田之贖其英明畧同而武帝之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  
雜議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

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

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何云此就事而論亦復引經宋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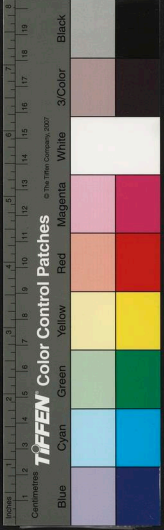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

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在儒家原注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李悝

三十二篇在法家原注相魏文侯當國強兵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則微當作

原注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悝



徵何云文選作微宜據以刊正漢書見險證而去也斯舉矣覓幾而作

史通述傅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成句標為異說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瑛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垓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何云史記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陰謀背于萬戶留恣孔將軍居霸費將軍居石壁侯傑乘之大敗垓下項王大歎雖兵少食盡致死於我勝負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驗之使情也却者遲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夾擊之使不能前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因其哭而悉眾以乘之項王雖勇豈能支乎將侯柴將軍之兵則遊軍也當楚人既動必出其後矣

作者不引而義門全引之且詳解解自初知吾耶而不知不亦奇解例不合

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何云之趙安語不足信元后與外戚相殺班氏敘傳豈有傷之說豈不可改乎得矣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云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校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不止吳均也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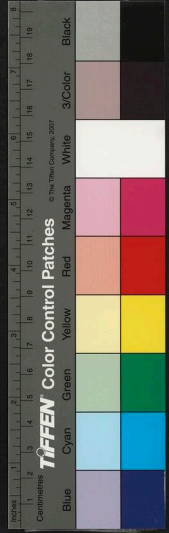
今人作詩喜搜小說所載詭誕不根語用之是何不知奉教于義城也

刑法志獄刑號為平矣酷吏傳序號為罔漏吞舟之魚王溫舒傳

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何云網漏吞舟之魚乃言文法之寬不當並舉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父子為相事

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志諸乎



曷不暢言其故  
而陸多言也

平七國完穀封建  
義門何且見一  
墟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愚謂忠臣  
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於陰陽家何也七畧劉歆所為班固因  
之歎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何云平長之書不傳其列陰  
陽必有故無取橫加詆斥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出雲時雨既  
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仞非燕爵之網所能羅古  
之逸民也

陳萬年為三公而教其子以調范滂姜敘之母一婦人而勵其子  
以義一漢風俗以是觀之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以支變故何  
云  
七國獨非  
封建乎安平之功以晝邑之王蠲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程義節  
行可以回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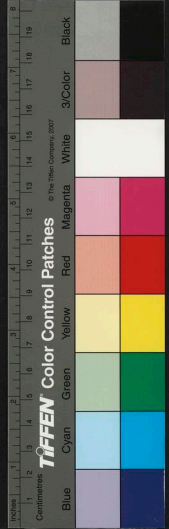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可媿矣  
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  
為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

亦通乎  
衛綰以戲車為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出補史累功積日  
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屬  
國之名原注表  
三年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

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  
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國云按日勒北注都  
尉治不云屬國其西

河之美稷  
乎注可見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

原注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圖云檢索隱云王符皇清遜並以

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相韓凡五世則公族之說當信○又云張氏譜亦從唐宰相世系表來但代數則其所撰出者○何云檢張氏譜必唐以前相傳舊譜故王氏引之聞謂其從唐書來恐非然後漢書謂張皓出於爵侯尚不可甚信况其絕遠者乎班孟堅作張湯傳不取馮商語斯卓絕矣○又云此等譜注漢書者所不取以其附會無據耳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敘歟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官室供養諸賞賜漢財用之數大畧見此何云漢無養兵之費故總賦有餘漢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

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原注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說○何云吾家祀齊議本伍被對淮南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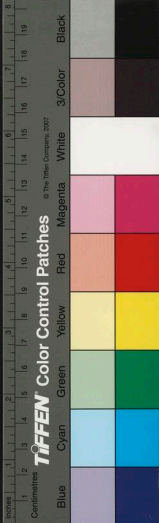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原注見卓茂與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同志不仕莽時原注見王皓王嘉並棄官

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何云無他事傳中附見宋金一吏紛煩無絲皆此等談論啓之勸懲不在傳之有無也

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

知原注云校蘇武傳監上有殿字如淳曰移園中有馬廐武為之監也

又云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至孝武揚子雲



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  
觀見今子雲書不傳平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闕云案後漢班固  
傳與陳宗尹敏孟

異共成世祖本紀則平仲  
乃宗之字也官睢陽令

荀爽對策曰今臣儻君服下食上珍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

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對策愚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

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思不窺園門

闕云案謝承  
後漢書作周桓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闕云案後  
漢書作門者十七

年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馮揚為弘農

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

母號萬石嚴嫗秦襲為潁川太守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  
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闕

按南宋廖剛子四人仕  
皆乘鹿節號萬石廖氏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

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人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

人魯恭胡廣司空三人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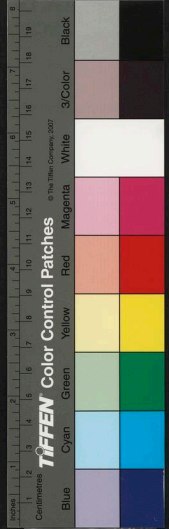
无忌至裴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

元之韋安石五人三人蕭瑀裴度崔胤

宋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

七廟有其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

止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



變而已愚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何云南北亦有異論

揚雄河東賦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注云倫古善御者愚嘗考韓詩

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

人而愛之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

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張竦者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已爲秦少游字序

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

持出者難工皆本張竦之意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爲侯周益公刊文苑英華

校正以爲楚元王子郢客爲侯今云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

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代共王子此盈川所用也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呂成

公謂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

年女羅紉爲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

以爲嫌王元石曰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

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諡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有所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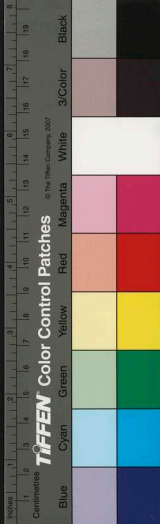
原注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與輔相輔相畏之  
諫若中房嘉能使近習畏之若嚴延年能使輔相畏之

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宙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錯自

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制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

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祕書省

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





夔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不  
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  
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  
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  
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  
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史逸其事孟堅  
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為逸民立傳是以有目睫之論  
高帝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  
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諡議之始也崔駰章帝諡議見太平  
御覽

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歿漢史蕭望之周堪劉

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  
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

何云西漢臣者始為朋黨之論東漢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之訟奪女財以與子謂翁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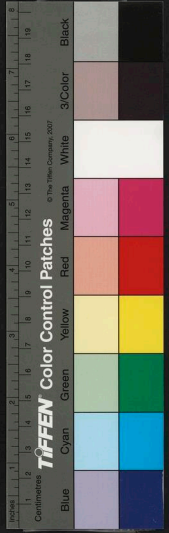
慮弘遠乖崖斷杭民子壻之事其意類此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

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理又謂之山父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

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案風俗通  
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長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按此莫  
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



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

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爾云案隋地理志館陶縣下云舊置毛州大業初州廢則非隋唐

於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原注徒渾切與蕭該音不同

王氏以詩投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原注沛人爲博士

田何子裝釋文序錄作于莊原注高士傳云于莊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爲盜

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羣爲曹操掾而傳云雅杖名義其能免

樓護之譏乎何云陳長文三國名臣未可輕議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制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蓋自此始按

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顏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

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問云按杜佑於楚漢字上增戰國之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於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爲鄭茂顏師古曰苟悅漢紀云令狐茂

今漢紀本脫令狐茂三字御覽上黨郡記令狐徵君隱城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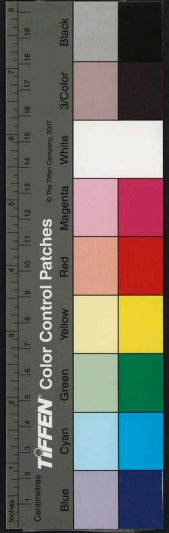
張敞集宋登爲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遵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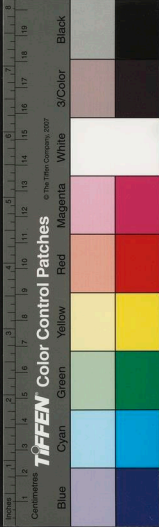
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其言有儒者

風味何云蟹字未有用此者

宣帝以刑餘爲周召非獨弘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魏相因以奏

事威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何云此等議論酷似致堂○又云霍禹秉政霍山復領尚書事不因平恩封事何由得違





一不密則身危而國家從之奈何安識也○又云宣帝起里閭所倚惟外家全王史而獨因平恩專欲發其殺后之謀也識者讀史不惑耳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繫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

黃霸傳鵬雀顏氏注當為鴻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鴻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原注王陵爭非劉氏而王而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矣○何云非側注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高見實類其祖

漢之劉歆魏之元詔賣宗國以微利而身亦不免小人可以戒矣

爾云按元詔事不見後魏書列傳見北齊書及北史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所以裁之者

也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賈誼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學孟子

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何云辭賦不當如此論○又云按羣公常伯則左

乘者也自方朔上獵三靈以下云乃雄自申其作賦以譏之意讀者遂疑為尊楊墨耶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言獨稱朱家

之不德以為長者樓護未家之罪人也爾云案樓護厚於呂公而薄呂寬留李西涯樂府所歎元是五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君子以為是

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為非

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畧王儉撰七志史

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  
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

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

侍側尚不得著鉤帶入房

原注天手御覽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

置匈奴大單于突厥致書隋文帝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

天子伊利俱盧設莫河沙鉢畧可汗

原注沙鉢畧隋書作始波羅

西山先生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言漢許后上成帝書

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

竟靈前及設為屏風張某所等語無一字差

原注前輩讀史精熟如此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光武

詔報臧官馬武引黃石公記隋志有三畧三卷

原注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為之

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

曰遵義曰安樂晁公武云龐胤無統蓋采諸書成之

原注謂晉有盜竊張良家

者於玉枕中獲此書亦依託也○何云今世玉枕蘭亭玉枕之義本此亦謂其出自昭陵也

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秘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

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曰仲舒發之破之武帝紀建元五

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

之詔於是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功令

也詳於取而畧於教不過開祿利之塗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



子而擬竊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後學 汪 扈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攷史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翟公異何云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宥事多注何云注見其首叙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

總合傳注作東漢通史五十卷 原注其書未見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道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也何云致堂往往為

此等無稽之言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子而擬竊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後學 汪 扈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攷史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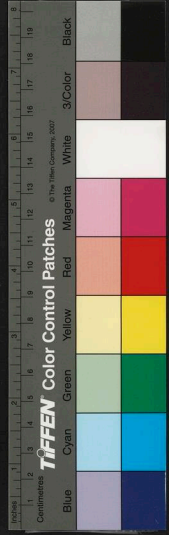
翟公異何云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宥事多注何云注見其首叙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

總合傳注作東漢通史五十卷 原注其書未見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道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也何云致堂往往為

此等無稽之言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東手之路原注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

福嗣以明丹青之信一旬見文選注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夫禹湯

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

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何云

虛誇乃係者正福而義則謂之虛誇者云不辭

謝承父嬰何云今三國志謝夫人傳作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

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復道取急因得

開覽原注謝承後漢書見文選注漢尚書作詔文原注見周禮注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

原注見通典○何云閣謂閣之傅山謝承後漢書承樂開揚州曾有刊本毛斧季以為必不然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黃瓊謂魯僖遇旱以

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

郵暉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此祖伊之得

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不對策見表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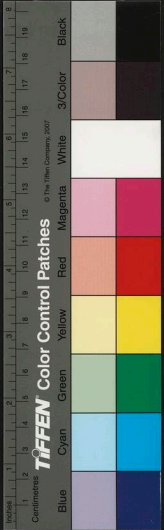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

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惟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

下何云亦因論其事而述其言爾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鶴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為對白閒  
猶黃閒也注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文選以

閒為鴨原注非  
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原注依職文  
改樂為大五文選李善注亦引天子五臣乃解為正

樂今本作雅樂亦誤原注蓋五臣  
本改為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

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

說本於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

御龍非禹也何云豈特非禹豈夏間豈始為范氏也○  
又云范氏注引孟子吾為之范氏馳驅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  
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即以嚴致  
平之意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嗜啞唐太宗之言蓋出於此原  
注

兒與人同知以  
可人為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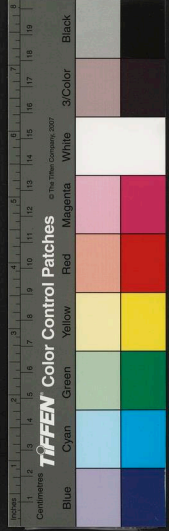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為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惟  
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  
言豈特規侯霸哉余最疑子陵文字子謂其行無己取也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以為疵故易

之漸曰進以正何云東漢三公莫如表安次之者李固也楊才識非表李比○  
又云彼就國命于李桓子孔丘位○固云鄧梁商雖外展皆

賢史稱騰碎楊震於幕府天下復安碎李固為從事中  
郎京師翁然稱長嗣未可為二公之疵此論太刻吾不取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肯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





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苟爽謁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仲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見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為子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與並為仁矣。何云長者之言。關云案子禁斬平

呂矯時稀已，從源懷効于肝。元尼須僅罷官，亦似有別。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解過，惠訓不倦。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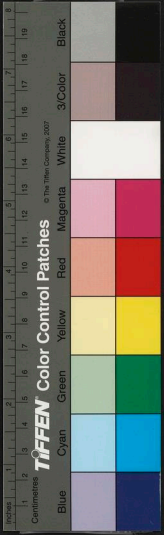
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原注：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何云古人不拘今在所避。孝女叔先雄。何云：雖蓋雜字傳焉。談女而名雖無義理。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

者舊傳，符有光洛。原注：疑熒道有張胤。即終字。劉贛父東漢刊談，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章懷注書分與諸

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觀南匈奴論，棄蔑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也。其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迎婆娑神，誤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



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二月寒食棗淮南  
要畧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  
越皆謂之請龍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闕云棧

晉陽童子童有竹日報平安而騎竹馬之童兒乃西  
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為棧在隰城隰今汾州府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鵬太守王況為大司徒原注二十年虞延傳

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為司徒謝承書誤也何云注玉  
姓音循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  
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為哉

晉擊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謂晉史自帝魏後賢益更

張然晉人已在此論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原注宋  
陳壽朱子綱目以蜀漢為正

統原注本  
晉擊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

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

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辭以對何云宋書天文志三國史  
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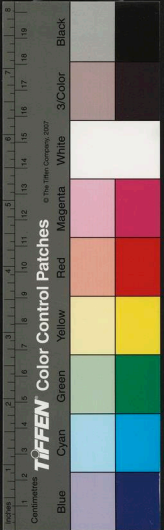
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  
二十七日癸酉乃出置是入太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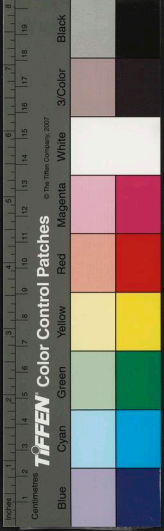
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臥隱然一龍鬼賊亂世其誰可從

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筆盡逐姦雄

天未悔禍世豈能容何云世豈能容似人不能容武侯  
矣詞不達意老生語何足疏錄惟史臣壽姦言

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  
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





高風原注陳壽謂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壽筆驛詩選壽陳述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絃子不堪誰復作降賊公濟之文蓋果州作○何

云壽欲兼其勸懲至此一事豈復可以對言放翁之意畢矣且壽降邪艾周爲之勸其書則卻正所造也

君子小人之天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

直纒四十五麗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

譙周也天果朕漢德哉何云譙廷筠五丈原發句氣柔床質朕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蓋亦恨天道之不可知也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

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原注太平御覽引要覽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畧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

何云延雖雄猛不可專任且蜀兵少分期不可以臨敵矣若得韓信又已定關中固當別用奇之計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前庸主戶位

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模遠矣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

馬家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畱耳武侯表云

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

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此可以禪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畧

載瞻及子尚死節事何云此謂南軒所謂武侯傳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

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

又不能奉身而退以翼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

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徵

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其精

何云思遠于景耀四年以高書侯射軍師將軍行都護衛將軍事與曹爽並平尚書事至六年冬亡國其任事未久而遣厥閣字位皆在其上所謂任兼將相者恐未悉當時勢也姜維畧言之而後主不納逃說香中思遠少爲主婿亦蜀之官之奇也能必入平武侯之克肖固難吾所惜于思遠八歲失怙未更軍旅不知主客殊勢失在

以宿衛不習戰之兵。撥既入死地之強寇。既不早納黃崇之言。又不能憑城持重。以挫其銳。一敗塗地。國勢崩解。有如干寶之云耳。○又云崇屢勸贈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謂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止。殊魏玄成。徐洪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之。易地則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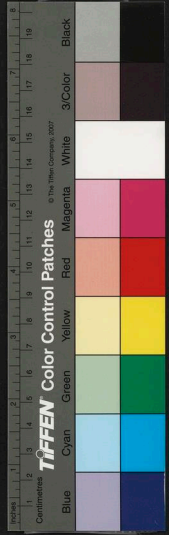
鄒艾取蜀。行險以徼幸。聞伯才陰平橋詩云。魚貫巖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何遜耶之深入。固曰徼幸。然非。賦師也。宋詩用字不體類此。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滑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竟何為。長安不見漢官儀。

鄒艾老翁誇至計。譙周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為嗣之初。大饗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甚漢也。嗟然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原注。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栢之下。為詩云。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及。輒情其未流。至於玩精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

晉傅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



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  
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愚  
謂東都之季或附曹孽忘漢全蕙化為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  
傅玄之言得之何云或以爭九錫建國自發豈可擿之附曹之列南宋人有持  
論過峻而反使亂臣賊子法無可加者此類是也然其病皆生  
于讀書不  
詳考本末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范蜀公曰  
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  
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國云按朱子解云謂子不從父不義之  
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  
坐之義當從而不得方可供  
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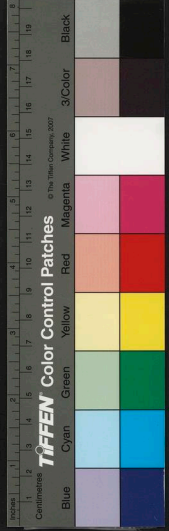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譬巨姦之  
鉅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毋工儉以淮南欲誅師

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為  
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凡  
忠於宋者為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懼今之  
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膝下不如朱全昱謂之正可  
乎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原注言被服飲食難  
曉也俗語有所本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  
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鄴鄙非必中土權



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鄴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巨衡奏言文王郊於鄴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漢儒不及也真具隻眼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也何否其論器本于美世期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原注亦見通鑑文偉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

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式有晉祁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免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之斷吳之賢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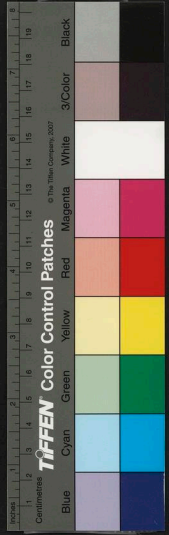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无

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何云於時吳之舊德亦盡矣權之弊尤在和霸交接之會耳

吳築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原注或以涂塘音塗誤也元和郡縣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扭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是也曹干



兩紀孫檀一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原注曹嘉之十寶晉日紀補盛簡道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晁

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

李華云于寶著論近王化根源原注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

族翁豐城劔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愚謂豐城二

劔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

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買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

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

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

況作史乎原注豫章記見藝文類聚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正觀史

官脩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

以為非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何云休文晉書雖不傳而宋書符瑞志中尚存此說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畱心於養生而廢馬充多潘尼為太僕

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

潘尼為乘輿箴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為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按殷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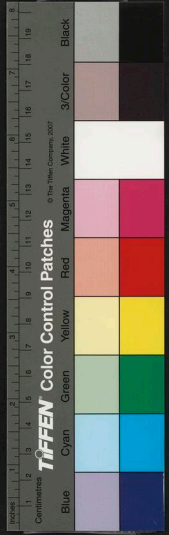
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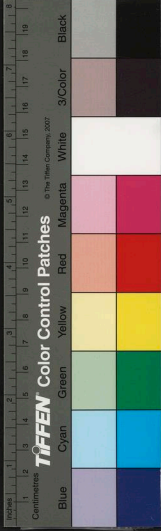
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

尺打帝頭云見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

為雄亭亭在須臾厥厥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其有





國朝系圖

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違春秋之誅何云勸進者自鄧

未可拂之亂賊也畏禍  
操筆不得為大丈夫耶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周

子前已有此語矣

東坡謂劉壯與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

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庚

元規也元規以筆札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為

之也

庚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曰晉秦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

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

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願注天醉見張衡西  
京賦與信哀江南賦

何曾荀顛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忠不忠於魏又不

忠於晉非孝也顛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禍止及家顛之姦諛

禍及天下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誠遠慮非清

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然矜何足以比濤猶磻之

於玉也何云衍山王是  
一將猶忿之辭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間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禱在夕陽

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發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

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

原注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宋之禍亦以丙子悲夫○聞云案王  
辰廢宋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才人賈氏為貴妃似道之姊也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無郊赦故大



國朝系圖 卷十三  
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愚謂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於五代也

通鑑秦兵既盛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碁賭墅綱目刪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一句則圍碁爲張玄乎謝玄乎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玄圍碁然一玄當如漢書敘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

王導之孫謚授璽於桓玄謝安之孫濟開云案循先已與謚册語始就持册於劉裕

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原注無奈乃祖一附淵明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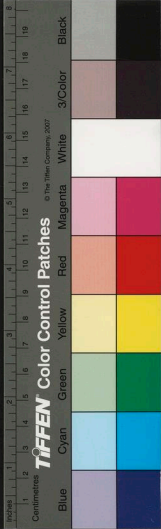
桓玄篡逆下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亂臣賊子祭

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汗簡贖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頌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爲之討羌而死非爲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蘭艾驚泉之辨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誅淵明日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何云卒於宋代南史何嫌立傳晉幼安不以魏志有傳貶其高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穎川韓元長謂韓融原注融子濟北汜稚春謂汜

毓

原注晉書有傳集云范種春誤南史汜幼春蓋避唐諱治字之嫌何云南史似作于太宗時高宗時成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攷魯

公詩云張良思報韓翼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

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

自謂羲皇入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與與孤雲遂辨隨還鳥

浪見廬山記集不載俞云此詩雅見陳大令舉廬山記中然已非全篇矣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

蒼蠅傳赦異苑以為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于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

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何云魏通附建隆其類也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之言昭之惡

甚於師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已虧其言之

是非不足論也

于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

可謂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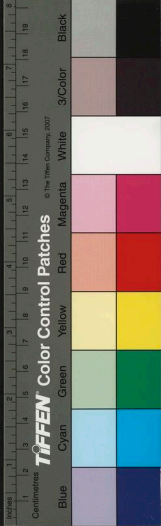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晉敗其一原注

苻滅其三原注李勢篡容超姚弋不可以清談議晉何云歐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孝靜帝詠謝

靈運詩曰韓亡于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

至今使人流涕



伯厚以悞會詩  
袁南豐一破之  
義猶甘棠之後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為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何云一能待因墨池言之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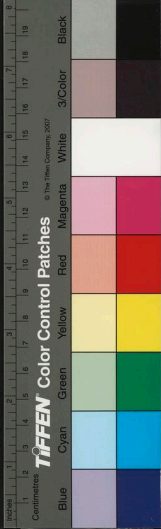
重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出淮南子  
楊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人哉原注廬武都王○何云王疑作氏○

又云皆深傷宋季之無人也

表宏以伏滔比肩為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九錫恥安在哉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以為謝邈通鑑以為徐邈必有一誤爾云徐邈鑑亦本晉書儒林傳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楫於江曰使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攻之吳猶有死守之臣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



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雕龍謂江左篇製溺乎玄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何好莊

老至過江佛理尤盛何云佛理疑當爲玄理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

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原注思謂東晉玄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何云景純蓋始變乎

嘉之體非孫許之弊自景純始也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

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

地未分至唐玄宗爲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

未有知通鑑者開云梁王氏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隋經籍志唐藝文世系畢惟列傳未就卒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爲本異者惟無表耳此豈編年體玉海入雜史類不入編年類得之

宋周朗有檀帶寶等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之說皆

足以傲世述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璠猶獲考終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

之篡晉踰年而弑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

襲其跡自劉裕始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帝不失爲叔

孫昭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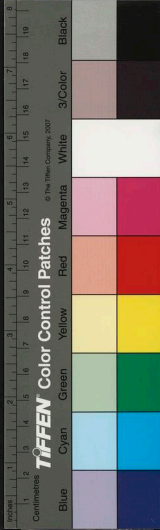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戒昭昭矣

葉少蘊云齊武帝欲爲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爲非古或以爲

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

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戎墓銘爲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

玉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



唐開元四年假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甄  
久方刻石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贊米  
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  
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  
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為  
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  
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蓋襲其誤原注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爪距豈知  
社稷其子乎○何云宋以歸德為應天  
府而明初廢之天考索也其後又改北平為順天則南京  
之名雷同矣以經義取士而經亡安得讀書人而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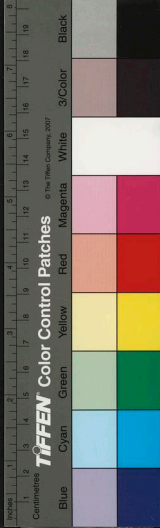
梁武帝時錢陌滅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  
章又滅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典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偽楚之  
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莽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襄倫攸斃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  
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  
見其人痿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

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  
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闕云案謂北  
史非北齊書蘭艾混殺甚矣原注長賢  
微之父也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符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溺乎



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於隋大業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  
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以素勸  
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玄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勣也煬武之立素勸

之力也其子孫欲撲其燼可乎  
祖君彥徽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論原注反支凡反已朔四日寅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見於此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栗事沈約以少

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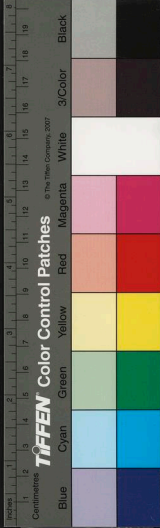
焉

李仲信原為南北史世說宋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  
小說也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隋之不久不  
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代之樂其能久乎何云迂寶常之先見不  
遑房玄齡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  
大焉殊不知隨從是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也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於八年關云案魏書北史並云魏言垂濟一紀終身為范粲可也



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寧為表絮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語也寧為王凌死不為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謫名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鄂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忌寧為趙鬼不為賊臣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龐惠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天戮也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迴之討楊堅所以存周也孝寬受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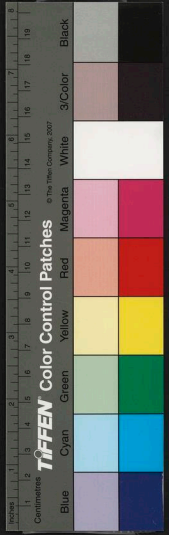
厚恩乃黨堅而滅迴堅之篡也孝寬實成之難以道春秋之誅矣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為其父者亦少愧哉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剛云浩有歷仕梁齊周隋之推之推見遠之孫之儀之弟也父協亦義士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後學 汪 卮 校刊









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了齋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爲立像至開元中始與十哲合爲

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哲爲坐像

原注集古錄字陽冰繕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

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闕損等九人爲立像脚

冰修廟在唐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潤色之語也

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

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

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嘗爲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

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史於屬賓傳又

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鑑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

事原注或謂太宗以

既效自滿非也

鄭毅夫

何云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麗嫵然婦

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濁人也神宗聖

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

原注温泉銘小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閒不容穢鄭伯克段于鄆春

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爲投機乎晉樂書將弑厲公

召士甸韓厥二人皆辭太宗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

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何云謂謀英衛無乃機事不密當時自府僚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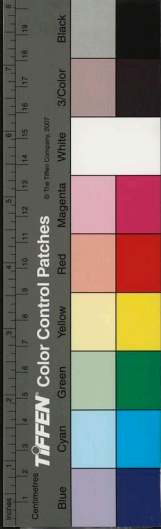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

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

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

何云宋制

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



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

原注通附傳在迷隆質錄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表衆傳

帝之於帝曰表衆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正觀之治

何云房二  
十三年姦臣久於

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

何云李十九年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衰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女

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

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

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爲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

武爲龜也

治平末年始鑿度牒攷之唐史肅宗時表旻建言度僧道士收買

濟軍興此齣牒之始也

開云案出裴冕傳食貨志則前此安祿山反楊國忠遣傳御史崔巖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鄧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道士僧尼實也始於景至令祠部給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也

鍾紹京爲宰相而稱義勇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於

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捨如是滅堅以刑人之言爲辱此何

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於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

輔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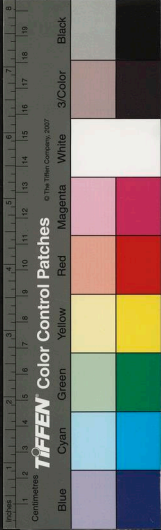
鄭薰傳云臣人用階請蔭薰却之不肯敘亦庶幾有守矣文苑

英華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稱全德其仇公乎其敘甘

露之事謂克殲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秉此筆乃得佳

傳於新史豈作史者未之攷歟碑云大中五年念功錄舊詔詞

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爲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襲表



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原注宣宗召羣澳問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咸斷非前朝比上聞目搖手曰尚畏之在王良之立

極其亦畏言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槍不謹而況巨耶然豫為黜陟使言安祿山

公直無私其逃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

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原注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孔光黨王莽則不言溫室樹不足以爲

謂席黨麻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爲謹

容齋續筆辯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

友議宜其失實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棕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致堂

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棕李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

取之以文饒爲人大槩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案此事出張固所

撰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

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

爲辭而止愚按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

張說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爲相加集賢大學士

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爲辭傳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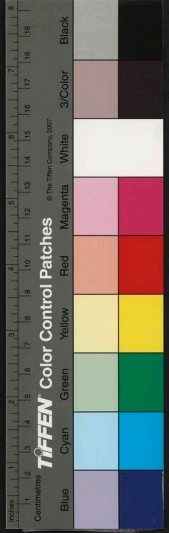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

言矣愚按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

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原注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

舊史敬宗紀李翔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謂翔爲韓文

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CONGRESS

善之辭荆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

老學菴筆記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愚觀李文簡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上大曆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改放翁所記蓋未攷此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杜氏所載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爲準此東宮畫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敎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爲琅邪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王亦畫諾矣何云上事行句本兼諸王言之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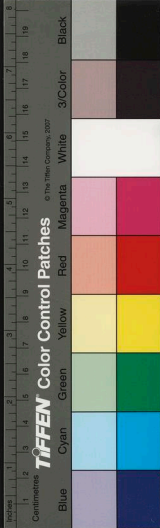
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南豐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李德裕傳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嘉祐六年制策原注胡武公撰

錢穀大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弘字避諱誤以質爲賢何云今樂城應詔集作質

劉秩爲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早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媿閭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入廢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適之峴知柔  
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爲狀頭有李旌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

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

屋一人何云明無制科以一甲三人爲榮選狀元八十六人入相者自胡廣至魏漢德凡十七人榜眼探花入相者自楊榮至傅冠凡三十人

唐宏詞之論其傳於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

於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何云宏詞考文章制科求直言一舉不同

李泌父承休聚書一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

饌原注見新舊家傳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藝文志貞倣太玄陶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

弘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貞倣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

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爲正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詰爲應物傳敘其家世云篋之孫待價仕

隋爲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纂唐書韋待價乃挺之子

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二人同名歟當攷何云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貞倣第七子洵隋戶部尚書沖

生挺冀州刺史挺生待價相武后待價生令儀宗正少卿令儀生鸞鸞生應物蓋作詰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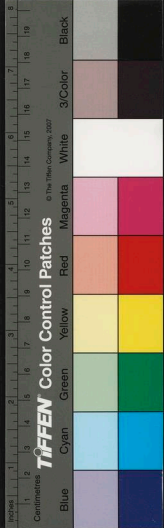
劉闢亂於蜀其嫂庾氏棄絕不爲親白樂天爲詩贈樊著作與陽

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爲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

焉故表而出之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雜錄謂諸辭皆出李林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德頌則吟詠符瑞雖賢者

不免



鄭餘慶探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

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本於此

國云唐藝文志有王儉  
弔答書儀十卷室書

儀七卷書儀之  
名又始於此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顯也我藝祖之任將以久任

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錄謂貞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

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於非福則

是詬祭懺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行

誠齋易傳云文宗陷於官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

度自陷於程昇元稹浸潤之內愚謂稹在穆宗時昇在憲宗時

非文宗事也

顏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懷堅明之

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居家無匹帛之餘何云謂  
舊書

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滴水李氏收其一

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十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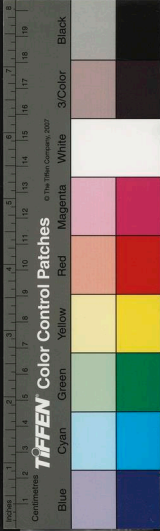
節戚里皆進華山記云弘農鄒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

綵囊盛栢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相傳赤松

子以囊盛栢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愛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

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



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原注寺名與前不同

貞元元和咸通迎佛骨者三闕云今扶風縣北之法門寺即無憂王寺紀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

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殺梁師其簡公羊

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畧見

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楊文莊公徽之聞云徽之子仲猷浦城人本傳不載其諡何云竊案東都事略云其後仁宗以徽之先帝嘗條陳略太子太師諡曰文莊此書近始重開闕文

好言唐朝士族閱諱行錄悉能記之核館閣書目諱行

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

司名氏原注起興元元年宋敏求續爲後錄五卷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稷矣出說文引虞書稷三百有六旬李

密傳教庾之藏有時而餽何云賜斯義切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

也新史尚奇類此

馬總通曆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畧論原注畧論五卷起太昊說

隋叔公子問茶

李翱爲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朝名公秉筆

亦有誤者歐陽公爲范文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

爲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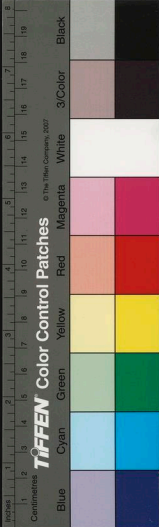
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爲張文定銘云

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臣

所草李微之何云名破國史誓詔在慶曆四年十月封冊在十二

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爲學士原注封冊乃宋景文撰宋文公爲張忠獻行狀

同卷記司





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實錄其中多

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罔羅舊聞可不審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祔此失

禮之始也  
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為左侍極而

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獄劉真入碑

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為正愚案南齊張

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

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  
攷古編以通鑑貞觀十三年房玄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為今斷表

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

始非昉於唐也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原注管華 補院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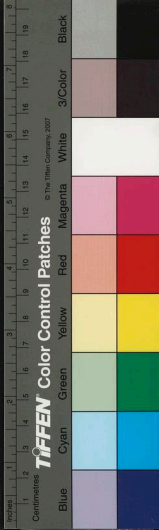
唐亦有蔡京原注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虐誅京始末見雲溪友 議何云唐之蔡京嘗為僧李義山有口足禪僧之句此姦臣

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彞晉亦有桓彞何云桓彞魏尚書令 階之弟事見孫綽傳此忠臣名

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原注兩毛遂見西京 雜記實平十詩用之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祿厚外官而

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  
魯公以縮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寶箴用之  
李方玄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玄墓誌本朝建



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簿書愚核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  
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簿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  
蓋誤以傅隆為沈約也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  
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  
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  
耳容臣博加詢訪

何云人主勸學又事其大者遠者如此所以為淳熙

蕭邁與其子三見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唐史云自  
瑪邁邁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世表梁真陽侯之後有

鄴相宣宗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本傳所謂召見金鑿殿奏頌一篇者也

今集中闕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譏裴度

韓文公子和雖有金根車之譏而和子綰袞皆擢第為狀元君

子之澤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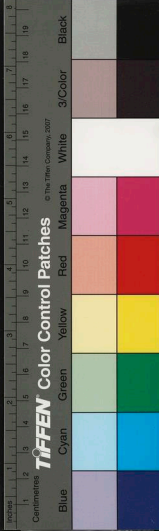
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蚧之屬原出見昌黎集元稹為越

州復奏罷之原注見白樂天集

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原注見昌黎集麗云核稷

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若孔戣奏罷則在元和二年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戣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乃合竊邦故實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於父構



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桐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伋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伋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伋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實應已後伋自校書郎充學士出鄆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伋上疏以翰林故事攷之伋是時爲學士非待詔也。何云唐時翰林待詔凡山人僧道皆是非官名伋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疎唐史不爲伋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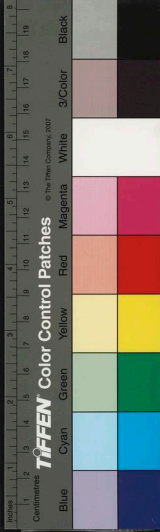
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何云對仲父而言乞

則爲賤且疎矣王氏特著之以激後之爲詞臣者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爲皇甫湜學湜不至爲孫樵宋新仲曰樵乃過湜知書何易于褒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韻之內以大姓爲首鄧名世謂稍能是正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鈕正茅夷指爲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謂寶不知自姓所由來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原注受金事未詳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廙作



亂珣子弘厥子華並貴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  
當從文粹為王韶新史談以韶為劭原注韶之叔君之戚也身為臯鏡而乘史筆其誰服之傳曰無瑕可

以戮人○關之豫登文帝別乃劉裕使王韶之必加配誅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  
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  
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  
其俗弊

姦臣唯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之排韋昭盛  
冲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侁亦士良之術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武帝之於汲

黯衛青公孫弘明皇之於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

賢必以脩身為本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篇取之關云孟詵見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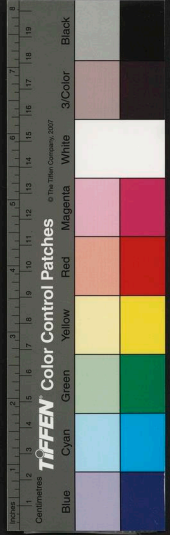
書隱逸列傳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愚

攷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  
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何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

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瑄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而



賀蘭進明諶於肅宗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瑄建此議可以  
破逆胡之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論

發揚之

原注言以與邪立左之業我宋以  
康王建中與之基瑄可謂善謀矣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柳州司戶

新史攷之當從唐鑑

原注唐人深嫉黃誥以罪貶柳州司  
戶○何文李商隱有哭劉司戶詩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為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卿權移於賀  
蘭進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

下之重

常參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  
遣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知漢故  
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

原注世多以短喪議漢文帝而  
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玄宗始

也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

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

用梁年號

原注慶曆中謂官其四世孫奕○圖云慶曆當作  
景祐蓋屬籍為清苑奏上僞諱始得官其裔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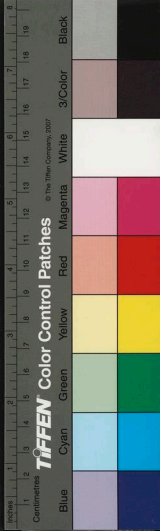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不  
可泯也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

不如我陟無以應古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

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

以禮與軍旅為二物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為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何云按第十三卷所載長賢非有溢美況

僅附見魏收之後取○文○  
○紀聞所採非一人之論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原註成公

大曆八年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原注常衮建中初為閩人設鄉校李綺在其前○  
○闕云按唐宗室世系表蜀王濛五世孫為福建觀

察使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諛不改無忝河汾之學矣

許敬宗諛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諛榮靈而更曰恭二事相類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諡曰忠是獎弑君之賊也高祖相封

德彊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綱正見於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

贈張衡闕云按贈張衡於高祖於義寧中事太宗貞觀二年以裴度通氣賜帝

增別傳流驪州父子刑賞判若天淵故曰唐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

朝野雜記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奇東

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

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矣原註其說  
本極沙隨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處士於晉亡

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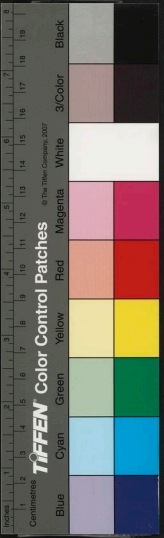
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何云八  
條闕得

鈔本補完考之前理元坂  
乃自田字以下脫一葉攷之會要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

表因製素為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頌

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

州奏均田續通曆云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



善之爲其辭爲圖以賜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也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類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瓌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爲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宋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馮馬以木爲之已是紙錢之漸唐范滂正謂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河運不燒楮鏹呂南公爲文頌之

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憚令僚佐杜嗣先做應科目策自設問

對引經史爲訓注憚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

冊謂此也

劉石鬼公武以爲虞世南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朝復納綾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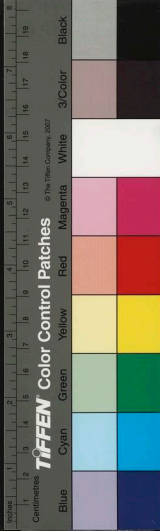
錢淳熙元年始免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爲驗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范質欠世

世字已上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爲臣者之訓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典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所以亡晉也



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況

天下千萬人之心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筵曰何謂內黃筵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筵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  
正下黃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按五代通錄李筵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  
有外黃小黃縣原注五代史記改小黃為下黃漢也當從通錄

困學紀聞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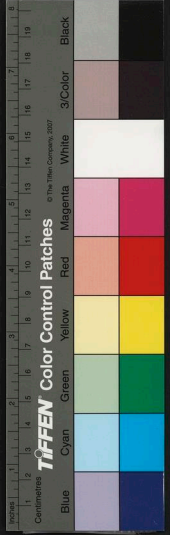
後學 汪 屨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十五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攷史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者之空言哉  
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立叛兵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為常極於  
五季君如逆旅民隆塗炭我藝祖受天明命漢宇宙而新之一  
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定  
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視  
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為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為  
縣令以去鎮將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  
反手之言於是驗矣





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況

天下千萬人之心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筵曰何謂內黃筵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筵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  
正下黃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按五代通錄李筵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  
有外黃小黃縣原注五代史記改小黃為下黃漢也當從通錄

困學紀聞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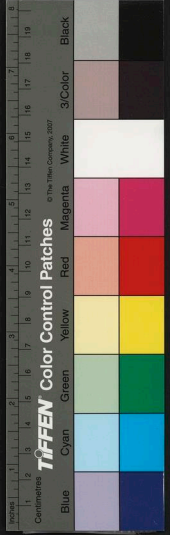
後學 汪 屨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十五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攷史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者之空言哉  
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立叛兵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為常極於  
五季君如逆旅民隆塗炭我藝祖受天明命漢宇宙而新之一  
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定  
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視  
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為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為  
縣令以去鎮將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  
反手之言於是驗矣



高宗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學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筆況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

何云此語乃南

渡備安之本

崔伯易何云名公度感山賦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

感文鑑

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錄非以增賦也陳君舉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

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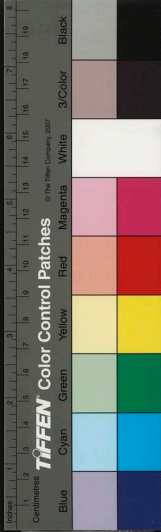
奏機仲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

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其為蔽蒙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

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初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虜雖強而

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召洪君疇何云名天錫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

以足其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



耳目勿用儉人其惟端士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周益公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

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談執政不

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錄爲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脩長編時

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摭猶有遺也開云李仁

力四十年而成明正嘉開人猶見全書天曆中錢收齋只於內閣鈔得卷初五大本

環於絳雲之災西十年前無錫顧修遠從嘉興高氏購得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然

止於治平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

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

四蓋用其十矣何云此宋之所以弱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道學自周子

三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天意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蒞宗孟之筆也王

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何云寇丁之相惡止於兩人此人分明報復不

紹興重修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曆

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

疎畧鶴山謂小人爲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過絕之自唐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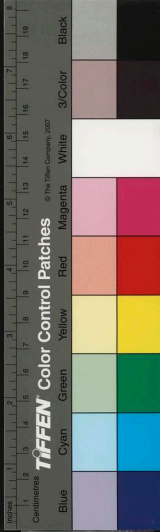
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寧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

餘原注元祐中對策劉行簡曰天下之治撥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

之而有餘原注紹興中奏疏皆至論也

義門祀丁謂史人可知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郊禮。真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郊，為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嘉寵事，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官制為藝祖時官制。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本後漢張霸戒子之語。呂居仁雜錄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秉家誠。

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為善之義。何云自警，淵朱文之，尚未此。

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為法。

周元公生於道州，二程子生於明道元二閒，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何云若是則孔子不亦生於闕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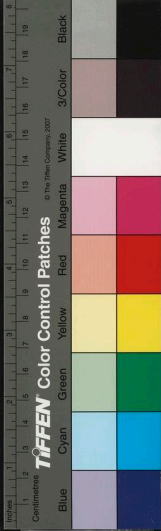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慶元之黨，黃勉齋謂本非黨者甚多，羣小欲擠之，借此以為名耳。

歐陽公為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于其親，友于其兄弟，而集勳其名，與字。周益公攷之，春陵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立傳也。荆

公為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揚子，當求郡志而補之。原注：二表皆藏於文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善，順祖曰大寧。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善，順祖曰大寧。



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為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殿名為無名禮官之失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遺虜

不肯割按五代史劉仁恭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

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

原注唐無灤州武經總要石晉割略燕薊為名以居之策賈耽說西北渡灤河至盧龍鎮唐

賈循德張守珪北伐次灤河薛嗣德師至灤河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育張方平田況

慶曆錢明逸彥遠皇祐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

介東坡詩先帝親收十五人注者多誤

兩云案仁宗本紀所載策制舉人之時與此不甚合惟玉海科

舉所載為審

乾道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細故悉民咸又靡分

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宋文公與陳正獻書曰卑辭厚禮

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

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就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

物細故捐之哉

何云但失辭耳錯引典故不至見絕也

孝皇獨運萬機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之說大事記

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鑑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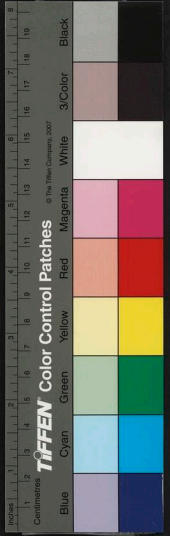
文潞公龜錯論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受

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然宋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

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錄其後兩朝



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承阜其後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參決庶務手詔洪景廬所草也禮部太常官堂白手

詔用正觀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靈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宗宗誤當云

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原注致堂原亂賦建

承宗之流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

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

齋者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寬

是以不免為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何云若皆倖倖而去誰與事君南軒東萊必非苟容者也

勉齋亦為後學立此防維耳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

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畧之外却無枉尺直尋之意何云惟事關君德者

不可不爭至於處眾和而不同可也

濱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則莊獻不入

景靈榭景靈宮建於祥符五年以奉聖祖其為原廟自元豐五

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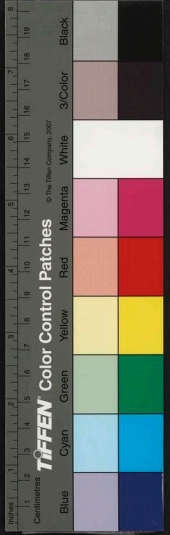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為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至樞筦愚謂有

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游若論事為樞筦者字載德龜山

為銘合為一人非也又淮海樓記考國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

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謂少游為蔡州教授時選八七階未

改主簿乃初階非歷此官也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引疏義頗有增

損天聖中孫爽校定律文及疏為音義何云宋初士大夫謂意實事

江休復雜志駕頭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四世矣按國史

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繡帕內臣馬上捧之原注駕牀六年幸臨

親宅內侍隨馬駕頭壘遂以開門祇候內侍各一員挾駕頭左右次扇食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宋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以

為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

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乎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學士院周必大

奏唐元和閒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

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請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拜之

禮執政辭遷秩之命蘇軾當撰荅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除

用執政非節度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允詔書臣未敢

具草紹熙中譙熙載自遙郡觀察使除正任辭免降詔倪思封

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撰辭免不允詔者凡三嘉定中師異

知臨安府辭免蔡幼學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喪語臣無辭以

草淳祐中別之傑參知政事尤熲不草荅詔此禁林繼奏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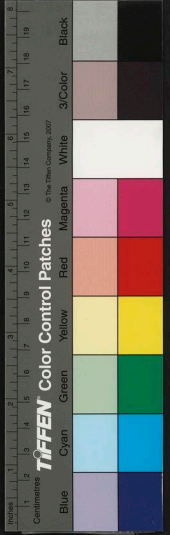
也唐末韋貽範起復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上疏

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輩不以為故實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乘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

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何云

東坡先生嘗云靈樹如富貴時至即有草木如名節久而後成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  
及有宋先達甚多何云如王元之文亦自有古意所謂先達甚多也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條  
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  
其文金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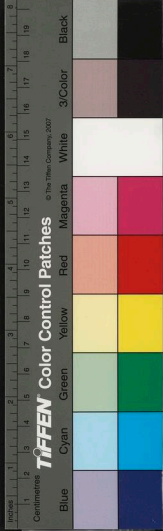
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  
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呂成公與宋文公  
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北宮黝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  
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  
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割判乎文公答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謀之而臧則文子  
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臧則生王家以為大感此人所難言

也

建炎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紹興趙鼎張浚去而檜相檜死其黨  
迭為相隆興至淳熙萬幾獨運而大臣充位慶元後政在侂冑  
嘉定後政在彌遠端平訖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姦臣弄權  
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凝冰堅  
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何云見第十三卷遂與西晉同轍哀  
哉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渠謂之草頭古  
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雜記載開禧貪濁之事詳矣繼其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從  
之臣無論思有獻納他可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寬饒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退對以見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許敬宗賢於竇德玄矣

四瀆濟水獨絕宋全忠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嘉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乎又蕭衍篡齊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為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何以示後

紹興建儲欲更名燁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開云按李宗本紀燁而亟改之景建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時無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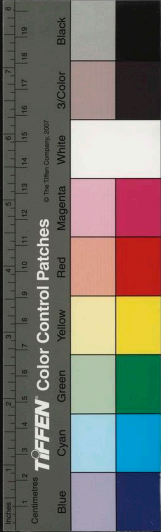
范正獻公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脩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其

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為時政記而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曆欺誣之言所謂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混爾

葛文康勝仲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朱文公五十年閒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義重而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濟何云築室礎為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穎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原注大父康節先人伯溫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溫公作相夫人問其終夜長吁問之曰某所  
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爲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  
溫公集張夫人終於元豐五年此記錄之謬也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爲之時爲改過之日月又云雖有  
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  
述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術顧所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  
好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乘文尚武親內疎外之心何不因羣  
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己之獨嚮其言皆割切孝皇擢之第一有  
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

徐景說霖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不與天下之  
公議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爲仇每潛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

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

也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

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何云真腐儒直諫直諫之腐儒義門必不腐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曆後不復爲題

寔矣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足疑開云案將之奇傑英宗時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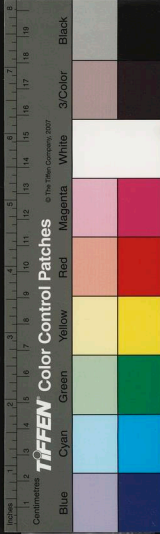
報罷則謂慶曆後即不復寫題者恐誤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此晉謝安之言也命秩

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言也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書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

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

何益超忠簡亦主和議史身善持議或成不容以小人與之

呂文靖為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為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為

相非無一善可稱何云魯直善子為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者

无咎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遺詔下謂之遺詔蓋

避時宰家諱也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脩城郡守趙希

觀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

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玉葉也聞者壯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

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終也不知道順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初

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

何云虞伯生題樓攻蠹織圖詩序云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蓋兼以勸

牧民者不獨延春也哲宗元符開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祕書省

圖書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

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

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

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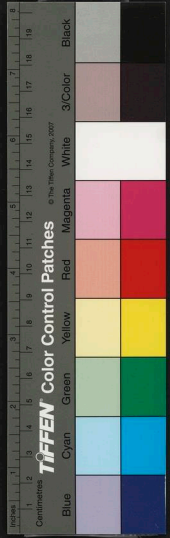
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噫使徽宗能實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

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為瓊聽之藐藐而書學設焉黍離麥秀之

風景其可畫乎

紹興開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

而八人出於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於武德正觀之時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於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

國云按舊唐書長史上下四十一人酷吏上下十八人

富文忠公使虜還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思夷狄輕侮

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

以和戎為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捷而

班師天子下詔罪已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盟戎奈何君相反

以為慶乃止

何云寇公與大臣

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

王時雍徐秉哲等為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開

封捉事使臣寶鑒也李鄴以越守降虜而種石擊虜偽守者親

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謂蔡李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

元祐中李常寧對策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

壞之有餘擢為第一景定中有權倫魁者其破題云運一心之

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

優

張齊賢太原之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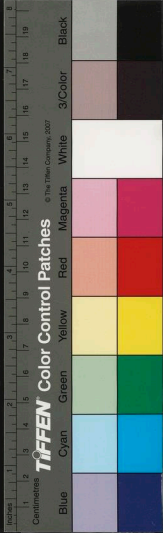
賊骨寒膽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紀不見沮於耿汪黃三姦則

中原可復讎恥可雪采石卻敵乃眇然幅巾緩帶一參贊之功

儒豈無益於國哉搢紳不知兵介冑不知義而天下之禍

允文

今時文破題之名  
想存於此知制舉  
二條於家



NATIONAL CENTRAL ARCHIVE

因墨殺臣  
變極矣

卷十五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

史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李號有厲以危小人之復元祐諸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已有余謂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元祐司馬公是也何云司馬公非久位夸者死

權紹興之秦紹定之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爲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權爲不可陳恕傳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買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實財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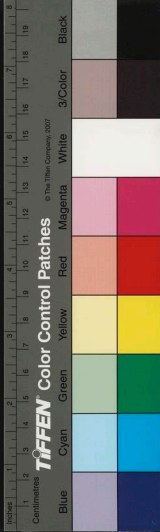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疑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暴叔厚行責詞云

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列郡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爲國守者蓋吳卿真卿二顏在焉爾等項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虧失浸預使

令爲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恥不媿當時之公議顧亦何施

面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原注秦檜仲山之婿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襄陽之事亦起於權場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RWAN

玉帶

因系

卷十五

三

淳祐甲辰宰相復太學諸生黃燈伯等上書曰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伯元本兼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胡清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筆逐四人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爲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齋趙茂實誌之徐景說銘之自荆舒之學行爲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觀矣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僞作諫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於殿內立揭諱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而章厚之黨僞作諫疏有取他人之子

之語其誣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

鄧志宏庸謂崇寧以來蔡京奪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

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

者不以爲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者以學宮成壞爲州縣殿最

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蓋設教之意專以

祿養爲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原注崇寧學校之舉概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此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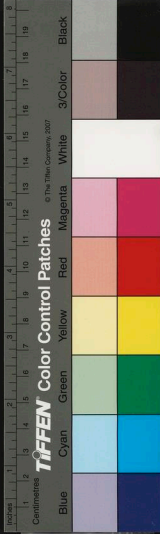
所謂率教者父可見矣○柯云此欺似道之以利昭三舉也

大觀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臣不學如此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選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

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原注臨邛魏鶴山了翁南海崔菊坡與之莆田陳宏義烏徐僉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庸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



禮程子受之館於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焚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襄氏夷族表道潔譙之學得於富順監賈

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譙云按宋史賈氏上有郭字世家南平非表族號作

賈雍雍雙郭襄氏及雙史詩翁皆蜀之應君子也故伊川曰易學在蜀

困學紀聞卷之十五

後學汪 扈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十六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攷史

漢河渠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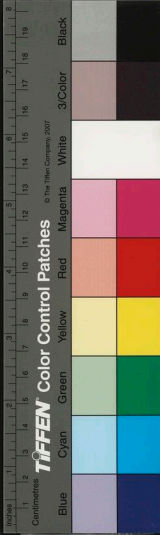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潰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謀用綴軼遺圖云案齊桓公時九河既同為一桓卒

十二年而周禮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潰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當然河之說出自緯書在班固後不之語為據齊桓塞河之說出自緯書在班固後不足徵信關子引之以為定王河徙之由未必然也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陳留郡酸棗縣原注今屬開封府秦拔魏置縣原注地多酸棗因以為名金隄河隄在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禮程子受之館於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焚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襄氏夷族表道潔譙之學得於富順監賈

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譙云按宋史賈氏上有郭字世家南平非表族號作

賈雍雍號雙郭襄氏及雙史詩翁皆蜀之應君子也故伊川曰易學在蜀

困學紀聞卷之十五

後學汪 扈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十六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攷史

漢河渠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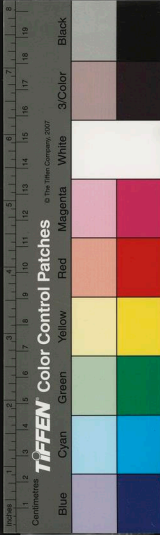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國壅川壑鄰泆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潰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謀用綴軼遺圖云案齊桓公時九河既同為一桓卒

十二年而周禮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潰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當然河之說出自緯書在班固後不之語為據齊桓塞河之說出自緯書在班固後不足徵信關子引之以為定王河徙之由未必然也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陳留郡酸棗縣原注今屬開封府秦拔魏置縣原注地多酸棗因以為名金隄河隄在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郡白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

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原注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王尊為東郡太守

請以身填金隄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開云宋敏

湖地天寶後久屬蕃臣縱有河事不開朝廷故一部唐裝僅載者薛平為鄆滑節度

使河隄事一事其餘謂仍有事蕭倣傳為義成軍節度使滑州朔河累歲水壞

西北防倣徒其流遠去樹隄自固人得以安何云冊府元龜開元十年六月博州

黃河隄壞當俾淫溢不可禁止今博冀趙三州刺史兼傳勞午分理按察使蕭嵩總

事其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復徙濮陽瓠子注

鉅野通淮泗郟居河北原注郟音輸

東郡頓丘縣原注今澶州開德漢渤海郡在勃海之濱原注今滄縣蕭瀆

物海今天津御漢地理水經注禹貢曰夾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

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

導非禹濱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濱班固曰商周局移瓠子今

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曰瓠子河名也濟州鉅野縣東北有

大野澤即鉅野也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鄆縣通典鄆故城在

德州平原縣西南原注天名府夏津縣本館縣程氏曰周時河徙碣石至漢又

陽漕宋如淳曰今濼溪口是也梁賜在今縣西五十里河何嘗從此大昌亦本非碣

字而索傳玄加王氏誤費用之耳何云胡渭生日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

時河徙故濱非碣石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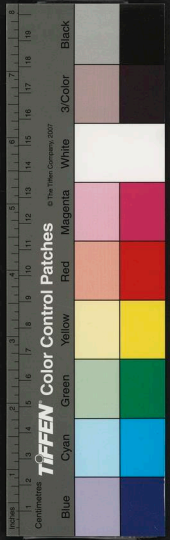
面碣石者蔡氏妄原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原注注縣北十里為瓠子河括地志故

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房宮何云防房在濮陽縣北十里決

河在鄆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原注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河渠書禹乃斲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

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原注孟康曰一渠其一出且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臣瓚曰河入海乃在

碣石元光二年更注物海禹時不注也貝丘州清陽縣原注熙寧四年漯水出東郡東

武陽原注省入大名府至千乘原注青州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南宮

縣東南六里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

辰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閻云按春秋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公羊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穀梁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又

先於威烈王十三年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原注

館陶今屬大名府通典魏州貴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曰于葵河章武縣滄州魯

城縣周省入清池縣元志大名府館陶縣夏津縣有屯氏河南樂縣有大河故瀆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河水別出為鳴犢

河東北至潞入屯氏河原注靈縣附省入博州博平縣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三年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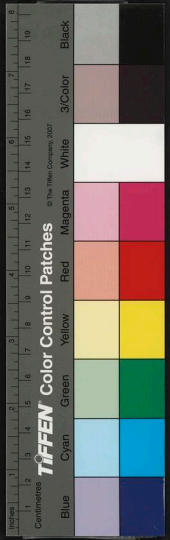
平原德棣州濟南齊淄州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

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

信都冀州信都縣禹導河北過降水即此亦曰枯洛渠西南自

南宮縣界入禹貢九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I

類四曰覆舖五曰胡蘇六曰簡絮七曰鉤盤八曰萬津其一河之經流原注充備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絮為一徒駭原注寰宇記在滄州清池許商云在成平○日徒馬類原注郡縣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記在覆舖原注通典在胡蘇原

鞍河馬類原注郡縣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記在覆舖原注通典在胡蘇原寰宇記在滄州德安臨津簡絮原注輿地鉤盤原注通典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樂高津原注寰宇記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魏安通太史原注不

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歐陽恣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鄭氏以為齊桓

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壤相去

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原注為馬河在平原縣今德州樂史以為馬類誤矣

平當使領河隄奏梭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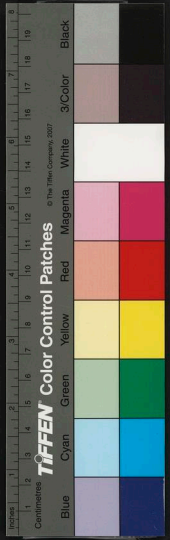
程子曰河北見縣隄無禹隄縣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水經河西南過河東北屆縣原注唐慈原注注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

疎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河水又南過皮氏縣原注河中府龍門西又南出龍門口原注禹導河積石就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也前浪千尋懸流萬丈迄于下口廣子曰下龍門非細馬之追也張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恩所築東受降城之東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崖石壁峭立大河盤

東於山城閉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聲如萬雷○闕云案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不決定襄都之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禹經通典絳州龍門縣原注公屬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山其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北而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疎分亦謂之三門山伊闕碣石見前圖云伊闕未見前宋地理志補注曰熙寧五年廢伊闕縣為鎮入河南六年改隸伊陽

淇口以東  
通典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脩汴渠成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原注平帝時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郡縣志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原注漢梁陽縣唐屬孟州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蕩蕩渠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王景

脩渠原注漢書有滎陽滎渠如淳曰今礪谿口是也水經注王景即築水故滎東注後漢謂之後儀渠○何云胡渭生曰案如淳曰今礪谿口歷來漢注本皆然不知秦氏當日何緣讀今作喻述撰

出礪谿地名謂河從此南見其書傳也

章帝建初三年罷庾沱石曰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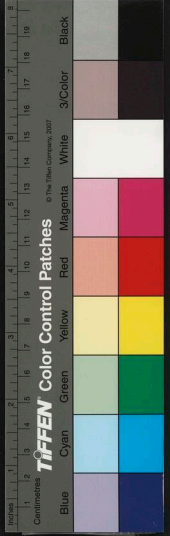
庾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海

鄧訓治庾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石曰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原注本漢若陘縣今貴入安盛縣通典嵐州宜芳縣即漢汾陽縣積粟所在謂

之羊腸倉石磴繁委若羊腸焉原注水經注案郡國志帝山南行唐縣有石曰谷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圖云案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最見

漢武帝以于闐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肅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原注宋文公曰一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總言崑崙去焉萬五萬里恐不能若是

之通典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

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

河之所出也國朝文志有吐蕃黃河錄四卷尚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

敘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河關

原注蘇屬金城郡今積石軍西可千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

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原注題辭注補

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離驛道吾道夫崑崙九歌登崑崙今四望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

歷代田制攷

秦廢井田開阡陌原注周顯王十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

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

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

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

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宋文公開阡陌辯曰說者之意皆以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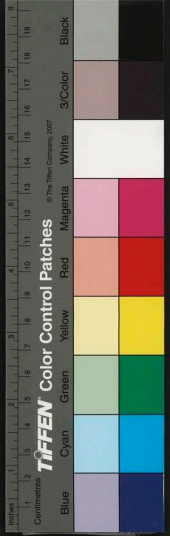
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

田閒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

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

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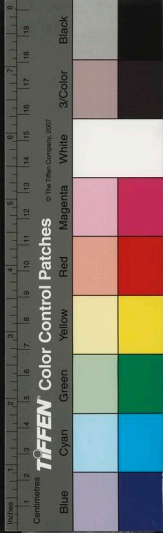
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為正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陌之爲言百也遂沍從而徑涂亦從而遂開百畝沍開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開千畝澮開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澮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澮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一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

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曰決裂云者唐虞



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  
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使井田不廢  
何患田之不實乎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可足也原注武  
人初市籍及家  
屬若無得名田胡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  
使民興於廉也

趙過教民為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原注公羊傳注  
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  
中田二歲一耕下田三歲一耕左傳晉作爰田晉語云作轅田轅易  
也漢地理志秦商君制轅田原注轅與  
爰同易也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

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  
之自爰其處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  
什而籍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  
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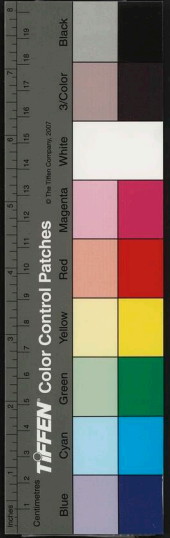
師丹建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  
壞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隴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  
興矣阡陌既弊又為隱覈隱覈之法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後魏藉眾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  
二十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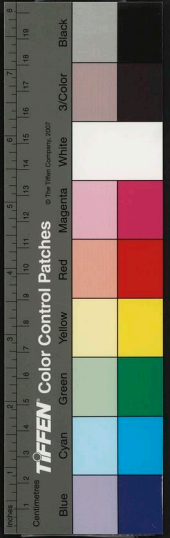
劉氏恐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  
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  
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眾官無閒田不復給授故田制  
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壤而為兼并似指以為井田之  
比失之遠矣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眾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  
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  
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  
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勳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  
僅得唐之四十餘畝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正觀之  
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  
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  
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  
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原注既無振貧之術乃計之實田後  
魏以來變法也是以啓兼井之漸永徽中  
洛多豪右占田踰制買敦頤舉沒三千餘頃賦貧民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陸贄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原注會要云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眾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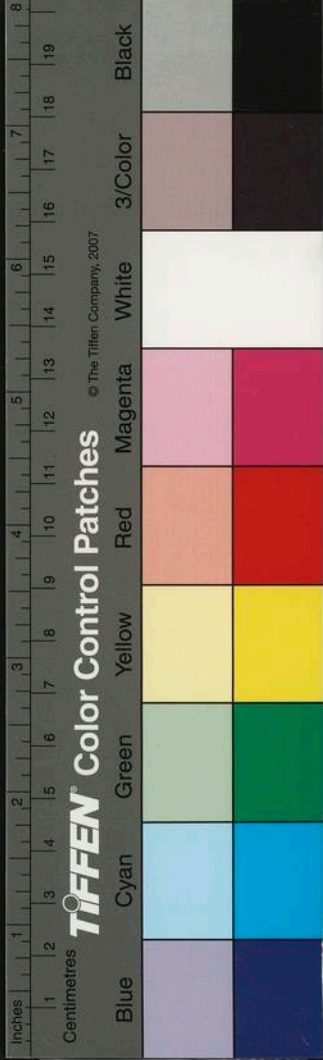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何云今之丈量銷圩止方田法也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

歷代漕運攷

漢



渭渠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馮曰今渭河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開隔灞澮數大川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西都賦通溝大漕潰渭洞河

襄斜道故道

襄水通河在興元府褒城縣原注出衙領山至南鄭入河斜水通渭在京兆府

武功縣原注出衙領山北流至郿入渭故道今鳳州梁泉縣

河內

懷衛二州之地

東冶零陵桂陽嶠道

東冶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原注桂陽郡臘嶺原注柳州原注○嶺即越城嶺第五關原注嶺即騎田嶺第一

沮下辨

沮縣漢屬武都隋為興州順政原注沮水發源於此原注一名沮水今河州下辨縣漢下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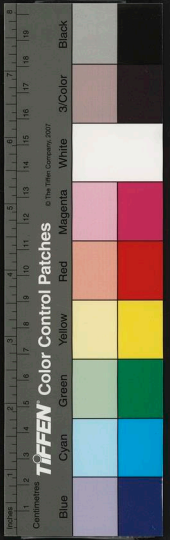
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為成州同谷原注續志下辨東三十餘里有至春夏輒溢虞謂使人燒石以水澆之石皆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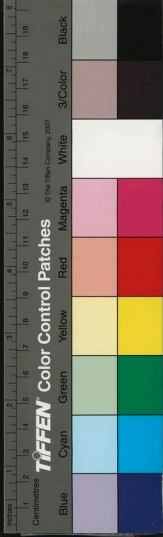
斜谷

郡國志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原注注襄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裏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原注武功今鳳翔府郿縣

魏

陳項壽春





通典·潁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宛工項城縣壽  
春見前晉志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

潁州宛工項城縣壽春縣志百尺堰在潁州汝陰縣西北一百里

晉

漢清水楊口

漢地理志漢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

魯山縣定陵故城在潁州臨潁縣 清水出酈縣西北南入漢

陽縣漢雲杜縣杜預爲荊州刺史開楊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

避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

石門

水經注蔡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爲築口石門

千金場

永嘉元年脩千金場於許昌以通運水經注河南縣城東十五

里有千金場洛陽記曰千金場舊堰穀水魏時更脩積石爲場

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塲原注塲是都水使者陳協造水歷塲東注

謂之千金渠

隋

蒲陝衛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

蒲州原注河汴州原注開黎陽原注汾州原注唐晉州原注京兆府萬

年縣隋改爲大興縣廣通渠在華州置廣通倉原注隋紀潼關

在華州華陰縣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東流二百四十里至

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

山陽濱

楚州山陽縣原注今淮安州

砥柱

陝州硤石縣原注今省入陝縣有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

河水分流包山見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勒銘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邢溝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原注河陰後屬孟州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

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洑原注與浪洑同渠也在後備志

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鬪注云洛在王

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溷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

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原注山海經謂水西北流注于穀水通典穀水本謂水經宛中入于洛板渚水經河

水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原注在孟州記

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

湖西北至末口原注案王氏引杜注末口與水經注合足徵今注疏作末口者非入淮通糧道也今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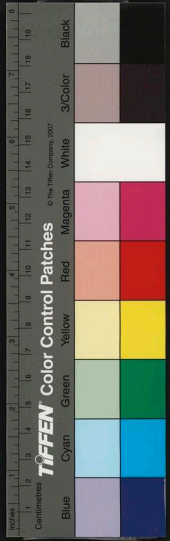
陵韓江是原注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寶應縣北流入淮關云自楚州寶應縣十字宜行盡上又是淮入江不應旋云注

永濟渠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原注今省為鎮大臨清縣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海二百





五十里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原注倉含嘉倉太原倉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沂

河而入渭原注三門山見前砥柱地理志河南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

領河陰倉原注會昌三年屬孟州河清縣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省有柏崖

倉陝州平陸縣三門西有鹽倉東有集津倉陝縣有太原倉六

典東都曰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運

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原注揚慎名為含嘉倉出納使何云慎名知含嘉倉也劉晏移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原注會子固曰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

中之粟以給大粟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砥柱之險原注九域志陝

州平陸縣三門集津鎮

澶水望春樓廣運潭

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澶水西岸有北望春宮

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

灞澶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三載韋堅開原注會要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望春

樓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所

以因龍首而建望春

上津扶風洋川

商州上津縣原注漢長利縣扶風郡鳳翔府原注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治上津道置館洋川郡

洋州原注沂江漢而上至洋川陸運至扶風

泚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汴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汴口堰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七年使梁庠增築漢古堰遏河入汴

原注會要開元二年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壞破漕梗發汴鄭丁夫浚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濱紀其績

甬橋渴口蔡水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渴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原注李勉治蔡渠引東南

通典汴州浚儀縣有蔡水原注九域志祥符縣有蔡河建隆元年浚蔡河設斗門

二年導閘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穎達壽春以通

淮右之漕以西南為閘河東南為蔡河開寶六年改閘河為惠民河原注與蔡河水李泌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

金商運路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京三百里

渭橋東渭橋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渭水南去縣三里東渭橋在萬年縣東後

漢注渭橋本名橫橋在咸陽縣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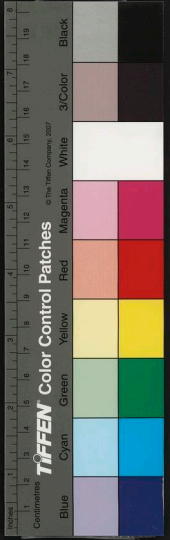
揚子院淮陰項城穎潁

揚州揚子縣原注全屬黃州廣明元年高駢奏改揚子院為發運使淮陰縣楚州項城縣陳州穎水出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潁

水唐志陳州潁水縣原注今改商水縣水出穎川陽城少室山東入穎

後周

汴水埇橋原注見前泗上



漢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卞縣至方與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爲廣濟河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原注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首築陽陂築百餘里引京索二水通城濼入斗門架流於汴東匯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以京索河爲源禹貢之蒗澤原注九域志在

蔡水

原注見前

蔡河貫京師兼閔水洧水潩水以通陳穎之漕蓋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入丈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爲一支由穎壽入淮楊侃皇畿賦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

海縈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

原武

原武縣屬鄭州

兩漢崇儒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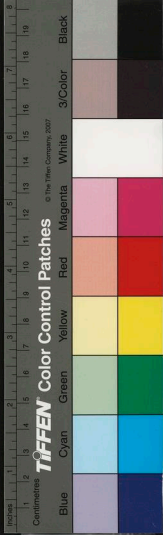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冢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子冢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

何云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

政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





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飯甕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水經注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牆。闕云案：以正義引佈作而洙，南北二字當省。洙泗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西門各有石闕，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叢曰：天子墓塋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爲博士置弟子。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

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三輔黃圖：漢太學在長安

西北七里，關中記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何武歌：太學下王咸

舉幡太學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

闕云案：漢書武帝紀贊曰：興太學。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祕書之府。黃圖云：蕭何造

其下礪石爲渠，以導水。何云：應也。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

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爲殷紹嘉侯。原注：匡衡、梅福以爲宜封孔子世爲湯後。劉向說上宜

興辟廱設庠序。原注：未作而罷。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爲褒成侯。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褒成侯在瑕丘。原注：今兗州瑕丘縣。後漢孔僖傳：平



帝時封孔均道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學中元元年起辟廡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廡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至魯詣孔子宅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和二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遷幸太學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官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漢官儀辟廡去明堂三百步

車駕臨辟廡從北門入三月九日於中行大射禮原注永平四年八年順帝陽嘉元年二年靈和帝永元十四年熹平六年並臨辟廡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

內闕里之中肯洙而泗嬰相闕之東北也梅福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鄉飲祀孔子猶未立廟也梁

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廟正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北宮白虎門於門立觀

順帝永建六年脩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水經注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碑陽嘉八年立云

按陽嘉止四年大當作元作畢即立碑也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

年九月詔脩太學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作畢碑

南面刻頌原注獻帝初平四年太學行禮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光和五年幸太學○何云光和五年靈帝事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太學門外。

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爾雅云秦洪氏隸釋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余故以杜詩古縣光和尚骨立光和指石經言。洛陽

記高一丈許廣四尺。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

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延興三年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煬帝改封紹聖侯唐正觀十一年封裔孫德倫為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為文宣公宋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至和二年祖無擇言不可以

祖謚加後嗣詔封宗愿為衍聖公今世襲後魏太和十六年謚孔子曰文聖尼父唐正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武后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謚為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謚之聖文宣王五年改謚至聖。

困學紀聞卷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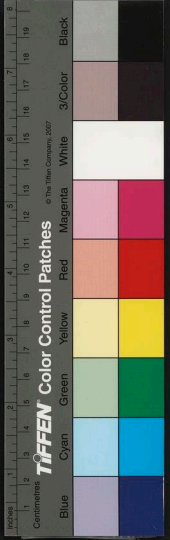
後學 汪 扈 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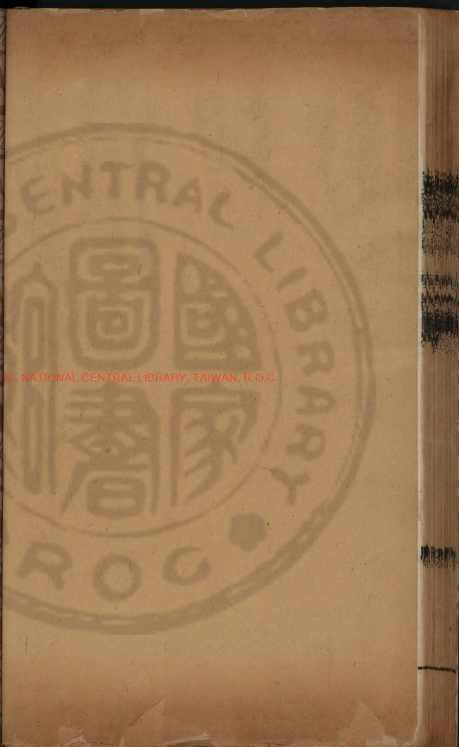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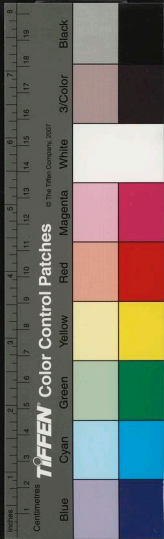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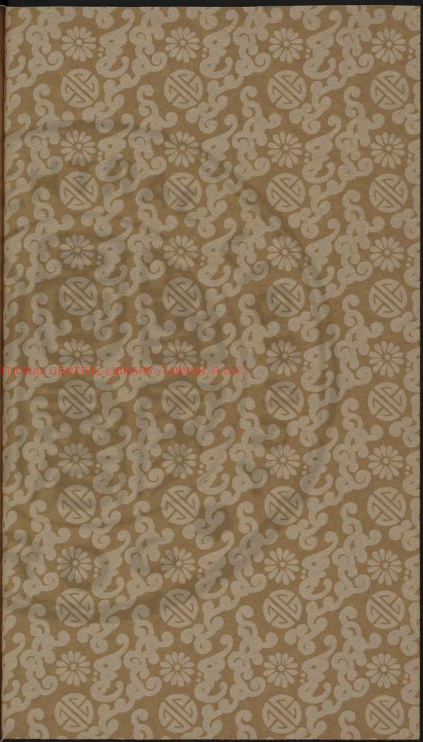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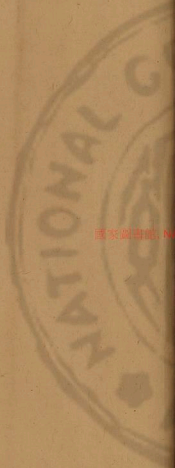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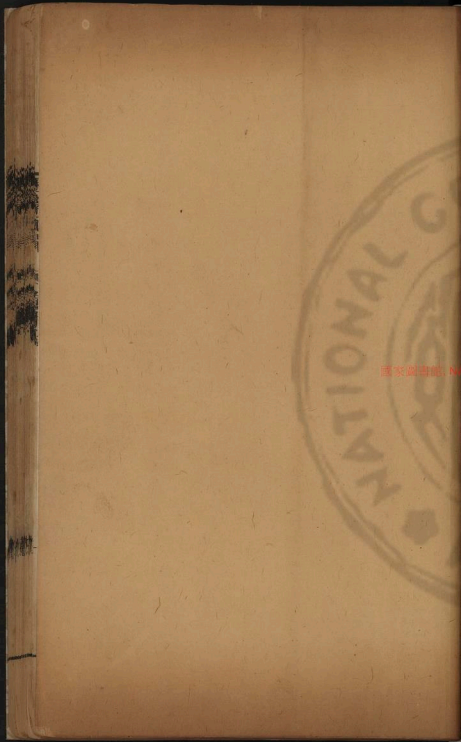


© 2008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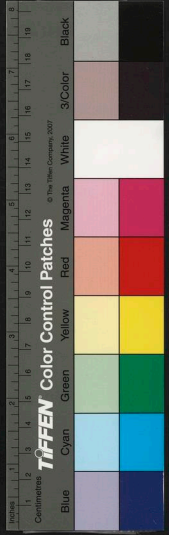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文

莊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稽與經分

離騷曰閭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王

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祇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

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禱哉此非屈子之意

夾深草木畧以蘭蕙爲一物皆今之苓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

招魂轉蕙汜蘭是爲一草不可合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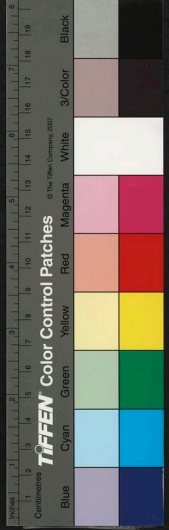
江雜史記素鸞月氏錄曰滬海海水中生正背以乳髮實爲赤

漫儀 王應麟 伯厚

3023399 v6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困學紀聞卷之十七

評文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

離騷曰閨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王

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祇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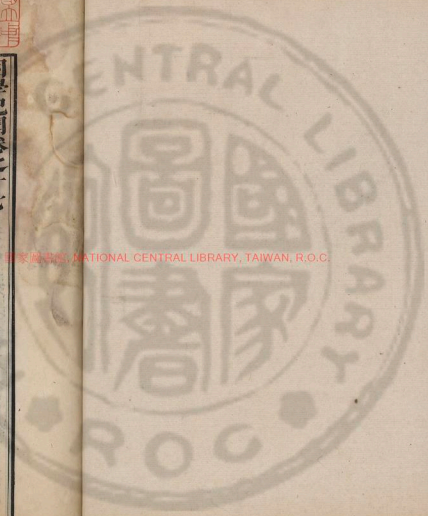
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夾漈草木畧以蘭蕙爲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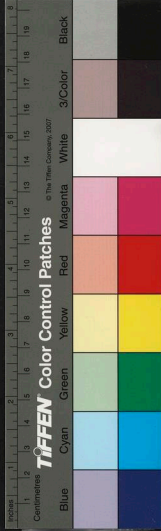
招魂轉蕙汜蘭是爲一章不可合爲一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爲赤

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藥對以爲麋蕪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江離

原注芍藥葉木江華靡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與藜本類師古曰邪瓊云江離似木蕪全無識之者然非與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疑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考藥可離害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芍藥江離也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爲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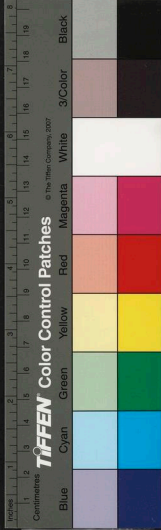
忠湛湛而願進兮如披離而郢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使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原注淮南子作瑯琊王七襄蜀子名淵楚人避諱改淵爲泉古文苑又誤爲淵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

劉勰辨騷班固以爲尹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尹

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藝文類聚鑒誡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遠知驥世僞知賢荀爽女誡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麗色妖容高才美辭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誡子曰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下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誡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脩誡子曰時過不可還



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羊祜誠子曰：恭爲德首，謹爲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徐勉與子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弃曰：非徒弃曰，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凡此皆可爲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誠，張茂先之詩，崔子玉之銘，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于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誄，謂督勳勞，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不引曲禮，執友稱其仁。原注謂督不忘即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若字督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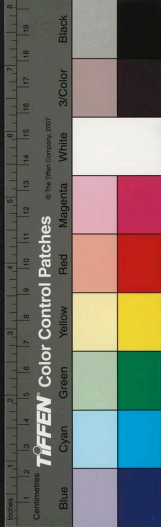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爲誤。圖云：毛傳瓊玉之美者，不與說文同。

韓文公曹王阜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颯越之法，考異謂秦紀

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爲左右句卒。注云：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此即謂句卒也。搏力

必秦法，未見所出新唐書作團。團云：案商子農戰篇：允治國者，患民之散，不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被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注：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搏力出此。○何云：案此說已見魏介威集注。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爲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始皇紀：王剪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推擇二人。文公語出於此，不必改爲椎。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釋文瑣語云

曹子建詰答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訟風伯蓋本於此

送窮文小黠大癡核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小癡為大黠小黠為大癡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由詹始史因之黃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交之登科記信然原注歐陽詹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記太原校黃介論良能為文以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開元案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辛巳在辰辰立大勳即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為興元元年甲子此豈終身官不挂朝籍始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辟港未復請附費萬年詔可是慮又當為長安人於盤谷不

此等考證法最詳星既不能別指一李應別於史傳可矣何用臨探以最近正附錄萬年定不許見歸原籍身今世考卷之末世世博記無歸縮商何作之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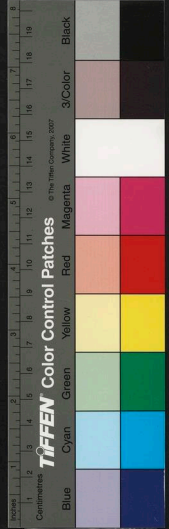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原注柳以封禪為非而韓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何云晉細考文中歲在辛卯句此篇實子厚作○辛卯是憲宗元和六年前此辛卯則元宗天寶十載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

輪作原注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為裴合公舉裴冕表原注冕大曆四年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表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

也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壽作愈膏

博記無歸縮商何作之備也



高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文公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答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何云入愚詩亦南宋勝石刻亦上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黃也艾軒策問以爲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爲饒州

平淮夷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漢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開云案說苑魏呂覽

饒娥碑按魏仲兕原注大曆開樂平令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間不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游黃溪記倣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倣莊子天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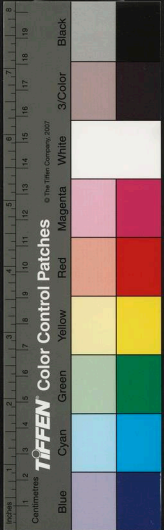
皆奇作也何云游黃溪記乃柳文之未能自成家者胡云奇作

王參元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攷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云與弟季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霞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

兄參元教之學沈亞之送韓靜畧敘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

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原注祭酒即文公也白樂天老成詩我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山子何云浚雞山疑誤爲雞毛穎傳本於此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敘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校阜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

梁簡文誠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

又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憇之家久記玄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校搜神記陳仲舉宿黃巾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歲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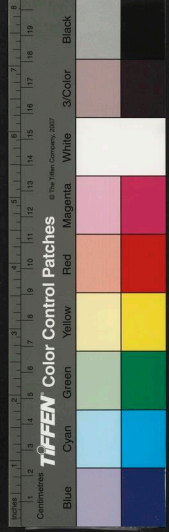
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做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南豐說非異師其辭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人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何云主司是張泌其精如此

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闕云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過宋璟璟戲曰非所坐於蕭仲明自手鈔文選三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期自言手鈔文選三過矣○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于曹憲而同志李善等繼之○何云文選不足名學不如熟精詩正義也荆公本不陋末流之失耳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范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



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說醜貪魅曲盡小人之情狀螭魅之夏鼎也。

白樂天云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達人之言也。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善精思非也。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擊仲氏任呂太史鈞臺記姓是

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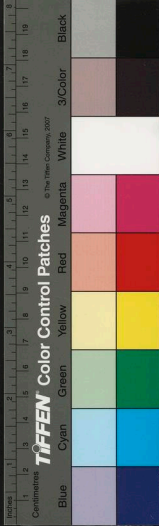
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保業云懷璽未煖本元次山出

規豈無印綬懷之未煖國云案今水經注豫章以樹氏郡何云此柳字乃傳寫之誤樹爲木則宋人避諱也

張文潛送李端叔序臬鷗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也本

於唐呂向上疏鷗臬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也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基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  
何有顛沛謂靈基經也異苑云十二基上出自張文成受法於  
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荆公爲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  
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廳屏見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  
不聞於鄰見柳子厚文荆公爲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





用事

何云事非厚齋不能詳其出處耳下文云開人傳為以美之開人即指杜與柳也有不知為用事耶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蘇對織婦文宋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錄序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

正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慈湖謂文士之文正可謂之巧言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六年上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宗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核御覽脩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脩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脩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

華有表有答詔當載於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脩事始之後源注太平廣記五百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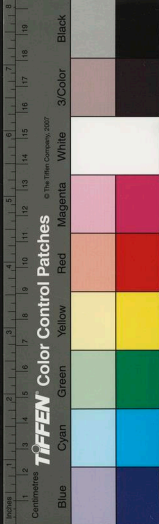
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何云此直蹈襲脫甄國仲友文止此何得高自標置

澹菴云韓安國不能凡賦何云韓安國作凡賦不成柳賦代作事見西京雜記罰酒三升王子敬

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



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何云此壯語

龍川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宗謂崔寔政

論列於選今攷文選無此二篇皆筆誤也

誠齋爲章燾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綸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毋顯

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綸閉眼諾胡毋大張囊禾綸謂上

也蓋謂秦檜顯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何云南豐不附新法應闕新儀序皆發明禮之當變殆不指新法也記襄州長

渠則指水利兵閒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此孫仲

益之言也何云見與曾端伯書又云二詩則如孫言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讚效之漢史無鄧通讚

賈生之事蓋誤

原注景文謂固撰唐書蓋見前世論者乃悟文章之雜○固云案風俗通義孝文帝曰詔與鄧通俱傳中同位惡通爲人數廷議之由是遷長沙王太傅渡湘水投書以弔

此係是伯厚力臣張說爲廣州宋璟頌曰犧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

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楮紙錢也按范

淳父爲郭子皐誌言父子云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閒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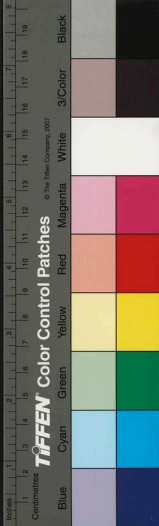
有此語矣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月而日

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固云考工記有坐而論道鬼子止云不知書有



論道經邦

何云論道經邦出於古文尚書未可以抵推彥和也○又云劉

和疑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者多非之此

顏之推所謂論凝符也原注論凝符每屬文取於自非知已不可得

易曰白賁无咎原注云賁者細也每屬文取於自非知已不可得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固

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

云擊轅拊缶宋景文云壞翕轅童皆本於崔班

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索五刑具何云開校長平

威振杜郵死垓下敵禽鍾室誅儼舟云越子滕行吳君忽晉宣

尸居魏臣意原注云此引司馬公尸居餘氣事○何白公厲劍子西晒李園

養士春申易文法倣漢書刷通等傳贊原注唐書蘇

原傳贊亦然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爲車意以文爲馬理強意乃勝氣盛文

如駕理當文即止妄說即虛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微

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

立論如此何云彥和乃謂手爲心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

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張文潛答李推官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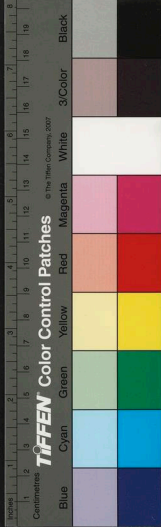
以參觀原注文鑑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原注夷門用樂毅

書文法

柳下惠見館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館曰可以黏杜見物而用之

異原注出淮南子左氏博議用此吕氏春秋仁人得館以養疾侍



國學編 卷十七  
老也跼蹐得飴以開閉取健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事詩則不忘鑑戒矣觀其逸  
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  
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廚傳矣  
文鑑唯載逸黨詩希一詩

繁齋先生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  
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  
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  
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  
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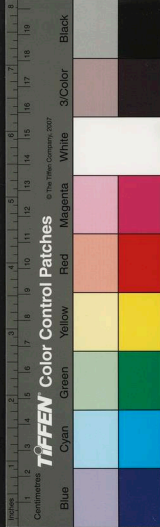
鄧志宏與胡丞公

何丞公宋史  
作承名世職

書曰熙豐開如司馬溫公與王荆公

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開陳了翁與蔡長沙  
圖云蔡京胥官行至  
潮州死故曰長沙  
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開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  
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誤回鶻烏  
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  
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鄧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  
依康居求活  
何云以下皆  
本通公考異  
北漢鄭琪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  
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卽吳孫皓時韋照  
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韋曜北使韋不能飲酒虜  
人強之此殆類癡人說夢也





困學紀聞卷之十七

後學 汪 扈 校刊

陶淵明詩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羅端良為記何云羅願字端良有堂記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

困學紀聞卷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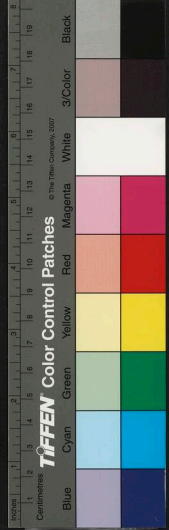
評詩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陶淵明詩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羅端良為記何云羅願字端良有堂記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

咏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愚核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志黃蓋傳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倣此唯改

高為桑官為巷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開戍更奪蓬婆雪外城的

博嶺在維州原注見韋輿傳蓬婆山在柘州原注見和郡縣志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于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于甘澤謠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原注見九域志輿地廣記本始縣唐改為硤石縣當八年省為鎮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詩近之

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

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善柳子厚而承貞

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捨也如是阿云作承貞行之時劉柳之怨未平也

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遷給事中時

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為

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為宰相事

何云王綸四六見隨筆談矣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偓曰二閣老不用

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即李賀之父圖云案李賀傳系出鄭王後鄭王名亮太祖第八子非高祖之子名元懿者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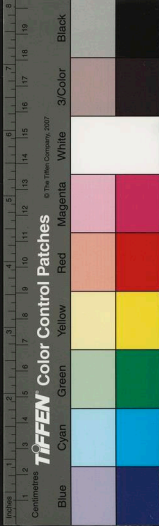
懿則稱小鄭王或曰惠鄭王矣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長安水邊多麗人語本此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即井陘關也郭

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秦為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

在衛州汲縣非長安曲江池之杏園也



杜位宅守歲核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四十明朝過年譜謂

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益簪列炬之盛其炙手之徒歟又寄

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

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闕云林甫傳已明著之

示獠奴阿段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暮阿段

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攷諸唐史之芳蔣王惲之曾孫廣德初詔兼御史大

夫使吐蕃被畱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奉使失

張叢史閩行人在之句

楊綰諡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雨過蘇端豈卽斯人歟然少

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終爲愉人豈晚謬乎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

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爲賓客敬頗久季友肅

代閒詩人也殷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褐錢起

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

才畧見子如瓊枝此卽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謂王也論道阻

江湖期以致君堯舜季友不但工詩而已原注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思之比父母鮑欽止云江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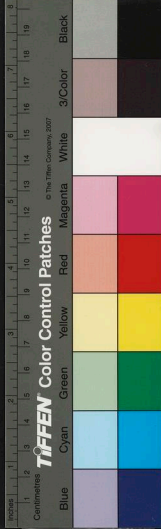
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監察御史爲副使○闕云案王季友兼監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

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

雲於太甲西陽維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

訪之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





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  
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  
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  
行之遠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碑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

疑以俟博識綱云以隋書天文志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綵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狀日云云以證華蓋五雲亦

一旌而太甲終當闕疑

贈間工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青暮龍去白水渾蓋稱均  
之文也歿之舊史成都間工均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起家  
拜太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也已  
終始任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其事足以砥薄  
俗惜其名不傳也

陳倉石鼓又

何遜作文

已訛按陳倉在唐為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

縣南

何遜作文

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

使人排而仆之

何遜作文

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也何遜好名而不諱矣甚於佛狸此事後世俗儒

多祖之○圖云唐封演謂魏太武排倒後然而歷代摸拓以爲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

遺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劍南旌節導駕字出周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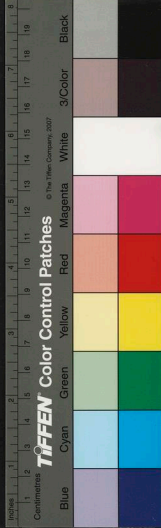
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

度人經作鬱藍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胡文  
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曰殿冥濛衆星爭耀語本於此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均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於于



頓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所守如孤松勁栢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地理志彭州導

江縣有三奇戍韋臯傳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

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為是

何云當作三城地理不可好新奇也滴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盡見其所讀之書

則不能盡注其間又用方言如岸漉土鏗乃黔蜀人語須是博

問多讀

八哀詩將相宗室之外名士有三焉蘇源明不汗偽爵其最優乎

李邕細行弗飭次也鄭虔大節已虧下矣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明皇以侈致

漢此批知義門甘  
為李用一名士

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之砭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又云道國繼德業丈人領宗卿按唐書宗

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子詢之子徵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徵

之子也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錄以為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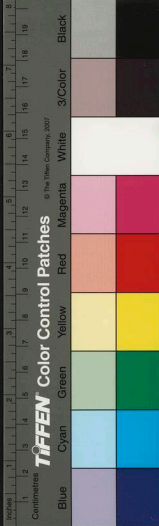
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即誠奢也注謂顧況說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金石錄云潮書唯慧義

寺彌勒像碑與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攷少陵作皇甫德儀碑云有女臨晉公主出  
降代國長公子榮陽潛曜又曰秦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山林

鄭潛曜見孝友傳



用改實必是前  
人擬得見偏豈  
涉史年耶義  
心悟說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舊史鄭顛夢為聯句與此同  
得房公池鷲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宋元憲以鷲  
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  
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不悅何云房已聖俞之意本於少陵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

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深可為流涕何云公

真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思馮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

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

久矣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戲宛與洛辭

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傳毅之詞

鶴山云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之為言承也情動於

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列女傳式微一人之作聯句始此原注皮日休云栢梁七言聯句與焉文心

原歌非聯句之始乎雕龍云聯句共韻栢梁餘製○何云畢胸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於田橫之客何云本劉峻世說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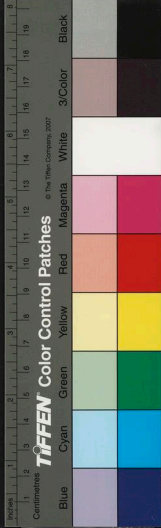
為己段柯古秘說中已襲

韋孟在鄒詩曰我既褻逝心存我舊夢我濱上立于王朝其夢如

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呂成公曰孟既致為臣而歸

拳拳之意猶如此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



閒寄也寄者固歸古詩人生忽如寄本於此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攷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

做我友自逸八言也

圖云送我乎淇之上矣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又在前

龍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何云典圖作曲此以新刻校古書之弊御覽載衡怨詩曰秋

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

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之

事而不知伯瑜

陸務觀云古詩有倡有和而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

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

皮陸其體乃成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寶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

原何云道原下閩注依此不可考為始又傅咸有回文反覆詩溫嶠有回文詩皆

在寶妻前原注皮日休曰傅咸反覆與為溫嶠回文與焉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詩用星星字出於此

韓子蒼曰栢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圖云大言無當此學王仲淹之弊也

栢梁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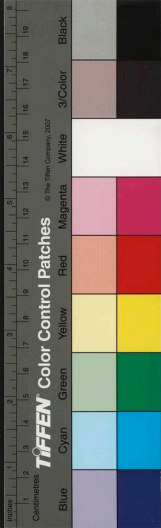
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荆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伴唯韓杜足以

當之

山谷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山謂山谷得法於

少陵宋文公云李杜韓柳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

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荅劉子澄謂古樂府及杜子美詩可取者多

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為有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

而刪之歟原注子澄著謂衆新書外書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遠遊

聯句開弓射鵝咬古文尚書驩兜字也管子云鵝然若鵠之靜

即驩字又雨中聯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

拜一字本此

送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援還留不去者

才十戶隋末孳行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

邑分唐南境演蕃露引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有古朗月行

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王冑以庭草一句為隋煬所忌初學記載冑雨晴詩風度蟬聲遠

雲開雁路長亦佳句也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遺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為少陵俗

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為序今見於唐詩紀事十二詩謂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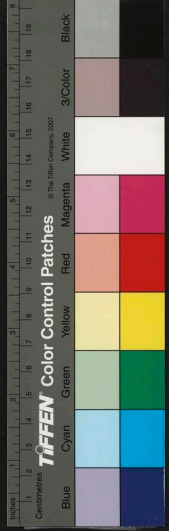
月岫流杯渠竹窟繡衣石榻宿雲亭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

石磴琵琶臺上士瓶泉也何云張文昌集中有十二詩其和又在作序之後他人即元白亦不傳矣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草家宗會法

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貢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

可當列卿太史何云本作御史卿公百家選作太史尚書郎朝迴花底常會客花撲玉



缸春酒香葦負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

墨子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一舸逐鳴夷

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

張碧亭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之類歟

何云張碧歌詩尚可觀雜與李亦黃居難同論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絲枯桑童屨來觸犀歌鵝慘于冰赤舌可燒

城皆用太玄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

別校犀株衛帳并兒勇景文詩合宴傳餐帳繞犀皆用此

毛澤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本李賀實休詩

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馬子才詠

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夢穆耶雖同一律皆有新

意何云李賈生詩本之詩人召彼故老賦之占夢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多韓文公薦劉

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原注錢起名在第八物易賦○圖云李肱名在第一琴瑟合奏賦○

何云錢起第六可與杜牧第五並用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

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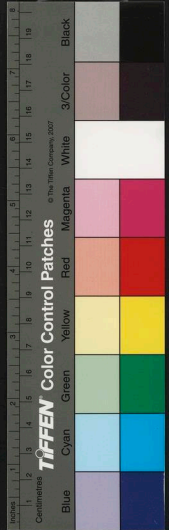
見眎奴事朱溫之杜荀鶴猶糞土也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爲之東坡因歸

去來爲詞亦此類也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二字至十字文與可竹石是

也



一叢深花色，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戴却數

鄉稅。鄭雲叟何云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

韓文公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平塗不過七百而

不知粥成五服，至于五千本書語也。奚以汎引為。

唐彥謙詩：略整譏爾雅，賣餅斤公羊。事出晉書魏志。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又云：自哂此

迂叟，小迂老更迂，則迂叟之名不獨司馬公也。

堯韭舜榮，梁元帝玄覽賦始用之。李羣玉蒲澗寺詩：澗有堯時韭，

山餘禹代糧。

致堂云：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何云：詩之有圖，勸誡可被管弦為樂府所採，有古樂府詩體也。致堂未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何云：此陸務觀云：嘗學問往往有此等臆說。

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

寒山子詩何云：樂天多效之。荆公集中有疑寒山詩十二首。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

出世說，知子張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獵廣博，非但釋子語也。何

酒盪，猛狗出韓非子。枕流事，出世說如一道。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黃

籍，白丁香，跌黃，續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何云：六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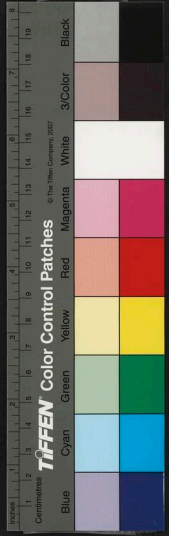
北邙，衛氏兒，鍾家女，三端六藝，黃勝。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畹。曰有人

兮山陘，雲卷何云：集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

狐疑，蹇獨立兮忠貞。何云：楚詞則為人宜為五言，第七句云：泉壑吟，斷楚可

司空表聖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

望而不可置於肩睫之前也。李義山玉生烟之句，蓋本於此。



古詩何能待來茲茲年也左傳今茲注云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原注五詩為題見於此。何云古詩為題七字亦大字正文。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謂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

於一字。開云麗龍又謂易字艱於代句。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玄圃宴云秋日在房鴻雁來翔寥寥清景藹藹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瀟

苑尚想濛梁既暢旨酒亦飽徽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

劉苞九日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原注陸務觀夕陽頻見樹陰移。何云段成式詩坐對當廳不看移。

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原注石湖辨之甚詳。魏文帝雜詩適與飄風會又曰行

行至吳會。何云放翁老學菴筆記亦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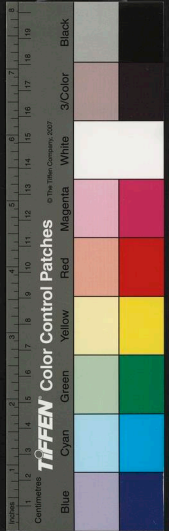
應璩百一詩室廣致疑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春秋。

李虛已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已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何云之志也。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

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何云真安樂太打乖。又云堯夫只是不犯則事不盡矣。





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爲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爲後人師

亞聖樂簞食寢正無立錐文終防勢奪景威恥家爲何云景威即景祖文

圍四壁立鄭公小殿移陳正獻公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厦

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習

鴈湖何云李璧號注荆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閒樂在相知

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飲之詩爲客當酌酒

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關云按實黃公則謂日出堂上飲之詩華高怡

桃篇後人是誤子曰何其意也此風雅正傳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

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正愚按楊

元素謂介甫詩今人未可輕商榷商榷能令政必行今觀其行

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捨乎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

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寄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珠

人饒德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畧詆及時事者呂榮

陽聞之作麥熟糶絲等四詩以諷止之自此不復有前作何云事見董蒙

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則長公之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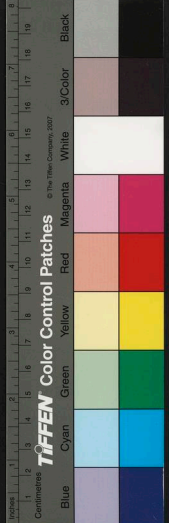
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詩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

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潛詩云長公波濤萬頃少公巉秀千

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

論崢嶸走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暇閒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



宿麥深雪詩無出晏元獻韓持國之右何云徑直少味以詩論非佳句

晏元獻詩二龍駮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詩軒野龍催馭堯宮

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於橋

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

符瑞圖曰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宋景文云青帝回風還習習

黃人捧日故遲遲崔公襄云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何云拙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知李出漢天文志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

半寸所知連李又即事云雨不成遊布路歸出左傳自朝布路

而罷今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考也

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之心何云歐唐卷云風和則蜀葵花非傾葉向日以底其根者似微於體物有誤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何云再舉此二句亡國遺臣以自喻也

東坡次韻朱公揆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隋

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

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矣何云南史無所謂李承業

荅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壤出菌芝

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菓此尹和靜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

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何云再舉此二句亡國遺臣以自喻也

夏均父詩樂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古絕倫輩嘗

觀樂城為歐陽公碑云公之於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

自勝樂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云不帶聲色蓋得於公也何云不帶聲色

則有得於樂矣均父與稱快連類言之非知文者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



避路放他出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

亦得於公也何云先王父選科舉之文目曰快編蓋用坡語然但施之小題也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解翠猶言鮮明也愚按嵇叔夜

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

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蔡鳳凰翠班婕妤賦紛綵紛

純素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為翠乃古語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橐而學焉豫章

以謂登之奕為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為

學文之法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闌桂州人梅聖俞有詩送之云

我家無梧桐安可久雷風東坡南遷至合浦晦夫時為石康令

出其詩橐數十幅事見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為文忠之族非也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注止引月

令非也原注司馬公在貽子候雁來歸北來魚陸負冰亦用夏小正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

和氣驗人安樂何云此節山谷詩中語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手只無悔過竇連波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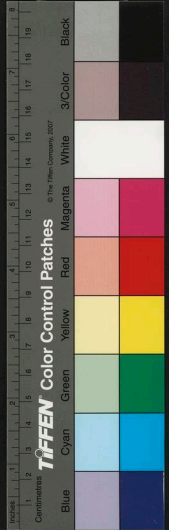
波竇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

物理論云虛無之談無異春菴秋蟬聒耳而已山谷演雅春蛙夏

蛸更嘈雜本於此

題王黃州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懷餘巧故為萬物

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肉刑論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



之巧勝於斷木掘地此詩意本於此機春即水碓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冢周書王子曰遠人來驩視道如尺

呈吉老縣丞詩觥觥今無種蒲盧教采形注云觥觥此兩姓今無

人稔太玄雜上九云觥觥終以真其有犯字與解豸亦見王

充論衡三角之羊也注誤矣何云吉老陳氏蔚山谷為本和令詩在外集又云本

八百老彭嗟杖晚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

晚而唾遠醇朴乃器師一亭出荀子

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桑麻深雨露

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字若輕而實重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溫室木何如休望董賢車何云文潛句亦未工況此

本人人仲彌性詠韋執誼不看嶺南圖云政恐崖州如有北却應

未肯受讒夫二詩誅姦諛之蕭斧也

朱雲為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叩得對成帝時言路猶未塞也張文

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朱游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

張侯能以一言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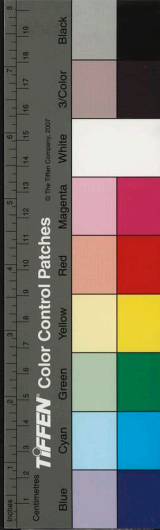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做廬山高而不逮絕唱寡和也

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何云以詩論總不佳本於李誠之山如仁者

靜風似聖之清朱新仲無人馬為一對飲月成三何云上句出本沈慶之傳

於秦少游身與杖藜為一影將明月成三何云為為一月成三作對仍不類唐人必無是也秦旬勝

陸務觀誰其何云添其字云者兩黃鵠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仲何



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鸞葉少蘊逸人舊住子午谷詩  
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致道明知計出栢馬下正擬身全  
木馬中何云何敖器之用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張芸叟云年踰

耳順方敢言詩原注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者觀此可以戒何云高適五十始

與秦少章云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為不少卓爾名家者則未幾蓋  
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為冬斷可識矣

曾文昭公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有楚人風獨慚太

守非何武已見州間出兩翼謂彥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

宣作惡談

徐師川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言與中貴人唱和魚

須何云頌之句為人所傳宋文公語錄云師川遊廬山遇宦者鄭

誥與之詩後村謂徐集不載魚須之篇愚攷集中有次韻鄭本

然居士云頗知鶴脰緣詩瘦早棄魚須伴我閒本然居士豈即

鄭誥歟原注魚須芻也何云與鄭誥詩云平生不善釣養菜色色門中皆有  
人朱子云後入樞府鄭時通用事模倣似有力焉何云師川得至兩  
府亦諫其不汙邦昌偽命其父又  
死事耳當時士大夫持論亦似刻

朱新仲詠顏魯公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唯一人又詠昭

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漂然義動單于府何云府字用不得此西漢  
人不知如後求有風于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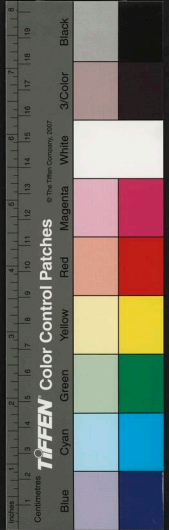
也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何云昭君只當惜其淪落無容  
更求備也欲瀉高而至不近情

文章所戒何云新仲不知後漢書中本

本草菊一名傳延年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傳延

年原注前未有用者何云何法卻不佳

梁文靖公真家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羞澀敢言芳用王



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何云偶然然梁公之句失於雕琢何云村俗有之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絕句於半山最後

學絕句於唐人

誠齋讀正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鴨綠水波東酒傾一

斗高肩客醋設三杯羊鼻公原注羊鼻公謂魏鄭公見龍城縣

攻規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自信天公者梭晁景迂集黃河有信

天緣常開口待魚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為相使帥漕挽其來一夕遁去不

知所之真文忠為詩曰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

公高節如子陵手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

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南塘何云趙次談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楊梅跋楚辭

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論死于道先生愛時之意

屢形於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孫燭湖何云名應時餘姚孫氏祖之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故意

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煩魚鴈到桐江又曰清濁無心陳仲弓

圓機聊救漢諸公末流不料見孫談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

謂二絕甚佳何云詩不工

平園詩生戎馬死佛狸荆公詩生白殺青皆佳對何云皆不工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本於玉汝金吾之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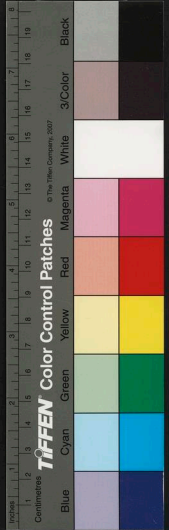
何云惡對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牆放翁文有銅牆鬼炊之語出東方朔

同學已謂

卷一

七



神異經何云此天隨子四明山詩序非故翁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鋪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龐穎公寇萊公

事何云龐籍作退老詩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閩云不如云論貧富說有無何又云辨字拙然對甚的

本朝絕句有夾漈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詩又荆公絕句詠孫叔通亦見宋景文公集

演蕃露云搏黍為罌不知何出蓋未攷詩葛覃注也細素雜記不

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改齊漫錄破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

首如飛蓬見于詩乃以左思賦為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

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為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

方言損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劇或謂之何劇呂居仁答曾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劇蓋用此而不知者改為不替何云此宋李孟

傳書方章玄成傳五世曠僅言五世無言也呂成公銘湯烈母云湯

言後世曠僚委社于後而麥本改為曠蓬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盃出老

杜臘日詩而注者改為銀鉤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也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又云何知若人胃中有積立

鐵出老杜鐵堂峽詩壁色立積鐵又云準擬春來大出游出漢

書田叔傳又云日月已秋罷出元帝紀何云漢書帝紀無此語

趙紫芝詩謂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何云唐詩至玄暉語益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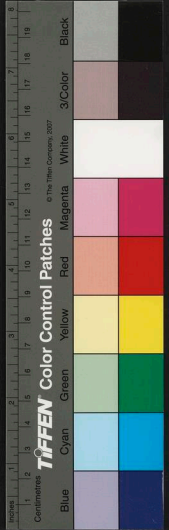
讀教自然之趣亦少減漸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雪堂道鄉不如

有唐風安紫芝詩本其語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入山靈能頽頽一落名勝手境與人

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何云田用不可忘

元帝紀有杜景

可詩保吳松



原注陳樞密宗禮景定間持節廣東有詩山川只謂蠻蠻果姓字多因論籍寄御史虞愈劾之陳坐譴其後陳召入感鶴官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搗藥兔長生詩云真水黃芽長香風玉杵  
鳴不為三篇計何云東坡詩平生不作兔三篇今古何殊發一邱永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  
猶日中賦用闕搏之月何云月闕其搏出太玄見沫之星第七聯云桑榆已  
晚尚期一戰之收

湯伯紀何云名漢自傲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畱餘  
澤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

薛士龍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何云偷蘇○又云此等語工而無味即自己出尚非佳處

徐淵子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藝蓀過庭遺訓在鑿楹故書存蓋  
以梓蓀喻子孫也鑿楹出晏子春秋原注李義山詩經出宜尼鑿書謂晏子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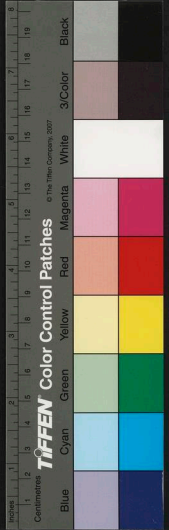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畱洗甲兵意亦新何云意自佳但恐與上文難膠附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  
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  
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筌岐下陽  
平人元豐中賜號冲熙處士張芸叟為功行碑謂超世之資與  
陳圖南侔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敘理復命之郭恕先詩云為逢未劫  
歸依佛不就新恩敘理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  
如此何云此亦自檢也

交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浮溪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水經注引晉中州記  
惠帝為太子令曰若官蝦蟇可給廩原注晉書無此語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則所取也

其魚維何維魴及鱖何以貫之維以楊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

凡今詩所無者盡目為逸詩談矣原注見說堂論語說

朱文公曰顧況詩有集皆不及見草應物集者之勝今按草集有

顧況奉同郡齋雨中宴集詩云好鳥依嘉樹飛雨灑高城況與

數君子列座分兩楹文雅一何麗林堂舍餘清我公未歸朝遊

子不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傾

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何云韓孟聯

程可久原注少自題明怡齋云乞得膠膠擾擾身霜筠露菊便相親

勸君莫厭羹藜藿遵已由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笙竽頻

到枕屏閒夜深夢繞匡廬阜瀑布濺珠過藥欄葵花已過菊花

開萬里西風拂面來問字今朝幾人至細看屐齒破蒼苔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蓬者唯高適何云隨語○又云王維亦蓬官矣適位不過常侍本

朝歐王蘇黃出徐陳韓呂何云師川俯簡齋與義子者勳本中居仁繼之八人一相三執

政三從官何其盛也何云高適官不達於山谷乎無論蘇李燕公曲江大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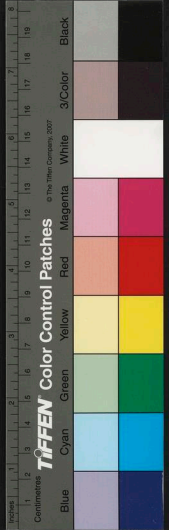
山谷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為富不仁者可以

警

少陵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乃公孫述雷屯

之所距白帝城五里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

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齡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賦



敢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原注東屯有南苗陂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為嬰兒之態而

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

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何云此豈可以說詩

宋正甫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何云此備生佛語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見書

葛魯卿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君山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

盡衰哉官曆今不須憶肯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

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間亂世空傷神原注唐李益開路尚御六月大小云

野性遠覺曆於意有道經故人為柱史為我數階榮

山谷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何云公行子章萬物皆流而金

石獨止何云荆公詩波瀾吹九州金石安得止山谷龍眼揀云金石分水波頭軒榮包金石一定之謂唐人已用之○又云李詩自謂樂器○又云吾家仲言別沈助教云道適若波瀾人生異金石又在唐人之先

野處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住人中會有葛三來葛三事出太平廣

記原注為仙公第三子○何云此之謂點鬼簿

王逢原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氣得金玉多自感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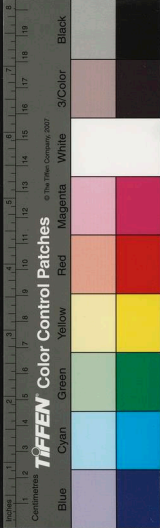
居紀廂榮顧影樂冠佩喜將間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

進退茲焉係安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歸及示見

詩也宋子曰此篇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

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言矣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

至矣導子之志則陋也何云亦隨其子之高下而語之耳王朱之論吾所不取須觀公鎮州事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駟鐵胡爲而收之也何云要讀不察

作詩者生一波頭耶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收豚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粟稚子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寥孰能景慕前脩哉

唐子西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中謂天子爲宅家通鑑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家救兒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  
文宋瑞指南錄爲或人賦云何云此詩殆謂留夢炎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

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何云西風疑作先風非也西有先音故

對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眞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原注南齊樂預朝徐孝嗣曰入笑褚公至今齒冷謂褚淵也

翁輿可上徐直翁詩六丈謀謨同輩服二郎官職迺翁知

鄭得言備爲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祭酒不悅臺評及之李良翁丑父爲詩餞之曰諸生幸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何云宋人切法

然明土切事也

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力微狂疾之功

以爲名先君子嘗爲投筆詩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

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說功名



困學紀聞卷之十八

後學 汪 扈 拔刊

困學紀聞卷之十八  
後學 汪 扈 拔刊

困學紀聞卷之十九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沖饌去邪蒿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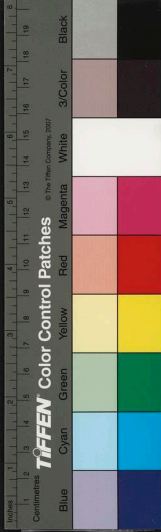
於規諫

國云去邪蒿北齊  
刑時傳太子事

韓詩外傳周公誠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衽

宮成則必缺隅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困學紀聞卷之十八

後學 汪 扈 拔刊

困學紀聞卷之十八  
後學 汪 扈 拔刊

困學紀聞卷之十九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沖饌去邪蒿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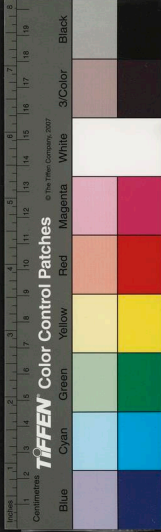
於規諫

國云去邪蒿北齊邢時傳太子事

韓詩外傳周公誠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衽

宮成則必缺隅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用此

周書王會東越海蜃或誤爲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楊盈川敘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于色繼爲本守則張翕之子迎者如雲敘縣令曰仁之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粟之雞對的語工

蘇許公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袞表五字非工張南史詩唯有五字表魏志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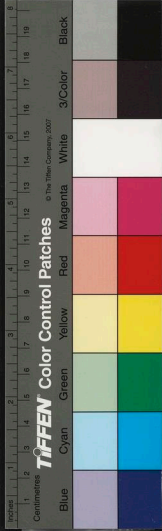
何云鍾會傳注引世語耳云魏志談

西掖用五

字本於此

張文定慶曆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乎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尊上之德意志慮亦當特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何云一詔有文景風○又云向使不出于仁宗之世則爲巧言耳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爲報大名之下難爲  
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  
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可以見太平之象

端平元年九月眞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迪惟仁祖  
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之  
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皆甲午用事切當如此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天下之達  
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  
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  
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  
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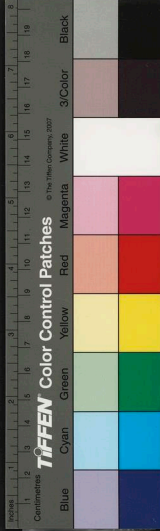
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  
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  
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原注金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  
遺檜開我以就稱檜之氣狀著矣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  
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

用而切當何云敷文句用帝乃誕敷文  
德舞于羽于兩階恐不可借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  
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  
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



雅陸務觀嘗槌其誤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漢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之遺若王淮則眞誤矣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日嗟

季島敢弭忘

上官儀冊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句用曹荅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或以駕爲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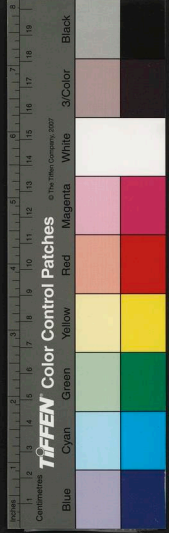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萊難悟謂云棠注云棠字似董又連桃後學者輒改棠爲康以桃萊難悟也柳亦本同何云棠皮翻傳注桃萊易明桃萊難悟也原用章懷太子注成句

違失云古大篆非字讀當爲柳柳亦同字而以為珠臣松之謂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亦儷語之工者爾云案南史賈希鏡傳青州人嫁古家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睡兒何云問校作桃萊恐是周益公校到資容詩桃萊語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韻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於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駢然便有濠濮閒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何云自初寮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使廢此事然故佳皆全句

李宗衡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教伯



TAFK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 3/Color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因而州翠上下伯與合契

而范宣左右何云此魯昭之馬將為積衛懿之鶴有乘軒何云此聯

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去將有一

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終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

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何云

工矣而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二句

無鑄兵蛇出泉臺聲羨鸞鳥鳴毫社伯姬卒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

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

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何云侯

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諷當放

寧皇服藥救文陳正父所草也何云闕校寧雖不明不敏有辜四海

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己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

寧皇心事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

之下常袞賀雪云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

膏脉起之候皆儷語之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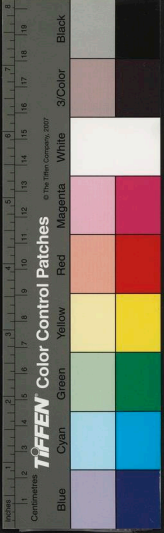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為人出表記擔負出詩

玄鳥箋折閣出荀子生活出孟子家數出墨子服事出周禮大

司徒伏事出陸士衡詩分付出漢原涉傳交代出蓋寬饒傳區

處出黃霸傳多謝出趙廣漢傳丁寧出詩采薇箋什物出後漢

宣秉傳自由出五行志曉示出童恢傳主者出劉陶傳意智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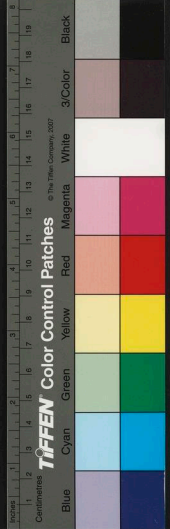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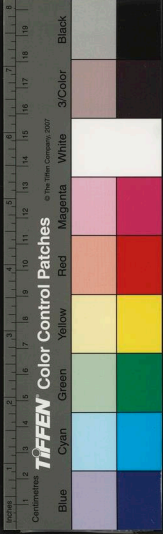
唐本孟子山陰之蹊  
開介並用之而成法  
然未竟刻裂裂豈言  
章句有異耶

國朝系譜 卷十九

鮮卑傳里末出樂巴傳告示出荀子原注仁者好告示人布施出周語原注布  
比校出齊語行頭出吳語當日出晉語地主出左傳越語左傳止  
道主相於出晉后妃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嶠傳消息  
出魏少帝紀功夫出王肅傳開云秦王肅傳無亦出少帝紀普請出吳呂蒙傳手  
下出太史慈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出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  
上疏小却出宋紀何云開介出長笛賦原注開莫羅出南史顧  
歡傳本分出荀子原注見者不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何云寒山詩  
假開出王峻傳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古老出書無逸注商量出  
易商兌注原注不宜備出楊德祖蒼臨潘侯原注不生人婦出魏杜畿  
傳私名出列子家公出莊子原注主致意出晉簡文紀傳語出後  
漢清河王慶傳咬拾出光武紀尋思出劉矩傳不審出韓詩外

傳何云晏子諱世情出纏子原注不爾來出孔明出師表場來出思玄賦  
開云李善注引劉向七和買出左傳正義阿誰出蜀龐統傳罷休出  
史記孫武傳慚愧出齊語安排出莊子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  
見在出彙人注孩兒出書康誥注老境出曲禮正義羣帥出左  
傳先輩出詩采薇箋如今出狄杜箋居士出玉藻可人出雜記  
道入出漢京房傳寄居出息夫躬傳某甲出周禮職內注道士  
出新序原注介主人出公史記范雎傳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  
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開云秦始皇本紀晉我輩人出晉石苞  
傳對岸出樂志開云按顧璣宋曰今夷狄對十八九出漢丙吉傳原注  
矣浩大出後漢馬廖傳兩兩相視出周嘉傳年紀出光武紀雜  
碎出仲長統傳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傳何云手下前已出太史慈





表傳孫 合少成多出中庸注國云無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如干出

陳何之元傳膠加出九辨原注膠音業宇愁出揚雄傳原注神宇愁

墨尿出列子原注音宄長出陸士衡文賦無狀出史記夏本紀擊

畫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細作出左傳釋文敘致出世說留連

出後漢劉陶傳問息耗出資后紀已分出魏文帝書物色出淮

南子國云何不本師出史記樂毅傳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生熟

出莊子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注發遣出陳寔傳天然出買遠

傳新鮮出太玄鈍悶出淮南子誇張出列子憚憊出洞簫賦近

局出陶淵明詩提撕出詩抑箋本貫出晉江統論國云止有本

字街出北史李庶傳何云庶附見錢出漢書王嘉傳

梁簡文爲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

之辨何云二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

之質諸未工乃啓平原之封原注荷戟入榛揚雄章句事熙元豐末皇弟似封

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何云在元帝

仲事在今日藩臣亦當避古人不拘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

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

斯言可以立懦志

驢非驢馬非馬原注漢烏不烏鵲不鵲原注戰國策○何云見史

傳景仁登空手西戎賦包羔唯帶牛佩犢可對原注韓使楚言失其職也可以爲對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琢刻孔章

咸曰寧王之大寶原注宗室人偷死者

三人彥中汝談汝騰

王岐公荅韓魏公詔豈朕鬱于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

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荅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逢好賢之

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節蓋傲其意河云既明句六朝有之四六當行語也且文義無傷

鄭安晚國云鄭再相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

再登揆席倪就集賢

黃伯庸為賀雪表云招徠眾俊無晷隊洛陽之人獎勵三軍有夜

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原注上天回雲平地尺雪池獨公表也周益公用之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可贖分百身猶將宥之十世

億載萬年為父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廷齋對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

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

英衛之善兵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何云此宋人策句法不講非常之

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受

折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號叔閔天尚助迺威正父荅詔云爰折

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號叔閔天雖曰賢蓋視周公而

不及何云不如但作雖遜固賢

真文忠為原貸盜賊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

豈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其言足

以感動人心

王卿月為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何云此句即是封事未向所以尤工獨仲連不肯帝

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原注古未有對者。何云馬褐出左傳。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

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原注一老杜衍任布四臣韓廣文宣。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啓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

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

昔風流之非匹。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連良貴託

先君代爲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

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

憂之夏侯勝謂必瘡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

吉也。卿其親賢樂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閒可就車。朕遣黃門  
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

鄭威愍公驥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挂權臣之橫恩崇觀

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公之大節如此馮胡之死義其處之

有素矣。

傅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玄都之桃何在。彼刀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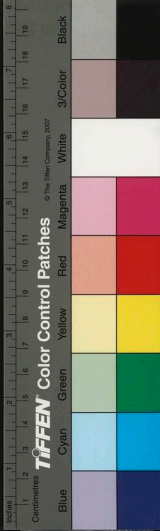
舐蜜得未鏘銖況井眉之居瓶况如夢寐蓋指張說也。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助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竊窺崎嶇寄尋察

經正之趣何云記是其人自述語米文公謂其方就省解未宜遽及此于吾今日所處却合厚齋殆偶誤俟假大全集攷之。○又云跋免解張克明啓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合蒼云大敵



真小敵怯音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愧矣。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玄而謂白九方堙機深識妙

馬本驪而爲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

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何云不切

洪舜俞薦于鄉鞏監試後鞏爲江東憲使舜俞分教番禺啓云

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鴟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

之詩何云到李孫事見石林詩語

徐淵子爲越教蒼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雪之流不無或者月

離畢之間何云對似新然不爲工或若洪舜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

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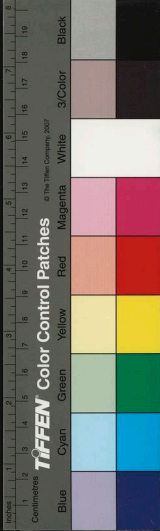
張宣公若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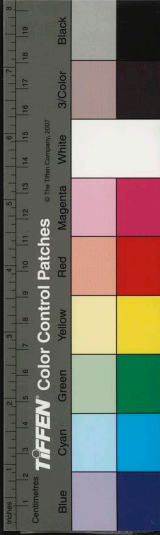
真文忠爲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鳩之役來訴公判云詔捕鳩鵲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戣猶疏于朝况爲州縣之官可恣

口腹之欲

攻媿爲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文姜夔誌

衢州稽古閣書臯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臯陶若稽古事三朝稽





國學系

古之君子與斯文為萬世斯文之主何云宋人句法

王相嘉熙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溫太真絕於違母以

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

州之命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何云稍節元字即佳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稱之何云唐草莊詩青州

從事來偏燕泉布先生老漸慳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賦之文簡凝合賦之墨餘賦見詩貝錦箋筆

銳于將墨含淳醜出文心雕龍何云餘景員甲白為質黃為文彩餘賦黃為質白為文彩

獨孤駢象世以為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賦也獨孤綬

放駟象賦云返諸林呂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

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一難逞狠心笑齊客之三干不

如雞口何云雞口亦借宋人學唐專法此種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官謂漢書

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

帷帳之中非誤也何云安得遇如周益公者葉少蘊且淳熙中省試人議唐彥選耳聞明主提三尺之句矣

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晒之洪文敏

典舉問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

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船越二字而黜者決得

失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原注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

末顏原注豈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由仁義

行  
卷十九

非刀匕是共膳宰席閒之解釋椎鑿而上輸入議堂上之書此  
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困學紀聞卷之十九

後學 汪 扈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二十

雜識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  
今邵公濟謂漢李翁王稚子高買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  
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  
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何云隸續劉寬碑頤載圖畫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誤為官錦而  
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續房子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雖陽綿  
何云注房子出御錦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季氏之惡已熟是也佛

困學紀聞 卷十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  
卷之十九

非刀匕是共膳宰席閒之解釋椎鑿而上輸入議堂上之書此  
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困學紀聞卷之十九

後學 汪 扈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二十

雜識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  
今邵公濟謂漢李翁王稚子高買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  
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  
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何云隸續劉寬碑頭載圖畫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誤為官錦而  
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續房子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雖陽綿

何云注房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季氏之惡已熟是也佛

困學紀聞 卷之十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孟子言盡承祥禔  
未敢仰學之者終  
不自徑而好新者已  
成於實矣

臣等謹將  
卷二十一

者曰原注朕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  
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藏之御飛白名

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  
說齋中選但云慶曆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實錄攷之乃二年正

月辛未也蘇子美作寶奎殿頌周益公題其後云上宰宗工更  
為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實錄云命夷簡撰

記而說齋謂煥乎堯章親如記述亦誤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為學士一夕鎖

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院莫儔獨宿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衛王

合學士院降制學士言并典故詔特與降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學士院撰  
述

親王初除有布政勝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勝某軍仍散下管內

謂所領節鎮也前章制集皆可考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  
政勝乃云嘉州管內蓋草制者失之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勝

威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鎮初除以勅書示論本鎮亦唐朝隄領  
之制也若封王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充雍之類未嘗有所

領之國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勝下福州余引  
故事勝所領兩鎮

陳自明紹熙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記用襄尺字以為





犯漢王諱原注襄音讀慶元四年從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

避乃賜同進士出身徐子儀嘉定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

圖序引周禮筭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

薦于朝不數年入館掌制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朝美本此列子曰

務外游不如務內觀陸游字務觀本此原注魏傅瓚字蘭石本淮南子蘭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甫湜

朱文公門人晏淵爨音緩晉有晏清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穆天

子傳注云虎齒蓬髮

漢天文志天曜而見景星注曜精明也集韻云晴字

易緯是類謀曰民不霧主吸霜閉可倚杵於何藏河圖挺佐一輔

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之後天可倚杵原注楊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

士冠禮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雖公臧鼎銘用乞麋壽萬

年無疆

集韻夾人謂赤子曰狂狃音鴉又雜記注嬰猶鷺彌也孟子首義

倪謂繫倪小兒也

周禮轉人注鯁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

石鼓文帛魚鱗鱗又云有鯁有鯁即白魚也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原注儀禮大坩食指原注將指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兗州為最梭

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藥城詩云去住由人真水母筆瓢粗足

亦山雌何匡用法言

殷芸小說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解中三間瓦屋半龍

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詩自甘茆屋老三間簡齋詩士龍同  
此屋三閒又云士衡去國三閒屋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樓皆菜名也原注張文潛謂波樓自坡陵國來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尸子亦云醫珣者秦之良

醫國云韓非亦有秦醫善除之說

巫彭作醫原注呂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師曰儗貸季原注素問上古醫曰苗父原注

說苑○國云漢藝文志太古醫有岐伯俞州應劭曰黃帝時醫

黃石圮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柑林之奇為眾推服即走其家備

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文所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柑

樗也原注葵字襲明子柑字和伯樗字廷仲

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

原注方德順陸亦類胡原仲劉致中見呂居仁寄和伯少穎廷仲詩

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愛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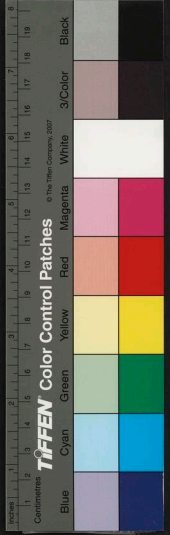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李猷護陳東之喪黃子游調歐陽徹之葬皆義烈士也李明人黃

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以厲澆俗

淳祐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誠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僧道潛復以自號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質爲陸贄贄陸非贄

也

磨衲集王公庭秀作於紹興王子攷其論議以鄭介夫爲妄言陳

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

賞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傳

爲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

聖以來姦儉茂惡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邪說詖行沈

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孀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開邪說

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

吁風俗移人可畏哉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發唐陵者溫韜也惡復誅臻天道昭昭矣

何云此條爲楊  
通與柳而作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

愆況朝而受業爲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

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寤諶鼎之銘

曰昧旦丕顯後世猶忌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

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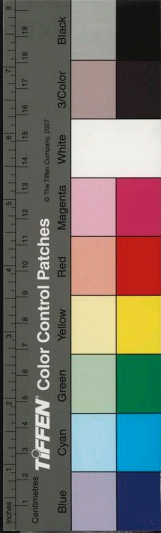
鳴咸鹽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

典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鳴雞雜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

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

擇於善利之間爲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北齊李元



伯厚古伊川康高其  
近必不妄或曰辨且  
恐有說文

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李密母患積年精習  
經方洞開針藥母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  
誠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母  
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  
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  
方書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  
顏有銅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  
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問道奔本朝何云魏夫墓誌乃明道所作但云系出晉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諱今進以軍職建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  
父諱古皆歸德不仕安得有其父問道來奔之事大抵出自其後人誣妄耳  
舍世祿爲饑王乃絕口不言原注伯溫子洩自禮部郎使燕通涿州良鄉拜墓洪業寺石刻蓋統和十年伯溫高大夫所建統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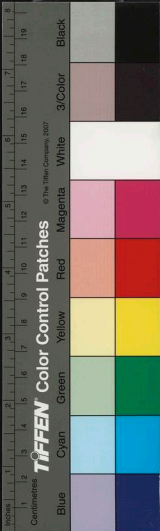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博  
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於晝不可一日失何云程子書銘云舍其英器其實精於思實於一語簡而盡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  
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

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  
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

與貧原注史記正義七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家貧無財賂有激

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何足以爲妙論何云妙論意者猶云戲論也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章熙寧八年

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丙出王者衮冕之服以

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二

二當四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誄

自此國云此字當作始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

婦人之鬋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何云當作狐貍非豕也始也帷殯非

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

魯昭公始也下殤用棺衣國云衣下脫棺字自史佚始也庭燎之百由齊

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大夫疆而君殺之

義也何云闕投強而君殺之禮也由三桓始也○又云初刊木

自有此三句

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

自管仲始也左氏傳始用六佾晉於是始墨何云闕投脫始用葛那始厚葬

始用殉魯於是乎始鬻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始用人於

毫社魯於是始尚羔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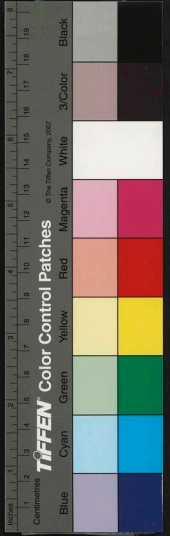
不謹末流不勝其弊劉惔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孝孫房

德懋集經史為事始原注為樂繼事始宋繪撰事原尚承增益為事物紀原然所載乃事物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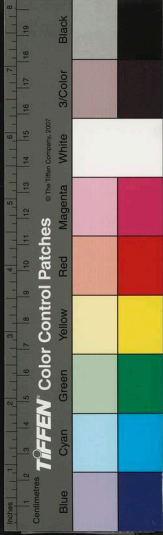
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何

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

哉皆得謹始之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巽化爲坎先風後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歲晚閑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何云總詩

是詩入常語元城則聖門事也程子曰人不學則老而衰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於齋傷桃者或戒於李楚辭惜誦云懲熱羹而吹燼北夢瑣言唐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誦養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

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二何云千三下脫一百字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按

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何云按郡國志引三作二十

三蓋周之盛也何注見帝王世紀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金以鹽攻玉以石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爲首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景祐元年以上牛經四篇

頌示天下丁度爲序至今道之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星質也東坡

以圯上老人爲隱君子何云秦水德子房自謂師黃石始託意於土龍魁水耳厚壽其亦寓報韓之志乎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魯公相本朝

其誠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冰猶不忘唐也

何云乃相承以蒸未可為不忘唐之證也厚齋特筆人不遺忘未耳

劉夢得曰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撥蜂而知父子之可開於

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撥蜂一句

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

鼂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之

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

乎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願未能忘富貴利

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

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為元相國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云惆悵錦

囊生遺居無復處

唐六典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

魏文有五鵝之鍛後漢華佗傳云五禽

詩釋文章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按江南有葑江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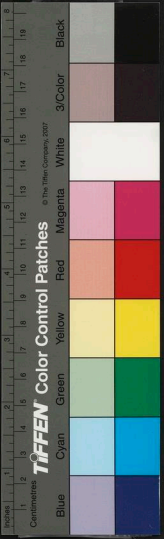
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文潛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

食瑤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丘之容巖郭有道之誘人此

表聖所以自處也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季元



衡儉說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何云要字當於己不當於人謂之儉當於人不當於己謂之吝當於人并當於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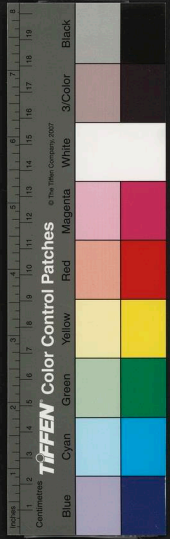
荀悅申鑒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題跡驅雞吏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自害彼妄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見周子應前草不除之意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任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之遷都也嗚呼百姓以從己欲其效可睹矣

後魏溫子升昇閭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枝上無違彫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辰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原注見郎偉猶言見郎偉或魏常辭之

真文忠公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傳玄席銘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即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爾云按本作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至晉武太

康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隋文開皇中

戶僅及三百八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

戶至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二千一百三十四兵

禍之慘如此一冊云按孝平元始二年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至光武中元二年戶止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浴者之吉沂者之凶同藝

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稷之厄東坡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文以沈音沉謂沉湎之后

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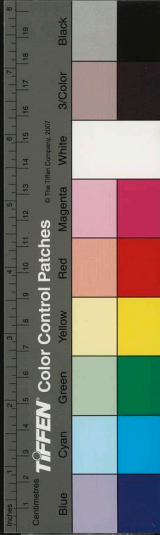
曾啟字彥和為書解宋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且書講義博士曾肢等解蓋誤以肢為股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周

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役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

矣德林願以死奉揚堅復以所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

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飢荒羅鼎作粥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輿地者謂尹吉甫蜀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其矣物則秉彙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掇蜂之讒能知而不能行也

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四體書序攷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說文朋及鴈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鯢莊子音義崔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于有孟獻子友五人孟子所忘

者三記誦之學勿強其所不知

集古錄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梭北齊慕容儼

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則唐以前已有之爾云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紀異儼同時經籍志鮑至撰南雍州記云南陽城內見有諸相國廟相傳為城隍神祀文則見通典引者○何云宋以後城隍之祀遍天下且各立名字題

與普實運錄有一條言之頗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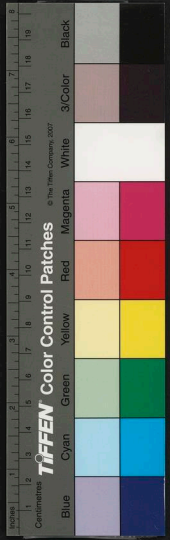
唐子西採藤曲尊入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原注下一句未見所出○何云若此

錦繡為封尚未工○又云子作一句云魯堂為

集古錄漢表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

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蓋不知為何人也愚校高祖紀三年漢王自成阜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

榮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



榮陽成阜開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開即此轅生也原注轅與表同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德門曰望僊歐陽公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

在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公偶未之攷耳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其為打頭逆

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原注來風斯石郵楊文公詩亦作郵原注石郵風惡客心愁

古者有常心曰土無常心曰民爲己曰君子儒爲人曰小人儒善利之閒而舜蹠分焉服言行而堯桀異焉爲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懷乎其可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已有恥謂之士

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躬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楊二君李翱所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馬永卿也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儔之無天甚矣云阿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椽風俗通乙當作卜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詔於唐末凡五亂寶應元年表鼂陷明州一也貞元十四年明州將粟鎔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

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元年鄭賊鍾季文陷明州四也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福元年明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也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瓌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紀乃謂三年

七月當從通鑑瓌字挺秀見世系表

孟子曰舜黜之分利與善之開也蕭望之曰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范文正公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傳

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皆俱文珍輩又

絕羣阜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阜衡之揣太子意請監國

而誅叔文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

唐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

何云  
任文訓注其為小人也南朝以費弼雖得黃裳元吉之占終歸於敗豈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乎○又云柳子亦佳士矣在未立而適用權以為可以借叔文以伸其

志不知比之匪人所傷已多安能有為也○又云范公豈未讀朱

真行耶前之任文後之訓注皆檢邪小人託正義以行其私者也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古而知守柔文子云學常縱原注淮南誤說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三年甄壽五年禔壽七年原注諸本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或謂米當為采徐錯

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何云米當為采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原注四三五六五霸四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君苗未知

氏姓攷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

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為崔君苗也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今觀

五縱皆本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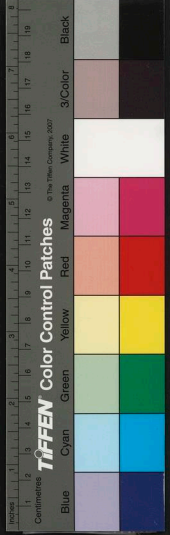


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繁而不取悅何云悅周  
澤兄文章高遠絕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  
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  
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郢令便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書  
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妙晝夜號泣舉家慘感昨全  
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其說此縣既有短弧之疾又有沙颯  
原注玉篇颯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  
欠也房中切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  
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

國家圖書館藏

遇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  
高下在心舉錘何云錘成雲下錘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  
通滯之歎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  
甚備為君其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何云疑既畢嚴霜墮而藁  
芟萎林鳥祭而尉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纒罔密罔彌  
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何云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  
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過海浦隔絕曲隈隨潮進退采蚌捕魚  
鱣鮪赤尾鰓齒比目不可紀名鱸鱖鮓炙蟹鱖蒸石首何云古人  
食雁鰲鴛鴦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  
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  
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何云淪溼渭飲馬昆



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鄴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鄴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愛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扑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茂安又答曰。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真奇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

荀子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噤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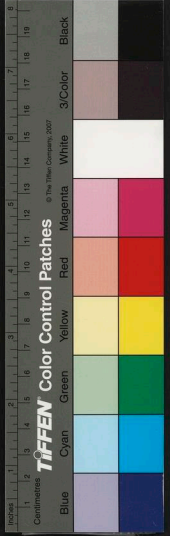
為祖新於大澤  
以滅後初於澤  
中著有先此公麻  
庸妄僭鼎白帝  
莫下是矣

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其言。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秦之破楚也。王翦至。斬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也。陳涉起於斬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昭昭矣。何云此憤來之滅而有為言之東坡觀碁詩。誰與碁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後吟。吟秋鶴與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何云東坡先生書。淵池詩作秋與鶴飛

徐仲車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鄭縈可謂知其量矣。後村詩謂未必朱三能跋扈。祇因鄭五欠經綸。宋溫之篡。崔柳諸人之罪也。於鄭縈何議焉。

學亦勤五以葉葉  
時之執政亦固矣  
時百謂天下事可知





章矣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二年五臺山真容院太宗御書閣已曰寶

水經注方城何云葉公之將討白公勝也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

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原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

方城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也楚狂接輿並耕沮溺荷蓑丈人

一時在野之賢宰於楚國聖人晚年養卒於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耕之地更

謂秦也○圖云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途久經有長沮

桀溺事非謂其地即秦○何云史云孔子適於秦三歲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為或不求甚解

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儵以五千卷自矜

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為詩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梅福傳

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九歎云始結言於廟堂王

逸注言人君為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原注皆謂人君今以為

南主衡謂在卿相人君掄策

於廟堂之上亦兼君相言之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為源亦終篇用也字蓋本於易

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開七言學荀子成相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上渙此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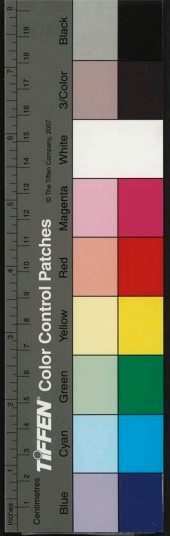
之至文也本於此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

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

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元年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何云禮樂刑政即天子之國薄也是之不圖而磨盾為三

十三卷為哉

趙安仁作戴斗懷柔錄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錄戴斗謂北方原注爾雅北戴

斗極為空相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其形如履原注

古童兒所戲之器非土壤也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

司馬相如論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何云賢得已之

相如奉使游巴蜀即是日念天後而義門限以君民之得夫相戰無倫者不傳之實於三代之雅亦宜也夫全而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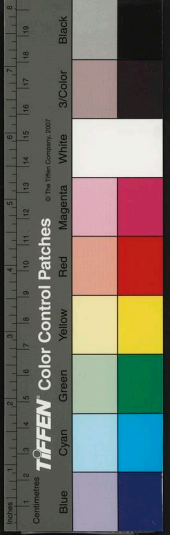
義門讀書記未信本心之義以存得今讀此書之於義自以為無可悔夫何者伯厚心所得多義門意無心得乎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寤寐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

劉之道彈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轍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諷而蔡人知禮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書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為法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子教入大學中



無以佛事夸誕  
則伯厚固不愧  
為儒致其中亦有  
淵佛得道學者之  
通病耶

據築伐岷山字  
可以為其偽

古今之道一也  
亦有大小有居于小  
人釋其於小故息  
跡而處寂然至  
滿月大故日進而  
日進

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

巧言為辯文子為學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俗譌字也何云見顏氏家訓

庚信哀江南賦草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旋行呂氏春秋中山之

國有風何云風籙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籙

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枝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風籙亡

原注文苑英華作慢誤  
藝文類聚作曼及皆誤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晁子止昭德讀書志攷之東京記朱雀門外

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公宅闕云當時春明宅子輒直比他處常高一倍以便借天街來書也本

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後

闕小園號養素園多闕佛書起密嚴堂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逃惑於末嬉好彼琬琰

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云美玉按紀年云桀伐岷山

得二女曰琬曰琰斲其名於蒼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琬原注注非因口覽之語而誤撰也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

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

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

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官閣疏云神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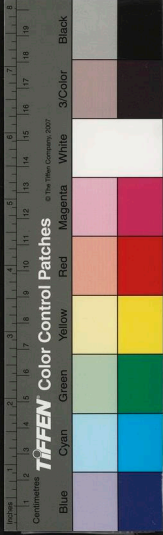
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嘗置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

王平王事不可攷何云後漢書有史道人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論曰古先帝

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

同學已窮 卷二十一



原注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闕云按後魏書釋老志以延康龍漢赤明開皇為劫數

林靈素作神霄錄自公卿以下羣造其虛拜受獨李綱傅崧卿會

幾移疾不行原注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為女真者當時以為金戎稱夏之兆

傅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

贊亦云華人之謔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

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

好處道家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姚崇誠子孫曰道士本以玄

牝為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為業斯言當矣致

堂謂經論科儀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歿諸姚崇

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何云此論魏書中已有之范曄西坡傳論亦誤為疑辭以不其惑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誤以北辰為北斗蓋近世依託為

之何云異端之書說非依託何獨此經耶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人經

漢屬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梭增一阿含經四河

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

學初行其徒猶未有稱僧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受學如支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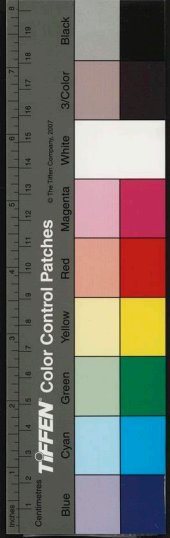
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甫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

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酒酪可

汗常與共國何云蓋至于今不絕也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百五胡之亂而道釋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原注釋氏至姚興而盛道家至寇謙之而盛說齋謂伊川之民被髮



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

祝乎首何云祝以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曰三代以上

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三變而為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為燕

秦之僂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而為災

祥六變而為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

而誘惑之何云詛盟始於三苗舜釁之于三危正在西域三代之盛聖王繼作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注詩云西方之人謂周

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類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

李知幾謂意其說佛也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

戎窮幻駕空說通曆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注謂釋迦

言者胡濟也刑錄

之民俱入骨髓

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何云即此

王簡樓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鑿注云魯莊七年夜明

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

行七步梭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正義曰於

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

五日也以是攷之夜明星不見乃一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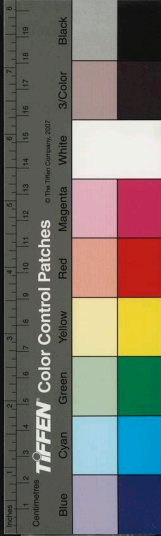
陋儒之佞佛者傳會為此說

滴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識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識書其來遠矣何

東漢尚識釋此妖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之事於真文

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苟為求之

宅何云李壽翁語取當接上為一條

通典唐有符祿正謂之視流內原注祿呼禮切祿神也

永嘉張淨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祿問其

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

也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眾人之心若瓢在水真文忠云此心

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敷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可謂切中

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為君王致蜜來曾景

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諱而為此號

祥符中以聖祖名改玄武為真武玄榜為真樛崇文總目謂太

玄經曰太真經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

目女冠為女真遂為亂華之兆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

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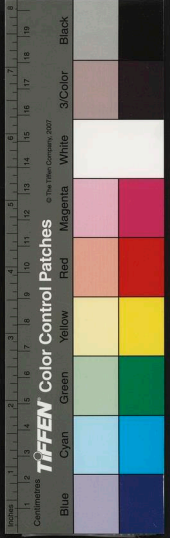
氏剽襲列子之言非實事也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何云今里語抱佛脚本此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八師子經佛在舍衛國

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佛所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

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原注惟佛與佛出法



經華

放翁載長蘆宗頤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  
 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  
 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  
 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積禪牀宴坐三十  
 年藥山以三篋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十家之產  
 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  
 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  
 蛇虎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  
 頤以浮屠氏而能爲此言其墨名而儒行者與  
 儒之教以萬事爲實釋之教以萬法爲空

北齊文宣勅道士剃髮爲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爲德士其相反

如此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原注此即蘭若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其子

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爲之何哉何云焉定遠云唐以老子爲祖那得廢其法當

時只是沙汰僧尼道士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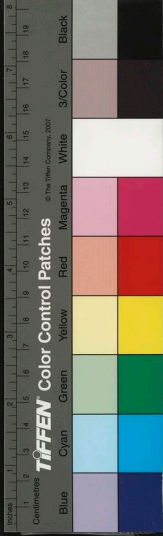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

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

天道之妙跋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

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

文公佛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真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





伯厚六端而邊船

困學紀聞

卷二十一

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何云。撮筆影草。早為所奪。由中無所得也。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鄧志宏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撒塑像。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以是為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為先。吾儒之道。其然乎。

通鑑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大和。

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

是也。原注。杭州南亭記。武宗去山臺野邑四萬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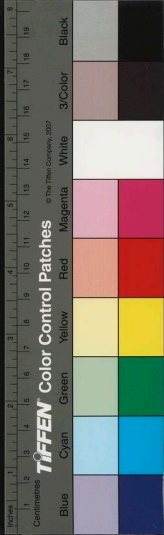
何云。丙戌春日。重購一過。其中徵引之書。仍有未能盡悉者。甚滋學荒。記諫之釋。七月二十六日。以病在告。漫記卷尾。

我們此等沒識兒不詳

嘉慶十八年癸酉三月改定續一志 呈報志

困學紀聞卷之二十

後學 汪 匣 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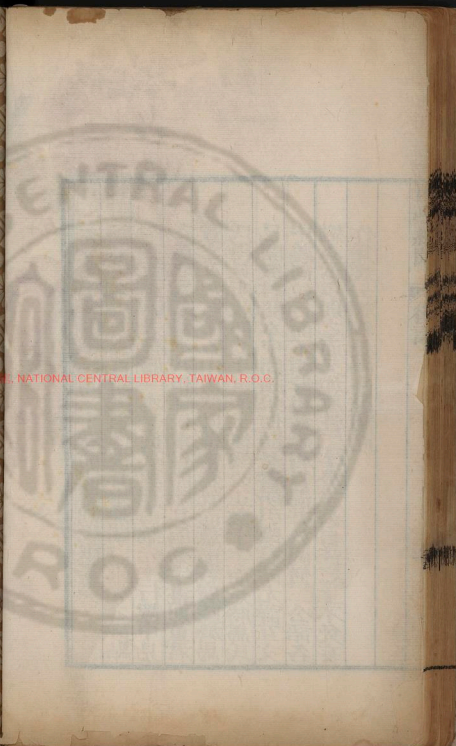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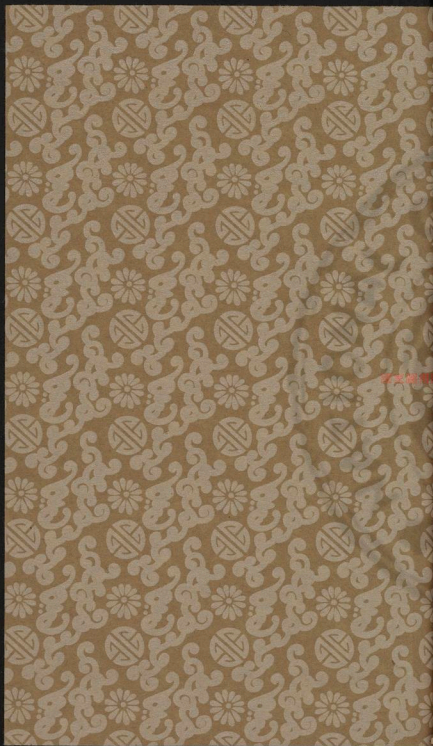
宋厚齋王公困學紀聞二十卷前明傳刻脫誤甚多

本朝何紀瞻太史與閻百詩徵君達復辨勘補闕訂訛加之評點  
南澗董丈訥夫移謄一本予從吳興意田姚先生行篋中見  
之亟取家藏舊本共相讎校重付開雕其偏劣字畫則董君  
暨之及姚君第五山甫攸助覆審焉既而慧田客廣陵於馬  
氏得見所收何公手批原本復爲改正數十字而是時馬氏  
已開徵君閱本中閒頗采何語是書所引徵君語尤詳互文  
申義固竝行而不相悖也茲恐眉目混并於閻何二公語各  
冠云以別之而又加原注一字於王公自注之上不免妄  
作爲媿云桐鄉後學注屋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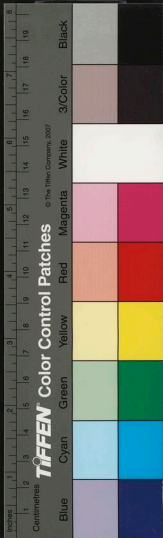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5.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5.1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